20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法国] 罗布莱斯 著

郭安定 译

诺尔玛或无尽的流亡

[法国] 罗布莱斯 著

郭安定 译

外 国 文 学 出 版 社

(京)新登字 017 号

Emmanuel Roblès
Venise en hiver
Norma ou L'exil infini

Editions Du Seuil 1988
本书中译本版权由法国瑟伊出版社授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诺尔玛或无尽的流亡/(法)罗布莱斯著;郭安定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2002.6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ISBN 7-5016-0176-3

Ⅰ.诺… Ⅱ.①罗…②郭… Ⅲ.长篇小说-作品集-法国-现代 Ⅳ.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3837 号

责任编辑:仝保民
特邀编辑:徐 愉
责任印制:周小滨

诺尔玛或无尽的流亡
Nuo Er Ma Huo Wu Jin De Liu Wang
〔法国〕罗布莱斯 著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艺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33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4.375 插页 2
2002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6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5016-0176-3/I·173
定价 20.00 元

前　言

本书收入了法国当代著名作家埃马纽埃尔·罗布莱斯(1914—1995)的两部长篇小说:《威尼斯的冬天》(1981)和《诺尔玛或无尽的流亡》(1988)。两部小说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取材于当今时代的现实生活。据译者了解,在《诺尔玛或无尽的流亡》之后,罗布莱斯还写过一部长篇小说,名为《废墟上的青草》,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德国某城市为背景,发表于一九九二年。

一

《威尼斯的冬天》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之上,描述了一个趣味盎然的爱情故事。然而,景色美妙的威尼斯不是伊甸园;爱情也并非一首田园诗,伴随着它的是眼泪、痛苦与磨难;男主人公甚至几乎断送了性命。

以爱情故事为线索,小说展示了一幅色彩斑斓的社会风俗画卷。作者笔法老练,几条主线,相互交叉,时断时续,不乏悬念。穿插的故事,好似一幅幅肖像画,活脱脱显现出威尼斯这座古老城市现代生活中的各色人物。结局水到渠成,又不无惊险感。

法国著名作家米歇尔·图尼埃在评论这部作品时写道:"狂躁不安而赋有创造才能,有悲剧色彩又滑稽荒唐,今日的意大利

尽在本书之中。这座用热血灌溉的娥菲丽娅之城[1]，向我们展露了她当今居民的真实面目：神秘、可怜又具有不可思议的魅力；腐臭的水慢慢地包围、吞噬着她。冬天的威尼斯，其雾，其雨，其雪，构成一场大梦，一场被现代生活撞击、富于生机的大梦。幸亏出现了拉斯奈尔与艾莲娜；两人缠绵抚拥，与世界上的第一对男女，以及未来人世最后一对恋人并无二致。"这一评论是颇有见地的。

爱情与流亡是罗布莱斯珍爱的两大主题。这一点在《诺尔玛或无尽的流亡》匠心独运的情节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夏尔是一名中学教师，他身边有三个女性。玛蒂尔德竭力把他拖入追求享乐、醉生梦死的生活。吕仙妮情窦初开，却钟情于自己的这位年龄差异上堪称父女的家庭教师，使得夏尔在尴尬之余颇费了一番周折。在一次悲剧性事件中，夏尔偶尔结识了不幸丧偶的贝娅特丽丝，真正激起了他感情的波澜，找到了与自己志趣相投、心心相印的生活伴侣。

流亡的主题直接体现在一群阿根廷流亡者身上。研究古代印第安文明的学者赖伊斯，因反对军事独裁而坐过牢，身心受到了摧残。他流亡巴黎，落落寡合，孤独而高傲地面对命运的摆弄。赖伊斯对自己仍然留在阿根廷并已为他献出了生命的妻子诺尔玛，始终讳莫如深。人们是通过其他流亡者——忠厚老实的阿尔塔米拉塔、从独裁统治的酷刑中死里逃生的加尔曼——才得以逐渐了解诺尔玛的全貌，从而看到：一个女子，当她的爱情发挥到极致的时候，究竟能够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

---

[1] 娥菲丽娅，《哈姆莱特》剧中人物。娥菲丽娅之城即指威尼斯。

二

埃马纽埃尔·罗布莱斯，一九一四年五月四日生于阿尔及利亚的奥兰市。父亲是泥瓦匠，在儿子出生前三个月因患斑疹伤寒去世。小埃马纽埃尔由原籍西班牙的祖母和做洗衣妇的母亲抚养成人，生活极为清苦。祖母与母亲的挚爱与抚育，永远铭刻在作家的心中。

这是一个多种族的殖民地：阿拉伯人、犹太人、法国人、马耳他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杂居在一起。种族间的恩恩怨怨，社会上的不平等以及殖民主义剥削造成的种种弊端，给罗布莱斯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这又是一个孤儿寡母的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灾难，使年轻的罗布莱斯变成坚定的和平主义者；直到法西斯横行欧洲，给全世界造成严重威胁，才动摇了他和平主义的信念。

年轻的罗布莱斯渴望了解世界。一九三四年，他参加阿尔及利亚青年代表团访问苏联。八月途经柏林时，希特勒已经上台。罗布莱斯意识到新的世界大战迫在眉睫。他积极投入到一九三六年人民阵线的社会活动中去。西班牙的内战，佛朗哥的得逞，深深地触动了这位有西班牙血统的年轻人。西班牙人民的苦难在他的心灵上造成极大的痛苦。不久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罗布莱斯驰骋战场达六年之久。其间，从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五年，他作为战地记者，参加了意大利和德国境内的许多战役。

早年的生活和直接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历，孕育了罗布莱斯最初的和后来的许多重要作品。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行动》(以 1935 年阿尔及利亚工人大罢工为内容)发表于一九

三八年；一九四六年写成的《城市高地》，同样讴歌了阿尔及利亚人民对殖民统治的反抗；一九五一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面对死神》反映了西班牙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这就叫做黎明》(1952)、《维苏威火山》(1961)、《春归意大利》(1970)和《废墟上的青草》(1992)等长篇小说皆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抵抗运动为背景。

罗布莱斯密切关注当代世界。他周游列国，半个世纪以来，对为自由与解放而斗争的人民，表现了始终不渝的同情与支持。他的名剧《蒙塞拉》表现了玻里瓦尔领导的拉丁美洲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通过对历史事件的描绘，作者无情地鞭笞了法西斯的统治，向人们揭示了当今社会中存在的弊端。《蒙塞拉》于一九四八年首演于巴黎，后被译成二十多种语言在许多国家上演，至今声誉不衰。

三

罗布莱斯在一九九〇年出版的文集《长江两岸》[①] 中，回顾了他早年与中国的一段情缘。那是在一九三五年的夏天。年轻的罗布莱斯读了马尔罗的《征服者》与《人的命运》，“心中燃起一团火”。他渴望亲眼目睹中华大地上发生着的“深刻变化”，不远万里，自马赛舟行到越南，然后找机会抵达了“云南府”(指昆明)。本欲北上长江岸边，“发现新的天地”，寻找“另一种生活”，不幸路途染病，被迫折返，心中留下一份“无涯之憾”[②]。

---

① 此书汇集了十二篇文章；首篇是“献给沈大力和董纯”的《长江两岸》；整个集子即取《长江两岸》为书名。

② 关于此段经历，罗氏本人于一九八四年九月访华时，曾亲自向译者详细讲述。见《中国建设》杂志法文版 1985 年 11 月号所刊载的拙作《E. Roblès en Chine》(《罗布莱斯在中国》)。

此恨绵绵四十余载。一九八一年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公演罗布莱斯享誉全球的名剧《蒙塞拉》,中国戏剧家协会邀请剧作者访华,终于圆了他深情的归梦。此后,他又应邀于一九八三年及一九八四年两度访华;后一次他以七十高龄登上"世界屋脊",回国后发表了《西藏之路》。该书因对西藏客观公正、文笔生动的描述而受到读者欢迎,成为一九八六年巴黎圣诞节期间的畅销书[①]。

从此,罗布莱斯的剧本《蒙塞拉》、《绮窗恋》(1984),小说《这就叫做黎明》、《酷烈岁月》(1974)、《城市高地》、《威尼斯的冬天》、《四月的人》(1959)、《影与岸》(1970)、《刀丛血花》(1956)、《维苏威火山》(1961)、《春归意大利》(1970)与《追逐麒麟》(1984)等,先后译介到中国。作者从而也成为在中国最知名的法国现代作家之一。

四

罗布莱斯于一九七三年被选为享有盛誉的龚古尔学院院士。其重要作品,除了前面涉及的以外,还应提到剧作《为造反者申辩》(1966 年在比利时皇家花园剧院首演)、《真理已死》(1952 年由法兰西喜剧院演出)和《自由的海》(1965),以及长篇小说《汽笛》(1977)等。

读罗布莱斯的作品,会感觉到时代脉搏的跳动。在他笔下展现出的是一个充满危机和种种弊端与混乱的社会。作者在揭露这一社会现实的同时,表现出他对光明的向往与为正义、为人

① 参见《沈大力海外游记》中《普天下,太阳兄弟!》一文。华文出版社 1997 年出版。

的尊严而斗争的勇气。

一位法国评论家指出："罗布莱斯属于这样一类作家：他们的创作根植于真实生活的土壤，从现实里汲取养分。"

米歇尔·图尼埃强调：罗布莱斯属于他们那一代描述人类境遇的现实主义流派。

从本书所选的两部长篇小说可以看出：罗布莱斯的作品，情节紧张生动，富有戏剧色彩；人物具有强烈的内心冲突，在特定的境遇中往往要迅速作出抉择来；故事趣味盎然、委婉动人，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上面展开，显得视野开阔、张弛有致；语言流畅清新，朴素自然，不故作艰深，避免抽象思辩。这一切，使他的作品达到雅俗共赏的境界，赢得众多读者。

一九九五年二月，罗布莱斯完成他最后的作品《加缪①，太阳兄弟》，将手稿送交出版社后，猝然辞世，享年八十岁。

法国大众传媒哀悼这位龚古尔学院院士，一致确认其作品"充满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费加罗报》刊文称赞他"一腔热血，始终对非正义、对人类兄弟生存自由和尊严所受的暴力或隐蔽的侵犯表示愤慨"。《世界报》写道："地中海不停地在这位人道主义文豪的心中澎湃，投射明亮的阳光，使之侧耳倾听，周游四方。"

郭 安 定

二〇〇〇年五月

---

① 一九八四年罗布莱斯告诉译者："……一九六〇年加缪去世。停放他遗体的房间的门，是由我关上的。赶巧了，与我一道走出来的那位医生，恰好也姓加缪。不过，我不赞同加缪的哲学，对我来说那太悲观了。……我是现实主义作家。"见前面所引拙作《罗布莱斯在中国》一文。

目　次

威尼斯的冬天



第一章　艾莲娜

一

马可·波罗机场。艾莲娜走下飞机，还没跨出检查口，就一眼认出大厅里正紧张地向这边张望的姨妈玛特。玛特站在玻璃隔墙后面，身材还是那么苗条，神态还是那么优雅。谁能看出这位容光焕发、充满活力的女人，竟有五十五岁了呢？她的眼光在陆续走出来的旅客中间搜寻着。一发现艾莲娜，马上朝外甥女做了个短促的手势，招呼里充满了旁人难以觉察的同情与厚爱。艾莲娜从巴黎上了飞机，一路上心神不宁，好像整个世界都在追赶她，都在反对她的出走。姨妈远远的微笑，顿时给了她极大的安慰。此时此刻，人类所能做出的任何其他表情，对她来说，都比不上姨妈这莞尔一笑。尽管内心的平衡仍然非常脆弱，她总算平静了下来。上星期的刺激过后，她一直心乱如麻。种种古怪的念头一齐向她袭来，使她进退维谷，简直就像没有了活路一般。在极度慌乱之中，一天夜里，她给姨妈打了个电话。玛特没听完，对那件事也未加评论，就催她马上离开巴黎，到威尼斯来，并且再三强调：到远处散散心非常必要；否则，像她这种情况，一个人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那将是十分危险的。姨妈不容置疑的话语说服了她，她终于下了决心。

等待行李的时候，玛特站在外甥女身旁。关于安德烈·麦莱斯特和他的妻子伊沃娜，她只字不提，好像外甥女在电话里已经

把事情讲得一清二楚了。她似乎想拉住外甥女的手,可是汽油味侵入了大厅,她感到怪不舒服,便顾不得外甥女的手,赶紧掏出手帕堵在鼻子上。说真的,她非常疼爱妹妹的这个女儿,也明白这个姑娘在人生道路上一起步就走错了。她偷偷地观察艾莲娜的面容,上面布满了困乏与悲戚的痕迹,她禁不住因怜悯而难过起来。从这些痕迹上看,这个年轻女子内心的创伤不是短时间能够愈合的。

两位妇女叫了辆出租汽车,到离圣马可教堂码头不远的罗马广场。坐到车里,艾莲娜才想起来,还没有顾得上问问姨父卡尔洛的情况呢。

"他吗?挺好。等着你来呢……我是说,今天晚上,他从俱乐部回来,你就能见到了。"

玛特的个子并不高,长得却非常匀称。在她那牧羊姑娘般白皙的面庞上,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双水灵灵的蓝眼睛;不过,眼角略微有些向上翘;当她眯起眼睛的时候,面部就添了一种奇怪的滑稽相。艾莲娜也长着一双同样的眼睛。

下了汽车,两个人一人提着一个手提箱,急忙上了公共汽艇。汽艇在大运河上驶行,两岸的房舍在艾莲娜眼前掠过。这是她第一次观赏威尼斯的冬景。以前都是在六月份或者九月份来的。空气里含着浓重的湿气,直往人脸上沾,还发散着一股海水的气味。安德烈好几次说要带她来威尼斯度假,可总是在最后时刻改变了主意。不过,艾莲娜并没有因为多心而感到不快。

快到里亚尔多大厦的时候,迎面驶来一条满载水泥的驳船,舵轮前坐着一个身穿黑色油布衣的男子,扭过头来向艾莲娜张望。两船交错的刹那间,艾莲娜觉得那不是别人,而是安德烈在死死地盯着她。她浑身发冷,赶紧把雨衣的领子拉起来。她自

已也弄不明白，为什么一个男人的目光竟惹得她心绪如此波动。看来，到了远方，她更加意识到：两年来，在巴黎，日子过得有多么荒唐！

卡尔洛·利奇和他的妻子玛特住在大运河右岸，离圣保罗广场不远，已经有十五个年头了。房子相当古旧；他们的套房在三层楼上，挺宽敞的，就是设备不够好。房子的底层住着一对夫妇，男的是泥瓦匠，女的叫阿玛利雅，帮人家做家务，每天上午都到楼上利奇家干活。这个女人活泼而勤快，表情常带着嘲讽的神色。她热情迎接艾莲娜，使客人一进门就感到温暖。接着她又把艾莲娜领到一间已经布置停当的房间里。房里陈设简朴，没有卫生间；要洗澡还得穿过利奇夫妇的卧室，到另一头的浴室去。为了弥补这一不便，给客人准备了一套老式的盥洗用具，有脸盆、水罐、水桶等等。

这时，玛特开口了："很不像样子，请多多包涵。不过，我觉得，要想好好休息一下，这里比住旅馆强。"她叹了口气，接着说："无论如何，卡尔洛和我该下决心了：这间房得改建改建，安装现代化设备。可是，他又总说想搬家……"

艾莲娜听了，连声道谢，一再请姨妈放心，说她毫不在乎这些，还说过几天再看到底该怎么办。说着，就动手打开箱子，准备住下。她关上门，独自一人待在房中。周围的寂静给了她一种短暂的安全感；她仿佛置身于现实之外，与过去一刀两断，得到了完全的解脱。然而，就在昨天，安德烈还给她打电话，说一定要见她一面，解释自己的心情，把问题弄清楚；还希望她能谅解。她也答应周末与他会面，地点在圣米歇尔街口的一家咖啡馆里。她这样做不仅仅是出于厌倦，还因为怕安德烈打听到她已经买了飞机票，第二天就要离开巴黎到威尼斯去。要不是多

了这么个心眼儿,安德烈说不定会赶到机场,纠缠不休,说他怎么也离不开她,反正是不会放她走的。闹了那么一场,过后他倒像没事似的;可对她艾莲娜来说,那是一场较量,结果就是她整个精神世界的倾覆。

浴室里,一只小虫子落在洗脸池上方镜子的旁边;灯光和艾莲娜的走动丝毫没有惊动它。它长着长长的八字形腿,躯干倾斜着,腹部上翘,喙部几乎碰到墙面,两只薄翅一动也不动。艾莲娜抄起毛巾,狠狠地砸过去,打死了虫子。她的动作那么猛烈,带着那么大的怒气,连她自己也感到吃惊。虫子还没死,它的腿还在不停地抖动呢。艾莲娜把它从墙上捏下来,扔进马桶,用力一拉水箱。一抬头,看见墙上有个小血点,便走过去擦掉,心里禁不住一阵恶心。她暗自思忖:跟安德烈……我难道怀孕了?没有,这种担心是毫无根据的。她走到淋浴喷头下面,把水龙头开得大大的,似乎水流得越猛,冲得越急,就越能把担心与恐惧冲刷干净。

洗完澡走回房间,她向窗外望了一眼。灰蒙蒙的云朵杂乱地堆积着;云堆后面,太阳该是落在地平线上了。才五点钟,可是已到黄昏;微弱的光线把整个城市变成了一朵铁锈色的大花。

她躺在床上,点着一支烟,目光落到对面墙上的一幅油画上。画面表现的是十八世纪威尼斯狂欢节的场景:一个少妇头戴俏皮的三角小帽,黑纱巾从头上垂下来,遮住面颊的两侧,一直披到双肩上。她穿着一条下摆呈花冠形的长裙,戴着白色的面具。在嘴巴处,面具上留了个大大的窟窿。这个女人正注视着一个戴黑色面具的男子。男子的面具狭长,下端形成一个尖角,略向下弯,从侧面看去,活像一只大鸟。他披着宽大的斗篷,一只手指放在嘴唇上,好像示意少妇不要吱声,要严守秘密。借着床头灯的光线,艾莲娜审视画面。尽管找不出一个合乎逻辑

的解释，她还是体味出那么一股悲剧的情调。两个人物的脸上没有一丝微笑；画面上阴影的变幻，更给人一种印象，似乎这一男一女串通一气，要干一桩危险的勾当；要不就是有个什么谜，降临在两人中间，需要对质。否则，那妇人的脸为什么突然阴沉起来，变得那么难看、那么吓人，好像活着一点儿意思都没有了似的。

"吃饭啦！"玛特一声招呼，把艾莲娜吓了一跳。她穿上连衣裙，走到镜子前整了整头发，又多停了一会儿端详端详自己那深陷下去的眼睛。"唉，真跟疯子的眼睛没有两样！"她顾影自怜地自言自语。说实话，她真不情愿去吃晚饭。可是姨父从俱乐部回来了，至少得去见见面啊。

一边吃饭，一边聊天。卡尔洛忧心忡忡地说："你来到我们亲爱的意大利，凑巧，正赶上旺季，凶杀和犯罪的旺季。平均一星期有三次谋杀，用手枪还是用炸弹都算在内。"

卡尔洛长得又高又瘦，面颊上有两条非常显眼的竖纹，头发又粗又硬，眼皮干巴巴的，看上去像纸做的一样。对人类的种种过失，他都要痛加抨击，毫不留情。这种场合，他一举一动都像是个古代宗教裁判所的法官；当他点着叫做"椅子腿"的雪茄，脑袋往后一仰，伸出胳膊在空中划个圆圈，把烟送到唇边的时候，就更显得铁面无私了。三十五年前，他在都灵一家银行的分行担任代理人期间，结识了玛特。婚后生了一个儿子，儿子已经长大，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当一家汽车公司的代表。老两口不吵不闹，日子过得平静而又平淡。只是到了八月份，天气太热，也是由于旅游者来得多，太喧闹的缘故，两口子才到多罗米特的山里去避暑。可是，远离了他的俱乐部，卡尔洛又感到无所事事，闲得发慌。

劈柴在壁炉里劈啪作响。炉台上立着一面古色古香的镜子;玻璃是著名的穆拉诺的产品,镜框上刻着华柱型装饰。壁炉里抖动的火苗,映在银制餐具和水晶作料瓶上,一闪一闪的。

可能是出于谨慎,卡尔洛避免提及促使艾莲娜出走的任何情况。当然,也可以作这样的设想:对这件事,他根本就不感兴趣。

“同样的暴力行为,别处也有嘛!”玛特接上来说,“这是时代的产物。炸弹、绑架、枪杀,这些并不是意大利的特产啊!”

“恐怖分子有一套骗人的把戏,”卡尔洛没有理会妻子的不同意见,一个劲地说下去。“他们宣称立下了雄心壮志,以拯救社会为己任,要改造人,使人变得更加美好。其实呢,他们一上来就给大家一个下马威,把所有的人都吓成卑鄙、拘谨的谦谦君子。”

“这倒是些理想主义者,只是手段不同罢了。”玛特眨着蓝眼睛争辩道。

“你算了吧!理想主义者信任人。恐怖分子恰恰相反。”卡尔洛反驳她。

艾莲娜有些厌烦,意大利的形势也的确叫人泄气。姨父滔滔不绝地讲,她只好耐着性子听下去。什么贪污腐化毒害了国家啦;有多少丑闻被掩盖起来,可是日子长了总要泄露出来的啦;几十亿现金被偷汇往国外啦;政界人士牵连到可疑的案件之中,连总统本人也因此而被迫辞职啦,等等,等等。

卡尔洛既没愤怒,也不急躁。然而,从他的语调里可以觉察到一种颇为尖刻的嘲讽意味。之后,他又做了进一步的发挥:在意大利,不论是红色暴力,还是新法西斯派的黑色暴力,其实同出一源,那就是发不义之财的家伙们干起坏事来无所不用其极,底层的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艾莲娜漫不经心地听着。窗外大运河的景象，还有远处隐没在夜色之中的、只点缀着一些颤巍巍的亮光的城市轮廓，分散了她的注意力。一种绝对的失败感压在她的心头；她抱怨自己既缺乏勇气，又没有清醒的头脑以及起码的魄力。何必责怪安德烈呢？自己就没过错啦？她又重复了一遍"过错"这个词，觉得脑子全麻木了，什么事情都想不下去了。

"真正的民主，我说的是真正的民主……"卡尔洛用使人昏昏欲睡的声音讲下去。"并不是诞生在血泊之中；它可以像维纳斯女神一样，从海水深处涌出，光彩夺目！"

这一比喻的分量使艾莲娜从困扰着她的杂乱念头中解脱出来，缓慢地又把眼光移到姨父的面孔上。

"看来，我叫你心烦了，"姨父说，"没关系。咱们到炉子旁边坐吧。"

卡尔洛坐到一把扶手椅里，把腿伸得远远的，几乎要碰到炉中的火焰。艾莲娜轻声提醒他注意。

玛特不管这些。她坚持认为，恐怖组织的活动，往往是出于宣传的考虑，是想吸引公众的注意。

卡尔洛马上接过话题，用他在俱乐部里惯用的略带夸张的语气，发挥起来。可不是嘛，最令人震惊的大谋杀案，无一不是想使人就范，想吸引国际舆论注意，不管涉及的是什么性质的事业：要求自治的也好，民族主义的也好，完完全全的革命派也好。

他慢条斯理地点上一支长长的雪茄，又议论开来："归根到底，万恶之源在于，在我们这么个小小的星球上，人们不知道讲团结，尔虞我诈；其实，大家谁也离不开谁。"

雪茄叼在唇间，侧面看去像鸟嘴一般。这形象倒同他那瘦高的个子挺相称，加起来活像一只鹭鸶鸟。玛特坐在旁边织毛衣。她对打毛衣颇感兴趣，永远不知疲倦。

这时她插了一句："不管怎么说，反正是一桩赶一桩，死了新的忘记旧的。死了一个，大家激动一阵，很快就被忘记了。总有人活着，生命是最强大的。"

大家都不出声了。长时间的沉默，只听见炉中木柴细碎的劈啪声。玛特刚才的话，肯定没有恶意，也不是嘲讽，然而却勾起艾莲娜的心事。旧的真能忘记吗？"忘记"这个词用得真没意思。此刻，艾莲娜的记忆又回到巴黎奥特伊尔那个诊所，她怎么也忘记不了那位默默地忍受痛苦的妇女。

二

第二天，她醒得很早。在巴黎，她肌体内有个"闹钟"，总是在固定的时刻把她叫醒。到了这里，"闹钟"并没有失灵。在半睡半醒的朦胧之中，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今天不上班了；到了威尼斯，可以自由支配全部时间。她打算多躺一会儿，等卡尔洛走了再起床；反正到卫生间必须穿过他们的卧室，何必着急呢。

她打开昨夜从姨父的书架上拿来的那本书，是威尼斯共和国末任总督鲁道维科·马宁的回忆录。此人于一七九七年被拿破仑废黜。卡尔洛专门收集有关威尼斯共和国历史的著作。数缕光线从窗缝里透进来，室内半明半暗。为了看书，艾莲娜打开床头的台灯。床边的扶手椅上堆着她昨晚一件一件脱下来的衣裳。不知为什么？眼前这杂乱景象又把她的思绪引向伊沃娜·麦莱斯特。此刻，这个女人恐怕也躺在床上，也躺在一张不在自己家里的床上。艾莲娜再也躺不住了；她猛然撩开被子坐起来，胳膊交叉在胸前，两手抓住肩头。整座房子一片寂静。阿玛利雅还没上来干活。她就这么坐着，两眼闭合，一动不动地谛听自己体内血液流动的轰响。

卡尔洛一走，她就跑到卫生间去冲洗了一番。关上水龙头，水珠还在身上不住地往下滴，湿头发沾在脑壳上像一顶头盔。她一抬头看见镜子里自己的身体，便仔细观察起来：乳房挺挺的；肚子还没有圆起来，正随着呼吸的节奏微微起伏着。她不禁想起同安德烈过的第一夜，想到他如何剥下她的衣衫，没完没了地抚弄。

走回房间的时候，阿玛利雅正好端来早点。她把托盘放在独脚小圆桌上，走到窗前打开百叶窗。艾莲娜忘了开窗子，一醒来她就被内心的痛苦折磨得心烦意乱。

她咬了两口饼，别的什么也没动，就自己把托盘送回厨房。阿玛利雅见了惊讶地叫道：

"小姐，您什么也没吃呀！"

"谢谢，阿玛利雅。我吃好了。"

阿玛利雅痛心地直摇头，连声说不能这样和自己过不去，最后还加了一句："这样下去，要得痨病的。"她说的是心里话。看到艾莲娜毫无反应，就举了个例子，说她认识个姑娘，怪可怜的，也是没胃口，不好好吃东西，没几年就不在了。

外面，雨下个不停。玛特出门买菜去了。从厨房回来，艾莲娜又杂乱地思考起来。自己已经二十八岁，以前总盼望能到处旅行，增长见识；可是，直到如今，还从来没有探索过自己的内心；这次略一审视，竟发现如此多的混乱，如此多的晦涩及前后不一致；这些阴暗面任其发展，才导致了今天的爆发。想到这里，她惊愕了，便迫不及待地想出去，到外面随便走走。

"您就这么出去？"阿玛利雅问道。

多亏阿玛利雅提醒，她这才穿上雨衣，戴上一顶小软帽。这一阵子，她常常是这样心不在焉。

出了门，顺着街往前走，没多远，一条运河横亘在眼前。雨落水面，沸沸扬扬，像开了锅似的。四周空无一人。只有几家小咖啡馆还开着门，大多数店铺则要等春暖花开再行开市。走到圣马可广场时，雨终于停了。浓雾笼罩下，空间奇怪地缩小了。大教堂没有那么雄伟了，变成了灰色的平面，隐没在教堂的门廊里。钟楼的尖顶也看不太分明；和教堂的穹顶一起，它已被稀释，溶化进一片灰蒙蒙的底色中去了。艾莲娜本人也感到与这孤寂的宇宙、与这没有人迹的天地完全融合了。不是没有一两个轻手轻脚的人影从原共和国长官官邸的拱廊下面匆匆掠过；然而人的踪影迷失在布景里；布景已被用过，弃置在一旁，失去了往日的斑斓色彩与金碧辉煌。海风掠过利多海滩，带来一股青草的暗香，好像它是从一片看不见的草地上吹过来似的。艾莲娜一直走到小广场尽头的水边，把雨衣裹得紧紧的，呆呆地看着脚下的水波涌过来，拍打岸边的石块。眼前的景色又使她想起安德烈。这家伙从来没有对她说过一句实话。她感到浑身难受。到底是冷风吹的呢，还是因为想到自己的身世？这她也弄不清。

安德烈·麦莱斯特在一家大建筑企业里担任重要职务。这家公司既承包国家建设项目，又为私人营造建筑。艾莲娜当时在一家广告社工作。为了拉生意，广告社把她派到安德烈那里去。第一次见面，安德烈就用一种多少有些不自然的洒脱语气，对她说了一大堆恭维话。他四十出头，脸色红润，厚眼皮下目光锐利，口齿相当伶俐，笑容来得很快。这使人感到他城府很深，善于掩饰自己强烈的野心与欲望。谈话中最吸引艾莲娜注意的，是他一会儿用冷淡的客套语气讲话，一会儿又十分温柔，差不多可以用甜言蜜语这个词儿来形容了。当天下午，他就给艾

莲娜打电话，约她一起吃晚饭。他的语气似乎表明，他完全有把握不会遭到拒绝。艾莲娜找了个托辞，客客气气地拒绝了。可他一次又一次地发出邀请；看来艾莲娜的推辞使他大为不悦。好几个星期过去了，邀请还没有实现。艾莲娜从来就讨厌那种爱支配女人、以使女人屈服为能事的家伙。她十五岁那年，有个比她大的男孩子，每天下午放学时都在校门口等她，而且不顾她的反对，硬要陪她回家。他那讪笑的神态，那献殷勤时装出来的恬不知耻的劲头，都使她十分不快。后来听说，那个笨蛋跟人家吹牛，说跟她睡过觉。这一来，可真把她惹恼了。整个童年和少年时期，艾莲娜都是在怕被人抓住小辫子的惴惴不安中度过的。她清楚地记得父母的斥责与他们荒谬的惩罚。使她特别难过的是，他们歪曲她的动机，把她想得那么不好，使她受了委屈。于是，她小小年纪就自我封闭起来。母亲对她不好，竟说她是个阴沉的人。这样一来，就形成了她担惊害怕、疑虑重重的精神状态。另一方面，她的内心里又孕育着一股强烈的愿望：希望能够为别人作出牺牲，同时得到别人的爱。这种心情又使她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总怕生活里有什么自己还没有发现的宝贵东西会从身边溜走。

到了巴黎，她长时间一个人生活着，住在沃吉拉尔医院后面一套狭小而不临街的房子里。禁不住安德烈死说活磨，几个星期推托、踌躇之后，她终于让步了。既没有激情，也没有欢乐。

她又穿过一个广场，广场中央哥尔多尼① 的铜像在牛毛细雨中闪闪发亮。然后，她走进了市邮政总局。在巴黎她就作了

① 哥尔多尼(Carlo Goldoni，1707—1793)，意大利诗人，生于威尼斯，擅长写喜剧性诗剧。

安排，把信件转到这里。还没有信。不可能这么快，这是料得到的；她之所以走进邮局，是被某种捉摸不定的诱惑所驱使。她在大厅里站着犹豫了一会儿。这是一座古老的宫殿式建筑，大厅中央有一口废弃不用的古井，建筑物的另一面向大运河敞开。她犹豫不定，然而一个念头在她的脑子里慢慢地明确起来。她猛然下了决心，走到长途电话窗口，要求与巴黎通话。她这个人就是这样：犹豫不决之中，突然想出个主意，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干起来。她把电话号码告诉年轻女值班员。女职员抬起头，直瞪瞪地望着艾莲娜的眼睛，似乎猜透了女顾客打长途电话的用意而故意表示不以为然。她个子矮小，身材单薄，额头突出，一脸顽固的神情。艾莲娜同她对视了一阵子才走开，到一边等候去了。旁边一个窗口前，靠着一个男人，头戴呢帽，身披一件亮晶晶的油布雨衣，正在目不转睛地望着艾莲娜。从那放肆的劲头来看，他一定把她当成了一个轻浮的外国女人。艾莲娜浑身刚一哆嗦，就听见女职员叫道：

"巴黎电话，太太！"

顺着女职员手指的方向，艾莲娜走进电话间，关紧门，摘下话筒，听见有人用意大利语说："太太，您要的号码接通了。"

一阵响声过后，传来法语的话音：

"喂，奥特伊尔诊所，请您讲话。"

"我想打听一下麦莱斯特太太的情况。请问，能告诉我吗？"

"108 号病房，我给您转过去。"

艾莲娜并不要求这样。她有些不知所措，差点儿说不出话来。就在这当儿，传来了另外一个人的声音。这声音是那么微弱、那么有气无力：

"喂，您是哪位？"

艾莲娜慌乱得嗓子眼好像被堵住一般。她什么也说不出

来。片刻沉默之后，电话里又传来了那个微弱的声音：

"喂，您到底找谁呀？"

艾莲娜挂上电话。她烦乱不安，竟忘了走出电话间。不过，总算有一线光明射进她漆黑一片的头脑：伊沃娜·麦莱斯特真的被救活了。刚才听到的是她的声音；这个女人没有死。那天在圣米歇尔大街的咖啡馆里，安德烈就告诉她，伊沃娜已经脱离危险，有一个好大夫负责治疗。不过，安德烈说谎说得太多了……自从跟他好上以后，她不是被他骗得晕头转向吗？她烦乱得唇焦舌燥。戴呢帽的男子不见了。大厅里空荡荡的。抬头看，围着大厅的四层办公室，像一个个黑洞。这时，她才突然意识到，自己像个模特儿，傻乎乎地站在玻璃窗后，一动也不动。

她付了电话费，迈着紧张的步子，从邮局出来。女职员的目光一直把她送到街上。"您到底找谁呀？"这一声音留给她一连串的回声，一次比一次弱一点，可就是不消散，一直跟着她，在她的脑子里嗡嗡地震颤，使人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痛苦。毛毛雨停了。苍白的阳光被建筑物接收下来再发散出去，形成大小不等的光带。她又想起了安德烈。跟他在一起，从来没有感到过踏实、放心，从来没有感到过和自己所爱的人在一起时应当感受到的充实与自在。她想竭力甩掉这些使人痛苦而失望的思绪，便漫无目的地在迷宫般的小巷里漫步。这种与大小水道纵横交错的小巷，在威尼斯有个特别名称，叫做"卡列"。水面上没有闪光，小巷里没有人迹；只有几只猫，身子蜷成圆球，卧在门廊里面。

三

同一天早上，乌戈·拉斯奈尔一层一层走下楼梯，老掉牙的

电梯又停了。他走到邻近一条街上，找到他停在那里的小汽车。今天没有急事，他从容不迫地把两只手提箱放进车后面的行李箱里；其中一只装的是有待制作的照片，准备送到明年二月的伦敦影展上去。他今天要离开米兰，开车去威尼斯，到那里清清静静地放大照片。另外，他应日内瓦一家出版社的要求，出一本个人摄影集；这次想必还可以抽出点时间，着手赶一赶。早上起来冲了澡，还喝了满满一杯咖啡，可还是觉得没精神。夜里没睡几个钟头觉，晚上是在福科家里过的。福科是个流亡的智利画家。当晚在他家聚会的，还有好几位朋友以及福科的情妇玛利亚-皮亚。在福科大部分的油画上，都可以看到这个女人胖乎乎的躯体。她也给拉斯奈尔当过模特儿。当时福科也在场；他弓着背，头往前伸，就像乌龟要缩回脖子时的架势。他一个劲地想说服拉斯奈尔：即将举行的影展以战争为主要题材，不要把裸体照片混进去。

放好手提箱，拉斯奈尔把帽子拉低，压在眼睛上，又把轧别丁雨衣的领子竖起来，然后穿过马路，走进拱廊下一家小酒馆去喝最后一杯咖啡。街上从头到尾几乎见不到人影，严寒似乎把城市冻僵了。酒馆里也没有几个顾客。老板在柜台后面注视着拉斯奈尔挂在脖子上的两架照相机。把照相机丢在汽车里，拉斯奈尔不放心；他觉得还是小心谨慎为好。

出了酒馆，正赶上红灯，只好等一等。这时，对面人行道上勇往直前地快步走来两位黑袍修女；两人挨得紧紧的，合打着一把大黑伞，头上白色修女帽的宽边不住地颤动着。陪伴她们的，只有印在湿漉漉的路面上她们自己的倒影。

拉斯奈尔觉得这一场面颇富情趣，便移了几步，躲到一个石柱后面，举起尼康相机，准备把修女的形象摄入镜头。就在这时候，一辆红棕色的小汽车驶过来，在红灯前边嘎的一声停住，正

好挡住摄影师的视线。他往左靠了两步，正要瞄准，又驶过来一辆摩托车，停在镜头前面，挡个正着。摩托车上坐着两个小伙子，都戴着有帽檐的头盔，穿着皮夹克，里面粗毛线衫的高领竖起来，蒙住嘴唇。拉斯奈尔向右躲了躲，身子仍然在拱廊里面。只见摩托车后座上的那个人，朝汽车里俯过身子，像是打听什么消息。霎时间，他伸出胳膊，手里拿着的竟是一把手枪。开汽车的男子惊呆了的面孔，拉斯奈尔看得一清二楚。紧接着枪响了，两声几乎连在一起。拉斯奈尔也从容地按动了快门。开枪的年轻人又弯下腰，从汽车里取出公事皮包。在发动机震耳欲聋的爆音里，摩托车开动起来。拉斯奈尔向前跑了几步，打算再拍几张。这当儿，后座上的开枪者一回头，看见了摄影者；摄影者也看见他双手搭在前面那人的肩上，皮包夹在他的前胸与那个人的后背之间。摩托车很快就拐了弯，一溜烟不见了。于是一切复归寂静。大街上似乎没有变化。雨还没有停。一辆公共汽车从横街上驶过，蒙着水汽的挡风玻璃后面人影可见。两位修女迈着军人的步伐走远了。令人费解的是，绿灯亮了之后，别的车子都绕过受害者的车，开走了。受害者的车子停在原地，挡风玻璃上的雨刷仍然在摆动，从远处看去里面空无一人。

小酒馆里涌出几个人，散乱地奔跑过来。拉斯奈尔也随着他们跑过去。受害者横倒在座椅上；血分成两股，流过鬓角和面颊；眼睛已经失去光泽。拉斯奈尔排开看热闹的人群，给尸体拍了几张照片。人们相互询问着："这人是谁呀？"红灯又亮了。一辆卡车停下来，被雨水打湿的车身亮晶晶的。司机探出头来，面孔惊吓得变了形。不知哪一个人低声念叨："乖乖，不会又是红色旅干的吧。"拉斯奈尔退出人群，急匆匆地返回自己的汽车。汽车刚一发动，就传来警车的尖叫声。听见这声音，看热闹的人像群鸽子，呈扇形散开飞走了。

拉斯奈尔回到通讯社，先到暗房把刚才拍的底片冲出来，然后走进新闻部主任艾科尔·费奥勒的办公室。主任正在打电话，便做了个手势请他坐下。这间房子安静、冷清，布置得整整齐齐。可是，拉斯奈尔明白，在这里发发脾气也没什么关系。主任是个胖子，溜肩膀，衣冠楚楚，自以为风度优雅；哪个同事穿件别致的衣服，他总要评论一番，说些叫人家听了不舒服的话。

他对自己心满意足，也为自己煞费苦心夺到手的这个职位感到自负。不过，应当承认，他有良好的组织才干，工作能力也颇为出众。他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在节骨眼儿上能帮助同事完成任务，并且能为他们的成就感到高兴。可是，大家都不喜欢他，他心里也不好受。三杯酒下肚，不管碰上什么人，他都要把心里的苦闷一股脑儿端给人家。

主任一放下电话听筒，就朝拉斯奈尔转过脸去，两只大手交叉着搁在办公桌上。

“还没走？你不是要去威尼斯吗？”

“今天早晨，离车站不远，发生了一桩枪杀事件。这你一定知道了。”

“知道了。”

“是谁？”

“斯卡比亚。阿尔贝多·斯卡比亚，共和国代理检察官。”

“谁干的，也知道了吗？”

“还没有人出来承认。”

“作案的动机，有些线索吗？”

“有人指出……”

“你这‘有人’到底是谁呀？”

“一个严肃的消息灵通人士……此人透露，斯卡比亚受理了

一起重大的抽逃资金案件。据说，许多实业界人士，还有米兰一家银行，都牵连进去了。好几十亿巨款呀！斯卡比亚陷进这个粪坑，有些日子了，可他就是不愿知难而退。"

"他从来没有审理过红色或黑色分子的案件？"

"还不清楚。"

已近中午，天气仍然阴沉暗淡，光线从外面照到窗户上，灰蒙蒙一片，像粘在玻璃上似的。这微弱的光线照在费奥勒脸上，一边明，一边暗；阴影里的那只眼不住地眨动着，这显然是因为主任在竭力集中注意力，等待拉斯奈尔向他报告些什么事情。主任认识这个很有意思的年轻人已经八九年了。他现在大约三十二三岁，意大利人，虽然他有一个日耳曼姓氏。原来，他的祖先是继拿破仑入侵之后又征服威尼斯地区的奥地利人。他的一只手布满伤疤，看上去像长了一层暗粉色的苔藓。那是在一次飞机事故中被烧伤的。在智利，他差一点被枪毙；在刚果，又差一点淹死。关于他有不少传说。他去过五大洲许多动荡不安的地方，与许多第一流的国际通讯社合作过。人们在许多国外大旅馆里，都见到过他那加里·古柏① 式的身影；他淡黄色的头发总是精心梳理得妥妥帖帖，上身常穿色彩斑斓的衬衣。尽管他有北欧人的举止与外形，他性格中激昂、热烈的一面显示出他有拉丁血统。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拉斯奈尔说。"斯卡比亚被枪杀的时候，我离他也就是两三步。"

"那你现在才……"

"老兄，我是惟一的目击者。全拍下来了。我刚从暗房出来。"

---

① 加里·古柏(Gary Cooper，1901—1961)，美国著名男影星。

费奥勒那墨索里尼式的眼睛瞪得大大的。他望着拉斯奈尔,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拉斯奈尔的行动显然使他不知所措,可是他又故作镇静,竭力掩饰内心的不安。拉斯奈尔倒是十分平静。他的外衣敞开着,疤痕累累的左手随随便便地搁在座椅的扶手上。

"还不快给我看看。"费奥勒终于开口了。他那刮得铁青的胖脸,变得红里透紫。

拉斯奈尔从上衣里兜掏出刚才冲好的胶卷,欠了欠身子,没有向前迈步,把胶卷就势扔到办公桌上。这时,内部电话响了。费奥勒不知打哪里来了那么股敏捷劲儿,拿起听筒,说了句"别打扰我",也不等对方反应,便砰的一声挂上电话,一只手抓起胶卷,另一只手慢慢地拉,一张一张地细看,不住地点头。

"祝贺你。"他终于说道。接着便向后一仰,靠在座椅的靠背上。

"没什么可祝贺的,仅仅按了几下快门。"

"无论如何……"

"那一瞬间,我刚好举起相机,准备拍别的东西。这只能说是运气罢了。"

"事情没那么轻巧吧!"

一阵电话铃声从走廊的尽头传来,似乎是特意给后面这两句话伴奏,以突出其中包含的酸、甜、苦、辣。

费奥勒又直起上身,略向前倾,把臂肘支在桌面上,又拿起底片,更加仔细地察看。有人敲门,问可以不可以进来。

"不行! 过一会儿再来!"主任连忙吼道。接着又对拉斯奈尔说:

"两人都蒙着面,看不出长相来。"

"那又怎么样?"

“不怎么样。我只不过替办案人员着想罢了。”

“这跟我没关系。”

“发表之后,会叫你讲的。”

“你可不可以用‘希望’这个词呢?”

“你不去会见人家?”

“法律不强迫任何人作证。它只惩罚作伪证的人。”

“不过,最好还是……”

“除了照片上所能见到的以外,我没有任何别的可提供了。”

“随你的便吧。”

电话铃又响了。费奥勒拿起听筒,怒气冲冲地嚷道:“怎么搞的? 我不是说过了吗?”他突然不吭气了,把紧话筒聚精会神地听了下去,过了一会才对拉斯奈尔说:

“有人出来认账了。叫‘人民正义’组织。”

“从来没听说过。”

“这是年初以来露面的第一百四十个或第一百四十二个活动分子集团。当然,某些狡诈的明火执仗之徒也利用此类标签,混淆视听,跟警察兜圈子。”

拉斯奈尔不等主任说完就站起来,把外衣扣好。

“你这就走?”费奥勒问道。从他的口气里可以听出,他的意思是:发生了这样的事,你还打算离开米兰?

“是的,我打算今天晚上到威尼斯。那边还有工作等着要做。”

“那么,就一路平安啦……还有,再一次祝贺你。”

两人将要分手的时候,电话铃又歇斯底里地响了起来。

四

吃晚饭的时候，卡尔洛谈起当天早晨在米兰发生的枪杀案件。玛特像多少日子没吃饭似的，大口咀嚼着。她吃饭爱咂嘴，响声挺大，卡尔洛对她这个毛病特别感到厌烦。

"已经证实，"卡尔洛说，"代理检察官阿尔贝多·斯卡比亚的被害，与一桩巨额资金抽逃案件有着密切的联系。电台广播说，'黑色秩序'可能插手其中。"

艾莲娜坐在那里无动于衷。她走神了，思想跑到远处，围绕着今天上午在邮局的遭遇，不住地旋转，一圈比一圈绕得紧。然而，像所有爱发宏论的人一样，卡尔洛并不要求听众都聚精会神地聆听。

"人们爱祖国，尊重军队和教会，"他接着说下去，"可是，人们并不因此而忘记，金钱能超越这些崇高的价值观念。瑞士的银行，因此也是值得尊重的。"

一吃完饭，艾莲娜就借口头痛，回到自己房里，以躲开卡尔洛滔滔不绝的评论。她刚上床，拿在手里的鲁道维科·马宁的回忆录还没有打开，就听见玛特在走廊上说话。姨妈是过来问她感觉怎么样，是不是着凉了。她在医药方面懂得很多，或者自以为懂得很多。她有个小药房，各种药品应有尽有，堆得满满的，以备各种不时之需。她还收集有关保健的著作以及科普杂志。她丈夫见了，总是露出不屑一顾的神情；而她却反唇相讥，说他壮得像只北极熊。

玛特终于走了。墙上的画里，戴白色面具的男子示意少妇保持沉默。联想到自己，艾莲娜无需别人示意。她从来就是沉默的。和父母在一起的时候她沉默寡言；后来，生活里出现了安

德烈，她依然是沉默寡言。长期以来，她习惯于掩盖自己的某些想法，怕的是被别人误解，或叫人家抓住小辫子。是呀，当初她不是不知道，安德烈是有家室的人。可是，巴黎的冬夜凄凄惨惨，下班之后自己一个人又回到了斗室的孤寂之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样的生活真是难熬啊。正因为如此，自己才像人们说的那样，“忘记了廉耻”。

跟安德烈相好之后，艾莲娜才尝到另外一种生活的味道，这时她已经二十六岁了。安德烈发觉她仍然不谙云雨之事，便百般调教，使她按照自己的口味行事。他身体结实，对自己的床上功夫得意洋洋，还常常提到以前的老相好，细说她们每个人的功力如何。有时他意识到自己太粗俗了，想缓解一下，便说还是艾莲娜好，最能使他得到舒畅与满足。他排斥任何温情，甚至连温柔体贴也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为了考验一下艾莲娜是否绝对服从他的权威，便绞尽脑汁，不时在最后一分钟取消已经约定的会晤。有两三次，他甚至不屑于通知艾莲娜。在艾莲娜身上，他最欣赏的，恐怕就是她的百依百顺了。殊不知艾莲娜内心极为反感，只不过是强忍着，表面上不显露出来罢了。她小时候，母亲常给她气受，从而使她练出一套受了委屈能自我克制的本事。

安德烈有时也能表现得慷慨大方，不时买件礼物送给艾莲娜；请吃饭，总是带她到巴黎西边的大馆子去。安德烈爱看戏，可从来不同艾莲娜一起去；这他也毫不隐讳地明说过：怕碰上熟人，遭受非议。有一次，只有一次，他带给她一束鲜花。事后又觉得这件事很可笑。他是这么说的：“反正你也不一定喜欢这玩意儿。”这话使艾莲娜又想起她的母亲；她和安德烈一样，都爱把艾莲娜所没有的爱好和感情硬加在她头上。比如有一次，她向

母亲要一件连衣裙,母亲非但不给买,还用噎人的话把她顶了回去:"再说,你也不是那种爱漂亮的姑娘。"遇到这种情况,艾莲娜总是一声不响,从来也没有回过嘴,人家也就把她看成是个逆来顺受的角色。这使她憋闷,使她失去自信,也使她恨自己不争气。安德烈恰恰相反,他喜欢自吹自擂,什么事情都想讲出来。艾莲娜正好是他理想的知己。谈到职业方面的问题时,艾莲娜觉察到,他的性格中,主要的一面是:野心勃勃、精于算计、耍手腕、玩弄权术。关于他的妻子,艾莲娜从来没有想到要询问些什么,虽然她不是没有丝毫的好奇心。倒是安德烈自己常把话头引到这方面。每次都是抱怨;大多数情况下,抱怨妻子在床上不热情;要不就嫌她"哭鼻子",还说她"把着丈夫不放"。这时候,他总要加上一句:"至少,你的心胸要比她开阔得多。"他告诉艾莲娜,他们结婚的最初几年,虽然不和谐的事情逐渐显露出来,但他还是出于怜悯,忍让着,对付着。现在呢,怜悯已经枯竭,再也不能对付下去了。安德烈以为,他这番话讲得再明白不过了。其实呢,他越说越难自圆其说,反倒使艾莲娜产生这样的印象:在安德烈的内心世界里,有些混乱不清的地带,自己要有所戒备。

艾莲娜的这一印象,有一次突然加深,变得不容置疑,并在她心灵上造成极大的痛苦。那是在广告社组织的岁末招待会上。接到邀请以后,艾莲娜马上想到,安德烈会偕夫人应邀出席。她的第一个念头是放弃这次活动,以免有人把安德烈的妻子介绍给她。这是她从小养成的自卑感和缺乏自信的又一次表现。不过,她还是克服了懦弱情绪,说服了自己:只要保持冷静,事情是能够处理好的。晚会上,看见安德烈左引右带,尽力不使妻子与她碰在一起,她这才松了一口气。好在人很多,又安排在两个客厅里,想离他们远些,这倒是不难做到。但是,晚会进行

到某一时刻，不知怎么一来，在人的旋流中，艾莲娜竟站到了麦莱斯特太太面前几步远的地方。她发现，这个女人与她想象中的安德烈的妻子竟毫无共同之处。经过这次近处的观察，她断定：安德烈对他妻子的描绘根本不符合事实真相。难道这位看上去那么文静、那么娇弱的女性，竟会像他所形容的那样，牢骚满腹，自私自利，丝毫不知分寸？艾莲娜一边与一位女友谈话，一边继续观察着。她本来想象，安德烈的妻子一定身材高大，结实有力。然而，她的个子并不高，身材苗条得像个少女；胸部微微隆起，线条优美，但不过分招人注目；一张瓜子脸上，眼镜后面闪着一对水汪汪的大眼睛，目光里透着聪颖与温柔。她的一举一动都显示出一种淳朴与亲切的气质。第二天，安德烈又来了，艾莲娜直言不讳地讲出了她的疑问。

“我的小美人，”安德烈不耐烦地嚷道，“你才见了她两分钟，连一句话都没跟她说过！她是个什么样的人，你这样就能弄清楚？要了解一个人，必须跟他生活在一起，天天都在一起！怎么能这样天真呢！”

艾莲娜躺在床上。外面，雨点敲打着百叶窗。那次会面的情景又一幕一幕地浮现在她的脑海里，连安德烈的妻子穿的是一条非常朴素的淡紫色裙子，她都记得一清二楚。

这以后，一连好几天，艾莲娜都没有出门；理由当然是天气不好啦。雨，没完没了的雨，从海上涌来，把威尼斯变成泽国一片。然而，她之所以闭门不出，归根结底，是感觉活在世上没意思，烦恼像魔鬼附体，怎么也摆脱不掉，连睡梦里都有块大石头压在胸口上。她把伊沃娜·麦莱斯特的痛苦与绝望归咎于自己的“可耻行为”。有时候，她努力控制自己，希望这场精神危机能很快过去。于是，她帮助阿玛利雅做家务活，没完没了地看书；

好在书有的是，只管到书架上取就是了。有时候，她又什么也不干，久久地站在窗前向外望去。雨点落处，房后那条窄窄的河道上，如片片鱼鳞，激荡跳跃。往远处看，一两条小船驶过，后面拖着一条短短的尾迹。渐渐地，安德烈的印象冲淡了，失去了与眼前现实的联系。当然，艾莲娜是竭力想忘掉他；不过，主观上努力的效果，恐怕不一定赶得上记忆那自然淡化的作用。

一天早晨，照镜子的时候，她看到自己面色苍白，两眼无神，心里不禁难过起来。玛特也注意到她面色难看，很心疼她，便找了几种药给她吃。艾莲娜顺从地接受了。玛特一直没有提起过安德烈及他的妻子；她知道，一提这事外甥女会更加伤心，至少会有反感。她常常穿着件深红色的睡袍，过来同外甥女聊聊天，不外是些家长里短、过日子的琐事罢了。

天放晴了。大块的云仍然堆积在天上。一道白闪闪的光线从云层间露出，斜射进房间里，在书架上画了一只展翅飞翔的大鸟。这形象似乎在鼓动艾莲娜出门去，到街头巷尾去寻找自由。窗下，水道上船只多了起来，船夫们的声音在两岸楼房形成的夹道里传播，显得特别洪亮、铿锵，使人联想到生命的力量，使人感到心灵能够与外部世界和谐一致。

艾莲娜对姨妈说："我该去趟理发馆了。"

"好主意。"玛特回答道。

"顺便看看能不能找个什么工作干干。"

玛特默默地看着她，穿着深红色睡袍的身子似乎变得僵直了。过了好长时间，艾莲娜又开口了：

"你说，好找吗？"

"不知道。你问卡尔洛吧。不过，最好再多休息几天。不必着急。"

艾莲娜本来还想说，一旦找到工作，她打算尽快单独找房子住。但是，为了避免过早地多费口舌，没敢说出来。等一等是可以的，但主意是不会改变了。她觉得今天身上有了点力气，就像一个演员演完了一出戏，脱掉了所演角色的那张皮，又回到自身的现实当中，重新找到自己思想的脉络，重新进入个人生活的情节之中，与刚才那个人物不可能再有什么混淆了。

晚上，她问卡尔洛能否找到工作。卡尔洛并没有显露出惊奇的神色，只是说：现在失业非常严重，又碰上淡季，要在威尼斯找一个全天的工作是非常困难的。他接着说："在梅斯特雷，还是可能的。"他不想把话说死，便又说，在他们银行里，有一位女同事三月份要分娩，过一阵子看看，能不能代替她几个月。

离开巴黎前，艾莲娜从银行取出她的全部存款。数目虽然不大，可是足够用上几个星期而不必依赖利奇夫妇。从理发馆出来，她就到一家地方报纸的办事处，要求登个教授英文或法文的小广告。接待她的老妇人，从眼镜上面用怀疑的目光看了她一眼。老妇人长着个大鼻子，可能因为感冒的缘故变得红红的。说不定她把艾莲娜当成个精神有点不正常的外国女人。冬天，被厌倦了的情人抛弃的外国女人，在这里并不少见。

广告登出后，在等待有人找上门来的那几天里，艾莲娜天天下午出去做长时间的散步。她走遍大街小巷，参观一个又一个教堂。闲逛当中，伊沃娜·麦莱斯特的影子不时浮现在她的脑际，使她感到惆怅与痛苦。

有的房子招人喜欢，她便放慢脚步饶有兴致地观赏一番。有时还进去看看，把里面的住户搞得莫名其妙。

在一处，出来见她的是位穿一身黑衣的老妇人。此人骨瘦

如柴，颧骨高耸，一层皮包着骨头架子，叫人看了都瘆得慌。她那一双眼睛，像两个深坑，使人想到某种正在窥伺什么的小动物。

老妇人领着艾莲娜看了一套带深色家具的房间。卧室里摆着镶有铜球的大铁床，还有三面装着镜子的大衣柜。艾莲娜照了照镜子，端详了一下自己身上的灰色西服裙以及夹在腋下的手提包和按照流行样子歪戴着的小帽。

“您是法国人？”老妇人用洞察一切的语气问道。

“是的，法国人。”

“从巴黎来的？”

“是。”

“您意大利语说得真不错。”

“我常来威尼斯。”

“这里有熟人吗？”

“有亲戚。”

老妇人低下头，双手交叉贴在肚子上，像是在捉摸这不速之客话中的深意。她有两只大手，道道青筋突起在布满老年斑的皮肤上。

“您住这儿不合适。”她终于表态了。

“怎么？”

“这里太阴太暗，见不到阳光。”

说完这话，她抬起眼睛，直瞪瞪地望着艾莲娜，表情十分严厉，甚至可以说是咄咄逼人。

雾还没有散。城市笼罩在条条雾带里。雾像是用细线条轻轻画在毛玻璃上，色调从银灰逐渐过渡到在碎玻璃碴上可以看到的那种绿色。夜色降临，浓雾却把马尔盖拉大工厂的火光从深邃的夜幕上悄悄地抹去了。

自从艾莲娜吐露出她发现伊沃娜绝非安德烈所描绘的那样之后，安德烈变本加厉地诋毁自己的妻子。不过，这次主要突出她“傻乎乎的多愁善感”：人家说句稍微硬点的话，甚至只皱了皱眉头，她就受不了，马上哭天抹泪。这些指责不但在内容上花样翻新，而且变得更加粗暴，更加怒气冲天，像是在老的怨气之外，又增加了一种新的愤激。

艾莲娜一天比一天更密切地同冻僵了的威尼斯融合了。她特别欣赏这里光线突然而美妙的变幻：模糊不清的景物，转瞬之间，呈现出清晰的线条；浓雾的帷幕一下子就能被阳光的巨箭射穿，撕裂。

走得疲倦了，就随便找一家咖啡馆进去坐一坐。这类铺子都非常窄小，一般由一位姑娘照看。姑娘看到艾莲娜独自一人，便主动跟她聊上几句。在非交通高峰的时间里，她常常乘坐空荡荡的公共汽艇。去什么地方，连想都不想。有时候，终点站到了还不知道，要乘务员大声喊叫：“小姐，到头啦！”

漫游当中，杂乱的思想无规律地跳跃着闯入她的脑际，把她拉回到往日不愉快的时刻以及近来那些令人情绪波动的事件中去。总也摆脱不了安德烈。那次以后，他更加频繁地发泄对妻子的不满。当然，表面上多少也总算有所收敛。艾莲娜回忆起，一天晚上，他们在一起，到了一定时刻，安德烈就要走，说怕太晚了家里着急。又一次会面，艾莲娜脂粉偶尔施得重了一些，他就面露愠色，说香气粘在他身上，回家后老婆会刨根问底。安德烈的变化，是否有助于缩小他与妻子的不和？他表白，伊沃娜不跟他睡觉，两人好久没有同过房，等等。但是，日子一长，艾莲娜就产生了怀疑。这怀疑恐怕不是出于某种忌妒心理，否则她可以当场翻脸，跟他一刀两断。怀疑来自观察。她进一步认清了这

个男人，看出他陷于重重矛盾之中而无法自拔，看出他不仅骗人，而且也在欺骗自己。

夜晚，房间里一片宁静，她觉得自己独立于高山之巅。然而，对面墙上的油画里，那个戴面具的男子似乎又在提醒她：要沉默，要严守秘密。她的心越来越窄：从小时候起，自己的灵魂就没长出翅膀来，自己注定要在狭窄的生活圈子里打转转，不可能展翅飞翔，也找不到解脱的出路。

五

拉斯奈尔把车子存在梅斯特雷一位朋友家里，径直来到威尼斯市区。接到他的通知，阿达吉莎立即把他包租下来的房间烧得暖烘烘的。房东住在博洛尼亚，把管房子的权柄交给了这位年轻女人。她把三楼租给拉斯奈尔。第二层给房东保留着，供他一家人来度暑假时居住。底层已经不好住人了：墙壁上一片一片的潮湿印渍，十分显眼；铺地的瓷砖，不是翘起来，就是陷下去。一个泥瓦匠堆了些砖瓦，他的一个木匠朋友也在那里做木工活。

"昨天我们就在等您了。"阿达吉莎把拉斯奈尔迎进来，热情地说道。这个女人看上去三十不到，个子不高，身子圆圆滚滚，脸上总是笑眯眯的。

"我在米兰耽搁了。"

"我丈夫叫我把暖气关上，我说，您说不定哪会儿就会走进门来。"

"您想得真周到，阿达。您有一副母亲心肠。"拉斯奈尔诚恳地说道。

昨天，他之所以推迟动身，其实并不是受到费奥勒的影响，主要是想就近再观察一下事态的发展。出于对死者遭遇的同情，他马上行动起来，对受害者的情况做了些调查。生前友好陆续登门吊唁，大家交口称赞代理检察官的遗孀，说她十分坚强，令人肃然起敬。斯卡比亚夫人告诉调查人员，她对丈夫的公事一无所知，不过，近来她感觉到，丈夫常显得忧心忡忡。拉斯奈尔打算采访一下这位夫人。可是，太晚了，警察已经设法阻拦。当天晚上，他看到几张斯卡比亚夫人的照片，只见她脸庞清秀，目光里充满了无限的哀伤。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去买报纸。各报头版头条都登了他拍摄的惨剧现场照片。大家异口同声赞扬摄影师机敏过人。一家报纸介绍了他职业生涯中最突出的成就，说他是位“久经沙场”的新闻记者。各报都对现场作了描述；消息的惟一来源是他本人向一位同事透露的情况。当然，各报也都登出了“不幸者”的照片，说斯卡比亚“忠于职守”、“廉洁清正”，等等。拉斯奈尔仔细审视被害者的肖像：此人还相当年轻，头发厚密，目光敏捷，笑容里带着三分诡谲。拉斯奈尔不禁回忆起他转脸面对凶手的手枪那一瞬间惊恐万状的表情。

早晨八点钟左右，他刚走出房门，还没到楼梯口，就听见屋内响起了电话铃声。他略一犹豫，转身进门，跑过去接电话。耳机里传出的声音低沉而带着拖腔：

“您是拉斯奈尔？”

“您是哪位？”

短暂的沉默之后，声音又响了：

“我们要你的命！”

过了好一阵，听筒才从耳朵上移下来。威胁当然令人震惊，然而，更难以忍受的是对方先称“您”，接着十分无礼地直呼“你”。他又走出房门，从楼梯上往下走。（电梯又停了！）刚才这

一切已被抛到九霄云外。

在这一时刻，米兰附近车辆到处阻塞。拥挤的地段一过，拉斯奈尔便打开收音机，想听听简明新闻。谈了很久斯卡比亚被害事件，可都是拉斯奈尔已经知道的情况。几项细节倒是引起了他的兴趣：斯卡比亚夫人把七岁的女儿交给父母照料，以避免家中悲惨的气氛伤害孩子幼小的心灵；共产党猛烈抨击这一暗杀行径；斯卡比亚的一位好友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用激动的声音颂扬被害者生前如何克己奉公，品德高尚。另一个人透露：连日来，威胁信及威胁电话越来越频繁地困扰着代理检察官。

一到家，拉斯奈尔立即钻进他亲手布置的暗房，埋头工作起来。日内瓦一家出版社以“威尼斯的冬天”为主题约他拍一组照片，答应以画册的形式为他出版。伦敦一处画廊请他精选历年重大采访中拍摄的照片送去展出。

他非常喜爱自己在威尼斯的这一处避风港，连最好的朋友都没有告诉过。他特别欣赏这里的宁静，尤其是夜间，黑暗中那既空寂又给人慰藉的宁静。

他一点也不犹豫：第一张放大的便是那个刺客的照片。还搞了个面部特写，放成 60×80 厘米的大张。

放大了的照片钉在门厅的隔墙上，一个小聚光灯把光线打到画面上。褐色的、闪闪发亮的圆形头盔，竖起来盖住半个面孔的黑灰色翻领，一副有机玻璃反光大眼镜，都混杂在一起，一经放大，看上去像什么虫子的嘴，怪吓人的。再仔细一看，眼镜后面深深的眼窝里，射出两道令人毛骨悚然的目光。那家伙猛一回头，发现镜头正在对准自己，无名火陡起的神态，更增加了整个画面的恐怖气氛。

第二天，帕格里埃罗上楼来了。这人就是在底层干活的那个木匠。他本来是在船上干活的，但眼下没有工作，只好打零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找点杂活干干"。正好一位当泥瓦匠的朋友把这幢楼底层那间房子借给他，他便天天到这里干活来了。

拉斯奈尔请他制作镜框以及框子后面的三合板底托，以便把送往伦敦展览的大照片装起来。

帕格里埃罗身材粗壮，翘鼻子，头发自然鬈曲，看上去比拉斯奈尔岁数大。他非常留恋原来的职业：船上的生活以及途中上岸都是十分诱人的。他一直在地中海航行，只有一次例外。那次他随着一艘货轮到了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他还能清清楚楚地回忆起那里的红灯区。打扮得十分妖艳的女郎在玻璃窗后面搔首弄姿；他从外面走过，无法控制自己肉体的冲动。

他经常看报。这几天，报纸大量报导了斯卡比亚生前对抽逃巨额资本一案的清查，他便得出结论：谋杀一定是"黑会"那帮新法西斯分子干的，而后台老板准是他们所投靠的金融巨头。

帕格里埃罗这么恨"黑会"，还有其个人的原因。还是在海军服兵役的时候，一个星期天，他去塔兰托港市民俱乐部，正赶上"黑会"分子寻衅报复。他死里逃生，没有被烧成焦炭真算万幸。光天化日之下，一帮人闯进大门，不由分说便泼洒汽油。顷刻间，汽油分成几股，在门厅的花砖地上流淌，直向图书馆而去，他正在里面看书。不知哪个家伙一划火柴，马上烈焰升腾，到处一片火海。几秒钟的工夫，阅览室里火苗蹿动，无情地吞噬着报纸、书籍和四壁上的细木护板。帕格里埃罗被大火围住，几乎脱不得身；他狠命冲出窗户往院子里跳，结果跌断了踝子骨。现在，站在凶手的大照片前，他严峻地审视着，两手紧紧地抓住工

作服的背带，良久才开口说：

"这玩意儿，你想总把它放在眼皮底下吗？"

"为什么不可以呢？"

"这不合我的胃口。我喜欢美女，来上那么一张多好。你这张够多丧气！好家伙，凶神恶煞，想要你的命。还看不出来？"

"是这么回事。"拉斯奈尔颇有兴致地回答。

"我可以借给你一支漂亮的贝莱塔造手枪，一个宝贝。"

"我从来不备武器。"

"那又为什么？"

"这违背我立身行事的原则。"

"我对坚持原则的人……"

"不管怎样都不妨碍咱们一起去吃午饭。我请客，咱们下小馆，离这儿不远。那里有阳光，要多少有多少。"

"跟你前进！"帕格里埃罗最后说。

说完，他又在那张大照片前沉吟了片刻。人物残酷无情的眼神与面孔似乎把他吓呆了。

六

广告登出好几天，没有一个人找上门来。艾莲娜有点心灰意懒，心想这法子恐怕不会有什么效果。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再加上生活里无所事事，令人沮丧的回忆又趁机卷土重来。

一天下午，她信步走进一座教堂。这倒不是出于虔诚，更不是为了寻找一时的安慰。她从小就没有受过宗教信仰的熏陶；到了少年时期，信仰之谜也没有使她动心。走进教堂，仅仅是为了躲避一场倾盆而降的雷雨。教堂里没有别人；她独自坐在暗影里，望着大厅尽头发光的蜡烛和烛光衬托出来的圣母塑像。

圣母披着一件下摆宽大的丝绒大氅，头戴闪闪发光的王冠，一张娃娃脸，眼睛仰望天穹，神情恍惚；老实说，真有点傻乎乎的劲头。

外面，雨点连珠炮般砸下来，教堂内回声嗡嗡作响。艾莲娜的思绪又回到安德烈身上。广告社那次招待会以后，他格外殷勤体贴，格外亲切关怀。然而，人的确是本性难移，他就是不肯对艾莲娜说句赞扬的话。他认为那是多愁善感的"糖水"。拣别人爱听的说，他最厌烦那一套。他常常吹嘘自己了解女人。他诚然很了解女人的肉体，这方面他的确有一套。但是，对女人的情感，对女人内心的体验应当说他一窍不通。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漠不关心（只要有了肉体，就足够了），更可能是在深入女子内心世界方面他是个十足的低能儿。他直言不讳地承认，他宁可要"植物型"的姑娘，特别不愿与女知识分子交朋友。他用奚落的口吻宣扬他之所以看上艾莲娜，恰恰因为她属于不自作主张的那种女性。那天晚上的可怕情景又浮现在她的脑际。一连串不祥之兆，使人心神不宁。安德烈和往常一样来同她会面。他一进门，艾莲娜就察觉出他脸色阴沉，心事重重。她本能地感到，一定有什么恼火的事跟他有直接牵连。然而，无论怎么问，他也不愿吐露半个字。

过了一会儿，一点也不说明理由，他突然又要回家。她走过去想帮他穿大衣。他那不耐烦的样子，她至今记忆犹新。他出了门，不一会就传来汽车发动机狂怒的爆响声。她赶紧走到窗前向下张望，只见汽车一溜烟离去，尾灯不久也消失在苍茫的暮色中。

安德烈回到家，家中静得蹊跷。他呼叫仆人，仆人不在，今天该是他的休息日。卧室也空无一人。洗漱间敞着门。进去一看，伊沃娜泡在澡盆里，手腕上割得东一道西一道，血水一直淹

到她的下巴。

这以后，艾莲娜一连几天神不守舍。她惴惴不安地到奥特伊尔诊所打探伊沃娜·麦莱斯特的消息。夜里睡觉不敢关灯，在黑暗中独自一人可真害怕；每夜都要惊醒好几次；醒来后，心口像堵着块大石头，压得人喘不上气来。

安德烈一知道妻子脱离危险，就跑去看艾莲娜，艾莲娜不给他开门。安德烈有钥匙，所以她连插销也插上了。她躲在房间尽头，一声也不敢吭，战战兢兢地听任安德烈折腾门锁和一个劲地按门铃。过了一会儿，他又打来电话，责骂了她一通，说不理解她是什么意思。

艾莲娜躲了出去，暂住在圣父街一家旅馆里。然而，不知怎么搞的，安德烈第二天就跟踪而至。

那天下午，两人在圣米歇尔街口一家咖啡馆里见了面，出来又沿着塞纳河边走边谈。十一月的天气已相当寒冷，但两人全不理会。安德烈承认艾莲娜发火不无道理。但是，他又一再说她"耍小孩子脾气"。安德烈还说，那次和老婆吵架，实在憋不住，就把他同艾莲娜的关系全都抖落出来。他当时只想，老婆挨了这当头一棒，就会考虑彻底解决问题。大不了是决裂，那就离婚吧。老婆气得死去活来，他却一个人跑出来。到了艾莲娜家，他才意识到有可能出事，不禁害怕起来。

艾莲娜接着回忆，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听了安德烈的话，她出神地望着溯塞纳河而上的一列驳船，心里估量着这个男人的自私和残忍，越想越生气。从压得低低的云层里透出来的光线，照得物体轮廓分明；岸上的树，司法大厦附属监狱[①] 的

---

① 司法大厦附属监狱(la Conciergerie)，系巴黎古建筑。

塔，以及周围其他景物，都显得更富于立体感。她记得，沉默了一阵之后，她用平稳但是坚定的语气说："咱们不必再见面了。"安德烈听了，先是震惊，接着明白过来，觉得受了莫大侮辱，一把抓住艾莲娜的胳膊，那股子冲动劲儿，连过路人都给惊动了。人们纷纷回头，向他俩投来惊异的目光。安德烈什么也不顾，一个劲儿要她把话说明白。艾莲娜终于开口了："她是爱你的。我不能再给她增加痛苦。"安德烈激烈地分辩道："可我并不爱她！我不再爱她了！"一个遛狗的男子停住脚步，打量他俩，看来准备上前拉架。艾莲娜没有发火。她慢慢地把胳膊解脱出来，温和地让安德烈明白：此时此地谈这种事情是不合适的。不过，事情闹到这步天地，再好下去，已经没有必要了。夜幕已经降临。河水撞在桥礅上飞溅开来。两人暂时分手。安德烈仍然焦躁激动，神色吓人。艾莲娜也十分不平静；然而，她的态度是坚决的。去威尼斯的机票已经拿到手，还有什么犹豫的呢？

七

艾莲娜收到报社广告部的来信，信封里装有四份聘请书。其中一份是位名叫库尔特·豪特霍甫的老先生写的；他要求每周上三次法文课。信上的字迹遒劲，见棱见角；字母 t 在词尾时，那一横笔总是拉得老长。艾莲娜不懂书法，尽管觉得笔法十分别扭，可就是说不出个所以然来。第二份聘请信来自一位妇女，名叫费奥伦莎·波里；要求每天去给她朗读法国文学作品，并特别注明："古典作品与现代作品并重"。她的笔迹又是一个样子：每个字母都挑得高高的，大写字母歪歪扭扭。玛特看了，说写信人一定是个矫揉造作而又自命不凡的女人。这个女人还要求通过电话联系。果然，信上没有地址，只有电话号码。第三位聘请

者是个男青年。信一开头，就写着："我今年十八岁。"他希望补习法文，但要求讲明要什么待遇。待遇二字下面还划了红线。最后一位是个家庭主妇，她有个九岁的男孩，已经学过一点英语，打算请人继续教下去。她的来信肯定是由别人代笔，因为一眼即可看出，签名的笔迹与来信的笔迹绝非出自一人。

随即到来的夜晚，是艾莲娜到达威尼斯以来心情最好的一晚。事实证明，只要积极行动就能有所作为，就会充满希望。她有了信心，觉得离开巴黎，甩掉安德烈，把往事统统抛弃，这一步是走对了。说不定一个全新的艾莲娜就要在这里诞生。这一点她还不能完全断定。不久前的危机，在她心灵上仍然保持着威力，使她产生了看破红尘之念。她觉得自己解脱无术，而生活又变得索然寡味。

她先去拜访最后那位家庭主妇。原因很简单：这一家住得最近，离卡尔米尼教堂不远。前几天她曾到这座教堂里避雨，印象颇深。

接待艾莲娜的是位年轻妇女。此人反应灵敏，笑容可掬。她家住在底层，室内虽然不够明亮，但整套住房看上去相当宽敞。墙壁用石灰粉刷得白白净净，有好几个门通向不同的房间。家具擦得锃亮，各种用具闪光耀眼，天花板上红蓝两色的穆拉诺玻璃吊灯用玻璃纸罩起来。这一切都给人一种窗明几净的清爽感觉。

女主人请艾莲娜坐下，端来一杯咖啡。她的儿子叫马利奥，上学去了，还没回来。就是她写信请人给儿子上英语课。

"我丈夫在蒙太卡地尼工厂上班。您知道，那是个炼铝厂，厂子在马尔盖拉。他是共产党员，想让儿子学俄语。可我呢，我把他顶回去了：咱们在俄国一个熟人也没有，还不如学点英语，

等将来马利奥长大了，要是找不到工作，还可以去澳大利亚找他舅舅阿尔贝托。我这个哥哥到那边定居了，开了个小造船厂，造些小船，日子混得还不错。”

接着，两个女人便漫无边际地聊起天来。女主人一边给艾莲娜斟咖啡，一边问她独自一人到威尼斯做什么。艾莲娜含糊其词，说是来研究历史的。艾莲娜表示想搬出亲戚家，自己租屋另住，她马上指着旁边那座房子，说里面有套空房，全套家具都现成，还有暖气，很舒适。再巧不过的是，房子正好由她照管。不过美中不足，只能住到八月份。女主人又详细介绍了很多情况，反正一切都很合适，艾莲娜就同意去看看。

房子的确不远，几步路就到了。房子的正面有裂缝，还有一些绿色的外板窗。二楼上那三间房子，艾莲娜还挺满意。首先是布局不错：两间朝巷，另一间对着大运河。厨房和盥洗间虽然不大，可还说得过去。挂在大房间里的壁毯却使她感到别扭：上面尽是些奇异的飞鸟，长长的尾巴还扭成弯；背景是胆汁色的树叶，密密麻麻。墙上飞着这么多怪鸟，真有些煞风景。女主人领她看床的时候吹嘘说：“瞧瞧，这床垫子，全部纯毛。”艾莲娜听着颇感刺耳。当然，女主人还领她看了各种餐具，真可说是应有尽有。另外，到处都有暖气片，十分方便。这些不算，还有一大优点，就是十分安静。三楼上的房客不常来住；一楼有响动声，但那个人每天只来一会儿。

租赁条件很快就谈妥了，哪天搬入也定下来了，艾莲娜每周教两三次课。作为交换，年轻女主人给她洗衣服，打扫房间。女主人名叫阿达吉莎·马希纳，看上去与艾莲娜年纪不相上下。一席话谈完，大家都很高兴。告别时，两个女人就互相拥抱了。

艾莲娜打电话给库尔特·豪特霍甫，约好下午去拜访。拜访

之前，她先跑了一趟邮局，看有没有自己的信件。几封巴黎来信，都无关紧要，其中一封涉及她腾出来的那间房子的事。

库尔特·豪特霍甫家住兵器库附近。房子朝着一个“大院”；大院中央有一口古井，井上的铁构件古色古香，长春藤爬在上面，像是精心设计的装饰花边，十分雅致。开门的是位老年妇女，身材很高大，头发斑白，举止优雅，是豪特霍甫先生的妹妹。接着，楼梯上响起了机械的脚步声，是豪特霍甫先生下楼来了。哥哥和妹妹一样，也是又瘦又高，鼻子高而尖，耳轮薄得似乎能透过光线。他把艾莲娜领到一间摆满书籍与资料的房间里。立在房间尽头角落里的一个玻璃柜特别引人注目。里面放着一件吓人的黑色模拟人像。老先生看上去七十多岁了。这么大岁数，还想提高法语水平，艾莲娜不免感到有点诧异。老先生要求进行法语会话，题目两个人一起商议。他主动提出酬金的数额；艾莲娜觉得合情合理，便答应下来。初步会面就这么融洽；老头儿彬彬有礼，虽然有些呆板，却并非做作。艾莲娜也就忘却了玻璃柜里那个直挺挺的幽灵所引起的不悦。

当晚，她又去费奥伦莎·波里太太家。这里的气氛可没有白天那么愉快。拜会的时间是波里太太定的；太太在电话里还用命令语气要求准时到达。一个面孔蜡黄的仆人给艾莲娜开了门，一声不吭地把她领到女主人跟前。女主人又大又胖，脸上鼓得快要绽开，全身活像一座肉山。房间是长方形的，门窗缝隙堵得严严实实，闷得叫人喘不上气来。沉重的家具，大瓷花瓶，绿色观赏植物，摆得到处都是。厚厚的窗帘把窗户全部罩住。女主人躺在长沙发上，腿上盖着毛毯，电话机伸手可及。一双深陷在肉窝里的小眼睛，凶狠地打量着来人，反复检验着先前的印象是否确切。过了好一会，她才傲气十足地开了口，算是表示欢

迎：

“您还是巴黎人哪，衣服穿得这么不讲究！这身套裙早过时了。我想象中您不应该是这个样子。要有股子帅劲儿嘛！”

女客人被说得狼狈不堪，脑子也麻木了，像不久前受到安德烈蛮横对待时的那个样子。安德烈也是动不动就侮辱人，动不动就蛮横无礼。怎么今天又碰上个这样子的人？

不过，波里太太伸出胳膊，做了个很大的手势，指着一把沙发椅请她坐下。太太的胳膊又粗又白，肘部以下裸露着；做手势时，手镯丁当响，戒指闪闪发光。她用流利的法文解释说，她得了糖尿病，眼睛长出了白内障，视力不佳，天天治疗，不能看书，看电视也不允许。当然，她可以听录音，听广播；但是，一般说来，除了德国电台的节目，特别是那些令人钦佩的交响乐外，其他都是胡扯神聊，要不就只能哄哄小孩子。她迷恋法国文学，想来想去决定请一位法国人给她朗读。巧得很，一位朋友把艾莲娜的求职启事拿给她。波里太太用演戏般的大动作指着整整一面墙上那些装得满满的书架，接着说下去：

“那里保存着贵国文化的珍品。我不了解，莫雷尔小姐，这是否合您的胃口。也许您原来以为，到我这儿来仅仅是讲几条语法吧？”

经她这么一说，语法好像变成一种既庸俗又下贱的东西了。

该怎么回答才好呢？晚上见到玛特，艾莲娜一定会说，在这位太太面前，她就像兔子碰上蟒蛇，完全被镇住了。

波里太太喋喋不休地说下去，像发连珠炮似的。那张小嘴夹在肥厚的面颊中间，似乎并没有怎么动弹。面颊粉红粉红的，显然是涂脂抹粉的缘故。她的眼睛不时掠过一丝令人不安的亮光，使人感到她一定有什么辛酸事憋在心里。她问个没完没了，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小姐大冬天来威尼斯有何贵干啊？留在这

里做什么啊？多长时间啊？怎么竟撇下巴黎到这个泽国水乡来啊？艾莲娜的回答显然是言不由衷的。女主人感觉出来，一肚子不高兴地说：

"看得出来，您是一句实话也不想对我讲。当然，这是您自己的事。不过，您要明白，我家里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进来的。现在也好，过去也好，冒险家总是有的。这事嘛，看看再说。您不是要钱吗？我少给不了您。我给您开支票。不要担心。我丈夫有钱。这家伙不是个正经东西，住在罗马。不过，他得一天不差地把我的那份儿寄给我。他不情愿，可是不敢不寄。我请了好几位律师照管；他们一步也不放过他。"

说完，靠在一堆软垫上的女主人指了指一本什么书，叫艾莲娜给她念一段。书名叫做《危险的勾搭》。女主人又说：

"我想，您不一定听说过这本书。这是一部真正的杰作。您算赶上好机会了。咱们下面检验一下，看看您能不能适应。注意，念清楚，不要嘟嘟囔囔的。"

艾莲娜总算经受住了考验：她被聘用了。说好每天下午两点到四点，星期天除外。找到这么一份工作，不再无所事事，就算自尊心受点委屈也是值得的。对这种看法，玛特并不以为然。外甥女很不适应当今如此无情的时代，当今时代对那些过于柔弱的灵魂来说是太残忍了。说不上是怜悯还是难过，反正玛特希望外甥女坚强些，有自立能力，不要这样逆来顺受。不过，话说回来，她要真是那么块料，也不会落到这种地步，也不会跟安德烈·麦莱斯特那么个男人相好那么久而无法自拔。玛特断定，安德烈是个"虐待狂"，"傲气十足到了病态的程度"。

最后一位来信者还没有拜访。此人住得比较远，在老犹太人聚居区附近。查了半天电话簿也没找到这家人的号码。艾莲

娜便决定写封信，按照来信的要求，把她要求的“待遇”说个明白。写完信，她就准备搬家了。卡尔洛怎么也不放她走；费了许多唇舌才说服了他，才叫他承认搬家的决定不无道理。该搬行李了，艾莲娜又去找阿玛利雅的丈夫安东尼奥帮忙。此刻他正在邻近一座房子里忙得焦头烂额；那里地下室冒水，已经泛滥成灾了。

艾莲娜找到他，他只回答说：“水！这儿水不停地涨，要不就是我们在往下沉。”语气是那么急切，带着失望，似乎他是在跟什么祸害搏斗而无获胜的希望。

“那该怎么办啊？”艾莲娜问道。这里阴冷而潮湿，一股烂泥的气味扑鼻而来，她禁不住打了个寒战。

乙炔灯把安东尼奥的脸照得通亮。他回答道：“您说该怎么办呢？就跟要死一样。我们每个人都在往下沉。迟早是个死，谁也逃不过去。”

第二天一早，艾莲娜就搬了过去。几个手提箱都是安东尼奥搬过来的。阿达吉莎也跟着来了；她推开百叶窗，翻来覆去地察看暖气片，取下沙发椅的布罩，打开小衣柜欣赏里边的内衣裤。看见一件乳罩，便开心地说：

“我的天，您的乳房多好看啊！这么秀气的乳罩，我可戴不上！”

楼梯上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是楼上的那位房客往下走。阿达吉莎随口介绍道：

“这个人在米兰工作，是搞新闻的。斯卡比亚法官遇刺的现场照片就是他拍的。这您一定看过。”

艾莲娜承认没听说过这件事，这些日子也没有看报。不过，她记得卡尔洛似乎评论过这么一件案子。

阿达吉莎听了觉得怪有意思，便说道："您可真是在云雾里过日子呢。"

两个女人从房里出来，下楼往外走。在底层，木匠做活的房子开着门。里面光线不足，只有一个矮窗子开向大街。烟熏得黑糊糊的壁炉里，碎木头冒着火苗。房间尽头的阴影里，堆着些砖瓦和水泥，还有一个独轮车。这一切，给人一种穴居的印象。

拉斯奈尔和帕格里埃罗，一个身着笔挺的轧别丁衣裤，另一个穿的是连裤工作服，正在工作台前谈论什么，听到身后有响动，两人同时扭过头来。

"这是新来的邻居，"阿达吉莎对两个男人说，"她长得很漂亮，对吗？又温柔，又懂礼貌。"

"你和人家一比，正好相反。"帕格里埃罗打趣说。壁炉里的火光从侧面照在他蓬乱的长发和狮子般的面孔上。

"别听他胡扯。这家伙又粗又俗。"女人笑着说道。

艾莲娜感到拉斯奈尔在注视她。这目光似乎深入到她的心底，在那里点起了一把火。她不知怎么忘记了羞怯，鼓起了勇气，也大胆地注视他。

拉斯奈尔开口了："您搬进来，为什么不庆祝庆祝呢？你们那里不是喜欢庆贺'乔迁之喜'吗？"

"我并不反对。"艾莲娜高兴得有些慌乱。

"那就越早越好。"拉斯奈尔接着说。

阿达吉莎拍打着双手："好主意，太妙了！"

艾莲娜独自走回姨妈家，和姨妈、姨父一起吃了午饭。她觉得自己年轻了，真的年轻了，似乎自己还是个黄花姑娘，是个任何男人都没有碰过的处女。

课程随着也开始了。一周下来，与豪特霍甫老先生毫无不

和谐之处。阿达吉莎的儿子小马利奥非常聪明,跟老师也挺合得来。一学腻了,他就满不在乎地直说,说完就站起来,径直到外面玩去了。

可是,在波里太太跟前,艾莲娜自始至终保持着紧张的戒备状态,不敢有丝毫松懈。女主人不放过任何申斥她的机会;大多数情况下,艾莲娜受到的责备与她的朗读工作没有半点联系。一次,波里太太又发难了:

"看来,您是从来也不搽粉的,对吗?真可笑。您那副模样,简直像白菜帮子!"

第二天,女主人又想知道艾莲娜到底有没有情人。

"没有?"女主人感到不可思议。"在您这个年龄,不搞这个,我真不明白您到底要干什么!这不正常,不健康。您不讲究衣着,可是您长得眉清目秀啊。还有,您那头发也该换换样子了。按您现在的发式,人家还以为您是个女狱卒呢!"

女主人还说,要找情人,最好挑选南方人:

"南方人野是野点儿,不过,信不信由您,他们要比别地方的人都热烈。他们不把时间浪费在甜言蜜语上,而是马上见行动。"

女主人规定,朗读一小时就停下来休息休息。这时候,她按响电铃,女仆随即端来咖啡和几片薄饼。薄饼是对症特制的,用手指轻轻一搓就能碎成粉末。在短暂的间歇里,波里太太从不谈论刚刚读过的作品,而是把矛头转向她的丈夫:这个男人,恬不知耻,大混蛋,没良心,不是人。她还说:

"要不是我,他绝对爬不到今天这么高的地位。他是个大笨蛋。我是他的大脑!在他的事业上,是我像推懒驴一样推着他往前走的。推一步走一步,不推就不动。可是,您能想象出来,他是怎么报答我的吗?他欺骗我,他竟下流到欺骗我!要知道,

当时我还年轻，长得又漂亮，床上功夫绝对不外行！别不好意思，听我说下去：他不是让我丢脸现眼吗？行，我也来个一报还一报。而且是跟他最好的朋友！"

说到这里，波里太太大笑起来，笑得两只眼睛眯成一条缝。红红的小嘴大张开来，露出两排紧紧挤在一起、又尖又细的牙齿，说得形象一点，像是海鳝或海鳗的牙齿。

艾莲娜默默地听着，一句话也不说。她听得十分认真，这个女人啰啰唆唆的话语向她展示了一种没有想到过的歧视与仇恨的生活境界；许多事情她从未听说过，因而使她惊诧不已。朗读完毕后，波里太太送给她一条十分漂亮的披巾。

"拿去吧，"波里太太说，"您披上它，挺合适的。"

按照拉斯奈尔的建议，星期六晚上，艾莲娜在自己的新居，请来了阿达吉莎和她身高一米八〇的丈夫雷雅科，还有阿玛利雅、安东尼奥夫妇。玛特是一个人来的；卡尔洛正在参加一次桥牌比赛，是他那个俱乐部组织的，星期天才能结束。不过，他送了两瓶烧酒以示祝贺。帕格里埃罗带了个女朋友来。他是打了招呼的。当时他说，这位姑娘可以当吉娜·罗罗布莉姬达[①]的替身。当面一看，安娜－玛利亚并不像他所形容的那么娇美。尽管身材、相貌都还说得过去，大家总觉得与其说她像罗罗布莉姬达，还不如说她更像个黑李子。拉斯奈尔也来了，带着香槟酒和一束玫瑰花。不知为什么，在他进来以前，艾莲娜一直忧心忡忡，就怕他来不了。阿达吉莎说过，他常常突然离开威尼斯，不是到米兰就是去罗马。在帕格里埃罗的木工房初次见面以来，艾莲娜一直没有机会再见到这位男邻居；不过，她却听到了他在

① 吉娜·罗罗布莉姬达(Gina Lollobrigida)，当今意大利著名女影星。

楼上走来走去的脚步声。这声音以及这个人就在近旁的感觉，使艾莲娜疲惫不堪的内心从某种无形的牢笼里解脱出来。

他终于来了，带着他那漫不经心的自信来了。他的眼神像是能够看透一切、能够捕捉一切似的。这眼光一落到艾莲娜身上，就把她同别人隔离开来，甚至把她同自己的过去分隔开，使她感到自己丧失了记忆，失去了过去，全部神形都集中到此时此刻这一点上来了。她原本也不是不喜欢打扮得漂漂亮亮，让人家看起来觉得好看。为了今晚的聚会，她听从了波里太太的劝告，略施脂粉。玛特一进门就看出来了。她毫无嘲讽意味地说：

“威尼斯的空气真把你的身体养好了。”

她终于得到一点时间同拉斯奈尔说上几句话。两人站在窗前，窗外夜色朦胧，大运河的河道看上去像一条无底的深渊。他说自己正在准备送展的作品，整天关在暗房里放大照片。他这样形容自己：“这么长时间连续不见天日，自己也觉得变成鼹鼠了。”不过，事情很快就会做完。然后，他想出去走走，领略一下威尼斯冬日的秀色。

该分开了，艾莲娜不能丢下客人不管，才短短几分钟，可她的心里却产生出了一种奇异的感情：拉斯奈尔确确实实和她的生活靠近了。

又过了一会儿，热闹的气氛达到了高潮。帕格里埃罗招呼大家喝香槟酒。艾莲娜不由自主地感到一阵恐惧。一些并不明显的迹象，一些似乎是心照不宣的示意，该怎么解释呢？按照自己无法抑制的憧憬去揣摩，这会不会是一厢情愿？

第二章　拉斯奈尔

一

一进入十二月，全城就忙碌起来准备过圣诞节了。有的商店得风气之先，早早地就把橱窗装饰得五光十色；餐馆纷纷张贴圣诞之夜的菜谱，惟恐落后。拉斯奈尔两次请艾莲娜和帕格里埃罗到一家小饭馆里吃饭。这是一家兼卖咖啡与饭菜的小店，取名“威尼斯人餐厅”，坐落在大运河边上，店主人名叫布鲁诺。老顾客一进门，他总要敬上一支香喷喷的保加利亚卷烟。艾莲娜很欣赏这种聚会以及这种场合里人和人之间的友谊。总是独守空房，可怕的往事就会一幕一幕重演；伊沃娜·麦莱斯特毫无血色的面容就会一次又一次出现。

三个人第一次吃饭，艾莲娜显得心情不佳。这主要由于当晚在豪特霍甫家上完课，走到那个玻璃柜前，老头子突然说，里面那套军服和其他物品是他的独生儿子当年穿过的。艾莲娜并没有询问，可是老头子说起来没完没了。原来他儿子叫瓦尔特，在战争的最后日子里，当上了装甲车的指令长；一次驾驶战车碰上地雷，身负重伤，被别人从车里拖出来。由于未能得到及时治疗，病情恶化而离开人世，死后葬在威尼斯附近一座乡村公墓里。豪特霍甫之所以定居威尼斯，其原因就在这里。老头子又拿出瓦尔特的照片。在那年轻而含有笑意的面庞上，艾莲娜似乎察觉出一丝忧郁的神情。告别了豪特霍甫，走到大街上，艾莲

娜的心情一下子沉重起来。早晨在帕格里埃罗的木工房门口碰上拉斯奈尔，拉斯奈尔又约她晚上一起出去吃饭，于是一整天她都喜气洋洋。此刻，她的幸福感却一下子又烟消云散了。

第二次到威尼斯人餐厅吃饭，用帕格里埃罗的话来说，她的“气色”就好多了。

“艾莲娜小姐，您这是干活太多，累的。”木匠这样认为。

这一次她是从青年撒迪家出来的。撒迪接受了她要求的“待遇”，回信里还画了一张到他家去的路线图，最后又奇怪地请求她“用后将此件销毁”。那是一座风格已不时行的老式别墅，花园紧靠着运河，园内有好几座覆盖着苔藓的石雕像。青年在花园里等候她，身边站立着好几个一言不发的仆从。他脸色苍白，身子单薄；上课的时候，虽然神情阴沉冷淡，可一直非常认真，注意力相当集中。

一走进威尼斯人餐厅，喜气洋洋的感觉又回到她的心上，她顿时充满自信，并获得一种终于摆脱黑夜的亲密感与安全感。拉斯奈尔在她内心深处唤醒了一种情趣。可他是否有所觉察？艾莲娜的结论是没有。她感觉到，这位男邻居有时走神，显得心不在焉。她一边吃一边留心观察。拉斯奈尔的手上有烧伤的疤痕；艾莲娜据此推断，他的生活一定很不安定，甚至常有冒险的经历。

话题转到拉斯奈尔准备出版的摄影作品选集上。

“您什么时候动手啊？”艾莲娜问道。

“我打算先完成送展的照片。”拉斯奈尔答道。

“这样，时间可就长了。”帕格里埃罗吃着搭了腔。

“要不了多长时间。”拉斯奈尔接着说道，“我非常喜欢我这摄影记者的工作，它总是给人以刺激，使人兴奋；当然，困难是有

的，这我也心中有数。冬天的威尼斯只适合热爱人类的人居住；其他人，内心空虚的人，只能从威尼斯的冬天得到失望。”

拉斯奈尔这一番话，是随便说说呢，还是有什么含义？他是笑着说的。但是，艾莲娜对别人的话不能不先打个问号。

“此外，我也相当欣赏非理性的东西，”拉斯奈尔谈兴颇浓，接着说下去，“眼下这个季节正是威尼斯闹鬼的时候；夏天游人成群结队，再加上阳光灿烂，幽灵就吓跑了。冬天则不然。该怎么用图像表现这里的神秘呢？”

他很开心，显然是在说玩笑话。艾莲娜接下去问，他的威尼斯之冬影集将由谁来作序。拉斯奈尔回答说：

“出版商想请莫拉维亚[①]；可是，莫拉维亚最讨厌威尼斯；凡是跟水多少沾点边的东西，他都不喜欢。看见一艘贡多拉船[②]，他就头晕。”

“那您自己呢？您想到谁了吗？”

“我想到的是米歇尔·图尼埃[③]。”

“您怎么想到他了呢？”

“这位作家把摄影看成是一种充满智慧与激情的爱好。”

前一天晚上，拉斯奈尔向艾莲娜叙述了自己的身世，叙述了他是怎样爱上这种充满智慧与激情的行当。应召服兵役以前，他在一家印刷所当排字工人，主要是排一种图文并茂的周刊。他当时是个足球迷，有时候人家就把足球赛现场采访的任务交给他，还要求他拍回几张照片来。报酬仅仅是一张入场券；当然，用去的胶卷可以报销。复员以后，他没有回到原来的印刷厂

---

① 莫拉维亚(Moravia)，意大利作家，一九〇七年生于罗马。

② 贡多拉，威尼斯特有的一种两头尖而上翘的小船。

③ 米歇尔·图尼埃(Michel Tournier，法国当代作家，生于一九二四年，一九七二年被选为龚古尔学院院士。

工作，而是受雇于一家日报，当了新闻摄影记者。在技术方面，他已经掌握得不错了。要学的，是在另外一个方面。一天清晨，某采石场塌方，一个工人被埋在乱石堆下。他被派到现场采访。只见救援人员飞快地挖着，掘着，很快就把遇难者刨了出来。可是，他没有活成，在救援者的臂膀中咽了气。拉斯奈尔被这一景象惊呆了，连一张照片都没拍。回去以后，当然挨了一通斥责。自那以后，他学会了控制自己的神经与调节自己的反射。最近的一次考验就是斯卡比亚事件。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雄心壮志越来越坚定了。那就是把摄影当作工具，“把一些永恒的瞬间记录下来。”（这句话，当然是笑着说的！）于是，他便出了几本影集（直到今天总共四本），每本都受到摄影爱好者的好评。

二

和拉斯奈尔在一起，艾莲娜发现自己变了。往日每时每刻都逼她回首往事、逼她自我逃避的梦魇，似乎失去了部分魔力。当然，她还不大清楚，在这种自由当中，自己的位置到底应该摆在什么地方。不过，她顾不得估量这自由是否有局限性，就迈步走了进去。她体内蛰伏着的那么一股劲头终于苏醒过来，给她带来活泼与诙谐，推动着她去追求新的事物，去结识新的人。

一天上午，艾莲娜到邮局去，看看有没有她的信件。有两封是她的。刚看了一眼信封，她就大惊失色。收信人的地址和姓名都是用打字机打的，可是一看邮戳上的地名，艾莲娜就全明白了。就在瓦兹省的这个村镇里，安德烈拥有房产。她早已预料到，这家伙迟早能搞到她的地址。不过，撇下要死要活的妻子，不考虑人家与他一刀两断的愿望，又来胡搅蛮缠，真不像话！可是，他就是这么个人，还能指望他不来这一手？难道要他服服帖

帖、心甘情愿地认输？她双手捧住信纸，手提包夹在腋下，走到大厅中央的古井旁边去看信。这当儿，两个身穿防雨布夹克衫和牛仔裤、腰间煞着饰有大块铜扣环的宽皮带的年轻人走上来同她搭讪。

“漂亮的小姐，是坏消息吗？”前面一个用戏弄的语气问道。

艾莲娜恼火地躲开来人。还要到井旁去吗？不，她改变了主意，想转身往回走。

两个人一起逼上来，挡住艾莲娜的去路。大厅里，没有一个人注意到这一幕。她瞪着这两个留着浓密的长发、嘴角挂着讪笑的家伙，坚定地说道：“给我躲开！”

“不过，您得先听我们说一句：您性感很足。”

“谢谢您的恭维。”

“威尼斯女人都是那么……”

“我不是威尼斯人。请让我过去。”说着，便迈开步子，想绕过去。这时，戴着宝石耳环的另一个家伙开口了：

“是威尼斯女人也好，不是也罢，反正得跟我们亲热亲热。管保你一扫愁云，开心又快活。”

从他们的口音里，听不出是哪国人。这倒问题不大。主要的是赶快脱身，避免当众丢脸。突然，先讲话的那个家伙，猛地一伸手，把信夺过去，嘻嘻哈哈地说：

“别管这家伙。只要跟我一个人玩一次，我就还给你。”

“要不，就撕成碎片。”另一个家伙也火上加油地起哄。

在一个营业窗口后面，一位男职员不解地看着这两男一女，感到他们的行为有些不正常。艾莲娜没有看到这位职员，而两个年轻人并不害怕他。他们两人的年龄加起来也不过四十来岁。其中一个高举胳臂，摇晃着手里的信；看到艾莲娜窘迫的神情，十分得意。走投无路之际，艾莲娜不知从哪里来了一股勇

气；她连想都没想一下，就猛地迈开步子，向出口走去。

“您遇到什么麻烦了吗？”艾莲娜从营业窗口前面走过时，那位男职员站起来问道。他的神情似乎表明，他真的准备助她一臂之力。

“没什么，谢谢。”艾莲娜说着，没有停步。抢信的那个小伙子跟在她后面，嘻嘻哈哈地说：

“不要信啦？要是相好写来的情书，那我可要嫉妒了。您的床上功夫看来没挑没拣啦！”

这时，周围的人开始注意到两个年轻人的举动。为了给自己打掩护，叫别人以为他们是在开玩笑，另一个家伙又嘻嘻哈哈地嚷起来：“快拿回去吧。”

艾莲娜根本不听。拿信的那个连忙说道：

“小姐，请您拿走吧，给您……”

说着，硬把信塞到艾莲娜手里。两手接触的一刹那，艾莲娜像受到电击似的把手抽开，停住脚步，眼睛盯着两个人，一下一下地把信撕碎，使劲把碎纸片扔到他们脸上。两个家伙张口结舌，不知所措。过了好一阵，才用一种艾莲娜听不懂的语言嘀咕了几句——可能是丹麦语或荷兰语吧，然后便没头没脑地哈哈大笑起来。

艾莲娜出了邮局，在大街上急匆匆地走着。刚才发了那么大火，回想起来，不应仅仅归罪于那件不愉快的事情。怒气来自对安德烈的厌恶；一接到信，她的内心就开始沸腾了。

三

第二天早晨八点，阿达吉莎来做家务活，发现艾莲娜仍然躺在床上，脸色苍白。夜里，她不止一次感到呼吸困难，出不来气，

好像有把老虎钳死死地夹住她的胸部。

阿达吉莎有些惊慌，说要去请医生来。艾莲娜不同意，相当费力地说道：

“我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我手头有药。医生来了也不会开别的药。过一会就好了。”

艾莲娜没有瞎说。她以前就犯过同样的病，一般是因为受到刺激情绪波动而引起的。不过，她没有想到，昨天的刺激竟能使她病成这个样子。

整个上午，阿达吉莎几乎没有离开她一步。她身体那么虚弱，还说波里太太那里不能不去。这可惹恼了阿达吉莎：

“您连站都站不稳，还能出门！我去街角的咖啡馆，给这位太太打电话！”

艾莲娜十分感激阿达吉莎的殷勤照料，可毫无改变主意的意思。当然，她自己也意识到，这样做是不太理智的。此刻，她还感到，胸腔里的神经在隐隐作痛。比起夜里的大折腾来，那是轻多了；可是，刚好一些能有力气去工作吗？她自己也觉得没有把握了。小时候，妈妈常责备她任性；为了争口气，她内心里逐渐培养出克服自己的软弱的意志。至少也要把自己的弱点掩盖起来。

下午，波里太太见到艾莲娜的时候，丝毫没有察觉到她的脸瘦了点，有气无力地坐在沙发里。也真凑巧，同一天波里太太也生了一通气，气得眼珠子都红了。她怨气满腹地说：

“您家里怎么连电话都没有？要不就可以免您跑这一趟了。真可笑！为什么不叫人来装一部？今天我坐立不安，总想发作。嗨，既然来了就算了。”

艾莲娜真想顶她几句，最后还是忍住了。自己不顾病痛和

虚弱的身子，小心翼翼地走来，可她反倒抱怨起来了。刚才走到大运河边，实在走不动了，不得不停下来喘喘气。河水拍打着岸边的护墙，两三只贡多拉小船满载着白花花的食盐划向对岸。

波里太太每次感情冲动，那硕大的胸脯就要一阵一阵地抖动。今天的怒气又是来自何方呢？原来，近午时分，她接到罗马来的消息，说她丈夫在某个企业里投下了巨额资本。她一听就火了：这是什么时候？通货膨胀，恐怖活动猖獗；必须慎而又慎，有钱弄到国外去才对嘛！

“这个大傻瓜，不把我们全家折腾成穷光蛋他是不会舒服的！我嘛，我在日内瓦开了个户头，不过钱不多。还有，您绝对料想不到，我给他打电话，没有一回他在那里接电话。他就欺负我身体不好，有病。莫雷尔小姐，请相信我：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

波里太太没完没了地发挥这一论点，手中用力摇动着一把相当俗气的扇子，上面画着斗牛的场面，看来是某次去安达卢西亚[①] 旅行时买回来的纪念品。话说到激动处，或痛心疾首，或慷慨激昂，她忍不住在沙发上把身子挺直；摇晃之中，颈上戴着的那几串晶莹美丽的项链闪闪发光，特别引人注目。

“把我搞得心烦意乱。您猜怎么着，我昨天就预料到会来这么一下子，急得我一夜没合眼。意大利乱糟糟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垮下去。这钱，要不动动脑筋，总有一天，这一天还不会太远，只能用来糊墙，糊天花板，糊厕所！那可不，就是这么回事！您不以为然？当然，您不会有这种烦恼的。您多幸运啊！这么好的运气，可您并不会利用，并不会享受！”

这是她发挥的另一个论点，也就是常说的鞋匠与金融家谁

---

① 安达卢西亚(Andalousie)，西班牙地名。

更幸运的问题。和第一个论点一样，波里太太发挥起来无休无止，口若悬河。

第二天是星期日，艾莲娜决定不出去，在家里好好休息一下。想到安德烈的那封信，她又后悔起来：说不定这家伙真能搞出些阴损的恶招来。于是竭力猜想信里可能说些什么。就像反刍动物倒嚼一般，她翻来覆去地捉摸，越想心里越不是滋味，越想心里越发冷。

听说艾莲娜有些不舒服，一整天没出房间，拉斯奈尔出发到的里雅斯特前，请阿达吉莎给她送去一本伊达罗·卡尔维诺写的新书，还有一大束玫瑰花（阿达吉莎迷恋地说："太美了！"）。当然，少不了祝她早日痊愈的问候，几句话写得既诚恳又俏皮。拉斯奈尔的关心，使艾莲娜心中一亮，一天来的郁闷顿时一扫而光，一种新鲜的幸福感徐徐涌入内心深处。她乐滋滋地捉摸拉斯奈尔的为人，反复回味他的眼神与谈吐给她带来的快慰与激动。另一方面，她又断定，自己对拉斯奈尔是有一定吸引力的。但是，是不是其他年轻妇女也可以对他产生同样的吸引力呢？话虽这么说，她还是一反自己缺乏自信的习性，任想象自由自在地驰骋，心里感到一种难以言传的快慰。

星期一，拉斯奈尔又回到威尼斯。艾莲娜见到他的时候，露出几分豪爽之气，强调自己已经痊愈，身体状况极佳。

"那么，陪我出去走一趟吧，"拉斯奈尔请求道，"夜里下了雪，我打算去拍几张照片。"

慌乱之中，艾莲娜竟让客人停在门口说话。她很快镇定下来，把客人请进房间，热情地感谢昨天送来的书和鲜花。接着，又喜气洋洋地说："我准备一下，两分钟，咱们就走。"

拉斯奈尔知道,上午她是没有正事要做的。他到会客间去等她,一边吸烟,一边听着艾莲娜的响动:关上这个抽屉,又拉开那个,然后就是在房间里忙个不停。

"多穿点衣服!"拉斯奈尔隔着门提醒道:"别忘了戴上手套。"

严寒在玻璃窗上画出大朵大朵的冰花。他想起列宁格勒的冬夜,涅瓦河上晶莹而微泛蓝光的冰层。那次他是为采访音乐节而去的。

艾莲娜没有多耽搁,很快就开门出来,身上穿着一件深色的大衣,头戴一顶大大的绒线帽,脚上穿了一双高腰皮鞋。拉斯奈尔看着她面带微笑向自己走来。她的眼睛那么明亮,脸色有些苍白,但细腻、秀美。拉斯奈尔禁不住脱口而出:"亲爱的艾莲娜,你真美。"

这殷勤的话语深深地感动了艾莲娜,她觉得就像拉斯奈尔在轻轻抚摩她的面颊似的。她很想说上一句:"那么,就拥抱我吧!"

然而,没有说出口。自童年时代起,她受到的教育就是克制,等待。所以,听了拉斯奈尔的赞美,她仅仅腼腆地说了一声"谢谢"。

一片寂静笼罩着冰封雪裹的威尼斯城。小巷的尽头,浓雾中淡淡地出现一座圆形的穹顶,在冻结了的太阳照射下,呈现出灰暗的色调。

雪还没有完全停下来。几片雪花慢慢悠悠地飘洒而下,落到铺路石上并不算厚的积雪上面。艾莲娜怕滑倒,一把抓住拉斯奈尔的胳膊,把身子靠过去。她并不是有意识的;然而,在不自觉中,又充满了一种幸福的冲动。拉斯奈尔把呢帽拉得低低

的，一直压到眼睛上；他脖子上挂着两架照相机，随着艾莲娜的步子缓缓地走着；艾莲娜能感觉到他胯部一下一下地前后移动。她内心深处的喜悦，拉斯奈尔能够猜得到吗？两个人在一片轻柔的寂静中向前走，没有遇到一个人影，灰蒙蒙的天穹像是直接支撑在雪白的屋顶上。谁也没有开口说话。艾莲娜尽情地玩味着此刻的甘甜，心里想道："此时此刻就应当是这样。"看到拉斯奈尔极力想跟着自己的节奏迈步，她的心融化了。

两人走到大运河边。眼前一片空濛；空濛中对岸景物隐隐约约，似有若无。灰暗的色调时浓时淡，形成若干消长不定的透明带。远处的建筑，建筑物的廊柱，呈蓝色色调的回廊，如幻影一般，突然出现，不久又慢慢消失。拉斯奈尔把相机举到下巴处，等待时机，捕捉大自然里光与影的莫测变幻创作出来的、永远不会再次出现的奇观。

两人在圣马可广场流连忘返。猛然间一声声马达的轰鸣击碎了大地的寂静。两人向岸边走去。停在那里的海鸥，受到马达声的惊吓，纷纷跳跃着东躲西逃。路灯上的玻璃把几束光线反射下来。前面，运河上，滑过来一个形状难以辨别的东西。

"是运灵柩的船！"拉斯奈尔说。

说着，他便脱下手套，塞进上衣口袋里，敏捷地扳动照相机的快门。那只沉重的柩船在水与水汽的临界线上行驶着；船上，镀金的木刻天使像，抖动不停的各种羽饰，配有深紫色带子的花圈，现在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人倒是看不见，因为船舱的玻璃被水汽蒙罩得严严实实。船过之后，尾流几乎立即消失，这使拉斯奈尔颇为惊奇。

这回是拉斯奈尔拉住艾莲娜的手臂，快活地说："是你给我带来好运气。"

一个男子宽厚的身躯紧紧贴在自己身上，他是那么快活，他

的动作轻柔体贴，艾莲娜不由得心里一亮，意识到自己是个女性，是个完美的女性，是个像花朵一般要绽开、要怒放的女性。在此之前，她从来没有体味过这种滋味，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坚强、深沉。一切都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了；她准备把世上所有的幸福都迎到自己身上来。

两个人依偎着往前走，走到运河边上一个小造船厂前。装在铁轨上的下水装备被白雪覆盖着。斜面的下端倒放着几只要油漆或修补的贡多拉小船。它们倒放的样子以及排列的形状，活像一群海中巨兽搁浅在沙滩上等死。拉斯奈尔不愿放过这一形象，选取不同角度，一连拍了好几张。

之后，两人返回，想找个地方吃午饭。路上又停了好几次给艾莲娜照相。一次是艾莲娜在一堵矮墙前抚弄一只小猫；另一次，艾莲娜停在一家时装店的橱窗前。橱窗上面的积雪，像是给它镶了一道白边；里面，几个人体模型展示出一套女用内衣裤。

走进一家餐馆坐下，艾莲娜马上脱下手套，搓起手来。拉斯奈尔伸出手，正要握住艾莲娜的双手叫她暖和暖和，艾莲娜似乎往后缩了一下。拉斯奈尔看在眼里，也把他那布满瘢痕、冻得青一块紫一块的手缩回来。片刻之后，艾莲娜猛地抓住这双手，深情地微笑着，两眼不住地望着拉斯奈尔的面庞，把这双手慢慢移向唇边。惊讶、慌乱之中，拉斯奈尔徐徐地抽出自己的手，既不生硬，也不唐突。

四

每天上午，是艾莲娜给马利奥、豪特霍甫老先生及少年撒迪备课的时间。给前两个人上课，没什么问题；只有撒迪常常叫她不痛快。他脸色苍白，非常瘦弱，十分任性，从来没有笑容，有时

还显得非常暴躁。不过,他还能注意控制自己;脾气上来的时候,他就垂下眼皮,赌气似的一言不发。对艾莲娜的教学,他曾当面表示过不满,说他觉得太深了,超过他自己的实际水平。他的注意力集中不了多长时间,很快就厌烦了。这一点跟阿达吉莎的儿子马利奥一样;不过,马利奥才十岁,比他小得多。撒迪住在一所装饰华美的大房子里,用着好几个仆人。艾莲娜每次都能在走廊里远远地望见几个;他们总是不声不响,静悄悄地在闪光发亮的地板上滑动。当她走过时,有的也会向她投以厌倦的目光。看门人是个须发茂密的汉子,长得高头大马。只有这个人,在引她进去的时候,和她说上几句话。他总是牵着一条狗,这畜生每次都在艾莲娜的裙脚下汪汪地叫,要主人在它背上拍打几下才能安静下来。

到同撒迪见面的那个房间去,先得穿过一个相当阴暗的大厅;大厅的窗户都用又厚又大的绿色窗帘遮挡,就像在某些老学校里还能见到的那样。厅内摆着几个玻璃槽;槽内似乎有些小动物,有的一动不动,有的缓慢地蠕动着,到底是什么,乌龟? 蜥蜴? 艾莲娜分辨不清。话说回来,即使她想走过去看看,也不可能。一得到看门人的通报,雷纳多·撒迪就彬彬有礼地在书房门口等候了。他通常穿一件粗毛线衫,下身是牛仔裤;这身打扮使他显得更加细瘦了。他的长发一直垂到肩头;两只手白得近于透明;嘴唇上没有胡须,可是眼睛已经像老人一般失去神采。艾莲娜断定他染上了吸毒的恶习。更为奇怪的是,除了仆人以外,艾莲娜从来没有见到过他的家人。这个家庭肯定十分殷实富有。然而,在涉及艾莲娜的报酬时,小伙子并未因此而显得慷慨大方。他一再和老师讨价还价;第一次酬金拖了很久才拿出来。

又一天上午，艾莲娜第二次同拉斯奈尔出去散步。这次是朝兵器库方向走去。到了那儿，看到一群孩子在打雪仗。在拉斯奈尔身边，艾莲娜快活，热情，希望能讨对方的欢心，能使对方迷恋自己。过去她一直缺乏自信，认为自己是个没有完成的创造物，永远无法摆脱自身的浊气。现在，她发现自己的心灵竟一扫浊暮之气，变得这样喜气洋洋，意气风发。她以前想都不敢想，自己的心灵与肉体会如此协调，生活会如此充实，如此完美。拉斯奈尔要回米兰一趟。出发那天，他一早就到她房里告别。他双手放在她的肩头，她竟忍不住颤抖起来。他把她搂在胸前，吻她的嘴唇和眼皮。这亲吻，轻柔而徐缓，但是火辣辣的刺激使她的乳房更加坚挺了。她享受着这温存。一双灵巧的手抚摩着她的胸脯及修长的腿。然后，他低声说，他要去米兰处理一件事，办完事马上回来，绝不耽搁一秒钟。

下起雨来了。十二月的雨点，落在水面上，画出朵朵飘动而变幻的图案。天空像凝固住了一般。商店橱窗里纸做的金色星辰以及用五彩小灯泡串起来的花饰，都不足以增添城市的节日气氛。

到波里太太家以前，艾莲娜先去了一趟邮局。开始她有些害怕，但依靠理智的力量，强迫自己鼓起勇气，消除那莫名的恐惧感，并竭力把安德烈的影子从脑子里赶出去。只有一封信，是母亲写的。她这才长吁了一口气，出了邮局，在雨伞遮掩下，边走边读起来。母亲对她来威尼斯感到惊讶，很难接受她所陈述的理由：身体不适、劳累过度、需要换换环境，等等，都难以令人信服。因为这一切都不是不可克服的。当然，真正使艾莲娜心身不宁的，还是安德烈。没有给他回信，他将作何反应？来信没有看到，又怎么回复他？那只好等着瞧了。光等待倒没什么，还

要担惊受怕,特别是怕弄不好失掉些什么。近来,她难道没有获得什么需要全力保护的珍贵东西吗?

不觉已到了波里太太家。波里太太坐在钢琴前,嘴上叼着一支长雪茄,室内烟雾缭绕。今天她穿的是和服,宽袍大袖,上面的图案都是日本最常见的,不外是富士山景、牌楼、小塔一类。

"您不喜欢音乐,当然您不喜欢。"

"太太,我很喜欢音乐。我以前还弹过钢琴呢。"

"真的吗?"太太的声调里充满了轻蔑。"您父母有能力供您学这个?我估计他们的地位高不了。"

"我老家有一座规模不大的音乐学校。到那里学琴不要交钱。"

艾莲娜没有再说下去。她觉得没有必要告诉这位阔太太:她少年时代,特别喜欢弹钢琴;她父亲为女儿租了一架旧琴,按月付租金;后来,因为母亲讨厌这种"噪音",常常骂骂咧咧,还无理取闹,跟丈夫大吵大闹了不止一次,钢琴就退回去了。丈夫在铁路上做事,爱发脾气;可是,一回到家里,只要妻子不跟他吵闹,能叫他安安静静地待着,妻子说一,他是绝对不会说二的。

"是的,我明白了。不过,这远远不够,"波里太太接着说下去,"可我呢,我正规学过钢琴,老师是多莱里(艾莲娜弄不懂多莱里是什么人,可是她并不想问)。他已经不在人世。这些不谈了。但是,无论如何,声乐当年曾使我入迷。我本来是可以转入专业的。您感到惊奇吗?没错,我本来可以获得一个相当不错的艺术生涯。"

波里太太仍然坐在钢琴前的小凳上,肥大的臀部比凳面宽出整整一圈。她把烟蒂扔到一个钢花瓶里,胳膊一抖,在手镯细碎的碰撞声中,手腕从和服的长袖中解脱出来,弹起了《费加罗

的婚礼》中凯鲁比诺[1] 的咏叹调，边弹边摇头晃脑。接着便自弹自唱起来。

歌声相当悦耳，这颇出艾莲娜意料之外。一曲终了，她立即表示祝贺，而这绝非单纯的应付。可是，波里太太一挥手，打断了她的赞扬。

"把您的祝贺留给您自己吧，我用不着这一套！何况，您言不由衷。"

"不对，您唱得很好！"

听了这句话，波里太太惊讶得愣住了。泪水一下子涌上来；深深嵌进粉红色肉里的小眼睛晶莹闪亮。平静下来之后，她站起来，推开坐凳，向沙发走去。她骄傲地仰着头，步子虽然沉重，却显得相当高雅，好像是在一片喝彩声中走向后台。

波里太太躺在沙发上，不住地摇动着那把画着公牛的扇子。艾莲娜又说起她怎么喜欢这首曲子，语气和用词都相当肯定。这一次，波里太太没有打断她，一边点烟，一边静静地听着。

"谢谢啦，"太太冷冷地说，"当年，我在那波利圣卡洛歌剧院演唱过；当然，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您可能想象不到，听众的反应有多么热烈。可不是吗，我要是继续干下去就好了。但是，我结婚了，嫁给一个对审美一窍不通的男人……您会相信吗？我甚至连恋爱的甜蜜都没有尝到过。我也说不清，怎么就是这么个命。"

说完，她又轻轻地唱起了刚才那段曲子。刚开了个头，又猛一挥手停下来，烟头差一点碰上艾莲娜，眼神变得像块小石子，

---

① 凯鲁比诺(Chérubin)，莫扎特所作四幕歌剧《费加罗的婚礼》中伯爵阿勒玛维华的男侍，这段咏叹调《你们可知道什么叫爱情》把男侍的复杂心情刻画得十分生动。

又尖又硬。又过了一会儿，她才说道：

"我很可笑，是吗？您的赞扬意味着什么？这我一清二楚。您在想：这个疯疯癫癫的老家伙！您有理由这么想。请别打断我的话！我善于察言观色。我琢磨您的神色表情，就像读一本打开的书。话又说回来，我根本没必要琢磨什么人的内心。我自己比谁都清楚，我这一辈子，碌碌无为，就算完了。"

五

当天晚上，艾莲娜去给马利奥上课。走在路上，她又想起波里太太白天的一举一动。经过这些日子的接触，她现在觉得，这个妇人的行为，特别是她那喜怒无常和生硬唐突的劲头，并不难理解。她看出，这一切都来源于一种失落感。一连串的失望使这位有钱的太太心灰意懒。"我这一辈子……就算完了。"这句话，连同它那苦涩的分量，深深地印在艾莲娜的脑海里。

马利奥看出女教师宽容而好说话，便竭力装出可爱的样子。老师讲课的时候，他用手支着下巴，好像思想非常集中，乖乖地听。其实呢，他留心的是大街上传来的声音以及在附近空场上玩耍的同学们的叫嚷。他偷偷地养了一只小猫。是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捡来的。他妈妈不让养，他便把猫藏到地下室，每天偷牛奶喂它。他把这件事告诉了老师。他玩了什么把戏，碰上什么发愁的事，都向艾莲娜倾诉，简直把女教师当成他自己的同谋了。当他妈妈穿过房间时，他便会意地朝女教师眨眨眼。他给小雄猫起了个名字叫凯修斯·克雷，以表示他对这位美国拳击冠军的崇拜。他坚信，他的猫长大以后，一定能够所向无敌，"威镇"这一带三街六巷。目前，尚不知晓自己光辉前程的克雷，正卧在地下室里一堆柔软的破布上，平稳地睡着大觉。马利奥学

得最快的词句，都与他的宠兽有些关系，如："My cat is white and black"（我的猫是黑白色的），"Milk is good for my cat"（我的猫爱吃牛奶），等等。马利奥看出，他讲的这一切女教师听得津津有味，便得寸进尺地讨好老师，好早点儿得到解脱，找那帮子小朋友去玩耍。

艾莲娜回到家，天已经黑下来。木工房仍然亮着。帕格里埃罗还在干活。早就接下来的一件家具一直没做。答应的是明天交活，所以得打个夜作。壁炉里已经没有火苗，但火炭还在放着红光。帕格里埃罗叫住她，说道：

"乌戈走了。"

他的语气里充满同情，仿佛已经觉察到她和拉斯奈尔之间有些什么特殊的关系。她心里一惊，可是木匠没有停顿，接着说道：

"还是斯卡比亚那件事。"

"哪件事？"艾莲娜问道。

"谋杀代理检察官，在米兰。我说，艾莲娜，您不记得……"

"噢，想起来了。"

其实，她并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拉斯奈尔根本就没有对她讲过。可是，此时此刻，事件一下子向她逼来。他俩的分离尽管短暂，可她像是失去了主心骨，似乎被抛弃在自身的存在之外。而这一切的缘由，不正是这件事吗？要不为什么这一整天，甚至在波里太太家里听她弹唱，给她一页一页地朗读瓦莱里的诗作的时候，她都忘记不了拉斯奈尔，都感到拉斯奈尔在她的身体里活动，就像自己肚子里怀着一个孩子似的。她走到壁炉前，进一步问道：

"就是调查调查吧？"

“是啊。不过,您想想,乌戈来这里要干的活有多少,这不是跟他过不去吗?”

“这我知道。”艾莲娜目不转睛地看着帕格里埃罗用褐色染料油漆刚做好的家具。

“乌戈毫无兴趣去见警察,”帕格里埃罗滔滔不绝地说下去,“是斯卡比亚的遗孀写信叫他去的。他就这么下了决心,您说该怎么办?”

话题一转,又说到拉斯奈尔的摄影作品集,在已经加工好的照片里,他连声夸赞艾莲娜的那几个镜头。

“您就上去看看吧。我都看过了。您那几张都做好了。就摆在桌子上。”

“他没锁门?”艾莲娜反问道。

“拉斯奈尔从来不锁门。这是他的一条原则。有那么一些人就是这样,一般人会说他们冒傻气。一天夜里,他回来得晚了些,他的床竟叫人家给占了。是一对嬉皮士,瑞典人。可咱们的乌戈呢,您说他该怎么办?他不但不赶走这对野鸳鸯,自己反而扭头走开,深更半夜到一个朋友家去。这个朋友,我知道,是个画家。过了些日子,电话费的单子来了,钱数不小,他也只好认倒霉。原来这两个混账东西往哥德堡打长途,一聊就是几个钟头。”

艾莲娜走上三楼,一拧把手,门果然就开了。她走了进去,打开电灯。首先跃入眼帘的是对面墙上那张放得很大的照片。照片上只有一张大部分被摩托车头盔遮挡住的面孔。她说不清这张人像意味着什么;然而,那双在有机玻璃风挡后面的眼睛,放着凶光,燃烧着怒火,她一看就浑身难受。房间的摆设很简单。在一张可支可卸的长台子上,她一眼就找到了自己的形象:有一张是她跟一只猫照的;这只小畜生任其抚摩,既温良宽厚,

又傲岸矜持。另一张上,她站在一家商店的橱窗前,橱窗里的人形衣架只穿着三角裤衩和时髦的乳罩。她的双脚踏在雪上,全身显得瑟瑟缩缩。艾莲娜如梦初醒地看着这张照片;画面上的对比,充满幽默感,引起了她的兴趣。

艾莲娜反应最强烈的,是他俩第二次出去散步,在兵器库附近,拉斯奈尔抢拍的那一张。她正要看什么东西,现在想不起来了;刚一扭头,下巴正往肩膀上移,拉斯奈尔一按快门,把这一动作摄入镜头。但是,这个女人的眼神是那么忧郁,那么伤感,似乎有某种虽然隐而不露、却又无可置疑的危险正跟踪而至。这个忧心忡忡的女人,难道就是她自己?在快门起落的霎时间,她究竟看到了什么,把她吓成这个样子?艾莲娜接着看下去。拉斯奈尔给她抢拍的照片,还有好几张。因此,这就是拉斯奈尔见到的她:高高的个子,腰身挺拔,面部表情有些忧郁,有时候又容光焕发,例如她跟那只小猫在一起的时候,以及另一张照片所记录下来的,当她从摆摊子的老板娘手中接过水果的时候。

艾莲娜对自己的形象不甚满意;可又说不清楚,自己不满意的到底是什么。接下去,她又翻看其他照片。大运河的景象特别吸引她的注意:烟雨空濛之中,两岸的宫殿与教堂影影绰绰,依稀可辨,仿佛随着雾气的兴之所至,而生而灭。欣赏这些照片,她心潮起伏,喜滋滋地回味着那给她以信心与自由的美好时光。

离开拉斯奈尔的房间之前,她再次从那张戴头盔的人头像前走过。头盔之外,一副宽边大眼镜又把所剩无几的面部遮掩住一大块。那怒不可遏的眼神,那被愤恨放大了的瞳孔,艾莲娜觉得似曾相识。可又在哪里见过呢?她跨过门槛,把门带上……安德烈,对,就是他,塞纳河畔的安德烈!被她推开的瞬间,安德烈的表情就是这样!她用坚定的语气拒绝与他再次会面的

一刹那，安德烈就有这种凶神恶煞的目光。

六

"他们一再查问，一问就是多半个上午。警长诺罗，还是个朋友，可也没完没了地要我提供我的摄影机未能捕捉到的细节。"

拉斯奈尔这话是在画家福科家里说的。当时在场的，除玛利亚－皮亚外，还有艾科尔·费奥勒等几个朋友。费奥勒像是刚从奥林匹斯山上下来似的。他嘴里叼着雪茄，眼睛不住地端详四面墙上的裸体画。这里所有的画都以玛利亚－皮亚为模特儿：那密涅瓦① 式的漂亮脸蛋儿，那对匀称秀美的乳房，还有那略显笨重的胯部。

矮桌上杂乱地摆着玻璃杯和酒瓶，灯光一照，闪闪发光。拉斯奈尔经常参加这类晚会。室内烟雾缭绕，灯光都显得暗淡了。大家就某一问题争论不休，很晚才散去。

玛利亚－皮亚今天穿的是镶有垂花边饰的吉卜赛裙。她一再声称，拉斯奈尔的那组照片里，摄影者在某种意义上是凶手的同谋，好像他放在第一位考虑的，并不是急于救助被害人，而是把难得的场面拍摄下来。

艾科尔·费奥勒大叫大嚷表示反对：

"不对！在他那种处境下，拉斯奈尔根本不可能进行干预！"

"这我也明白，"玛利亚－皮亚并不示弱，"我说的是一种印象。"

"哪种印象？"

---

① 密涅瓦(Minerve)，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即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

"我的印象是，摄影记者客观上站在杀人者一边，因为尽管方式不同，该摄影者也是这一罪行的受益者。恕我直言，我绝无玩弄文字游戏之意。"

这时，坐在后面阴影里的一个人发言了："记者先生们，我认为，我们可敬可爱的女朋友的意思是：你们统统都是吸血鬼。"

"荒谬绝伦！太不公正了！"艾科尔·费奥勒上身前倾，大声抗议。

福科也插了进来："在我国，某次政变的当天晚上，我亲眼见到一群人辱骂一名摄影记者。地点在圣地亚哥的郊区。一个男子胸部中弹，倒在地上；别人都忙于救护，可这位新闻摄影师却无动于衷，不住地摆弄相机，拍了一张又一张。"

"那是他的义务！"费奥勒又激动了，"一位采访记者就是一位见证人！何况，他的照片就是控诉的证据！"

"你们不知道吗，公众对于恐怖的场面已经习以为常。当贝鲁特战火弥漫的时候，最悲惨的照片倒不一定最受欢迎。人们最欣赏的反而是索菲娅·罗兰[①] 和她的孩子们在一起的最初那一组照片！"说这话的，是阴影里的那个人。

"就拉斯奈尔而言，照片的成功……"

费奥勒的意思还没说出来，就被刚才那个玩世不恭的声音打断了：

"您所谓的成功，其实是某些报纸登载照片时，在图片说明上做了文章的缘故。例如，说代理检察官被害的时候，他刚把小女儿送到学校，等等。这一细节的渲染，感动了不知多少心地善良的男女。"

这时，坐在不显眼处的另一位来宾发言了。此人长着一副

---

① 索菲娅·罗兰(Sophia Loren)，意大利著名女影星。

大长脸，下唇肥厚而前突，活像一匹单峰骆驼。他说：

“画面上放个儿童，没有不成功的。一位美国摄影师，在越南，拍了一张火车站被炸毁的照片。瓦砾堆中，有一个婴儿在没命地哭喊。此人是真正的内行。”

“还是回到斯卡比亚来吧。他的妻子希望把事情查个水落石出。这是可以理解的。”拉斯奈尔又把话题引回来。

“有人说，这件事牵涉到一桩几十亿的大案子。石油和金融界的某些大亨可能认为，斯卡比亚再追就追到他们头上去了。”

“如果谋杀的动机在这里，而不是出于纯粹的政治原因，”玛利亚－皮亚分析道，“那些调查大员们，不管他们多么公正善良，迟早要打马虎眼，不了了之的。”

“人们将像埋葬这位不幸的法官一样，把这个案件埋葬掉。”长得像单峰骆驼的男子说道。

“到底警察问了些什么？哪些细节？”福科转向拉斯奈尔，问道。

“主要是摩托车，当然还有别的。我只拍了半身，那两个家伙离我太近了，摩托车没有照上。偏偏我对那些破铜烂铁一窍不通，只是觉得它们发出的嘈杂声把人的耳朵都震聋了。警察拿出一大堆图片给我看：英国的、日本的、这型那型……一个警官说：‘请看这种轮胎，您不觉得有些眼熟吗？’我反问他：‘干吗非轮胎不可呢？难道后视镜就不行吗？’对方马上说：‘后视镜也好哇！请看这些。好好想想。’我就像一个又懒又笨的学生，坐在好几位主考老师面前，张口结舌，不知如何是好。”

“认出来也好，认不出来也好，骑什么牌号的摩托车，并不十分重要。谁能说那车子不是偷来的？”艾科尔·费奥勒无精打采地说。

拉斯奈尔夜里十二点过一点回到家里。他不喜欢上锁。但是，房间里既然有几乎与他形影不离的相机，他便不能不多留点神，于是顺手插上了门插销。他这间房子素净得像修道士的斋舍。不过，墙上还是点缀着几张放大了的照片。他取下其中一张，丢到一个抽屉里。照片上是位被休弃了的皇后；她曾把拉斯奈尔请到她迈阿密的豪华公寓里。看到拉斯奈尔瘢痕累累的手，她求他戴上手套。是啊，这哪像手，简直是老鹰爪子！颜色是暗红的，像凝固了的血。这样的手，怎么能抚摩女性的脸颊和胸口呢？这一思想的轨迹，自然而然地通向了艾莲娜。他回忆起威尼斯餐馆里艾莲娜吻他这只手的情景。这一吻使他激动，也使他对艾莲娜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这是一个尚未定型或需要重新塑造的女性；她需要与当前现实及周围世界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所谓周围世界，指的是能够听得见、摸得着、闻得到的实实在在的环境，是能够随着心灵的冲动而调整的生存范围。艾莲娜的眼神里透露出受到伤害的凄楚，这也使拉斯奈尔动情。他又想到那天早上的拥抱。虽是暂时的别离，艾莲娜可真动情了。她眼里闪着泪光，年轻的身躯紧紧地贴过来。

脱衣服去淋浴前，拉斯奈尔点了支香烟。还没吸完，电话铃响了。可能是福科，要不就是费奥勒。他看了一眼腕子上的手表：快一点了。听筒里的声音十分急促，显然不是福科，也不是费奥勒。"混账东西，你要后悔的。"只说了这么一句，就挂上了电话。拉斯奈尔一动不动，听筒仍然贴在耳朵上，似乎等待对方进一步的威胁，过了好一阵才放下听筒。猛然间，他像领悟到什么，只穿着衬衣，就冲出房门；急忙中，竟忘记乘电梯，三步并做两步奔下楼梯，跑到街门外的拱廊下。向左边望去，没有人影；咖啡馆已经关了门。刚才，他回来的时候，那里是不是还有人？

不可能，这家咖啡馆通常是十一点上门。马路上空空荡荡。远处，团团浓雾，灰蒙蒙一片。严寒简直要把呼出来的热气冻结。不远处有个电话亭；他跑过去；没有人。“我怎么这么蠢！”他浑身不自在，想揍谁一顿，想给谁点厉害看看。他喘着气，瞪着前面夜色中的门廊，仿佛敌人就躲藏在那里。定了定神之后，他明白自己失去了冷静。原来那些家伙一直在窥探他的行踪；他们诡计多端，不但知道他去了警察局，还一连几个小时尾随着他一直到家。寒冷中，他哆哆嗦嗦地上了楼，进了家。为了镇定一下自己的神经，他又点上一支烟，坐在那里思索起来。在他之前，斯卡比亚也一定有过同样的遭遇，也一定被隐形的仇敌折磨得万分痛苦，感受到这种被追捕的人的绝对的孤独。在每个恐怖分子身上，虐待狂到底占多大比重，有谁能理得清呢？他想起一个叫“前线”要不就叫“武装核心”的组织，在干了一桩十分残忍的谋杀之后，发表的公报所用的那种得意忘形、狂喜无比的调门。

七

过了里亚尔多大桥，艾莲娜不由得朝前面的邮局走去。她又犹豫不决，生怕有什么坏消息，像盆冷水，浇灭两天来自己心里闪烁着的幸福火花。市场的喧闹，运河上往来的船只，奶油一般的白云，以及从两团白云之间涌射出来的阳光……眼前这一切，对她来说，好像都存在于若有若无之间。

邮局职员递给她一张明信片，还有一封信。明信片印有尼斯街景，是一个初中时候的女同学寄来的。信，来自安德烈。

信没有打开，她便急匆匆地出了邮局，在小巷里漫无目的地走着。两日来的幸福感一下子飞到了九霄云外。两个小女孩嘻

嘻哈哈地追逐打闹，其中一个向她跑来，扑到她身上，又嘻嘻哈哈地逃走了。“着急管什么用?”她鼓励自己，要沉住气。其实，安德烈不会善罢甘休，这早在她的意料之中。现在要紧的是，要控制自己的惶恐情绪，不要胡思乱想，悬崖边上要当机立断，不能掉以轻心。

她边走边思索，总也理不出个头绪来。她这个人心里不能有事；有点事，情绪就明显地波动；一波动，心脏就狂跳不止。走到一个小广场，对面人家的阳台上摆满红色的鲜花，多得令人吃惊。她迷失了方向；走着走着又认出了要走的路。慢慢地，血不往太阳穴上涌了；她心里，出现了暂时的平静。

这时，她才从大衣口袋里抽出那封信，打开看了起来。信的开头就直呼其名：艾莲娜。安德烈这个人就是这样：哪怕在写信的称呼上，也从不给人一点温情。用他自己的话说，那些“甜言蜜语”是与他绝缘的。一上来，他就指责艾莲娜没有回信。他十分肯定地认为，信没有丢失。艾莲娜在威尼斯的地址，是给艾莲娜转信的看门女人告诉他的。收到信而不答理，这是他绝对无法忍受的。说“那件事”(妻子自杀未遂，他只当做一件普通事!)的刺激还未消失，这还说得过去；不回信，不理人，既不懂事又不通情达理，这可就不能容忍了。他不急不躁，耐心等待，这还不够吗？这么长时间了，难道还没有恢复过来？他要求她首先回信，然后回来。在巴黎，他发现了一套非常合适的单间套房，打算给她租下来。房子是空的，没有家具；艾莲娜可以选购合适的家具，按自己的心意布置……下面翻来覆去的描写，艾莲娜跳了过去，没有看。在信的末尾，才提了一下伊沃娜。安德烈的字，本来就小里小气，歪歪扭扭。写到这里，就更小、更挤、更歪了。他是这么说的：“身体方面，她恢复得相当快。其他方面，还得迁就迁就她。”说完这个，信纸还剩下两行可写，就又回到租房子的

事上去了。艾莲娜没有看下去。她把信纸撕碎,随手扔到河里。碎纸片纷纷扬扬落到漂着污物的黑乎乎的水面上。

这封信的语气,完全符合安德烈的性格。特别惹艾莲娜生气的是,这个人竟如此满不在乎地对待他所谓的"其他方面"。

时间过得真慢。整个下午和晚上,艾莲娜就像着了魔一样。到底该不该回复他呢？怎么也拿不定主意。一会儿觉得应该回,应当重申自己的理由,坚定地告诉他,破镜绝无重圆的可能。她反复琢磨,该用什么样的词句才显得坚强有力。然而,想出来的字眼,过一会儿又忘得无影无踪了。于是,便又犹豫起来,失望之中搀杂着无名的恐惧。置之不理,这不也是一种雄辩的答复？这不比写信更有力？何况,安德烈那不讲理的脾气,收到信后,傲气受到挫伤,他能善罢甘休？这也不能不考虑呀！

她仍然去工作。波里太太竟丝毫没有觉察到她心绪不宁。相反,小伙子撒迪上着课突然问道:"您也有烦恼吗?"艾莲娜只注意到年轻人嘲讽的语气,却忽略了那个"也"字。这一个字流露出,他心里也相当苦闷。

艾莲娜急匆匆地往家走。她跳上二路公共汽艇。一个风流男子搭讪着献殷勤。她跳下汽艇,加快步子,甩掉那个讨厌的家伙。她期望同帕格里埃罗谈谈拉斯奈尔的事。可是,她又失望了:木工房里已经空无一人。

她一直爬上三楼,推开拉斯奈尔的房门,呆立在门槛上,气喘吁吁。明知拉斯奈尔没有回来,可她需要靠近他,需要给自己制造假象,仿佛这个男子就在她身旁。

房内一切如旧。那个戴头盔的幽灵仍用蛇发魔女般的目光死盯着她。这张照片使人透不过气来的压抑感,更加反衬出房

间的简朴与素淡。艾莲娜身处其中,和上次来访一样,体会到拉斯奈尔无暇顾及任何的安乐与舒适。好像这里只是一个落脚点,他仅仅是在宿营,而他的真正财产全都贮存在心里。她舍不得离去,想象着拉斯奈尔明天归来的神情,不觉想入非非:要是能有一种神奇的水,洗个澡,一出浴即可纯洁如初,那该多好啊!多傻的念头!这她当然明白,正如她完全明白:逝去的时光,像心灵上长了癌一样,本身是会扩散的。

回到自己房间里,她感到十分暖和。肯定是阿达吉莎拧大了暖气截门,让她舒舒服服地过夜。梳洗过后,她换上睡衣,上了床,看起书来。她还没吃晚饭,上床前只喝了一杯牛奶,吃了一两块饼干。四周一片寂静。静得使人心烦意乱,使人痛苦不堪,就像地球的转动突然缓慢下来,广袤的太空里一切声响都消失了。书看不进去,可又毫无睡意。安德烈的影子压在她的心上,赶不走,驱不散。他对伊沃娜的冷酷无情,不断地回到她的记忆中来。如果说,惟一有价值的爱情表现为心甘情愿地为所爱的人而死,那么,伊沃娜这个女子就用最明确、最悲怆哀婉的方式,表明了她对安德烈的爱情。

从安德烈的言行,艾莲娜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自己的母亲。这个当妈妈的女人,在女儿身上看到的仅仅是软弱与无能;她很少善意地解释女儿的行为。女儿最真挚的自发言行,对她来说都是不可理解的。女儿小小年纪,哪怕只有一点点希望得到疼爱的表示,做母亲的总要气急败坏地顶回去:“可怜的东西,你真能缠人!”这样,艾莲娜从小就学会了抑制自己真实的愿望,把自己对温暖的需求深深地埋藏起来。记得有一次,她已经十五岁了,一位女客人夸她“温柔,朴实,招人喜欢”;可她母亲却酸溜溜地反驳说:“亲爱的朋友,不要以为死水就是好水。”

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回忆,以及更加使人心碎的伊沃娜·麦莱

斯特的遭遇,在万籁俱寂的深夜里交织在一起。照着这一切的,只有那盏光线微弱的老式床头灯。它的灯罩还是用珍珠连缀成的呢。思来想去,艾莲娜感到委屈:活了这么多年,自己从来没得到过任何人的支持与引导;自己的生活从来就缺乏逻辑。她伤心,无法排解自己的痛苦。艾莲娜就是这么个脾气:越是伤疤,她越要没完没了地揭。

八

第二天午后不久,拉斯奈尔终于回来了。艾莲娜听到楼下他与帕格里埃罗说话的声音禁不住慌乱起来。此时,她正在换衣服,准备到波里太太家去。眼看拉斯奈尔就要上楼梯,她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匆匆扣上乳罩,套上连衣裙,还来不及仔细端详一下自己的装束,房子的老楼梯就摇晃了起来。顿时,某种属于黑夜的东西从艾莲娜心底溜掉了;代之而来的,是热烈的情感和青春的活力。

他敲门了。接着,又呼叫艾莲娜的名字。啊,为什么这个男子一声呼唤,就如此强烈地使她心慌意乱?这是她身上从未有过的。门开了,两人面对面站立,互相默默地注视着,一动也不动。僵局很快就打开了:拉斯奈尔向前迈了一步,像上次那样,把两手放在艾莲娜的肩头。艾莲娜一下子扑到他的怀抱里,喃喃地吐出一些她从来没有用过的字眼;她心里明白,自己的激情已发展到极点,再也无法控制住了。拉斯奈尔把她紧紧地搂在胸前,她感觉到一个男性心脏有力的跳动。他也开口了,说非常非常想念她,还说了些别的话。艾莲娜没有全听明白,可其中包含的激情,她是完完全全地领会到了。

两人约好晚上再见。他将去接她,到撒迪家的别墅对面等

她下课，两人一起去吃晚饭，然后一起回家来。艾莲娜明白拉斯奈尔话里的含义，抬起手来轻轻地拂弄着他的面颊。他则继续抚摩她的背部、胸部、臀部，动作那么柔缓，充满了无限的温存体贴。

艾莲娜一见到波里太太，就看出她满脸怒气，下垂的双颊抽动不停，呼吸急促，时断时续。她雇了个女护士，每天来两次，给她注射胰岛素；这次没有遵守时间，竟迟到了整整四十五分钟！更不像话的是，这已经是第二次了！

“第三次再晚来，那就不客气，叫她另择高枝吧！”

波里太太接着说下去。不知她怎么知道的，这位女护士原来是个穿裙子的奥赛罗。她养着一个“情妇”，而这个妙龄女郎偏偏不安分守己，经常惹得她妒火中烧，打破醋罐子，没完没了地吵闹。就这样，吃亏的是病人，而且快成家常便饭了。

四点钟，艾莲娜从波里太太家出来，往撒迪家的别墅走去。她的心整个转向了拉斯奈尔。时间还有富余，便决定不坐汽艇，步行走去，好在路上多玩味玩味这一切感受。她心旷神怡，生活里终于有了自己一席之地；作为女人，作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女人，她感到幸福；有一个男人分享这一幸福，她内心春潮如涌了。

她从紧靠火车站的那座桥上跨过了大运河，又从帕巴多玻里公园穿过。园内树阴浓密，远远望去树冠绿得闪亮；腐植土的味道强烈，但爽朗、清新、沁人心脾。

和少年撒迪在一起，她第一次真正显得喜气洋洋。她觉察出小伙子淡淡的眼珠不住地盯着她；她神情上的变化，使他困惑不解。每次上课，老师和学生总是并排坐在一张桌子前。这次，艾莲娜不时看一眼打开的笔记本，振振有词地讲着法语指示词的用法。不知不觉中，小伙子把左臂搭到老师座椅的高背上，过

了一会儿,又往上抬,触到老师的肩头,抚摩起来。艾莲娜用力一摇上身,摆脱出来。这以前,小伙子从未想入非非。艾莲娜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个教书匠,净教他做些枯燥无味的练习;其地位比送货的伙计或仆人高不了多少。对这一小小的放肆之举,艾莲娜并未动怒,也没有声张;她只是站起来,拿着书和笔记本,坐到了桌子的对面,并且颇为快活地说:

"还是这么坐好。"

"随您的便吧……"小伙子脸颊绯红,垂下眼皮,窘迫地说。

本来,到了钟点,艾莲娜并不急于离开。可这一回,她心里老想着拉斯奈尔在街上等她,眼睛不时转向壁炉上那个用斑岩和真金制作的座钟。她巧妙地安排进度,使这堂课得以正点结束。

临走时,她说:"撒迪先生,您应该找一些青年人玩玩,多交些和您年龄相仿的朋友。"

撒迪像个自信什么事情都能办到的娇生惯养的孩子,恶狠狠地打断了老师的话: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可您该多出出门。"

"那就跟您吧……"

他直挺挺地站在她面前,等待着什么。忽然,他一摆头,把鬓角上的一束头发甩到后面;眼睛直视女教师,仿佛向她挑衅一般。

艾莲娜微笑着回答道:"然而,无论从我这方面讲,还是从您那方面讲,这都是不可能的。"

撒迪把女教师送到楼梯头上。穿过那座大厅时,身着古代衣装的仕女雕像在暮色中别有风韵;她们手持的火炬已经点燃,在天花板上映出一圈一圈的亮光。到了楼下,那个身躯高大的

看门人，牵着形影不离的爱犬，一直把她送到大门口。先打开门扇上的窥视孔向外张望，然后才用钥匙开了锁，身子闪到一边，看着女教师朝马路那边的一个男人走去。因为是逆光，守门人没看清此人的面孔，只知道他身材高大，匀称，穿着一件厚厚的羊皮里夹克。

第二天早晨，艾莲娜和拉斯奈尔快九点钟才醒来。珍珠灯罩下面摆着的闹钟，在这之前已经呼叫过。然而，昨夜过度的欢乐之后，他们熟睡得连闹钟铃声都无法惊醒。拉斯奈尔脸朝着艾莲娜，撩开被子的上角，用嘴唇抚弄她的乳峰，用手轻柔地掠过她的腹部和胯部两侧；这一切做得那么虔敬，仿佛是表示他的感激与忠诚。艾莲娜觉得自己深沉多了，完美多了。从诞生之日算起，这么多年，没有哪一天早晨醒来，她如此欢快，如此心满意足过。

拉斯奈尔下了床，一丝不挂。室内灰暗的微亮中，艾莲娜欣赏着他健美的身躯：覆盖着浓密细毛的前胸，匀称的臀部，结实的大腿，还有那玩意儿像朵奇特的花在那里开放。她心里美滋滋的，嘴上却说：

"阿达吉莎马上就来。叫她撞见……"

"哪怕什么？我们是自由人，我们在相爱。我倒是想让全世界都知道！我没什么要掩掩藏藏的。不过，好吧，我这就穿上内裤。"

过了不久，阿达吉莎果然进来了。拉斯奈尔已经下楼，到木工房找帕格里埃罗说话去了。

"还没起床？你是不舒服了吧？"

近来，这两位年轻女子熟悉多了，她们不再用"您"称呼对方了。

"别担心,我从来也没有这么舒服过。"艾莲娜躺着不动,床单一直拉到下巴底下。

"那就好,那就好!"阿达吉莎也用同样欢快的语调回答。

九

两天过后,拉斯奈尔恢复了威尼斯影集的准备工作。已完成的部分都是风景照。雾的效果把景物推离物质现实,一个个镜头仿佛都从摄影师的心里喷涌而出,或由一系列幻觉形象所构成。

下面的拍摄工作,当然少不了艾莲娜的协助。但是,关系起了变化,她的心灵已经从到处碰壁的困境里解脱出来。

他们出去之前,在木工房停了停。帕格里埃罗刚刚把火点着。用的是泥瓦匠扔掉的旧房梁劈成的木块。倒腾木头的时候,一只老鼠冲了出来,被他手疾眼快一斧头砸断了脊梁骨。他笑着说,他这个威尼斯人不搞大威尼斯主义,可是不能不承认,威尼斯的耗子最聪明;至于他能把这样的耗子置于死地,这完全是碰上好运气,他自己并没有什么功劳可言。他还请他们俩看看死耗子。艾莲娜怕人家说她胆子小,便欣然接受了。

这家伙,又大又肥,尾巴上有一圈一圈的花纹,爪子末端呈草莓般的红色,背上被砸得血迹斑斑;嘴唇向外翻着,露出两排尖尖的碎牙,像是在阴险地咧嘴微笑,似乎仍然蔑视着生前的敌人。艾莲娜看后,不禁打了个寒战,赶紧走开了。

"怎么样?够漂亮的吧?跑起来一跳一跳的,就像这样。"帕格里埃罗比划着说。

"你怎么处置这死老鼠呀?"拉斯奈尔问道。

"阿达吉莎来烧暖气的时候,扔到炉膛里就行了。"

“还有没有了?”艾莲娜插嘴问道。

“有的是。要捉它们,连最大胆的猫都不免为难,要踌躇好一阵子呢。”

“我问的是:这里,在咱们这座楼里,还有没有?”

“别处有,这里就不能没有。这是只母的。公的迟早要露面,用不了多久。它们也在演《威尼斯情侣》啊!”

这话是无心说的呢,还是有意影射?艾莲娜有些不好意思,又觉得很好玩。她想起那天早晨,阿达吉莎进来一看,就明白拉斯奈尔没有回自己的房间过夜。

拉斯奈尔决定先去拍摄海滩的景色。两人从埃斯克拉翁码头上了船。船上虽然看不见老鼠,可老鼠的形象,特别是那既阴险又玩世不恭的嘴脸,始终在艾莲娜的脑际萦回。好像是为了驱赶这一令人恶心的形象,她紧紧地贴在拉斯奈尔身上。她突然感到需要某种保护,而拉斯奈尔是最能保护她的人。拉斯奈尔搂着她的腰,向她微笑,柔情蜜意地向她说着什么,似乎他真的猜测到她内心的忧伤。刚刚来到泻湖旁,亚得里亚海的风就扑面而来;海风在灰蒙蒙的湖面上犁出道道沟痕。啊,相爱的人之间要真诚,绝对信赖。艾莲娜强烈地希望她与拉斯奈尔真心做到心心相印。她想立刻把自己内心的一切隐秘吐露给他;哪怕会十分痛苦,也不能把这类东西继续隐藏在心底了。对,要谈一次,把安德烈的事告诉他,只谈一次就够了。跟安德烈一刀两断,把这家伙从自己的心灵和意识里扔出去,这是个好办法。可她又说不出口,心里想:还是等等再说吧。海边快到了。船舱的窗玻璃被水汽罩住,人们向外望去,只能看见低处有一个长形的轮廓,以及一些建筑物高低不等的、淡淡的影子。乘客本来就不多,这时都登上甲板,准备下船了。一个老人,意识到该下船了,

有板有眼地把手中的报纸折叠好。报纸的头版大标题是:"罗马谋杀……"

大字标题,拉斯奈尔也看到了,可他不动声色,什么也没说。一下船,他就走到近处的书报亭,买了一份报,顺手塞到雨衣口袋里。接着,他解开上边的纽扣,把挂在脖子上的尼康相机抽出来放在外面,又回到码头上,艾莲娜还在那里等着他呢。他用手一指,叫艾莲娜向远处泻湖中的小岛望去。由于光线的分解作用,那里的圆屋顶看上去并没有建在地面上,而像一个个外观装饰华丽的热气球,悬在没有景深的空间里,一动也不动。两人静静地观赏着,过了好长一段时间。艾莲娜猜不出究竟哪些景观吸引了拉斯奈尔的注意,也不明白他到底等待什么样的变幻。大团大团的饱含水分的云彩,呈浓紫色,像形形色色的高大建筑,在高空里庄严地移动。两团浓云之间,一束光线倾泻下来,平洒在泻湖的水面上,形成明暗相间的片片水洼。一座高耸的穹顶落到两块云彩之间的光亮带里。顷刻间,阳光像给它镶上了无数颗钻石,晶莹,耀眼,辉煌。这星辰般闪亮的穹顶,霎时间竟暗淡下去,就像探照灯被切断了电源。这一切风云变幻都被拉斯奈尔摄入镜头。这时,他才有工夫招呼艾莲娜。刚一转身,正好吹来一股海风,将他雨衣的下摆撩得老高。

两人向宽阔的海滩走去。海浪像千万匹受惊的战马狂奔而来。海滨旅社对面的沙滩上,几处木板搭成的更衣室歪歪斜斜,外壁上蓝白相间的油漆已经褪了色,使人不无惆怅地回忆起夏日的欢乐。

拉斯奈尔穿过马路,跳下堤埂,举起相机,朝着那几间木板房,朝着沙滩上的曼德拉草丛,狠命地拍个不停。远处,艾克赛西奥饭店巴罗克式的剪影,在这变幻不定的光线里,像一条没有依托、悬在半空的航船。拉斯奈尔返回来,爬上堤埂,向艾莲娜

走去。这时，突然下起雨来；雨点沉重，但还相当稀疏。两个人嘻嘻哈哈地跑起来，到了伊丽莎白王后大街，找了好几处，才钻进一家尚未关门的咖啡馆。这时，雨下大了，雨点劈劈啪啪地砸在人行道上，行人都狂奔着找地方躲避。

两人在一个角落坐定，要了两份马提尼酒。拉斯奈尔说他想看一眼报上有什么大新闻，问艾莲娜同意不同意。

“当然可以。不过，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大标题写的是，一名记者被人用手枪击毙。”

说完，他便埋头往下读。受害者生前受到好几次威胁，但他太大意了，没有坚持防护。刺客是在大白天下的手，采用的策略也为人所熟知：骑着一辆大功率摩托车，开完枪就跑，敏捷地躲过各种障碍；要是有人追上来，也能很快摆脱。当天晚上，就有一个极左派小集团声称，谋杀是他们干的。

听了这话，艾莲娜竟呆呆地出了神，愣了一阵之后，才问道：

“那你呢？你也曾受到这类威胁吗？”

“受到过，就在不久前……”

“是恐吓信吗？”

“不，是电话。”

“什么人打来的？”

“没有弄清楚。”

“你就不担心？”

拉斯奈尔抬起头来，叠好报纸，两眼注视着艾莲娜愁苦的面容，说道：

“不管有什么事，我总不喜欢在担惊受怕中生活。何况，就我的情况而言，我觉得，并没有什么太严重的事。”

看到艾莲娜心神不宁，他吃了一惊，随即又感到怪有趣的。于是，便接着说道：

"别想这个了。你就是我的护身符,我的通灵宝石,我的吉祥物。"

艾莲娜看得出,他的愉快不是装出来的。然而,这并不能减轻她的焦虑。

"那就听其自然啦?"

"只能如此,"拉斯奈尔用同样欢快的语调回答,"古希腊人已经教导过我们,必须继续干下去,干到底。"

"继续干下去?"

"对,继续享受今天的欢乐,继续热烈地相爱下去。"

说着,他趁势把艾莲娜搂过来,贴在自己身上。

"我真不该跟你谈这种事情。对不起。别难过了。"

"威胁你,到底为了什么?"

"天晓得!那天,我跟警察谈了话。杀害斯卡比亚的凶手,或者他们的后台老板,可能不太高兴。说不定他们以为,我对他们来说,是个危险人物。"

"到底是不是?"

"我想不可能。但是,他们要是真那么想,那就还要恫吓我,逼迫我不跟调查人员接近,或者顺从他们的其他鬼主意。"

拉斯奈尔深情地看着艾莲娜;艾莲娜觉得,拉斯奈尔的无限柔情徐徐地进入自己体内。然而,她的心情仍旧平静不下来。几天来,她有一种错觉,以为在全世界,威尼斯是保护个人幸福最理想的地方。现在看来,世界上并没有真正的庇护所,灾难与不幸可以为所欲为,想到哪里就到哪里。对世界上的事,艾莲娜似乎一下子明白了不少。然而,她内心也就更加痛苦了。

雨下个没完,拉斯奈尔不能按原计划拍摄,两人一商量便决定坐汽艇回家去。到了城里,望见不远处一条狭窄的河道上,一只小艇在滑行;河道旁挂着一排洗过的衣服,是哪个粗心人忘记

收回去的。坐在船尾掌舵的男子,打着一把大红伞,姿态庄重、英武。拉斯奈尔心里一动,要抓住这个镜头,便飞快地奔跑起来。他顾不得脚下的积水,每一步都溅起一片水花。

两人回到家里,浑身淋成落汤鸡,便一同去洗热水澡。浴室里,两人欢乐嬉戏,过了很长时间。拉斯奈尔给女友照了好几张相;有的在淋浴喷头下,有的在水雾弥漫中。她身躯光滑而柔嫩,头发贴在脑壳上像戴了一顶轻软的便帽。整个形象既纤细秀美,又像少女一样强壮,坚挺。

一〇

艾莲娜到达波里太太家时,这位妇人照例斜躺在长沙发上,腿上盖了条毛毯,指缝间夹着个长长的烟嘴,烟灰缸已经装满了烟蒂。老女仆玛德莱娜走过来帮艾莲娜脱下大衣。拉斯奈尔一直陪她来到大门口。此时,她浑身还感觉到男友拥抱的温暖。波里太太果断地一挥手,在手镯碰击的丁当声中,指着对面的扶手椅说:

"小姐,您可是神采奕奕啊。"

"谢谢。"艾莲娜已经翻开书本,随口答道。

"不要装糊涂了,把书放下吧。您碰上什么不寻常的事了吧? 快讲给我听听。"

"太太,您说是我……"

"嗨,还扭捏什么! 我一直在观察您。请相信,我还是有眼力的。您的面色绝对骗不过我的眼睛。瞧您那黑眼圈,那招人爱怜的深紫颜色。这我不外行。您一定享受到爱情的欢乐了。那好嘛!"

真能看得出来? 艾莲娜惊愕地思忖着。难怪那天姨妈也用

同样的语调说:“你变了。你的神色喜气洋洋。我真高兴!”从前,她一直尽最大的努力掩饰自己的喜怒哀乐,使自己保持一副没有表情的面孔。有时候,她母亲责骂她:“我还不了解你?别装圣人啦!”安德烈有几次也猜到,她的面孔只不过是假面具,于是一再问她:“你说,你心里到底藏着什么事,不愿对我说?”其实,她藏在心底的,恰恰是她母亲和安德烈无法容忍的。那是一种激情,一种与这两个人对她的看法绝然相反的激情。这激情一旦迸发出来,艾莲娜就与他们所期望的样子判若两人了。

“别假正经了,”波里太太接着说,“您总不至于在我跟前演戏,装扮含羞处女的角色吧?他是谁?意大利人?意大利男子是不赖的情人。不过,还有更好的,比如西班牙人和阿拉伯人。当然,您要感到难堪,那咱们就不再谈这个。要按我说,女人之间嘛……无论如何,您过去那种狗眼一样忧伤的目光真叫我恶心;现在您变了,我很高兴。”

她半闭着眼,边说边窥伺着艾莲娜的表情。她那大胖脸上,涂了厚厚一层雪花膏,白白亮亮,活像用奶油堆起来似的。

“小姐,这类事情是掩饰不住的……就说我吧,我情窦初开那阵子,父亲和母亲老是监视我,尤其是我爸爸。爸爸是南方人,没完没了地讲女孩子要自尊啦,不能失身啦,翻来覆去就那么一套。我喜欢唱歌,这您已经知道了。我参加了一个少女合唱团,唱的是《噢,美丽的夜,爱情之夜》一类甜甜蜜蜜的歌曲。我觉得烦恼,无聊。这当儿,合唱团的指挥喜欢上我了。这是个留着小胡子的美男子,已经结婚,有四个孩子。我也喜欢他,我们俩就好上了。我第一次约会的那天晚上,回到家里,母亲不问三七二十一,劈头盖脸就打,打完了才详细审问。”

说到这里,波里太太笑了起来。她搁下烟嘴,从身后的书架上拿出一个小盒子。艾莲娜明白,波里太太东拉西扯,目的是要

她吐露真情。

“瞧，小姐，您瞧瞧这几张照片。都是老照片啦。可我正年轻。天哪，我那会儿多么希望得到幸福！请看这一张……”

一位少女身穿带短裙的游泳衣，头戴一顶有管状褶裥的奇怪帽子，坐在海边。整个形象相当漂亮。艾莲娜端详了很长时间，那苗条的身材，坚挺的乳峰，颧骨高高的瓜子脸……难道眼前这个像用油脂填肥的、臃肿而丑陋的妇人，当初竟也曾如此秀气？波里太太愁苦地笑了一下，说道：

“不是吗？您想一想，变化多大！一转眼人老珠黄！您是对的。法国一位诗人写道：‘请听我一句话，那就是：生活吧！’自然，您一定知道这名句。生活的玫瑰，很快就凋零了。是的，快得很……”

随着一声叹息又递过来一张照片。这一次，以树阴为背景，女主人公身着束腰的浅色长裙，双臂裸露，头发剪得短短的，额前垂着刘海，眼睛里充满了自信。她站在那里，身子显得有些僵硬。旁边的男伙伴穿着黑色衬衣，腰里系着宽皮带，下身穿一条马术短裤。一双浓眉，再加上精心修剪的小胡子，更显得此人竭力给人以身手不凡的印象。

“这就是我的丈夫，”波里太太评论道，“当时我们还没有结婚，可我已经感觉出来，他是不会叫我诸事如意的。不说这个了。我当时还挺漂亮，您看。”

接着是张集体照。

“这次，我是跟马拉巴特在一起。我站在他左边。您认出我了吗？对，我的头发是染的；那时候，我迷上了葛丽泰·嘉宝①，什么都学她。马拉巴特是个美男子，可是在女人跟前粗野的令

---

① 葛丽泰·嘉宝(Greta Garbo)，美国著名女影星。

人难以置信，还非常任性。”

艾莲娜又端详了好半天。波里太太头戴一顶钟形小帽，脸绷得紧紧的，表情里有一种冷酷的味道。

“瞧我这脸，多么阴沉忧伤！这是因为，我所有的幻想都破灭了。不过，还是回到您的事情上来吧。我只问您，您是否幸福？”

“很幸福。”艾莲娜回答。

“那就好！我替您高兴。无论如何，您没法否认，这能看得出来。那么，咱们换一本书。这儿有一本桃色小书，是个老朋友送的礼物。咱们就读几段，把里面的描写当作您的叙述。”

从波里太太那里出来，艾莲娜先回了一趟家。时间不过五点钟，可天色已经晦暗下来。起风了。夜色朦胧之中，街道上显得乱糟糟的。到阿达吉莎家给小马利奥上课之前，艾莲娜还想再去看看拉斯奈尔。她走上楼，正好碰上拉斯奈尔从暗房里出来。她笑着把刚才波里太太的话讲了一遍之后说道：

“我就是不想告诉她，顶了一阵，可最后……反正，秘密保也保不住。阿达吉莎、帕格里埃罗、玛特和卡尔洛都知道咱们俩相爱了！”

早晨拍的那组照片刚冲洗出来，拉斯奈尔一张一张地给她看。有一张是她的裸体照；只见她头发蓬散，一只手捂在胸部中央。这是年轻妇女发觉自身的隐秘被人窥探时的姿势；然而，艾莲娜的脸上，除了惊惶，还有一丝笑意，看上去她是个温柔的同谋者。出于偶然，镜头把对面墙上戴头盔刺客的形象也拍摄进去了，好像这个男人充满仇恨的目光是投向艾莲娜的。她本想建议去掉这讨厌的人头，可拉斯奈尔侃侃而谈，热情洋溢地分析这一对照的绝妙之处，说得她也就打消了自己开始时的念头。

马利奥今天第一次把凯修斯拿给艾莲娜看。小猫已经公开，阿达吉莎最后不得不接受既成事实。小动物蜷曲着，毛茸茸的，两只眼睛明亮得像两滴反射阳光的水珠。马利奥知道上次帕格里埃罗打死老鼠的事，当然也知道艾莲娜看见老鼠时的恐惧与不安。于是，尽管他的猫站都站不稳，他毫不怀疑小家伙不久就会勇武有力，成为老鼠的屠夫，连最大个的也剩不下一个。听着这个男孩子老鼠、老鼠地讲个没完，艾莲娜心里直发毛，早晨木工房里死老鼠龇牙咧嘴的怪模样又浮现在她眼前。从老鼠，又联想到安德烈，并回忆起此人的所作所为，桩桩件件，是多么令人厌恶。安德烈闯入她生活中来的时候，她正处在孤立无援的境地。她承认，她受到此人的影响；可是，跟他在一起，她从来没有感受到把自己引向拉斯奈尔的那种诱惑力。

马利奥一手拿笔，膝上卧着凯修斯，正在写英文生词。他满脸不耐烦的神色，不时打个哈欠。马利奥和凯修斯都性格温和并喜欢爱抚，这个共同点使艾莲娜觉得十分好玩。她的思绪又落到安德烈身上：该给他回信了，拖得时间太长了，回了信就算把这桩不能开花结果的关系了结了。这了结是合乎逻辑的，合乎理性的，必要的……一大堆形容词，哪一个也压制不住一种掺杂着厌恶的恐怖心理，她又犹豫起来，倾向于推迟了结的时刻。事实上，有一次，仅仅有一次，她曾试图给安德烈回信，把事情挑明。那是拉斯奈尔去米兰的时候。但是，信没有写成。她像马利奥似的，坐在那里，钢笔尖朝上，信纸摊在面前，心里惆怅迷惘，不知所措。当人们赶火车，跑到月台上眼看着火车已经开动，那时的心情，恐怕有些像艾莲娜当时的心境吧。

安娜-玛利亚乘船回到威尼斯。雨还没有停。她是打着一

把很大的伞走回家的。帕格里埃罗说，那种伞，特别是它那可怕的铁尖，在狭窄的小巷里，碰上个粗心人迎面走来而不注意躲闪，非把眼睛扎瞎不可。安娜－玛利亚在马尔盖拉一家工厂上工。这家工厂属于蒙特迪松公司，制造丙烯酮和其他化学物品。她已经感到有中毒的症状，可就是不愿意去检查。和她一起干活的两个女工不久前被送到疗养院。她呢，一听疗养院三个字，就吓得不知如何是好。帕格里埃罗声色俱厉地责备她一拖再拖。拖又有什么用？或迟或早总得过这一关嘛。艾莲娜也表示赞同。她心里明白，在某种意义上，帕格里埃罗的意见也适用于她自己和安德烈的关系。

拉斯奈尔在一家小饭馆请帕格里埃罗夫妇吃晚饭，艾莲娜作陪。这家饭馆的亚得里亚海海鲜颇有名气。此刻，几条鱼正放在冰盘里，底下填着水草和碎冰。饭馆老板年轻的时候，专门给原来的店主人拉生意。每年夏天，他不断领些外国单身女客来这里吃饭；吃完饭，有的人就叫他到别的地方再伺候些什么。日月如梭。当年仪表堂堂的美男子，如今体重一百一十公斤，脑袋上只有稀稀的一圈头发。然而，当年那种温柔、殷勤的举止和讨人喜欢的礼貌却保留了下来。艾莲娜和安娜－玛利亚都觉得此人很有趣。

一边吃，一边谈。安娜－玛利亚说，共产党和工会昨天派代表到了他们厂子；代表们号召职工提高警惕，密切注意红色旅和其他恐怖组织的行动。帕格里埃罗插言道：

“要是搞几次爆炸，闹几次谋杀就能革新我们这个瘸腿社会的话，那还要工会和工人政党做什么？那还有必要教育群众吗？现在给人的印象是，不管变革什么，没有必要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只要放手让那么几个小团伙随意折腾就可以了。这是列宁曾经指出过的。他说得对。”

拉斯奈尔认为,暴力行动一旦得逞,就会压制人们的思想,从而带来一种偏执的、不宽容的、蒙昧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主张不同观点之间进行较量,争鸣,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意识形态。

“实际上,受害者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安娜－玛利亚说道。

“我不同意,”帕格里埃罗反驳道。“也有警察,甚至还有工人……”

“对不起,亲爱的,我要打断你一下。我刚才说的是大部分。说来说去,暴力的根源,这你也知道,在于现存制度的腐败与不道德。年轻人渴求正义,还不给你造反?”

“难道应该渴求没有审判的正义?不经审判立即处决?”

“我说的是社会主义!”

“大家不必激动。”拉斯奈尔插言道,“无法否认的事实是,在当今政治舞台上,恐吓已经变成一种策略。”

说完,他一抬手,招呼正在餐桌之间转悠的老板过来,又要了一瓶酒。

艾莲娜聚精会神地听着,没有开口。她对困扰意大利的那些事情,特别是它们的根源,知道得太少了。同时,她又感到,这些事情并非与自己无关;眼前的讨论,自己不能置之度外。上次在咖啡馆里,拉斯奈尔说他接到了匿名电话,可又尽量缩小威胁的严重性。这些威胁真的可以不去理会吗?难道仅仅刁难一下,辱骂一下就完事了吗?也许是一种虐待狂的把戏?如果这些都不是,那事情就严重了。是明确的警告?抑或是不可改变的死亡判决?艾莲娜注视着拉斯奈尔瘦削的面孔和有力的双唇以及他在听别人说话时严肃的表情。一个念头突然闯入她的脑

际：此时此刻，会不会有人正在搜寻他的踪迹，准备杀害他？一种恐怖感涌上她的心头。这恐怖像是从墙上渗透出来的，像是从窗户里钻进来的，而外面是漆黑的夜色。

第二天早晨，拉斯奈尔到暗房去工作，艾莲娜出去买东西。到市场之前，她先过桥去了一趟邮局。每次去邮局，她总是惶恐不安，心里七上八下，安德烈的影子会突然闯入她的脑际，践踏拉斯奈尔给她带来的欢乐。

出乎意料之外，她只收到两张贺年片，其中一张是母亲寄来的。她本来估计安德烈会来信，并且做好思想准备，承受他的责骂。

"没有别的信吗？"她不放心地问道。

女职员又翻检了一遍，什么也没找到。艾莲娜出了邮局，又经过来时那座桥，往回走。她心里十分懊恼，责备自己太软弱了：为什么一想到安德烈自己就心慌意乱，浑身直打颤？安德烈不再来信纠缠，很明显，这意味着他接受她的要求，承认事情已经不可挽回。想到这里，她忽然感到轻松了许多。一直紧紧攥住她心脏的拳头，终于慢慢地松开了。几只蒙着黑苫布的驳船从桥下驶过。她在桥头停了下来，欣赏对面冬日阳光照射下高大建筑物的轮廓。从不远处的码头那边传来阵阵青草的新鲜气息。她站着不动，衣领竖立着，两手插在大衣口袋里，额前一绺头发拍打着面颊，似乎等待这景色、这气息缓缓流入她的心田。

圣诞节和元旦已经过去，进入了新的一年。圣诞节之夜，艾莲娜和拉斯奈尔是在利奇家度过的。姨妈和姨父第一次见到外甥女的男朋友，都很高兴。晚餐后，玛特要去望子时弥撒，大家

就一起出发,去圣马可大教堂。无数蜡烛的火舌,照得教堂一片通明。窗户上的玻璃镶嵌画,反射出万道金光。苦修士们身着饰以蓝边的黑袍,手持沉重的杖柄,挑着巴罗克式的灯笼。一队执大刀、戴红羽双角帽的古装兵士把一群穿洁白衣裙的小姑娘围在当中,小姑娘个个都像是娇小的新娘。最里面,越过人群的头顶,可以看见主祭者在烟雾缭绕、光浮尘飘之中,像金白两色相间的金龟子一般,缓慢地移动着。拉斯奈尔举着相机,东瞄西照,忙个不停。对他来说,庄严的宗教仪式只不过是演唱一出大型歌剧而已。他的举动,玛特看在眼里,很不以为然。

除夕之夜,是在艾莲娜房间里聚会的;来的人还有雷雅科、阿达吉莎、帕格里埃罗和安娜-玛利亚。马利奥把他的小猫托给邻居一位老妇人照管。老太太对度除夕不感兴趣,不打算熬夜。这个年终聚会是在尼加拉瓜的游击队员、瑞典的罢工工人、法国的共和国保安部队以及其他粗野而凶狠的面孔包围之中进行的。原来,拉斯奈尔给伦敦影展制作的照片,绝大部分已经齐备,挂在艾莲娜房间的墙壁上。帕格里埃罗说,这些人像是用凶狠而鄙夷的眼神,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大家。

不过,在座的胃口并未因之而受到损害。其他照片的调子是欢快的。比如小女孩那一张:小女孩蹲在地上,小脸上带着忧愁;她面前是一只从窝里掉下来的雏鸟;雏鸟大张着小嘴,头向后仰,似乎在呼喊。小女孩手里拿着一杯牛奶,向它伸过去。而小鸟的呼喊是否是在表示愤怒呢?

一件小事故使艾莲娜心里喜滋滋的。事情是这样的:姨妈玛特和她一齐上三楼拉斯奈尔的房间去取碟子。姨妈并不是个过分腼腆、不开通的女人,然而看见墙上挂着那么多放得大大的裸体照片,她惊愕之余,脸色也就阴沉下来。她先看了一眼那张戴头盔人的照片,说此人是凶神恶煞,就把注意力转到艾连娜的

照片上了。是的，姨妈认出了淋浴喷头下的外甥女：她头发湿透，肩头和乳房布满水珠，每滴水珠都闪闪发光，活像一粒粒晶莹的珍珠。另一张照片上，艾莲娜在沙发上蜷曲着，双腿压在臀部下面，额头向前伸出。一束强光斜射过去，身子的大部分处在阴影之中，只有腹部圆面的顶端和乳房的曲线白亮显眼。观看这张照片，人们感到这个年轻妇女的心里洋溢着无限的幸福；因此，她的神态才能这样安详、静谧。然而，玛特最看不惯的还不是这一张，而是在床上拍的那张。时间显然是早晨，艾莲娜刚刚醒来，四周被子和床单零乱不整，嘴唇有些肿胀，上下睫毛之间仅有一条明亮的细缝，嘴角挂着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这一切都反映出内心深处强烈体验到的一种快慰与满足感。除了绝对的心满意足外，还有爱情带来的一种喜气洋洋的慵懒之态。

玛特把艾莲娜拉到一旁，低声问道：

"他不会把这些东西也送去展览，光天化日之下叫所有的人看个没完吧？"

"姨妈，他想怎么办就让他怎么办吧。"

"真是不可思议！"

"可以说，他从早到晚总给我拍照。"

"总是像条虫子？"

"总是？那倒不是。大多数是我们一起出去，在外头照的。这么冷的天……"

玛特终于绽开了笑容，说道：

"有一点好的地方，那就是，他是个真正的男子汉，真心爱你。另外，既然你跟他幸福……不像那一个。对了，那个人怎么样了？事情了结了吗？"

"没再来信。"

"这倒省了不少麻烦。"

姨妈和外甥女手里捧着盘碟走下楼,回到大家身边。

卡尔洛专心致志地打开第一瓶香槟酒。大家举杯,连医生要求忌酒的安娜-玛利亚都破了戒。这时,钟声响了。从吉乌德加港传来汽笛的鸣叫。新的一年开始了。艾莲娜默默地聆听那击碎黑夜的声响,心情反倒莫名其妙地沉重起来。

第三章　安德烈

一

和往年一样，一过了元旦海水就上涨，威尼斯城很大一片成了泽国。这天一大早，拉斯奈尔就准备好器材，并且把自己的打算告诉艾莲娜。艾莲娜执意要陪他出去。海水倒灌的景色她还未曾见识过。何况，不论什么天气，只要是跟拉斯奈尔出去，她的内心总是充满了喜悦。

在冬日灰暗的晨光里，几乎见不到行人。偶有过往者，从远处望去，个个打着雨伞，像是在地面之上御风飘动。寂静覆盖了整个大地。寂静，像洪水过后一般的寂静。

圣马可广场一片汪洋。拉斯奈尔被水下的铺路石所吸引，举起相机，拍下了水中石块以及它们排列别致的几何花纹。他穿着高统胶靴，有时候就走下木板搭成的通道，站到水里拍摄起来。艾莲娜站在远处，饶有兴致地观望着他来来去去的忙碌劲。只见他，一会儿目不转睛地望着拱廊下瑟缩的鸽子，一会儿又反复找寻最佳角度，以便抓住大教堂雄伟的倒影。在他按快门的瞬间，教堂的大门廊下出现了一位老年教士的身影。此人先是犹豫了一下，接着便低下腰身把头上的教士帽扶正。然后，勇气十足地用双手撩起长袍的下摆，双脚踏到没至脚踝的水里，朝广场另一端碎步疾走，其神态活像一个老太婆被疯子追赶，仓皇奔逃一样。拉斯奈尔还把一艘吃水到舷缘的红帆多桨大木船拍摄

下来。还有一只大货船,在浓雾里若隐若现;由于光线折射的缘故,这只船好像偏离了航道,驶入运河入口,直朝着救世教堂的尖角冲过去。好镜头俯拾皆是:在古威尼斯共和国长官官邸后面,一队身穿海蓝色大衣的小学女生,一个一个地走过木板桥。她们的身影清晰地映在灰白色的天幕上,后面跟着身穿黑衣的女教师。女教师长得又瘦又细,那模样活像一把卷起来的雨伞。拉斯奈尔一路拍过来,最后走近一座饰有廊柱和圣人石像的教堂。艾莲娜正站在台阶的下端。他举起相机,拍下了女友的丰姿和她水中的倒影。

早晨的拍摄总算告一段落,两人这才感到凉气袭人,为了暖和暖和身子,便走进一家小酒店,要了两杯糖水热酒喝起来。在这暖融融的气氛里,艾莲娜直想一吐心中的块垒,把时刻压在心口上的那件事倾吐出来。可是,话到嘴边,又改变了主意,觉着这种隐秘之事,最好等到夜深人静、万籁俱寂之时再倾诉。不过,到底该怎么对他提起安德烈呢?该怎么解释伊沃娜的事呢?讲完之后,对方能理解吗?对方能感觉到她艰难地从泥沼里走出来、今日像找到活水清泉一般的心境吗?至于拉斯奈尔,他正聚精会神地听新闻广播。柜台上的半导体收音机传出热那亚一教授被害的消息。作案者自称属于“黑色秩序”组织。当天,三个年轻人潜入教授的住宅,躲在储藏室里,时机一到便闯出来,当着他妻子和儿子的面,开枪把教授打倒。

这类事件,艾莲娜在巴黎的时候也偶有所闻。只不过觉得非常遥远,看不见,摸不着,其原因也不清楚。玛特姨妈来信,从来也不提这类事件。今天,她亲耳听到暴力和血腥的狂热肆虐到如此程度,但总觉得这类事件只有狂热的教派信徒才能干得出来,就像过去在印度,人被活活折磨死以祭奠某一位无情的神明一样。

“就不会有个完吗?”她自言自语道。

“恐怕不会,”拉斯奈尔应声答道,“咱们这个社会病魔缠身,大家都知道,病势一重,就会分泌一些带毒性的脏东西。今日社会就是这个样子。”

“就没法子可想了?”

“那就要改造人。可是,太难了。”

他双手捧住杯子,略事思考,接着说道:

“我在尼加拉瓜听到这么个故事:一次,抓到一个桑地诺分子,此人还是个孩子,最多二十岁。这个桑地诺分子被带到湖边,四周有不少树木,树上禽鸟众多,鸣声十分悦耳。众人七手八脚把他推到一棵树下。这时他发话了:‘你们可以杀死我,但你们永远也没法子叫这些飞鸟不唱歌。’这个故事也许是虚构的。不过,幸亏有诗人编故事,否则我们就要绝望了。”

拉斯奈尔一笑起来,眼角细碎的鱼尾纹便紧蹙到一起,颧骨向上滑动,整个面容显得年轻了许多。他吐露自己的内心,用片断的回忆讲述自己到过的地方,谈论自己的朋友和年轻时的往事……那表情,那仪态,神采飞扬而不自鸣得意,谁见了都会被吸引住。

他侃侃而谈,似乎在信手翻动一本大书,翻到哪页便停下来说上几句。艾莲娜呢?她不也用同样的方式倾诉埋藏在内心深处的往事吗?前一天,她就曾描绘过她母亲的性格特征。她并未搜索枯肠,只是话到嘴边,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一天夜里,小艾莲娜听到父母两人吵得很厉害。父亲从房里跑出来,重重地把门撞上。艾莲娜爬到窗口向外张望,只见一个男人怒不可遏地穿过院子,走到铁栅栏前停下来,一只手痉挛地抓住一根栏杆,过了不久便慢慢地瘫倒在卵石铺成的地面上。她跑去向母亲报告;母亲听了却大声喊叫起来:“这个野人,就知道变着法子

叫我活不下去！"野人死了，死于急性心肌梗塞，死后两天被送到坟地埋葬。虽然他生前多次宣称自己属于"自由思想派"[1]，他的遗孀却硬给他安排了个宗教葬礼，并在他的墓石上刻了个啜泣不止的小天使。又过了几个月，做母亲的便下定决心，把艾莲娜嫁给第一个来求婚的男人。女儿才十七岁，她就急于甩掉这个包袱。第一个求婚者就住在隔壁，岁数比艾莲娜大一倍，身上的气味比野兽还呛人。玛特姨妈收到外甥女的求救信，马上从威尼斯赶到，才把一场风波平息下去。

两个人回到家里，帕格里埃罗把刚刚送到的信件交给拉斯奈尔。其中一封是米兰警察署发来的，要求他尽快赶去接受询问。另一封是艾科尔·费奥勒写的，问他能不能外出采访一次，具体细节没有详谈。艾莲娜心中产生了这样的直觉：这一段幸福的时光就要结束了。

分手的那天早晨，艾莲娜送了一程又一程，一直送到罗马广场。然后，两人又上了汽艇，孤零零地站在船尾，互相依偎着，一言不发，默默地望着铁青色的河水。两岸的房舍殿堂，被薄雾罩上了一层轻纱，朦胧中似乎不是石砌砖垒，而是用细面团所捏成，在灰色的空间里随时可能软化和溶解一样。

晚上，为了躲避孤独，艾莲娜到姨妈家做客。她已经同拉斯奈尔约好，在姨妈家等他打来长途电话。电话果然打来了。拉斯奈尔告诉她，警察局抓到一名嫌疑犯，明天要进行对质。另外，费奥勒打算派他去黎巴嫩采访。拉斯奈尔还说，这个费奥勒有个固执的想法。这想法当然很愚蠢，因为一切固执的想法都很愚蠢。他固执地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将由近东地区的"星

---

① 指不信教的人。

火"点燃。拉斯奈尔底下的话使艾莲娜激动，她一声不响地听着电话里传来的关于自己的美妙言词。

二

艾莲娜第二天早晨才从姨妈家回来。帕格里埃罗正在装裱一张拉斯奈尔拍的放大照片。照片上，七个身穿"豹装"的非洲士兵，举枪瞄准一个几乎赤裸的年老的黑人男子。面对枪口，此人张口大笑，本来满是皱纹的面皮上更显得沟渠纵横，给人一种阴森、凄惨的感觉。帕格里埃罗说，事情发生在西属几内亚，老黑人肯定是个巫师；他喝了仙酒，施展法术，刀枪不入，因而不怕枪弹。请看，他的眼里除了笑意之外，还闪烁着一种凯旋者得意洋洋的自信。

艾莲娜觉得老黑人在注视着她。走进自己的房间，她坐立不安，一切都使她想起拉斯奈尔的存在，使她神经异常紧张。她决定到街上走走，到哥尔多尼剧院附近的书店里逛逛。走着走着，不觉来到市邮局大楼前，便走了进去。果然有她的一封信。接过一看，信封上的字迹突然变成了老黑人脸上的皱纹；她眼前发黑，觉得黑巫师张开掉了牙齿的大嘴，正朝她阴险地哈哈大笑。信是安德烈写的。

为什么荒谬的往事怎么也摆脱不掉？天上下起了牛毛细雨。艾莲娜跑到一处拱廊下躲避。她会不会不拆封就把信撕成碎片呢？信还是打开了。首先跃入眼帘的是这么一句话："我一定要搞清你的意图。就这么离开我，那是办不到的。我永远也不会接受。"永远二字下面重重地划了一条线。还提到了伊沃娜："她早就脱离了危险期。我竭尽全力跟她平平安安地过日子，就是说不吵也不闹，因为我深深地了解她的不成熟之处：她

总想报复。这一企图的主要根源是：她无时无刻不在算计着损害我，使我丢脸，挑唆朋友们反对我。说到底，以自杀来讹诈我，还有比这更丑恶的举动吗？”半页纸以后，该收尾了：“我前面几封信，你不会收不到的。不过，我敢断定，这次你还是不会回信。这我倒不计较。我目前事务比较繁忙。一旦能抽出时间，马上就去威尼斯一趟。别以为可以顺顺当当地躲过这一关。我的小亲亲，想轻而易举地甩开我这样一个人，不那么容易！”

她把信撕了。前面墙上有张海报，介绍艾托蕾·斯可拉的一部电影新片，四周还有一些老的字迹。艾莲娜漫不经心地看了一眼。对伊沃娜这个活不下去的女人，安德烈竟使用这样一种语气！想到这里，艾莲娜觉得这个男人太可恶，太叫人恶心了。她气得连安德烈的威胁都忘记了。濛濛细雨还在不停地下着。她不想再避了，便重新走入雨中，继续前进。这时，她才又想起安德烈要来威尼斯找她算账。她责备自己抱有太多的幻想。当初怎么就没有当机立断，把事实向那个家伙和盘托出，而是一拖再拖呢？怎么不早把自己和拉斯奈尔的关系说给他听呢？

她又走回家里。“想轻而易举地甩开我这样一个人，不那么容易！”安德烈的话使她心慌意乱。她坐在桌子前，一动不动，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想做，只是呆呆地望着窗外的天空，胸口一下接一下地感到疼痛。

拉斯奈尔到了米兰警察署，找到诺罗警长。诺罗警长个头不高，宽肩膀，身体粗壮结实；两道眉毛又黑又浓，弯得有些出奇；嗓子暗哑，像是得了咽炎。

“很高兴见到你。”诺罗边说边用手指了指一个磨旧了的扶手椅。（整个办公室都显得陈旧，没有一件家具是没有磨损的。）

“我不想冒犯你。可是，我觉得，近来我们见面也太频繁了

一些。”

“仅仅是第二次啊！”诺罗仍然用轻快的语调说道，“另外，我想起你去拜访斯卡比亚遗孀的事情。你拉住她的手，眼里含着泪水，向她保证：你将竭尽全力帮助她，给她丈夫报仇。一家杂志用很长的篇幅从头至尾报导了这一动人的会见。”

“与事实不符。我没有拉她的手。我仅仅对她说，我同情她的悲痛。”

“这还不是一回事吗？”

“是她挂断电话的。”

“这仅仅是个细节。”

“当然是个细节。不过，这说明：我从未进过她家的门。再说，她已经不住在家里了。我打电话到库内奥才找到她。她回娘家去住了。”

“这我知道。”

“她对我说，她希望正义得到伸张。她还说，这要看天主的意志如何了。”

“真是个了不起的女性。”

“我觉得这件事跟天主的意志毫不相干。倒是某些卑俗的下界人物的意志起了作用……”

“我能理解您暗示的是什么。”

“我甚至觉得，如果这一案件真的牵涉到金融交易的话，那么真正的罪犯——我说的是真正的罪犯——就很难挖出来了。”

诺罗肥厚的面庞似乎猛地挛缩了起来，就像皮球一下子撤了气一般。过了一会他才开口说道：

“这么早请你来，正因为我们是尽心尽力干公务的。这用不着多说了。我们逮捕了个嫌疑犯，要你会会他。此人二十二岁，在一家出版社当校对。有证据表明，他与某些极左派小团体过

从甚密。”

诺罗站起来，他的面庞又恢复了常态；然而，神情中却减少了几分诚挚与随和。

房间里很热，拉斯奈尔脱掉大衣。他认识诺罗已经六七年了。作为警长，此人勇敢，有能力，虽说不上聪明，却相当狡猾。他曾办过一起极为错综复杂的情杀案，把真相搞得水落石出。这次把斯卡比亚案件交给他办，并不说明他这方面一定内行。不过，他对若干与某些政治小集团有勾结的年轻流氓团伙有一定了解。也许上级想利用他的这一长处吧。

诺罗半拉开门，对外面说：

“可以进来了。”

一个中等身材的年轻人被警察带进办公室。此人长着褐色的鬈发，下身穿条美式长裤，上身是件卷领毛线衣，外罩一件夹克衫。他的神情，与其说是不安，倒不如说透着几分厌烦。两只眼睛一会儿看看警长，一会儿看看拉斯奈尔；在后者身上停留的时间要长一些，可能是由于这之前他已经见过诺罗警长的缘故。他脖子上挂着一条细细的项链，下面吊着个金属做的小牌牌，上面的花纹看不太清楚。他身材细长，颧骨不高，长得眉清目秀，是个典型的米兰小伙子。

“怎么样啊？”诺罗开口了。

小伙子可能以为是对他讲的，便把目光移到诺罗身上。他的喉结痉挛地上下滑动，暴露出他的情绪猛然紧张起来。他被捕后受过虐待吗？无论从他的神态还是从他的长相上看，这小伙子都不像是个需要“开导”一下的人。看来无需动武以摧毁他的反抗。拉斯奈尔之所以往这方面想，是因为他对警察的手段了解得可以说是知根达底了。

“你以为如何？”诺罗又问了一句。

“当时，那两个人戴着头盔。”拉斯奈尔回答道。

“那好办。”

诺罗向那位警察做了个手势，警察便走了出去。小伙子一动不动地等着，双手反剪在背后，脸上满不在乎又有些厌烦的神情表明，他觉得这一切都是白白浪费时间。警察很快又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顶摩托车头盔，样子和拉斯奈尔拍下来的照片上凶手戴的那顶差不多。小伙子按照吩咐，把头盔戴上，露出一脸不耐烦的神色，似乎人们违背常理，硬要无缘无故地拿他开心。有机玻璃片后面，他的眼神显得疲惫不堪。警察把他的毛衣领子竖起来，挡住下巴和嘴部。黄色的灯光照得头盔闪闪发光。四个人站在那里，过了好几秒钟，拉斯奈尔才开口说道：

“还是一样。”

“你的意思是……”诺罗追问道。

“无法明确表态。”

“再好好看看。”

诺罗叫小伙子原地转了个圈，再转到侧面时又叫他停住。由于光线射入的角度有所变化，拉斯奈尔终于看清楚了小伙子的眼睛。他端详了片刻之后，说道：

“最好拿照片来对着看看。”

“可以。”诺罗打开一个档案袋，拿出一张照片，递给拉斯奈尔。

拉斯奈尔觉得照片上的人与眼前这个小伙子毫无相像之处。可他又不敢马上挑明；他甚至怀疑自己有偏见，总以为杀人犯的脸上或眼神里必然有些什么记号。而这个小伙子长得眉清目秀，颇能讨姑娘们的喜欢，一点也没有凶神恶煞的气势。小伙子不等吩咐，便自作主张地摘下头盔，放到办公桌上，接着便冷淡地打量起拉斯奈尔的表情来了。显然，他现在已经明白，事态

的发展取决于这一位。拉斯奈尔还在那里一动不动地观察、比较、琢磨着。诺罗干脆走到窗前抽烟去了。等到拉斯奈尔把照片啪的一声放回桌上，他才回过头来问道：

“怎么样？”

不等拉斯奈尔回答，他马上示意警察把嫌疑犯带下去。小伙子走后，拉斯奈尔才说道：

“你把我叫来，是要我认出这个小伙子到底是两个凶手中的哪一个，对吧？可我的回答是：我弄不清楚。我没有发现任何特别的东西。”

“那就算了。不过，可以向你透露一点情况：这个小兔崽子并不能提供过硬的证据，说明他不可能在现场作案。案件发生时他还没有上班。他是怎么解释的？误了火车。他家住在郊区。一刻钟以后还有一班火车。他也没有坐。他自己说是拦搭小汽车去了。快进城区的时候，偏偏又因交通拥挤，车辆阻塞，耽误了很长时间。当然，小汽车是无影无踪了。”

“那你打算如何处置他？”

“放了他。还有什么别的法子呢？当然，会有人监视的。这家伙和一些重点人物有联系。”

波里太太得了重感冒，卧床不起。老玛德莱娜把艾莲娜领进一间大厅，厅内装饰得真和歌剧舞台上的布景差不了多少。太太的床放置在一个高台上，高台有三个台阶，前面围着镀金木雕栏杆。床的上面有华丽的丝绒顶盖，层层帷幔下垂，必要时可以闭合起来。帘幕滑槽的每个角上，都有一尊张弓搭箭的爱神丘比特把守。丘比特神头发鬈曲、双颊丰满，浑身胖墩墩的，是用木头雕刻而成。床头，一条长桌上雕有两个裸体的年轻女性；两人姿态不同，但一个比一个更具有肉感的诱惑力。床的上方

有只双头鹰，爪间抓着一面长长的小旗，旗上用金字写着一句德文警句。艾莲娜竭力掩藏自己的惊讶。波里太太躺在床中央，头部深陷在大大的枕头里。枕头的上面两个角直挺挺地翘起来，活像两只动物的犄角。

波里太太尽管不舒服，还是对艾莲娜表示欢迎，并说可不能把她的病传染到客人身上。不过，她马上又加了一句：

“要知道，这是您的职业风险。何况，您还年轻，头疼脑热的，对您算不了什么。放到我身上，那可就要命了。”

艾莲娜先选了一篇莫泊桑的小说朗读，写的是夫妻两人的冲突。昏昏沉沉的波里太太一听马上就来神了。只见她眼里冒火，怒不可遏地指责男人们，说他们把女人当奴隶对待，没有一个好东西。接着举出一项最新的统计材料，表明在西方国家里，也就是说在基督教文明盛行的国度，百分之三十的妇女经常挨打。“基督教文明，莫雷尔小姐，您说说，竟有这样的事！”

波里太太肥硕的身躯在毛毯下面扭动着。

“啊，圣母马利亚，满怀圣宠者。您要是今日转世，碰上个现代的约瑟，那您可免不了挨打受气，弄不好也许会鼻青脸肿。好家伙，神圣童贞女马利亚，眼睛上长了个大紫包！”

她很喜欢莫泊桑的小说，要求艾莲娜在同一本选集里再念一篇给她听。

安德烈的来信使艾莲娜夜里不得安眠。此刻她的脑子昏昏沉沉，念着念着，有时候语调与内容就不符合了。波里太太扭过头来，用她那壁虎般的小眼睛打量艾莲娜，最后终于开口了：

“小姐，您念得结结巴巴，怎么回事？”

“请您原谅……”

“我看哪，您是心不在焉，想别的去了。”

“没有，太太。”

"要不就是缺觉。"

"我承认,夜里没睡好。"

"按理说,现在夜里您不该有什么烦恼的事了。我觉着,您现在是大捞其本,挽回失去的时光!"

"太太,您……"

"您那匹公马,得跟他说说,叫他给您留点力气,白天好工作啊! 话说回来,我羡慕您。念下去吧。看看下面怎么样。"

到了豪特霍甫家,又是另一种气氛。这里,一切都被窒息,而一切又使人窒息,连走廊上的脚步声都给人鬼鬼祟祟的感觉。老头子得了感冒刚刚见轻。他的妹妹对没完没了地上课非常反感,在一旁监视着。

"这样做毫无道理。"她不满地说道。

"很可能是毫无道理。"老头子反驳道,"不过,说到底,倒是十分有意思。"

说着,他便把艾莲娜领进书房。

老头子在察言观色上看来比波里太太清明。他很快就看出艾莲娜心里有事,只是在强打精神。前些日子,他发现女教师身上增添了一股喜人的娇媚之气;今天下午却注意到,她身上的水灵劲儿突然消失了。当然,她还是那么利索,穿着与举止无懈可击,洁白的上衣,头发梳理得非常入时。可是,老头子总觉得她成了一株缺少水分的植物。

回到家里,整座楼房静得叫她浑身不自在。帕格里埃罗已经走了。她觉得自己又变成一个战战兢兢的小姑娘,像当年一样,母亲大发雷霆时,就把她一个人关在卧室里。她感觉心慌,便吃了一片药,坐到桌子前面。要不要写信? 她眼盯着桌上的

白纸，纸面竟变成一个白色的窟窿，使她头晕目眩。她双手抱住头。过了好久，才拿定主意，给安德烈写三行字，告诉他来也没用，几个星期以来，“一个男人已经进入她的生活”。尽管这些话不太文雅，明显地带有挑衅味道，最后一句也属于套话，她还是认定非这样写不可。信的末尾，她大笔一挥，草草地签了个名。信封上写的是安德烈工作单位的地址。不过，她特意加了“亲启”二字，下面还重重地划了一道粗线。粘好信封，她恨不得马上跑到邮局，立即把信发出去。穿衣服的时候，又回过味来，觉得自己着急得有些可笑。已经是晚上八点钟了，要等到明天早晨才开信箱，何必这么风风火火的？可是她心里还是迫不及待，于是便找借口出趟门：去散散心，换换空气，活动活动，这座房子像坟墓一样。

外面，仍然是一片阴沉与寂静。整个城市像荒无人烟一般。路灯像一个个黄球，一股死水的腥味从运河岸边升起。艾莲娜走过桥，把信投入邮局大厅的信箱里，可是一点也没有感到轻松。左边，夜间电话值班员在翻阅一本什么书。他抬起头来，没有好气地瞪了艾莲娜一眼。艾莲娜把拉斯奈尔在米兰的电话号码告诉他，便两肘支在窗台上等待着。从这个男青年的表情里，她看出电话没有接通。

“太太，没人接。”

“谢谢。对不起。”

她又感到浑身发冷。四周一片黑暗，远处的灯光微弱而凄凉。如果拉斯奈尔还没有回家，那就应该过一会儿再打一次。她认为这一想法很有道理，便在邮局附近的大街小巷里走来走去消磨时光。越走心里越惶惶不安，后来又想到了安德烈：他会怎样给她回信呢？他绝对不会表现出慌乱与退让，更不会乱发脾气。字里行间，他会表明自己是一个能充分行使自身权利的

男子汉，他将以主人的口气说话。艾莲娜走到大运河边上，河里空荡荡的，只有水面上反射出来的光线在蜿蜒明晰。最后，她放弃了走回邮局的打算，她不想再见到年轻职员疲惫的眼神，便信步走进一家小酒店。一个大胖子把椅子放到桌子上，正往地面上撒锯末。他惊奇地打量了一眼艾莲娜，同意她使用放在柜台上的电话。艾莲娜拨电话号码的时候，偶一抬头，在前面的镜子里看到自己的面容，稍一愣神，赶紧掉转头去。拨了好几次，那边依然没有人接。

三

艾莲娜挂长途电话的时候，拉斯奈尔正在福科和玛利亚－皮亚家里。一同聚会的还有莫那彻里夫妇。莫那彻里也是画画的，高鼻梁，大胡子，皮肤粗糙。他的住宅非同一般：建在波河[①]一条小支流半边的木桩上，原先是供摩托艇运动员休息的木棚，现在废弃不用，他便趁虚而入。此人的画风也颇具特色：专门描绘水景，诸如池塘、沼泽、环礁湖、淤泥等等。这些景致使人联想起混沌未开时的奇妙世界。他的妻子名叫若安娜，的里雅斯特人，比他年轻好几岁。这个女人长得不俗，一头金发，脑后挽了个大大的发髻；名声可不太好，据说一年到头尽干不能让丈夫知道的事情。她坐到沙发上跷起腿的时候，那结实而匀称的大腿就显露在众目睽睽之下了。她常常无缘无故地大笑起来；人们都说她追求肉体快乐的欲望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

当天下午，米兰市中心的一家银行遭到抢劫。一位年轻女职员头部中弹，当场身亡。自动出来承认作案的，是一个叫做

---

① 波河(Pō)，意大利北部河流。

"前线"的什么组织。

"抢了银行，以资助人民的事业，这完全符合道德规范，我赞成。"莫那彻里评论道。

"要是不再尊重银行，"若安娜笑眯眯地插话说，"那可就要完蛋了。我们的社会是完全建立在这上面的呀！"

"说真的，"拉斯奈尔接着说，"难道你所说的人民事业就那么需要一个可怜女子的尸体吗？"

"不当耶稣，就当斯巴达克①。二者必居其一，此外别无选择。"莫那彻里发挥道，"耶稣和斯巴达克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两个著名人物。他们各自的十字架，直到如今，还将阴影投在我们身上。所不同的是，斯巴达克主张摧毁罗马城，主张砸烂元老院。他说得很对，罗马和元老院已经完完全全地腐败了。而耶稣则说：人家打你的右屁股蛋，你就再把左边伸过去。对谁说的呢？对那些千百年来祖祖辈辈屁股上老挨揍的人！所以，一定要弄清楚，一个人要的到底是什么。"

"可怜的意大利！"玛利亚－皮亚长吁了一口气后说道。

"在马尔盖拉和梅斯特雷，化工厂和纺织厂的工人，正像你所说的，应该弄清楚他们所要求的到底是什么。他们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不懈的斗争。他们发动了艰苦的罢工，要求加强劳动保护，避免中毒事故。通过斗争，他们的工作条件已经改善。"拉斯奈尔说道。

"罢工可比不上枪杆子。"莫那彻里反驳道。

这时，又进来几位客人。其中有实业家阿纳多·比扬科和他的妻子。阿纳多是个美术爱好者，不时来买福科的画。他的妻子是个长着浅褐色头发的少妇，眼神里含着无限的柔情蜜意，双

---

① 斯巴达克，公元前一世纪古罗马最大一次奴隶起义的领袖。

耳下面垂着一对大大的金环。在场的人都站起来与客人见面。重新入座后，主人问比扬科喝什么酒。“于威士忌。”比扬科说得很干脆，举止无拘无束。他的脸又肥又厚，刮得光光的，脸颊上有一片狼疮。

若安娜把拉斯奈尔拉到一旁，低声说道：

“您没完没了地说威尼斯。您什么时候回去？”

“明天早晨就出发，到贝鲁特去。”

“为什么偏要到那个鬼地方去？亲爱的，那儿可是你杀我，我杀你呀！”

“这儿也是一样，哪儿都是一样！”

“多遗憾呀！”若安娜一边说，一边摆出优美的姿态抚弄了一下头发。

“遗憾吗？”

“遗憾的是，您就要走了。去那么远的地方！我想，您一定有我们家的电话号码。我那老头子会高高兴兴地接待您；他会给您看一些东西。不过，他并不是总在家里。那没什么……”

这时候，莫那彻里正点头哈腰地向比扬科大献殷勤。显然，他是有求于新来者。

“他就是这么个人，”若安娜笑着说，“一有阔收藏家露面，他就把斯巴达克装到口袋里去了。”

阔收藏家大模大样地坐在藤椅上，手持酒杯，双腿叉开。福科把几张画摆到离他两米左右的画架上。收藏家紧皱眉头，不时发出轻微的哼哼声，表示赞许。在他面前移动的，当然有玛利亚－皮亚的裸体像，还有色彩艳丽的鱼和蔬菜等静物写生。

“总而言之，”若安娜谈兴正浓，“哪里一出现饥荒、战争或者地震，您就往哪里跑。”

“正是如此，”拉斯奈尔说道，“就像苍蝇一样，哪儿有脓和

血，就往哪儿飞。”

“您真喜欢干这个？从您的外表上，可看不出您有那么硬的心肠。您这双眼睛，要多英俊有多英俊。”

“要知道，可怕的事情过后，我也有休整的时候。那就可以干很多更有意思的事啦。”

“您一定要来看我们，”若安娜用知心的语气急匆匆地说道，“我们家的环境又优美又安静，您会喜欢的。碰上好天气，还可以在草地上做爱呢。”

她哈哈大笑起来，一只手放在胸脯上，目不转睛地望着拉斯奈尔，目光里充满了挑逗的神采。一束光线射到她厚密的头发上，火红火红的。

“那说定了，好吗？您一定来。”

不等对方回答，她就转过头去，大声对她丈夫说道：

“莫那，咱们的朋友拉斯奈尔要来咱们家做客。当然是春暖花开的时节了。他真好，你说是吗？”

“当然，亲爱的，那当然。”

拉斯奈尔不想久留，便借口要准备行装和器械，向主人告辞。

“我的天，”玛利亚－皮亚不无惋惜地叫道。“你何必这么匆忙呢！”

“下次去我们家的时候，可别这么匆忙，行吗？”若安娜又补了一句，“当心，可别叫人家要了您的小命！”

大街上，路灯微弱的光线，把浓重的夜色分割成好几大块。拉斯奈尔出来之前先把自己的汽车放入车库，回去就只好步行了。当然，可以叫出租车。不过，从热烘烘的室内走出来，外面的空气清新凉爽，走一走倒是满舒服的。走着，他又想起了火山

喷发一样热烈的若安娜，觉着她刚才的表演十分有趣。偶尔有一二辆汽车飞驰而过；车灯的光束扫过之处，马路两边沉重的房舍好像割掉了脑袋，只剩下一截躯干。离家不远了，他进入一段覆盖人行道的街廊。没走几步，突然感觉自己的脚步引起一种异样的回声。他越琢磨越觉得不对劲，便猛一回头，看看后面是否真有人跟踪。街廊里空无一人，映入眼帘的只有一排半圆形的连拱，以及把远处的光线反射出来的玻璃橱窗。他并不感到害怕，也没有因觉得有人窥伺但又找不到证据而心神不宁。然而，他还是转过身来，往回走了二百多米。经过一个橱窗时，突然发现有个人影，吓得他汗毛都竖起来了。定睛一看，原来是商店里的一面镜子，照出他自己的身影。他不禁责备自己胆小、遇事沉不住气。

出了电梯，就听见自己房间内电话铃响个不停。他赶忙跑过去，开开门，拿起听筒，可是已经太晚了。他丝毫没有料到电话是艾莲娜打来的。总以为他今天去了警察署，因而又有人打匿名电话恫吓他。他点上一支香烟，打开窗户，任夜色包围自己的身躯，任寒意浸透自己的双颊，不知怎样才能驱散使自己感到屈辱的不安全感。他把目光移到下面的马路上，正好是斯卡比亚遇刺的地方。此刻，没有一个人走过，只有泰然自若的红绿灯仍旧交替地点亮与熄灭。除此而外，这段马路上所能见到的，就只有黑暗的门面、幽深的拱廊和饰以男像柱的阳台。这些景物构成一座宽阔的舞台，就是见不到演员在活动。但是，拉斯奈尔毫不怀疑，那阴影部位的某个角落里，一定隐藏着不止一个魑魅魍魉，一动不动地蹲着，仰起面孔窥伺他，随时准备扑过来置他于死地。

第二天，阿达吉莎一大早就过来说：利奇老爹到银行上班

前，刚才来了一下。拉斯奈尔一早就从米兰给他挂电话，请他转告艾莲娜，叫艾莲娜十点以前给他打电话。讲完这些，阿达吉莎又问了一句：

“他是今天坐飞机走吗？”

“嗯，十二点左右。”

“有什么法子？咱们这些妇道人家，等啊，没完没了地等，这就是咱们的命。”

艾莲娜急忙到了邮局，立即请值班员拨米兰的号码，马上向电话间奔去。尴尬的片刻：她感到拉斯奈尔就在那一头，连他喘气的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可他就是不说话，似乎出于戒备，等对方先开口。

“是我呀，艾莲娜！”

拉斯奈尔立刻欢呼起来，接着便说了许多许多柔情蜜意的话。

“昨天晚上，我给你打了两次电话。”

他解释说，他去了福科家一趟，时间不长，也没什么意思。不过，今天总算通话了。是的，他出差十天，和一个同事一道出发，两人将在贝鲁特分手，那个人还要去德黑兰。

“你给我写信吗？”她随口问道。话刚出口，她又意识到这个问题太平淡无奇，一点意思都没有。

不过，感情的波涛在她胸中猛烈地翻腾，达到了她自己无力驾驭的地步，一时很难理出个头绪来。拉斯奈尔说，他一到就马上写信；但是贝鲁特与外界的邮政联系并不十分可靠。无论如何，他一定尽量同她保持联系。艾莲娜一声不吭地听着，直想哭，嗓子眼儿像有什么东西堵得严严实实；但她强忍住，没有哭出来。挂上电话之后，一种难以忍受的痛苦向她袭来：她怎么就

没有提安德烈的事呢？总想对拉斯奈尔倾吐这块心病，可时机到了为什么又总是退缩？这回可好，自己处境十分艰难的时候，他却没事人似的远走高飞了。

“我的美人儿，不是才十天吗？一转眼就过去了。”阿达吉莎找话安慰她。

艾莲娜朝她微微一笑，做了个表示同意的姿势，便跑回自己的房间。房间里贴着拉斯奈尔新近给她拍摄的照片。照片上她自己或则兴高采烈，或则毫不害羞，还有爱情狂热的巫术所能产生的种种表情与姿态。

她的心完全转向了拉斯奈尔；过了好久，又不知不觉地想到安德烈。顿时，欣慰的心情全部消失，困惑与慌乱混合着向她袭来，她感到前途渺茫，而往事又使她肝胆俱裂地痛苦不已。她十岁那年，有一次作文没有写好，因为怕受到暴虐的父母责罚，便下决心寻死自尽。她爬到院子里的井台上，头往下探，井足有五六米深，她真想往下跳，心想一死起码可以叫那些对她不好的人心里着急一阵，寻找很长时间，这是他们应得的惩罚。啊，艾莲娜多么渴望着别人的爱！今天，正是拉斯奈尔，给她长久干涸的心田送来了无比美妙的清流。

艾莲娜到了波里太太家，玛德莱娜出来说，太太的感冒加重，医生不许可见客。老太婆脸色比往常更加阴沉，语气比往常更加生硬。说着说着，便张开双臂，好像她看出艾莲娜打算硬往里闯似的。她脸上抽搐了一下，算是笑了笑，然后接着说道：

“小姐，请不要担心。太太说啦，工钱照付。放心睡觉吧！”

“钱倒是次要的，”艾莲娜回答道，“请代我问候，祝太太早日痊愈。”

“明天，您最好先挂个电话。”这个老太婆想得倒挺周到，“这样，就可以避免再白跑一趟。”

艾莲娜刚迈出门槛，老太婆就使劲挥手，砰的一声把门撞上了。

没事干，艾莲娜反倒觉得闲得发慌。最后，她来到了姨妈家。玛特身穿一件玫瑰色的连衫衬裙，脸上的雪花膏像抹着一层石膏似的，脑袋上满是卷发夹子，显然正在化妆。夫妻俩准备去参加市长举行的招待会。艾莲娜似乎一下子明白了：对这样一副小丑模样的面孔，不可能说知心话。拉斯奈尔也好，安德烈也好，根本没有必要对她提。阿玛利雅把刚刚熨好的连衣裙摆到床上。裙子呈棕褐色，领口上有两个长长的尖角。

“劳驾，帮帮忙，”玛特说道，“这裙子的腰部还需要稍微修改一下。”

为了不损害脸上的浓妆，她说话时只微微动了动嘴唇，嘟嘟囔囔，滑稽可笑。她又说：

“你现在又孤雁单飞了，我的小宝贝！看来新闻记者的妻子，和飞行员的妻子以及水手们的妻子一样，都要做好准备守活寡。”

从玛特家出来，艾莲娜就到撒迪家去，课上得倒十分顺利。上完课，小伙子按照惯例把女教师送到楼梯口。穿过候见厅的时候，又看见那些在大槽子里缓缓爬行的小动物。它们浑身披着鳞甲，眼睛蒙着一层肉膜，脖颈痉挛性地抖动着，这一切都使人想到开天辟地初期的世界。

“这都是我父亲当年从亚马孙河流域或从菲律宾弄回来的。有一段时间，他特别迷恋这类小怪物。现在，他的兴趣转移了。

叫他操心的事太多了。”

小伙子凑近艾莲娜，指着一个全身披甲、躯干长满坚硬倒刺、长长的脑袋覆盖着细鳞片的小爬虫，说那玩意儿叫小龙，是他父亲所收藏的动物中最珍贵的品种。说着，便抬起另一只胳膊，搂住艾莲娜的腰。他的动作有些犹豫，似乎还有些害羞。艾莲娜没有发作，只是推开他的胳膊，脱开身子。小伙子以为她没有坚决拒绝，胆子陡然大起来，疯狂地用两只手把她搂在胸前，把自己的脸贴在她细嫩的颈项上。艾莲娜感觉到他的嘴唇在吸吮；她绷直身体，用力挣扎，终于得到解脱。这当儿，她的手提包掉到地上。撒迪脸色苍白，气喘吁吁，头发披落在前额上，用惊讶与怨恨的眼光注视艾莲娜，过了一会儿，才俯下身子，拾起提包递过去。接着，便要送艾莲娜到大厅门口。艾莲娜已经恢复了平静。她觉得撒迪怪可笑的，不过没有笑出来。她一边戴手套一边说道：

“您再这么干，就别想再见到我。”

“不，您不能不来！求求您了，您一定得来。”

他的目光变得暗淡无光，脸上露出一种受了侮辱的表情；到了门口向艾莲娜微微一点头，算是送别。门外，枝形烛台上的灯泡照着冰冷而庄严的华丽楼梯。艾莲娜没有怨恨这只年轻的驯鹿，反而觉得他怪可怜的。至于今后该怎么，回去再考虑也不迟。

走到楼下，像往常一样，大个子看门人和他的爱犬已在等候。说也奇怪，这只狗今天一见她就吼叫起来，这还是第一次。守门人和看门狗一直把她送到大门前。又是拉门栓，又是开门锁；在一阵金属碰击声中，艾莲娜走出了撒迪家的别墅。

第二天早晨，昨天的事件已经忘却。艾莲娜还穿着睡衣，正

在泡茶，阿达吉莎就上来交给她一封信，是邮递员刚刚送来的。这封信是拉斯奈尔上飞机前写好，在机场寄出的。

“这一下，可高兴了吧？”

阿达吉莎自己也是兴高采烈。一定有什么事使她心情如此畅快。接着她又说：

“今天晚上，你来和我们一起吃晚饭吧。帕格，还有安娜－玛利亚，都在。你不会一个人躲着不来吧？”

拉斯奈尔的信使艾莲娜摆脱了孤寂和忧郁，熄灭了安德烈在她心灵上点起的那把地狱之火。

快到中午的时候，她打电话到波里太太家。电话里传来老女仆干瘪而怒气冲冲的声音：

“啊，是您？太太还不见客。”

“那么，我明天再来个电话。”

“您看着办吧。”

电话马上便中断了。

傍晚时分，艾莲娜走下楼来，给马利奥上课。小家伙还没有回来。阿达吉莎陪着她说话。这时候，送来一封电报。是给艾莲娜的。原来，拉斯奈尔一到贝鲁特，就发出这封电报，报告旅途平安，抒发思念之情。最后一句话是：永远属于你。艾莲娜看后，仔仔细细地把电报折叠好。她的心灵一下子明亮起来，无所顾忌的自由境界仿佛又回到她的身边。

马利奥回来了，手里提着个篮子，篮子里是他心爱的小猫。他刚才去帕格里埃罗那里玩了一会儿，所以回来得晚了些。他进一步解释道：他带着凯修斯去木匠的工作间，是想叫小家伙多闻闻老鼠的气味，锻炼锻炼，长大后好多抓老鼠。马利奥有些失望，因为他封的这位冠军并没有东查西找敌人的踪迹，而是往壁炉旁边一卧，贪恋炉火的温暖，一动也不想动。

给马利奥上完课，艾莲娜留下来吃晚饭。阿达吉莎还请了帕格里埃罗和安娜－玛利亚，因为安娜－玛利亚最近又检查了一次身体，再也不能不去住疗养院了。她心情很不好，所以朋友们千方百计地设法给她散心。阿达吉莎的丈夫雷雅科刚从马尔盖拉回来。此人是个大块头，像个举重运动员。他告诉大家：同安娜－玛利亚一起到疗养院的，还有另外三个工人；他们和安娜－玛利亚一样，都在英撒卡托里公司的一个附属工厂干包装氯化聚乙烯的活，中毒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据他了解，住进那所疗养院的病人，三分之一以上毫无治愈的希望。

“你这人怎么嘴上没把门的！”阿达吉莎责怪丈夫道，“你可不许跟安娜－玛利亚胡说八道。她够可怜的了。她心里该有多难受！”

“我还不明白这个？”雷雅科回答道。

他接着向艾莲娜打听拉斯奈尔的消息。已经到了黎巴嫩？好极了！真走运！起码可以见见世面啊！一回头看见阿达吉莎瞪了他一眼，便嚷了起来：又怎么了？还让不让人说话？

话题又回到拉斯奈尔身上。四个月前，拉斯奈尔来到梅斯特雷一家纺织厂进行秘密采访。大家掩护他，给他找了个窍门，使摄影机的声音减弱。他在一个车间里呆了一整天，拍下了工人们在四十四度的湿度下工作的情况。不幸的是，他最后被守夜的发现，扣留了胶卷，把他逐出了厂门。

雷雅科不顾妻子的暗示，滔滔不绝地讲下去；阿达吉莎怕他只顾自己痛快，说出些不得体的话来。两人之间你来我往，艾莲娜看在眼里，心中暗自觉得好笑。她巴不得雷雅科说下去，把话题永远集中在拉斯奈尔身上。然而，帕格里埃罗和安娜－玛利亚推开门，带着一股凉气，走了进来。安娜－玛利亚脸色苍白，

微笑得相当勉强。她脱下风雨衣，露出里面的毛线衣和料子裙。紧身毛线衫裹着的上身平板板的，浑身瘦得皮包骨，大家看了又吃惊又难受。安娜－玛利亚走到马利奥的卧室。孩子要睡了，她先去吻他。这当儿，阿达吉莎低声提醒在场的男人们，叫他们说话要小心。

"真难以想象！"帕格里埃罗愁眉苦脸地嘟囔了一句。

艾莲娜理解帕格里埃罗这句话的含义。就在那边和小马利奥亲切交谈的这位年轻妇女，她的命好苦啊！她如今所面临的危险，难道不是由丑恶的非正义造成的吗？

四

第二天，艾莲娜又去看望姨妈。玛特对昨晚市政厅的招待会赞不绝口，一再强调自助餐如何丰盛，还不厌其烦地描述一种甜酒是如何如何的精美。除此而外，看来就没什么值得她留意的了。午饭前，艾莲娜如约给波里太太家打了个电话。"好，您可以来了。"老玛德莱娜像是发布消息似的说道。太太身体好转。太太可以接见她了。

回到家里，还没有上楼梯，艾莲娜碰上了阿玛利雅。阿玛利雅到墓地上坟刚回来，两眼充血，双颊也是红通通的；不知是因为泪水流得太多了，还是外面的寒风把她吹成这样的。

"噢，是艾莲娜小姐啊！刚才，有个男人向我打听您呢。我真不知道您已经回来；要不，我一定会去叫您的。"

"他打听什么？"

"他想了解您的地址。我以为他是要联系教课的事，就……"

"那人没说什么别的？有没有留下条子什么的？"

“没有，没有，什么也没有。他只问了一下地址。我告诉他，没错吧？”

“当然没错。这人长得什么样子？”

“四十来岁，眉毛挺浓，对，讲话一嘴法国口音。您知道，也就是三分钟以前！他肯定没走远。我要是知道您在家……我也是刚进门。”

“您做得很对。没什么。千万别往心里去。谢谢您。”

外面的冷风吹进来，吹得她脸上都感到疼。就是没有阿玛利雅的形容，她也猜得到，来者就是安德烈，绝非别人。

与阿玛利雅分手后，艾莲娜又到了马路上，朝大运河走去。天下着牛毛细雨，她拉低雨衣的兜帽，把眼睛都遮住了。

她的心情很不平静。不过，在这之前焦虑不安的等待中，她所料想的要比这坏得多。反正比起收到信那天的慌乱心情来，今天她还颇能沉得住气。到了码头，她登上去圣马可教堂的汽艇。船头划开水面，浪花拍打着船舷；天穹时左时右地摇动，低低的云块向大海方向遁去。艾莲娜凝视着对岸的景色。她觉得，那是一片神秘的土地；她正在向那里驶去，幻想着在那儿能够摆脱别人的打扰，任何人也无法跟踪而至。上岸后，刚刚走出市场，就听到后面有脚步声。市场的喧闹声已经远去，伴随着脚步声的只有阵阵海风送来的波涛声。除此而外就是一片寂静。

“真巧，又凑到一起啦！”是安德烈。他一把抓住艾莲娜的胳膊。

艾莲娜先是莫名其妙，然后心里十分厌烦：你凭什么这样对待我？我又不是你的私产！她用力一摆胳膊，想挣脱安德烈的手。安德烈抓得更紧了，弄得她手腕子生疼。

“咱们得好好谈谈，是不是？”

这时候，艾莲娜才看清，安德烈身穿一件深色大衣，头戴一

顶毡帽，脸上带着自鸣得意的笑容，似乎他对局面有万无一失的驾驭能力。

“咱们就进这家咖啡馆谈谈吧。”安德烈又开了腔。

艾莲娜默默地服从了。她觉得脸上肌肉僵直，几乎喘不过气来。安德烈仍然用力抓着她的胳膊，路人看了说不定还以为他俩是一对和谐的情侣呢。艾莲娜突然感到万分孤独，自己被一个男人抓在手里，此时此刻，又有谁能救救她呢？

咖啡馆的陈设十分简单。墙上贴着两三张旧的展览会招贴画；柜台的上方，在酒瓶子中间，有两簇小彩旗。柜台上放着一个小型收音机，正在播放音乐。看到里面有好几个顾客，她这才多少放了点心。一个服务员过来帮她脱下风雨衣。这时，安德烈的大衣已经离身，他坐在那里，显得颇为洒脱，正在往下拽袖口上缀有的宝石钮扣，领带的中央也同样饰有一颗闪闪发光的宝石。艾莲娜语气坚定，说她两点整必须准时到达一个地方，要走很远的路。

“来得及。不过，这次情况特殊，可以不去了吧。”

“不行。刚刚才跟人家定死的。”

艾莲娜反驳得这么干脆，安德烈显出不悦的神情，随后说道：

“借口反正好找，不对吗？”

“不对。”

安德烈变换语气，略带嘲笑地说道：

“人家告诉我，你是以教课为生的。”（“人家”，毫无疑问，是指阿玛利雅。）

“暂时是这样。下月就要到一家银行去做事。”

她故意说得言过其实。卡尔洛只说要介绍她去银行临时工作一段时间。

邻座上，四个小伙子嘻嘻哈哈地谈笑着。可能是因为这热闹的环境使艾莲娜绷得紧紧的神经多少松弛了一些，她感到信心十足，下定决心，丝毫不放松警惕。她心里明白，安德烈具有双重人格，或者说他的内心是由互不协调的两部分组成。一方面，他虚荣、狡黠、见风使舵、反复无常；另一方面又极端冷酷、凶狠、认死理。这两方面看来水火不相容，可是两个极端却在他的内心里接上了头，有时甚至糅合在一起，分不出你我。这时，他的眼睛里便闪出一种叫人捉摸不透的凶狠目光。他不动声色地等着服务员离去，表情冷峻，嘴角下垂却又带着笑意。这一切都使人觉得，此人不好惹，他一旦拿定主意，是很难叫他心软下来，改变态度的。不过，应当指明，他这一性格并非真正出自一种坚定的信念；他和一般人不同，丝毫不懂得反躬自问，可以说刚愎自用到了极点。艾莲娜的头脑里，闪过昨晚聚会上安娜－玛利亚的身影，接着又出现了伊沃娜的形象，前者和后者同样地使她痛苦，几乎到了难以控制自己情绪的地步。

“那么说，你是不走啦？如果我没弄错的话，你是不打算回巴黎了。对吧？”

“对。”

艾莲娜思忖着：这家伙真会演戏。不过，也可能没有收到信。意大利邮政效率之低，在全欧洲也是数得着的。安德烈漫不经心地用小匙搅动杯中的咖啡；艾莲娜内心戒备森严，准备应战。

“不能改变了？”

“不能改变了。”

“咱们走着瞧。”

艾莲娜点上一支香烟。她并不想抽烟，只不过怕失去常态罢了。

"没什么可瞧的了。"她深深地吸了一口烟,不慌不忙地说道。这几秒钟的停顿,给她的回答带上一种挑衅的调子;她心里明白,不无得意。

"你不想知道,我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吗?"

"有必要吗?"

艾莲娜从来没有这么生硬过。安德烈两眼盯着她,脸上毫无表情,既没有惊诧,也未表露气恼或不快。柜台那边,刚刚进来的两个男人扭过头来,迷惑不解地望着这奇怪的一男一女。艾莲娜则回报以凝视的目光;似乎不是她,而是这两个男人在表演什么值得注意的节目。

"你可能觉得我太固执了。不过,这至少表明,我已打定主意,一个人决不回巴黎。"

"你会看到,我打定主意就是不走。我的固执绝不在你的固执以下。"

听了这话,安德烈笑着摇了摇头,他内心里似乎颇为欣赏这一回合的舌剑唇枪。无线电继续低声播放着音乐;乐曲不时被一阵阵说白打断,安德烈显得有些焦躁厌烦了。

"我出差到蒙彼利埃,"他又开口说道,"顺便去看了看你母亲。老太太很痛快,二话没说,就把你姨妈的地址告诉我。我便来了。还没迈门槛,就碰上个好心肠的女人……"

"我知道。"

"我去找你,正好……"

"真有那么好吗?"

"你也不问问你母亲近况如何?"

"我有她的消息。"

"她非常为你担心,知道吗?"

"这我无法断定。"

“那是十分肯定的。老人家对我说：‘艾莲娜是个需要狠狠管教的姑娘。是只任性的母山羊。脾气说变就变。她这样下去，不会有好结果。’这可是你母亲亲口说的。”

“我想，你来这里，恐怕不是为了传达老太婆这几句颠三倒四的话吧？”

“这倒不是。这个季节，每天也有一趟班机，直达巴黎，是意航的。你可以收拾东西了。一旦准备好，咱们就走。”

艾莲娜又一次领教到这个男人的专横：他要支配别人的一切，他强迫别人服从，连眉头都不皱一下。她怕自己的神经会支持不住，便又拿起一支烟，点上吸了起来。时间不长，但已足够叫她喘口气，定定神，集聚力量与对手周旋。

“我留下来，是有理由的。”她又说道。

“什么理由？我一条也看不出来。”

“十分充足的理由。”

“那为什么不写信告诉我？”

“我写了。要说晚了点，那倒是真的。”

“我可什么也没收到。不要在这上面纠缠了。写了也好，没写也罢，都不是主要的。我下了决心来找你。再说，你那几条理由，我不问也知道。”

“我不这么认为。”

“你的理由嘛，无非就是伊沃娜，就是那件事吧！我一直克制自己，耐心等待。不短的一段时间已经过去了嘛！老天爷，还有完没完哪？”

“你就没想到过，在这段时间里，我可能同另一个男人有了联系？”

安德烈狠狠地吸了一口烟。听到艾莲娜的反问时，他正伸出手，在烟灰缸上弹烟灰。他收回手臂，动作不由自主地慢了一

些；不过，别人是不易觉察出来的。

“不可能。”他摇了摇头，说道。

“你不相信？”艾莲娜马上反问。

“不相信。”他的语调带了几分强硬，“即使有那又怎么样？这是一种老把戏了。眼下，惟一可以肯定的是我来了。”

两人对视良久。每人都似乎想从对方的表情和眼神里，去揣摩对方的真实思想。安德烈的眼睛里突然燃起一股新的亮光，艾莲娜见了不禁有些胆怯。

“不要再解释了。”安德烈终于开了口，声音压得很低，“别把我的话当成耳旁风。”

艾莲娜心里琢磨：是否干脆点，把电报给他看。可是，看了电报，他就能死心吗？这当儿，安德烈隔着桌子伸过手来，一下子抓住她的双臂，上身也前倾着向她压下来。艾莲娜浑身一哆嗦，挣扎起来，可是无法摆脱。她打算站起来喊叫。可是，一使劲碰倒了那杯还没有喝的咖啡。杯子滚落在地面的瓷砖上，砸得粉碎，里面的液体流开来，亮晶晶的。咖啡馆一下子变得鸦雀无声；张张面孔一齐转向这一男一女。无线电里的音乐还在播放着，紧张的气氛显得更加奇特，更不寻常。服务员是个脸色红润的年轻人。他连忙从柜台后面绕出来，三步并做两步，来到两人桌前停了下来。他犹豫了一下，因为他发现，争吵的原来是两个外国人。艾莲娜顾不得害怕和要面子，看到有人来，如同遇上救兵一样，连忙迎上去，请他把风雨衣取过来。安德烈没有动。从一面镜子里，艾莲娜看到他一口一口地吸烟。服务员把艾莲娜送到门口，说道：

“太太，无论什么事，您要是需要帮忙……”

艾莲娜只说了声谢谢，便急匆匆地离开了。她觉得自己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就像刚刚大出了一次血。凉意袭来，她把风雨

衣披在肩上。刚到码头，一艘公共汽艇就靠过来；她纵身跳上去，站稳脚跟。这时，她才喘了一口气，委屈得流出了眼泪。她本来怕安德烈追上来，然而他没有动弹。码头上空无一人。咖啡馆里也没有人走出来。

五

“您是不是碰到了什么事？”波里太太在床上靠着两个大枕头半坐半卧着。四周帷帘重重，还有金灿灿的支架。

艾莲娜坐在床头，不知说什么好。她还没有恢复平静，两只眼睛又红又肿。波里太太看不清楚，便拿过厚厚的眼镜夹到她那短短的鼻子上，模样颇为可笑。

“我说，您可别犯傻。”太太一本正经地劝说道，“快告诉我，出了什么事啦？跟男朋友吵嘴啦？我说对了？那没什么，一切都会过去的。再说，亲爱的，要知道……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除非他在那种事儿上真正特别出众，别把一个男人看得太重。”

波里太太点上一支烟，说这就叫玛德莱娜送咖啡来。她真的伸出那只戴满戒指的胖手，拿起内部电话的听筒，要配膳室接电话。

艾莲娜婉言谢绝，但波里太太毫不理会。过了一会儿，老女仆果然端着盘子走进来，跨过围床的栏杆，放下咖啡，在一群小爱神的注视与嘲弄下，又步履艰难地走了出去。

“好。您的那只信鸽又飞到哪里去了？”

“到贝鲁特去了。”

“哎哟，原来如此！您一定是替他担心了。不过，得想开点，战争并没把所有的人都杀光。再说，哪儿也不太平。今天早上，广播里就有好几件。昨天马德里有个军官，光天化日之下被害

了。在伊斯坦布尔,也有两个人遇刺。危地马拉呢,市场上爆炸了定时炸弹。您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意大利就没事啦？更热闹,简直天天像过节一样。不过,这并没有挡住您天天晚上行云作雨呀！我觉得,您是在追回失去的岁月。您那位摄影师可真行,出了暗房又进暗室！再加上您那迷人的体态——不要不好意思,我不隐讳我指的是什么——,您那位可短缺不了创作的灵感。喝咖啡,请。脸上要带笑,我就怕见脸色阴沉的人。我那老头子就老是耷拉着脸,我忍受了二十五年啦!"

波里太太总是说法语,再加上她口若悬河,艾莲娜就更觉得晕头转向了。

"那么,"波里太太谈兴不减。她伸开双臂,横放在长枕上,模仿床上面那只抖动翅膀的双头鹰。"您把男朋友送到机场,回来就像傻瓜似的哭个没完没了。"

"不,太太。他走了都三天了。"

波里太太收回胳膊,交叉起来收拢在她那肥硕的前胸上。在她衬衣大领的敞口处,露出双峰夹峙下一条深深沟壑的顶端。

"都三天啦？太多愁善感了。您不会对我说,您哭了三天三夜吧？我是过来人,知道爱情这玩意儿,能叫人尽做蠢事。不过,到了这种程度,还真没见过。那么,他有没有信来呀?"

"有。"

"好消息?"

"是的。"

"那还至于……要过多久,他才能回来?"

"一个星期。"

波里太太一下子沉默了。她抿着双唇,目光从眼镜上面射出来,落到艾莲娜身上。她顿时明白不能再嘲讽这位女伴读。女伴读已经发出新的信号,她一下子警觉起来;这信号还太微

弱，她还不可能马上弄个水落石出。不过，要抓住疑点，不断深人。

“没别的事吗？”她试探着问道。

“您问哪方面的事，太太？”

“您来我这里之前，使您流泪的事。”

艾莲娜有些慌乱，但很快便恢复了镇静。她明白，波里太太正一步一步接近事实真相。不过，无论如何，她也不想把那件事透露给这位胖太太，便敷衍道：

“没什么，太太。只是生了点气。”

这句话的语气非常干脆，不容置疑。这便给胖太太划了个范围，告诉她不得越过界限横冲直撞。

“那好吧，就算如此。那么，咱们读什么呀？”

“读几页马尔罗的作品吧，太太看呢？”

“就那个癫痫病患者？话说回来，他写得还挺合今天的时宜。就说《人类的命运》吧，有一章非常精彩，写一个中国恐怖分子，身藏炸弹，冲到不知哪个着魔者的车架下面，同归于尽。要是我没有记错，那个青年人事先就抱定了必死的决心。应该承认，当今的刺客，还真没有一个能如此潇洒，如此悲壮、慷慨。”

波里太太家的事一完，艾莲娜就该去豪特霍甫家上课。离开太太的卧室，下了楼梯，走到大门口，不安与惊恐又占据了她的心。对安德烈她不抱任何幻想：咖啡馆里那一幕争吵绝不可能使他退却；相反，虚荣心受到伤害，他会更加怒不可遏；不逼迫她就范，不把她拉回每天晚上惟情夫之命是从的弱女子地位，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伊沃娜的悲剧发生后，艾莲娜意识到自己思想过于单纯，几乎可以说非常原始；自己对人生和人的看法也过于狭隘。时间还很充裕，在外面随便走走，再去豪特霍甫家也

不迟。她决定乘五路公共汽艇，经过兵器库到穆拉诺去；回来的时候，在盖绥迪码头上岸；到了那里，就离豪特霍甫家不远了。

汽艇上只有三四位乘客。她走到船的前部，找了个位子坐下。窗玻璃被水汽遮盖住，看不清楚外面的景物。面对自己的内心世界，她承认自己非常软弱。刚才本来可以先回家一趟。之所以没有回去，真正的、也是惟一的原因，在于对安德烈的惧怕。她又自我辩解：在这种情况下，先避开他的锋芒，恢复一下体力，增强抵抗能力，仍不失为上策。她又转念一想：要是安德烈顽固不化，死拖活磨到拉斯奈尔回来，找拉斯奈尔寻衅闹事，那她的幸福可就要遭到破坏了。想到这里，恐惧之情又一次凉透了她的心。想着想着，怒气全部集中到安德烈身上去了。这家伙的一举一动都使她恶心；他如此狠毒，如此蔑视她的人身自由，真是坏到了极点。波里太太有一次说她"连漂亮也谈不上"。要是胖妇人一旦发现，这个姿色平常的姑娘竟成了两个男人争夺的对象，一定会觉得十分有趣，而把此事传为笑谈。

上完课，豪特霍甫兄妹邀请艾莲娜留下来一起吃晚饭。原来他们家来了个老朋友，是瑞典人，会说法文，请艾莲娜作陪，老太太是会高兴的。

马格达拿出珍藏的老器皿和银餐具，还准备了烛台。席间，一切灯光都熄灭，只有烛光照亮三位老人的脸。瑞典老太婆身穿一件薄薄的紧身胸甲，袖口是灯笼式的；马格达穿的是高领连衣裙，镶着花边，银发上系着丝绒发带。这种打扮，给三位老人的面容又增添了几分过时与陈旧的魅力。大家谈论法兰西、巴黎、香槟酒以及勃艮第葡萄酒，还对某些年轻女小说家大胆的描写有所非议，边说边笑。老人脸上的皱纹更深了，蜡烛的火苗像受了惊吓，不住地颤抖。外面下着暴雨。隆隆的雷声像有人捶

打铁皮似的爆炸开来，然而却没有引起谁的注意。只是在艾莲娜起身告辞时，三位老人才提到外面的雷雨，请她等风雨小了再走。

艾莲娜走在潮湿的街道上。自己的脚步声以及脚步引起的回声提醒她：此时此刻，就在这座城市里，游荡着一种危险，随时都可能向她扑来。一路上只碰到一个会动的东西，那是一只猫，瘦骨嶙峋，耳朵撕裂，尾巴细得像把剑，看来是个老夜游神了。

街门已经上锁。（帕格里埃罗显然不赞同拉斯奈尔对锁的蔑视。）艾莲娜开了锁刚推开门扇，还没有开灯，就看到门里瓷砖上有一片白色，那是一个信封。里面装着一张明信片，上面潦潦草草地写着几句话。一定是在雨中写成的，因为有几处墨水浸湿，字迹模糊不清了。安德烈要求艾莲娜第二天上午给他打个电话，不得有误，他在旅馆死等了。除此之外，就是旅馆的名字和电话号码。一共只有三行字，写得歪歪扭扭，拉得很长，像几条蓝黑色的毛毛虫在爬行。"不得有误"四字下面，还划了表示强调的横线。

艾莲娜拿定主意不打电话。显示自己独立性的任何机会都不应放过。反正，她下午要和阿达吉莎去梅斯特雷，送安娜－玛利亚上火车。帕格里埃罗将一直陪她到疗养院去。

晚上呢，卡尔洛和玛特约她到家里吃饭。这一切要告诉安德烈吗？不行。一解释就是表示顺从。那么，干脆不理他。她自己也承认，她之所以这么坚决，部分原因在于下面的大门上了锁又加了栓；在她去车站之前，安德烈即使来了，也休想进到房子里。但是，她又觉得，要是安德烈真找上门来，她就会处于被围困的境地，这里面既有屈辱，也有滑稽的成分。所以，第二天

上午她一直提心吊胆，无论做什么，耳朵总是处于戒备状态，不敢稍有懈怠。她也没干什么事情，不外是梳妆与家务等日常生活罢了。有几次，她又为前途未卜而惴惴不安，往事又因自尊心受到刺激而异常猛烈地涌现，如果往事的涌现与拉斯奈尔的存在之间真的爆发了某种冲突，那后果又将如何呢？

到了梅斯特雷，艾莲娜和阿达吉莎又解开安娜－玛利亚的行李，把她们带来的礼物装进去。动身的时刻到了。安娜－玛利亚走到门口，又停住脚步，回过头来，深深地看了一眼自己住过的这间房子，仿佛是要把它的形象永远带在自己的身边。帕格里埃罗穿着节日的礼服——打着领带，上身套件皮外套。他叫来一辆出租车，大家便都挤了进去。

抵达车站时，列车里已经有了不少人。在安娜－玛利亚的那个小间里，旁边已经坐着一位上了年纪的乡下女人。她用怜悯的神情打量安娜－玛利亚发青的面孔。

等到午后一点钟，安德烈发火了。他出了旅馆，直奔艾莲娜的住处。一到门口，便使劲敲门，一边细心地听着从门后边反回来的回声。小巷里，有个小男孩抱着一只猫在玩耍；看到有人没完没了地敲门，便过来问道：

“您找帕格里埃罗吗？”

“不，我找一位法国太太。她就住在这里。”

“是艾莲娜吗？”

“就是她。”

“她刚走。和我妈妈去梅斯特雷了。”

“做什么去啦？”

“安娜－玛利亚病了。她们照料她去了。您瞧我这猫，名字

叫凯修斯。”

“她什么时候回来？”

“我妈妈晚上回来。艾莲娜，我不知道。她什么也没对我讲。”

安德烈仔细看了小男孩一眼。褐色的头发，一对松鼠般机敏的眼睛。孩子的天真帮了他的忙：艾莲娜明明是在故意捉弄他。

“小朋友，你叫什么呀？”

“我叫马利奥。”

“那好，马利奥，艾莲娜回来，不要告诉她我来过这里。”

“那为什么呢？”

“我想叫她大吃一惊，懂吗？”

“真的？您也是法国人？”

“你真聪明。那就谢谢啦。你又懂事，又讲礼貌。”

星期天整整一个下午，该怎么打发呀？威尼斯没有一处不使他恶心，特别是水，躲也躲不过的水！雨水就像悬浮在屋顶上面，随时都可能泼撒下来，流淌下来！

他走进一家餐馆，要了一份烤肉和一盘生菜。大厅里顾客寥寥无几。收音机低声播放着歌曲；他又想起前一天咖啡馆里那愚蠢的场面，责备自己失去自持。本来想得好好的，要采取和解的姿态，怎么竟偏离了既定方向，真是非常遗憾！事到如今，当然难办一些。那么，必须全力以赴，扮演忏悔者的角色。痛改前非嘛！在这种情况下，适当剂量的虚伪是必不可少的。这个外地小姑娘，多亏了他，才开了窍，懂了事。不过，她还真合自己的口味。她从不问这问那，从不要这要那，从来也没有给他带来过麻烦，制造过困难。你不去找她，她心甘情愿地忍耐着，从不

发牢骚，从不说："你这么早就走？""又是这么晚才来！""你什么时候来呀？"这一类的话。真是一颗珍珠！

认识艾莲娜之前，跟他有过关系的女人中，有一个娇小的打字员；她那没有发育完全的、畸形的两性般的身躯，倒颇能刺激他的胃口。总而言之，是个漂亮的小丫头片子；可就是神经过敏，性格不稳定，总是打扰你，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叫你无法忍受。最后，不得已，只好摆脱了事。艾莲娜可不这样；她听话，懂事，从不让你难堪。和伊沃娜相比，她没有那么多"心境"呀，"心绪"呀什么的。伊沃娜不讨人喜欢，就因为总是愁容满面，眼神里除了阴沉与哀怨外什么也没有。有一次，安德烈向雇来的西班牙籍女仆打听伊沃娜的病情，女仆回答说："Cosas de mujer."意思是："女人的毛病。"艾莲娜就没有这类毛病。她含蓄、安稳、驯顺……

这么个女子，这么快就有了情人，安德烈是绝对不能相信的。伊沃娜的事情对她的刺激太大了，至今还没有缓过来；一想起这件事，她就要犯病。当然，他自己也有失当之处，要是对待她更宽容些，更迁就些，那就非常圆满了。她编造情人的故事，为的是气他，使他泄气，灰心。不过，她没有那么大魄力；这一点，他是了如指掌的。她太腼腆，太内向了。连她母亲都说："我那个女儿呀，见了男人就躲。当初，求婚的也不是一个两个。"这个老东西，还当妈呢，一定不是个过日子的人！明知自己的女儿遇上了危险，她怎么就不委托他照管呀！

走出餐馆，又碰上了雨。怎么竟有那么多蠢家伙来这里度蜜月？这不等于到沼泽地里去做爱吗？这股气味，真他妈的难闻！刚吃完午饭，就闻到这种臭水味，要多倒霉有多倒霉！

尽管如此，他仍然不慌不忙地在大街上踱步。干些什么才能消磨掉剩下的这几个小时？不知不觉中，怨气与怒气又一古

脑儿集中到艾莲娜身上。那个男孩说，她到梅斯特雷拜访什么人去了。难道她没有看到从门缝里塞进去的信？不可能。那为什么不听他的话，非要去不可呢？这个女人，过去那么老实，现在也学会造反啦？老实。在艾莲娜身上，他所喜欢的，第一条就是老实，就是听话。当然，她那丰满的身材也够诱人的。那双乳峰，简直可与古代雕塑精品的相应部位媲美！她从不提什么要求，从不敢要求与对方分享欢乐。与别的女人在一起，甚至同伊沃娜在一起，得想到她们，想到她们的这种要求，因而有时候内心焦躁不安。这种焦虑最初怎么来的？这就要说到他年轻时候的一桩荒唐事。至于他解释得有没有道理，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还是在服兵役的时候，一个比他年纪大的妓女把他带进一间又脏又乱的房间里，对他说："什么也不要看，亲爱的，太乱了。"房间里充满了陈年的面粉和黄油的哈喇味。妓女的贴身衣裳相当陈旧；乳房松软而下垂。下面的事就不再描写了。结果是：没有成功。他感到屈辱与厌恶，至今仍然记忆犹新。他还记得妓女那扑哧一笑和那句话："哎，我的小乖乖，你看，软了吧！"她还用了土语里一个极下流的字眼。当兵的硬撑门面，装得嘻嘻哈哈满不在乎，把自己的虚弱无力归到军事训练的账上，聊以解嘲。军营里训练了一整天，实在是精疲力竭了。妓女听了无动于衷；她匆匆忙忙穿好衣服，没有忘记索取"小礼物"。

雨淅淅沥沥地下着。怎么就没完没了啊？脚下的这些窄巷也发散着腐臭，叫人想到死亡。显然，得找个女人玩玩。冬季游客稀少，旅馆的服务人员也减了。门厅里只有一个五十多岁的人守着柜台，无事可干，随便翻阅着有粉红色夹页的体育报纸。

"今天下午，能不能找个姑娘？要年轻的，别太难看。"

"先生，是您去，还是招到您房里？"

"最好来我房里。"

“不过，从原则上讲，”守门人的眼睛里闪过一丝狡黠的亮光，“这是禁止的。”

“那么，能不能替我通融通融？”说着，把一张一千里拉的票子塞到伙计手里。伙计压低了嗓门，说道：

“先生，我去看看。”

“叫她一个钟头后来。”

“我去看看。”

一连串的“我去看看”，安德烈听得很不耐烦，便信口调侃道：

“你要是真能看得清楚，那就再给你一张这种票子。”

“我去……您就托付给我吧，先生。我这就去办。”

安德烈向电梯走去，经过大厅中央的书报台，顺手抄了几份画报，有法文的，也有意大利文的。

进了房间，脱下大衣和上装，解下领带，向侍者要了一杯咖啡，特别指明要热热的。侍者进来时，安德烈正在洗漱间里。侍者把托盘放在独脚小圆桌上。这时，安德烈走出来，请他关上窗户，拉上窗帘，打开室内所有的电灯，因为他这位住客不喜欢看外面阴沉沉的天空。咖啡下肚，很舒服。接着，点了支烟，叼在唇间，往床上一躺，连鞋也不脱。坏情绪又回来了。上午，艾莲娜没打电话。他本来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所以一直傻等着。后来，跑到总机去查问，还是没有。何苦去问呢？真蠢！满腹的牢骚、怨恨与气恼使他失去理智，最后还是跑出旅馆找上门去了。结果又扑了个空。他越想越气恼。本来想试一下艾莲娜，料她不会拒绝打电话，就是说不会拒绝服从他的意志。她要打来电话，就表明原先的驯顺又回到她的身上。但是，事与愿违，他失算了。栽这么大个跟头，真丢脸啊！当然，那个小男孩说，有位

女病人。好吧，就算她看病人去了……外面，起风了，像一群一群的大鸟呼号着在空中飞过。安德烈翻开一本杂志："米兰枪杀案：死者一名。为'前线'集团所为。"但是，他已心不在焉，精神涣散；杂志翻了半天，什么也没有看进去。他觉得自己的头脑空空洞洞，像一所仅有四壁的空房子。

不一会儿，刚才的那个伙计打来电话。他用同谋者谨慎而欣喜的语气报告说：要见的那个人已经到达，在门厅等候呢。

"很好。请坐电梯上来。"

放下耳机，安德烈一跃而起。他急不可耐地渴望接触这个某种意义上是给艾莲娜当替身的女人。

来者三十岁左右，双唇染成胭脂红色，毫不扭捏地微笑着。长得倒不难看。一头褐发，身材匀称。

"您好。"她媚态十足地招呼道。

安德烈把她请进来，顺手把写有"请勿打扰"的牌子挂在门外的把手上；然后，小心翼翼地关好门，插上插销。女人注视着他这一连串动作，觉得怪有意思的。安德烈帮助她脱下毛皮大衣，露出里面的蓝色连衣裙和胸前的镀金别针。连衣裙紧紧裹在身上，乳峰与腰臀的轮廓十分显眼。可以看出，她的眉毛刮掉了；两道弯弯的眉弓是用专门的笔描出来的。

"要点烈性饮料暖暖身子吗？"

"谢谢。不过，您要是不介意的话，我看就免了吧。喝了酒，我的胃不舒服。再说，我也不感觉冷。"

另外，她也想显示自己举止文雅，有风度，不是一般的低层妓女。她坐在房间里惟一的单人沙发里，跷着腿，用优雅的动作点上一支香烟，吸了一口，头向后仰，嘴朝天花板，吐出一口烟雾来。

“您怎么称呼？”

“德肋撒。”

她整了整自己的短发，又用染了红指甲的手指尖拍打了几下。嗯，倒是个干净利落的姑娘。不过，一遇上专门干这一行的，安德烈就不自在，就感到窘迫，甚至有些敌意，这是他的老毛病了。他没头没脑地问道：

“你是本地人？”

他用“你”来称呼对方，姑娘没有吃惊，也不介意。说不定她正等待着这一类的序幕呢。

“不是。我是对面的。”

“我不明白。”

“我老家在阜姆，或者叫里耶卡也行。里耶卡是现在的南斯拉夫名字。”

德肋撒的眼皮涂了一层深颜色，两只大眼睛观察着安德烈的一举一动。她需要根据顾客的特点来调整自己的举止。眼前这位，可能是外国客商，听口音是法国人，也许来自瑞士。有不少瑞士人，专爱冬天来游威尼斯。安德烈也点了支烟，不慌不忙地抽着。忙什么？反正是星期天……他看出姑娘在打量他，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评价”他，以便更好地服从他，百依百顺地博取他的欢心，证明自己应当取得一份慷慨的报酬。安德烈终于又开口了：

“要不咱们就来吧，好吗？”

“当然。”德肋撒毫不含糊地回答。说着，便把烟头掐灭，丢在烟灰缸里。然后，脱掉鞋袜，光着脚，屁股扭动着，向洗漱间走去。安德烈把她拦住，说道：

“等一等。我要给你脱衣服。”

“想脱你就脱吧。”德肋撒也用“你”字称呼起来。

突然,他感到一种强烈的愿望:同这个女人重新演习一次和艾莲娜在一起时的那一整套礼仪;这套礼仪,每次从头做起,都给他一种突然的刺激,使他一下子兴奋起来。

"你不想抱抱我?"

他毫无此种愿望,他不喜欢拥抱。再说,这个要求,完全是一套程式,是吃这碗饭的女人的惯技。他只把双唇贴在她的颈上,她则马上闭合双目,微笑着头向后仰,装做心醉神迷的模样。这个蠢婆娘,还有什么招数?没想到,她已经轻柔地挣扎起来,身子马上就摆脱出来,似乎是因为男人急不可耐,她只好这样以缓减他的冲动。接着,又说道:

"别急,小亲亲,行吗?"

说完便走进洗漱间,关上门;哗哗的流水声传出来,使安德烈大倒胃口。今天下午本来是留给艾莲娜的,他自信已十拿九稳。啊,艾莲娜,她那少女般的身躯,她的冷漠!眼前这一个呢,则是准备演电影,自以为花样翻新,热烈,兴奋,痴迷……其实,都是些老掉牙的手法。

从洗漱间走出来,灯光下一身粉红色的嫩肉,看到客人衣衫未去,女郎露出惊愕的神情。

"我也去一趟。"安德烈淡淡地说着,便走进洗漱间。

姑娘关了大灯,只留下床头灯的微光。

平日,安德烈洗澡的时候,常常想起童年时代的一件往事。他十三岁那年夏天,随家人到乡间别墅度假。在那里,最使他迷恋的,是偷看一位四十来岁的女仆净身。每天晚上,到了一定的钟点,他便爬到女仆房间的气窗旁边,看个没完没了。有一次,赤条条的女仆偶然一抬头,发现了窗孔上的男孩子。

她先是一惊,但是没有大惊小怪,假装什么也没看见,照样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以后,一直到离开那座别墅之日,每天晚

上，明知安德烈在窥视，她总是不动声色地进行她的裸体表演。白天，两人碰到一起的时候，女仆若无其事，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从来没有影射过他俩的“约会”，从来没有显露任何的默契，一顾一盼间毫无会意或共谋的流露。喷头上涌出的水丝落在她白嫩的身子上，从她肥厚的乳房和圆鼓鼓的臀部流过，伴着劈劈啪啪的声响，形成一颗颗亮晶晶的珍珠。洗完澡，女仆就把擦身的毛巾凉到仓房里。等女仆走后，安德烈就跑去抚摸个不停，有时候还要把脸埋在里面，使劲地闻着。

走回房间里，看见姑娘已经躺在床上，毛毯扔到椅子上，只盖着一层被单，高高地拉到下巴底下。灯光把一头秀发照得闪闪发亮。她脸上立刻现出微笑，准备好以身相许。

“我的小亲亲，”姑娘喁喁地召唤。这程式化了的恍惚，只能惹得他气恼。

话音未落，姑娘已经扭动身躯，给安德烈让地方。安德烈躺下，伸手关掉床头灯。在这黑暗的环境里，他可以把身旁这个女人当成另一个，而后者才是他真正希冀的。姑娘本能地感到了他的冷漠，便转过身子来，依偎在他的胸前。他突然反感起来，全身上下都不自在，像长出许多棘刺和爪子。他就讨厌女人采取主动。艾莲娜从不如此张牙舞爪，总是竭力规避。安德烈突然抬起上身，紧握拳头，猛砸下去，正好打在德肋撒圆滚滚的肩头，碰得他手生疼。女郎不知从哪儿来了那么大劲，猛地一抽身，把安德烈推开，自己滚到床下，随即站了起来，身子像一块大大的白点，高高地悬在房间的暗色里。只有那上气不接下气的喘息，暴露出她是受了大惊。

“你干什么?”她终于这样喊了一声。

安德烈没有回答。他又躺下，脸朝上，望着天花板，静静地

聆听自己心中波涛拍岸的轰响。

“你像话吗?”姑娘又说了一句,便大步走进洗漱间。是不太像话。不过,他心血来潮决定这么干,一干就要到底,不计一切后果。

洗漱间的门开了,女郎出现在门口的逆光之中,上身一丝不挂,腰间围了一块毛巾,紧张地盯着他,一动不动,似乎在考虑该怎样应付安德烈可能做出的反应。

“你要再这样……”她的声音都变了。刚一开始,便停住不再往下说。

这当儿,安德烈打开了床头灯。看到姑娘惊恐的面容和阴沉的眼神,他奇怪地感到心满意足,便若无其事地说道:

“别慌,沉住气。”

姑娘的目光一秒钟也不敢从这个男人身上移开。腰间还围着毛巾,胸脯上没有遮挡,这她都顾不上,便一屁股坐到沙发里,哆哆嗦嗦地点了一支烟,连脸都吓丑了。她严阵以待,不敢丝毫懈怠,随时准备大呼救命。安德烈明白,到了这种地步,任何言语都无济于事,便也点上一支烟,坐在床上抽了起来。

“我还是离开为好,”姑娘说道,“你这家伙太古怪了。”

她真以为碰上一个性躁狂病患者,一个以折磨女人为快事的、神经不正常的男人。

“想走就走吧。”安德烈回答道。

“你给钱呀!”

“当然给你。”

姑娘动作急促而敏捷,很快穿好衣裙,只差皮大衣还没有上身。她心情有所放松,便与安德烈攀谈起来:

“你到底怎么啦? 常有这种事吗?”

“头一回。”这一回答绝非遁词,而是实情。

简短的交谈看来的确有助于缓减紧张气氛。

“有什么心烦的事吗?”停顿片刻,德肋撒又问道。

“说有就有。”

“是女人引起的?”

安德烈看了面前这个女人一眼,觉得她眼光敏锐,怪有意思的。不过,他并不打算把内心的稳秘告诉这样一个女郎。他抬起胳膊,指了指放置上衣的地方。女郎一欠身子,提起衣服,给他扔过去。安德烈掏钱包的时候,女郎转过身去,对着衣橱上的镜子整理头发,同时没有丝毫放松戒备。安德烈也朝她张望,两人的目光在穿衣镜里相遇了。接着,男的伸出手递钱,女的接过来,皱着眉头一张一张地数。看来给得还不少。只见她取过大衣,挎在胳膊上,走到房门前,拉开插销,二话没说,走了。

安德烈躺在床上,双手压在脑后,静听着走廊里向电梯走去的脚步声。一种无名的失落感突然向他袭来,他感到六神无主,似乎生活已经离他而去。他坚信,要是艾莲娜不回到他身边,生活将会残缺不全,今后的日子也就难以想象了。

艾莲娜晚上从梅斯特雷回来,小马利奥马上讲出白天来人的事;对安德烈的许诺早已忘得干干净净。这一来,艾莲娜又慌了神。同姨妈、姨父吃晚饭的时候,她只谈到安娜-玛利亚,绝口不提安德烈。饭后,又说下午太疲劳了,懒得回家,就留在姨妈家过夜了。还是那间老客房。床对面墙壁上还挂着那幅油画。油画上,戴面具的男人以及他神秘莫测的手势,还和过去一样,使她不舒服。

第二天一醒来,主意便已拿定:这种可笑的捉迷藏游戏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应当再次直接接触,谈完各走各的路。

上午,在一月份来说,是个阳光和煦的天气。艾莲娜出门到

邮局去，给旅馆挂电话。电话间里有一股浆糊加烟油子的气味。她举着听筒等着。四面的隔板上刻画着形形色色的下流话和猥亵的画图。其中一幅是男性生殖器，画得倒像条眼镜蛇；两只似有催眠功能的眼睛，突出在挺起来的管状躯体顶端。

"啊，是你？"安德烈愉快地叫了起来。他的声音像滚烫的开水浇在艾莲娜头上。

"你的条子，我看到了。不过，我已约好去梅斯特雷，不能不去……"

艾莲娜以为，安德烈会表示不满，会说："那也应该在动身前给我来个电话嘛。"可是，他没有反驳。相反，倒语调轻松地说：

"这我明白。那么，今天中午咱们一起吃饭吧。你来旅馆，我等你。这里的餐厅还可以。十二点半好吗？"

她没有接受邀请，因为两点以前她要赶到波里太太家。波里太太住在圣卡特琳娜大街，到了耶稣会教堂后，还得走好长一段路。安德烈没有说什么。艾莲娜觉得线路那端是个气炸了肺的怪物；她无意中看了一眼抓在门框上的手，手抠得那么紧，挤在接缝处的指头都变白了。

"好吧，"安德烈终于开口了，"就改到晚上，我等你，还在那里。七点，行吗？"

他的语气平稳，态度宽容。艾莲娜想，说不定咖啡馆里那一幕之后，他真有悔改之意了。

"好吧。七点。"她答应了。

"亲爱的，你又变乖了。"

艾莲娜没有再说话。她突然感到憋气，感到电话间里闷得难以忍受。太阳穴嘣嘣地跳着。安德烈似乎还要说什么，是她先把电话挂断。

六

波里太太说她计划做一件事，已经考虑很久，想告诉艾莲娜，请她给出出主意。自己既然有了计划，对女伴读的私生活就不像过去那么感兴趣了。太太的病已经治好，身体虽然还有些虚弱，可是又返回客厅，重新端坐在书籍、装饰品和绿色观赏植物的环绕之中。

“我有自知之明，”太太打开话匣子，“我熬不过我那老头子。我一咽气，他不就没管束了？想干什么坏事就可以干什么坏事！我可不想叫他太高兴。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太太，我明白。”

“我怎么感到您心不在焉啊？”

“这仅仅是您的感觉罢了。”

“能不能暂时把您那多愁善感的心收一收？”

“太太，行啊，听您的。”

“那好吧。”说着，她摘下眼镜，身子在沙发上左右扭动了几下，睡袍向上拽了拽，露出黑色丝袜下面一双浮肿的腿。

“我要搞回忆录。弄个录音机，把我讲的都录下来。再雇个人，整理录音，打出字来。您知道我要做什么吗？”

“不知道，太太。”

“您可真够聪明的！整理好，我要出版！”

她那一双深陷在粉红色肥胖脸颊里的小眼睛，像假面具上的两个黑洞，转动着窥视艾莲娜的表情。艾莲娜发现这双眼睛和安德烈的眼睛一样，都燃烧着一股强烈的怒火。

“我并不糊涂。我不是不知道，出版社是不会接受的。可是，我已经给一家印刷厂打了电话。那边答应替我安排自费印

刷。一千份就够了。您以为如何？”

“我觉得可以。”艾莲娜小心谨慎地回答，心里想波里太太是在为征求意见而征求意见。

“当然可以啦！有钱什么都办得到！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儿吗？但是，这件事的价值不在于单纯叙述我的一生，虽然我这一生相当丰富多彩。重要的是要叫世人知道，这个家伙，阴差阳错地成了我的丈夫，给我带来多么大的痛苦！要叫世人知道，这么多年来，这个男人是怎样侮辱我，嘲弄我，剥削我；而他却受到法律堂堂正正的保护。这些畸形的法律怎么对待我们呢？正是这些法律把咱们这些女人压在最底层。”

“不会有什么风险吧？”艾莲娜问道。

“我愿意承担一切风险。我请了一个律师，狡猾得像只老狐狸。”

她越说越激动。每挥动一次手臂，手镯碰击，丁当鸣响，像是在激励厮杀。

“还不能到此为止。下面才跟您有关。我丈夫和我在巴黎有很多朋友。我希望我的书能出法文版，五百册可能就够了。您是不是同意担任翻译？我不要求您马上回答。先好好思考思考。无论如何，酬金不会少给的。一定要让我的法国朋友们了解真相，让他们知道我这一辈子忍受了多么大的牺牲！当然，要印些豪华本，送给大人物。比如说，给教皇也送上一本。”

“太太，何必送教皇呢？”

“小冒失鬼，可不能这么说话！我虽然不信教，可还是要吁请圣座明察：一个口口声声崇敬天主的阔佬，一个虔诚到连路过教堂都要画十字的绅士，实际上无耻到了极点，是个心毒手狠的骗子，一个你们法国人常说的‘达尔杜弗’！”

她更加焦躁了。两只胖乎乎的小手不停地飞舞，像是在提

拉一根看不见的仇恨之线,线的末端就是她生命的终结,她不能不有所安排。

"请注意,一切我都想到了!这个该死的病!很可能在书出版前,我就断气了。我已经同公证人接过头。我的遗嘱里将写明,我的作品,不论是意大利文本还是法文本,都要按照我正在制定的一份名单发送。我就是死了,身后也要留下个炸弹,一颗打开信管的炸弹。"

从波里太太家出来,艾莲娜没有直接去撒迪家。时间还很充裕,想随便在大街小巷里走走。她平常就喜欢散步;这一回触景生情,重温拉斯奈尔陪她逛街的一幕幕往事,心里十分畅快。再说,每次从波里太太家出来,神经都绷得紧紧的,需要松弛一下。

夜色降临,城里纵横交错的水道隐没在黑影里,显得又深邃又静谧;还带着几分凄凉。由于来了安德烈,这里的一切都能引起人的哀伤。今晚会面能否解决问题?电话里他和解的口气不能完全当真。她信步走到一条繁华的大街上,在色彩斑斓的商店橱窗前,不时停住脚步。她的鞋子旧了,不足以御寒,早该换一双了。但是,手头不宽裕,花钱需要精打细算,决心难下。又一家店铺吸引了她的注意,橱窗里陈列着三角裤衩、乳罩、女上衣一类商品。她不无喜悦地回忆起,拉斯奈尔对妇女用品颇为留意。木制模特儿臀围小,胸部扁平,头秃得像蘑菇;它穿身女便服,有气无力地望着艾莲娜。艾莲娜盘算着,什么时候手头松宽些再来。现在,她更加意识到,自己的内心是围绕着拉斯奈尔组织起来的;拉斯奈尔左右着她的一切想法,并帮助她重新获得内心的统一。碍事的是安德烈。马上见他,一刀两断。她感觉自己一点耐心也没有了。

七

黑暗扼杀了一切光亮，窒息了一切声响。连远方的钟声也失去了悠扬与空灵，变得沉闷而重浊。和往常一样，叫门后，窥视孔咯咯吱吱地打开了。然而，孔洞后面出现的，不是惯常的守门人，而是另一个人的眼睛。而且，观察了那么长时间，才开了大门。开门的人身穿雨衣、雨帽，没有说话。但是，种种迹象表明，此人早已等候在门口了。

进门之后，艾莲娜发现，环绕楼房一直通向花园的通道，被强光灯照得如同白昼。守门人不见了，他的爱犬也无影无踪。楼内更是灯火通明。除了壁灯之外，连两盏豪华的大吊灯也打开了。吊灯的强光直射到缟玛瑙的栏杆上。楼梯顶端站着另一个陌生男人，身披套袖式风雨衣，头戴博撒利诺式帽，双手插在衣袋里，两腿叉开着。艾莲娜迷惑不解，便转过头望了望陪她进来的人，想问问到底出了什么事。

“请上楼。”不等艾莲娜开口，此人先要求道。

上了楼，那位戴博撒利诺帽的人微微一点头，算是打了个招呼；随后，又请艾莲娜跟他走。整座楼里鸦雀无声。往常在走廊尽头匆匆闪过的仆人，今晚都无影无踪了。

“撒迪先生有什么事吗？”艾莲娜问道。

“您马上就会知道。”

走进撒迪的办公室，看见还有一个人坐在那里。此人胸宽脸阔，下垂的面颊压在衬衣领子上，大鼻头底下长了一双大鼻孔，滚圆的肚皮托在两条大粗腿上，裤子绷得像是快要裂开似的。

撒迪脸色阴沉，打了个招呼，便介绍拉斯泰里警长。警长费

力地站起来，向艾莲娜点了点头，嘴里说了句客气话，只是声音太低，别人没有听清。重新坐定之后，警长从脚到头不慌不忙地审视女教师，一边上气不接下气地大口喘气，就像在水下潜泳了很长时间刚刚冒出水面那样。

"莫雷尔小姐，"警长气喘吁吁地开了口。"两个小时前，几个陌生人试图潜入这座房子。当时天还不太黑。我们一个一个地询问所有服务人员，您当然也不能例外喽，所以，请您耐心等候，听从我们的安排。"

"您可以到隔壁图书室里去等。"撒迪客客气气地说道。

艾莲娜注意到，他的脸色和往常一样苍白，只多了两个黑眼圈，像是由于疲劳所致。

艾莲娜感觉事有蹊跷：如果真是强盗，怎么竟选择了这么个时候，选择了个楼内上上下下布满仆人的时候？

图书室里，灯光把书脊上的烫金字照得闪闪发亮。四周一片寂静。窗外，几株大树的树冠清晰可辨；靠右边，两树之间有个缺口，露出远处水池边上的灯光。艾莲娜坐在椅子上，拿起一本书，翻了不到一分钟，便丢到一旁去了。眼前的事情莫名其妙，她无论如何也无法集中注意力。从隔壁房里传来了谈话声。一个是女人的声音，压得很低，断断续续，另一个是拉斯泰里警长的声音。为什么非要艾莲娜耐心等待呢？今晚还要去见安德烈。当然，还有一个多小时，不过时间过得飞快……况且，关于这次未遂的盗窃案，她又能提供些什么情况呢？为什么不能马上问几句就放她走呢？她随便翻着书，放下一本，又拿起另一本，哪一本也引不起她的兴趣；连那些珍本和善本，甚至几本十八世纪的言情小说以及它们颇富诱惑力的插图，她都无心浏览。

隔壁的询问还在继续进行。警长气喘吁吁、慢慢腾腾的粗声与女人单调的细音交替传来。窗外，花园的景色已经难以辨

认;靠近楼房一边,灯光向远处射去,形成一条光带。光带过处,照出三五座披满青苔的石像以及甬道尽头开向运河的正门。她以前都是从小巷子那边进来的,从来也没有机会好好欣赏一下这边的景色。空间倒不算宽阔,可树木众多,枝叶茂密。窃贼一定是隐蔽在树丛中逐渐接近楼门的。发现他们并发出警报的很可能是那条狗……

六点一过,艾莲娜走出图书室,看见穿套袖式风雨衣的男子还在楼梯上端,凭倚着栏杆,便叫了他一声。此人懒洋洋地走过去,询问有什么事。

“打电话。”艾莲娜回答道。“我本来有个约会。得通知人家,我不能准时到达了。”

“电话线切断了,小姐。”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您会知道的。现在,请进去等待。”

这一切是那么不近人情,艾莲娜听了不禁呆立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

她只好回到图书室,又走到窗前。一条驳船从运河上驶过。夜色中艾莲娜什么也看不清楚,只有马达的鸣响传入耳中,为她心脏的跳动打着拍子。她想去见撒迪,要求马上放她出去。有什么理由拒绝呢?她又不是犯人!她问心无愧,而别人是在欺负她太老实。再说,去晚了,安德烈又要大动肝火。不能叫他发脾气。今天的谈话是决定性的;必须让他平心静气地听下去。自信、委屈与担心促使她又一次下决心交涉。她走到门口,听到隔壁询问的是另一个女人。那好吧,先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谈话一完就走上前去,请求给她几分钟时间。听了一会儿,什么也没有听清楚。她有些厌烦,便又走到书架前,心急如焚,不知如何是好。

不久,听到外面有脚步声朝图书室走来。进来的是个大块头,艾莲娜一眼就认了出来:守门人!他愁容满面,疲惫不堪。

“您好,小姐。”守门人有气无力地说道。

“见到您很高兴,也许,您能给我讲一讲,到底出了什么事?”

“我的狗被他们杀害了。”

“被谁?”

“谁知道?反正是从花园那边进来的。”

“大白天这怎么可能呢?再说,房子守卫得这么严实?”

守门人一声不吭,走到窗前,向外张望。他那宽阔的后背几乎把整个窗子都堵住了。

“您的狗,”艾莲娜打破沉默问道,“是毒死的?”

“我的狗,只有我亲自喂才吃东西。那些家伙知道,他们的消息还很灵通。”

说完,守门人又回到房间中央,满脸凄楚,眼皮下垂,一次也没有抬起过。

“他们扔了一颗小毒气弹,把狗的眼睛都烧瞎了,嘴也烧烂了,还有肺……据说,那是军用毒气,是马尔盖拉一家工厂制造的。”

艾莲娜又是一惊。她连忙靠近守门人,再也不敢想同拉斯泰里警长交涉的事了。

“我的爱犬,真可怜。”守门人喃喃地说道。

“它在哪儿?我是说,狗的尸体?”

守门人没有明白艾莲娜的意思,便说:

“您想看吗?最好不看。小姐,怪难看的。说不定警察已经送走了。”

“死狗是在哪儿发现的?”

“花园最里边,离围墙不远。那伙人就是从那一带进来的。”

“以前没有发生过这种事吗？”

“这是第一次。撒迪老爷是个大企业家，在都灵，经常受到威胁。所以，他替儿子操心，把儿子的安全托付给我们。可是，您看……”

“您说，那些人是想谋杀吗？”

“想绑票。当然是想勒索一大笔钱。”

爱犬的形象又回到他的眼前，他不由自主地转了话题：

“别看它是条狗……”

艾莲娜坐到沙发里，竭力想从眼前这一连串事情与感觉中整理出个头绪来。到威尼斯之前，也常从报纸或广播里得知意大利暗杀和绑架层出不穷。不过印象不深，通过想象，到头来总归抽象。前几天的斯卡比亚事件，再加上今天的擅闯私宅，她身临其境，立即觉察出有一股残酷的力量和一种无情的意志存在着。她又想起拉斯奈尔在米兰拍的那张照片，想起谋杀者凶神恶煞的模样，浑身极不舒服。

“那些人既然杀了狗，为什么不继续下去，一直走进来呢？”艾莲娜又问道。

“还有一个报警装置。他们破坏不了，只好放弃。”

“有人看见这伙人了吗？”

“只望见个影子。天已经黑下来了。”

“他们从什么方向来的？从运河那边？”

“不，是从邻家过来的。有痕迹留下。”

隔壁的办公室里，询问还在继续进行。艾莲娜看了一下手表，快七点钟了；她坐不住，便站了起来。撒迪少爷的悲剧：受威胁，东躲西藏，要人保护……使她不寒而栗，可又消除不了自己内心原有的不安。真奇怪，一心竟然可以二用。该怎么办？想来想去，还是没法子；那就听天由命吧。忍，不失为一个可取的

主意。怎么对付安德烈？走一步看一步吧……不能把他逼急了。一个男人，不管是谁，自尊心受到伤害时，都会铤而走险，做出丧失理智的事。

突然，走廊里传来响亮的脚步声，伴随着一个女人的哭泣与呻吟。守门人凑过来低声说道：

“少爷的父母来了。哪里也找不到他们。原来，老两口到维罗纳去了。”

艾莲娜心想：看这阵势，再过几个钟头也收不了兵。

八

“在帕多瓦，您有什么联系吗？”

艾莲娜大吃一惊，连忙摇头否认。总算轮到她了。现在，她独自一人，坐在大块头警长面前。警长不时擦拭额头和脸颊上的汗水。守门人还留在图书室里，撒迪少爷可能跟着父母到哪间房里谈话去了。

“那么，米兰呢？”

“也没有。”

“先说这里吧。在威尼斯，有没有人向您打听过和这幢房子有关的事情？”

“没有。”

“比如说，包括房子内部的布置，居住者的起居习惯什么的……”

“从来没有。再说，布置也好，习惯也好，我什么也不了解。”

“您敢肯定？”

“敢肯定。”

“再考虑考虑。”

警长坚定的口气又使她吃了一惊。她连忙辩解道：

“撒迪先生一定对您说过：每次我一进门，就立即被带到他跟前。我只跟守门人说过几次话。”

“那好吧！”

警长喘着粗气站起来，脸蛋子上的肉哆嗦着，到图书室去叫守门人。守门人提心吊胆地走过来，脚下像埋着地雷似的，不敢迈步子。

警长又回到办公桌后面，把大屁股装到椅圈里，没有给守门人让座。

“你接待过好几次这位小姐，对吗？她提过什么问题？”

“没有问过什么。我们只说过一两次话，谈的都是我那条狗。”

“从未注意到不正常的情况？”

“没有，警长先生。”

警长先生看来不耐烦了。他吧嗒了一下嘴唇，厉色说道：

“刚才你跟安布罗修说了些什么？很有意思嘛！那么，想想，原原本本地说出来！”

“噢，对了，警长先生。一天晚上，有个男人在街上等着小姐。我从门上的小洞往外一看，是个高个子，还挺年轻的。穿着一件加拿大式羊皮里上衣。”

拉斯泰里两手撑在办公桌上，上身前倾，毛茸茸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盯着艾莲娜的面孔，问道：

“小姐，此人是谁？”

“一个朋友。那天，他约我一起吃晚饭。”

“能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吗？”

艾莲娜说出拉斯奈尔的名字。警长毫无反应，继续问道：

“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在黎巴嫩。他是米兰一家通讯社的摄影记者。”

“您刚才还说跟米兰毫无联系!”

又要多费口舌了。艾莲娜有些不耐烦地回答道:

“他住在这里。我见他都是在威尼斯。”

“他什么时候回来?”

“过三四天。”

“请告诉我那家通讯社的名称与地址。”

艾莲娜一一讲明,连艾科尔·费奥勒的名字也讲了出来。

“我们将要核实。”

“完事了吗?”

“我这边完事了。不过,撒迪先生还想跟您谈谈。”

警长把艾莲娜送到门外,指了指走廊另一头的一间房子,请她到那里去谈话,然后回过身来,对守门人咆哮道:

“你他妈的这个蠢货……”

下面的话,艾莲娜没有听清楚。她看了一眼手表:已经八点多了。身披套袖式风雨衣的那个警察仍然在楼梯口值班;和刚才一样,他胳膊肘支在栏杆上,懒洋洋地看了艾莲娜一眼。

房间装裱成黄颜色,家具都很精致。对面墙上有一个华丽的挂钟,金色的钟摆滴滴答答地摆个不停。撒迪请艾莲娜坐下,说道:

“把您留得时间太长了。”

小伙子的眼神比刚才精神了一些,可能是他父母到来,给他壮了胆吧。

“我很为您难过。”艾莲娜回答道。

“谢谢。”

撒迪站在艾莲娜面前,有些不自在,脸色和刚才一样苍白。

“试图潜入我家的那些家伙,消息十分灵通。警察怀疑有内

应。正好守门人谈了一件事，注意力就集中到您身上了。”

“可以理解。”

“警长没有什么过分吧？”

“就问那么几句，何必叫我等那么长时间？真有些过分。我本来跟人家约好，现在去不成，失约了。”

“警长想一一亲自询问。叫您受委屈了，我很难过。”

小伙子真的显出难过的神色，喉结在他那鸡脖子上不住地滑动。沉默片刻，他又开口说道：

“我父亲和母亲都来了。他们看到我困在这座老房子里活受罪，心里很不是滋味。我自己就更不用说了。我们刚才谈的就是这件事。今天的事一发生，他们就更替我担心了。”

他又抬起头来，消瘦的面孔对着艾莲娜，说道：

“您知道吗，去年一年，光威尼斯地区有多少谋杀案？六十五起！当然，还不能算多，罗马比这里多六倍。此外，也比不上米兰或热那亚……无论如何，我毫不希望给统计数字再增添点什么。”

“您说得很对。”艾莲娜说着，心里琢磨撒迪话里的含义。

“我父亲叫我到外国去，可以免去保镖、还有报警器那类玩意儿。”

“还可以随便出门，交女朋友。”

撒迪觉着艾莲娜话中带刺，两颊立刻绯红。他定了定神，又一本正经地说道：

“要知道，我也是想当猎人，不想做猎物。”

“您这话怎么讲？”

“我是说，我觉得，要参加个小集团心情才能畅快；不是思想意识的集团，而是，您明白，是干那个……”

说完，他上下牙关咬得紧紧的，两手攥成拳头，叠在一起。

艾莲娜从年轻人的表情里看出一种强迫人、统治人的嗜好。“很可能又是一个以女人的痛苦为乐事的家伙。”艾莲娜心里这么想，表面上却不动声色地问道：

“您不是开玩笑吧？”

“当然不是开玩笑。我有好几个老同学，不是在法西斯那边干，就是参加了别的组织。”

“他们是搞暗杀，或者在公共场所搞爆炸的？”

“沾点边吧。或多或少……有的是辅助人员。您害怕了，是吗？”

“不是害怕，是反感。”

看到女教师心慌意乱，他显得颇为得意，随即咧开嘴似笑非笑、若有所思地说：

“不错，流血是可怕的，人之常情嘛。”

艾莲娜起身告辞的时候，撒迪少爷走到文件柜跟前，拉开一个抽屉。

“我把您留的时间不短了，恐怕也有些过分。不过，我们这就要分手了。”

“我明白了。”

“衷心感谢您。您对我不错。我父亲要我把这张支票给您。是您最近这几课的酬金。”

“谢谢。”

“本来应该多给一些。不过，他这个人就是这样：一个里拉① 就是一个里拉。”

“这样很好。”

---

① 里拉，意大利货币单位。

外面，雨不住地下着，天空仍乌云密布。艾莲娜转过街角的时候，雷声响处，闪电像眼镜蛇般敏捷地从天而降，把灰蒙蒙的天幕撕裂成不规则的两片。安德烈还在等她吗？看来可能性不大。不过，还是打个电话为好。艾莲娜的怨气全部集中到那个厚皮动物似的警察头子身上。安德烈肯定会大发雷霆，还不是那家伙的过错？杂乱无章的思绪又把她引回童年的往事之中。有一次，父母亲吵架，把她这个小女孩吓得躲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不知如何是好。只有等待，在黑暗与恐惧中等待事情平息下来，等待世界复归于平静与安宁，等待生活重新像个样子。是啊，生活何时才能重新像个样子呢？她看了一眼手腕上的表，已经九点了。跟姨妈说妥，拉斯奈尔回来前，她天天到姨妈家过夜；而且答应姨妈，晚上要早点儿回去。今天晚上，顾不得这些了，先设法对付安德烈。

走着走着，两条腿冻得发僵，鞋子也湿透了。要知道下雨，本应该换上雨靴。想到这里，心中不禁又有些无以名状的懊恼。雨不太猛，然而足以使灯光照射下的门面变得模糊不清。终于在大运河岸上找到一家还开着门的咖啡馆，热气夹着烟味从里面涌出来。艾莲娜站在门口。呛得喘不上气来。顾客都是男人，这时都扭过头来贪婪地盯着她。她略一犹豫，便迈过门槛，大模大样地向柜台走去。

进了电话隔间，立即拨旅馆的号码。不知为什么，手指有些不听使唤；拨了两次才叫通。麦莱斯特先生？他不在房间里。艾莲娜请对方到餐厅或者前厅去找一找；对方用平淡的语气说了声：“我去看看。”艾莲娜握紧听筒，耐心等待着；传入耳中的鸣响像远处大洋中涌起的波涛，击打着她的心扉；她更加心慌意乱了。玻璃隔门那边，浓重的烟雾缭绕中，一个个顾客像在灰蒙蒙的水中沉浮。安德烈会相信吗？说不定听了撒迪的故事他会将

信将疑。刚才警长那么无礼，自己为什么不反抗呢？为什么不坚持呢？要求派人出去打个电话也好啊！她感到太阳穴像被钳子夹得紧紧的；可是，脑子不敢松懈下来，得考虑下面该怎么回答。又传来刚才那平淡的声音：找了半天，没见到麦莱斯特先生，可能是出去了。要不要留个口信？好吧，就说莫雷尔小姐来过电话了。

她长吁了一口气，走出咖啡馆。这仅仅是缓期执行。然而，缓期也好啊。缓期到明天，还有不少个钟点呢。未来这十几个钟点，在她的头脑里，慢慢地拉长了，长得像一条海滩，一日一时还走不到头呢。

回到姨妈家，看到拉斯奈尔的第二封电报，是阿达吉莎下午送来的。拉斯奈尔说他正准备返回意大利。当然还说了一些别的话。

“这下子你该高兴了吧！”玛特打趣道。

艾莲娜心里的确很高兴。不过，安德烈所投下的阴影还没有完全消失。她把撒迪家的那场虚惊从头到尾讲了一遍，惟独没提阔少爷临别时所说的话。难道是胡说一通故意吓唬人？还是真的迷上了暴力行径？是反抗家庭，还是出于其他什么动机？

卡尔洛又议论开了：勒索到的赎金是购买武器及维持窝藏处所用的。玛特的意见则与丈夫相左。她忽闪着天真的蓝眼睛，认真地说，赎金数目再大，也是取之于有能力付这笔钱的人家。接着又加了一句：“何况，清清白白是发不了财的！”这些论点，卡尔洛听了大不以为然。

大家分手后，艾莲娜回到房间，脱了衣服，小心翼翼地放整齐。（这在她已经是习惯成自然，从小她就被调教得事事循规蹈矩。）然后，走到穿衣镜前，用挑剔的目光，审视自己的体形。好，

小肚子还是平平的，乳房仍然坚挺。在巴黎的时候，每天早晨她就坚持做二十分钟体操；早饭只吃一个水果，喝一杯茶，偶尔再加上酸奶。到了威尼斯，这一习惯并没有改变。一抬头，那张油画上神秘莫测的人物又跃入眼帘。她赶紧转过身去，穿上睡衣，上了床，又打开电报看了起来。啊，拉斯奈尔，他就要回来了……

第四章　自由桥

一

安德烈命侍者撤去早餐的杯盘，拿起一张报纸看了起来。艾莲娜简短的口信早已通报给他。此刻，他仍然披着室内便袍在等待艾莲娜的电话。走廊里传来吸尘器的嗡嗡声，搅得他心烦意乱。无所事事之中，他又回忆起昨日餐厅里那漫长而徒劳的等待。领班那假惺惺的关注（先生，您还等吗？）更加使人气恼。想到这一切，他感到屈辱，想报复。然而，怎么个报复法？琢磨来琢磨去，总是不得要领。苦思冥想之中，还夹带着一股轻微的性冲动，连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是因为他纵有千般计谋，也越不出肉体惩罚的雷池一步。对，让她哭，让她浑身疼痛地战栗，让她求饶！这个女人的肉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使他着迷。分离两个月了，这在他的生活里是个多么大的裂缝啊！他想起一天夜里，走在路上，看见前面有个女人，酷似艾莲娜；那步态，那腰身，那腿部的隆起，简直同艾莲娜毫无区别。他紧迈了几步，超过那女人，回头一看，好不扫兴：脸上毫无风韵，两片薄薄的嘴唇，见鬼去吧！他栽的跟头使他自己生自己的气。

从餐厅里出来，他跟一个英国人到斐尼斯剧场附近的一家酒吧去消磨时光。这个英国人驾着摩托快艇来到威尼斯海面，快艇受损，停到威尼斯的游船港里待修，他本人就住进了安德烈那座旅馆。几杯威士忌下肚，英国人话多起来，得意洋洋地讲述

他航海的光荣历史：在哪些地方停靠过，到哪里捕过鱼，遇到过什么风暴。其实安德烈并不感兴趣，只是虚与委蛇，心里一时一刻都没有离开过艾莲娜。自己各方面都比她高超，可她现在却那么傲慢无礼，这口气怎么咽得下去？他觉得她低下，可又离不开人家。不过，这两方面真是水火不能相容吗？这个问题，以及其他与艾莲娜有关的问题，在酒精的作用下变得更加突出，一时无法解决；这给了英国人一丝运气，使安德烈听他讲下去。无论如何，这个脸颊通红、脑袋剃光的家伙能一直陪着他，安德烈心里是非常感激的。

走廊上的吸尘器声已经停止。外面，风没有停，不住地拍打着百叶窗。安德烈想到该看看办公的文件了；十点以后，他必须同里昂分社的经理通话，还要往鲁贝[①]挂电话。艾莲娜打电话找他，正好碰上占线怎么办？安德烈给总机打个招呼，以保万无一失。

近午时分，仍然没有艾莲娜的消息。“没有，先生！”接线员用小嘴乌鸦般的声音回答安德烈的查询。

安德烈出了旅馆，朝大运河方向走去。

艾莲娜直到今天上午仍然无视他的要求，不回电话，气得他肺都要炸了。不过，他的自信，他对自己的权威的信心，并未因此而丝毫减弱。对艾莲娜这样一个气质腼腆的姑娘，环境与后天的教育过多地发展了她克制与驯顺的一面。在这方面，她的母亲已尽力而为了。不过，这位妇人自身却并不如此，人们知道，背着丈夫，她并不总是清白的。伊沃娜当然聪明一些；可是，他要聪明女人干什么？他从来就讨厌那些女知识分子。说到

---

① 鲁贝(Roubaix)，法国北部边境城市，靠近比利时。

底，在床帷里的事情上，聪明又能起什么作用？不可否认，色情事也要动脑子；不过，在他看来，那完全是男人的事情；任何女伴都只能充当驯服的工具。

远远地望见那个嵌在墙里、做工精细的街灯灯柱，安德烈马上认出艾莲娜居住的房子。街上没有人影，空荡荡的。从底层木工房的小窗望进去，看见一个男人，面朝里，在用力拉锯；再里面就是壁炉，发出红红的火光。这个人定是帕格里埃罗无疑。安德烈大模大样地走进大门，穿过门廊，上了楼梯，在二楼停住脚步。只有一个房门。他敲了几下，没人答应。一拧门把手，门是锁着的，于是又往上走，到了三楼。敲门还是没人回答。一拧把手，门开了。进不进？往里一瞧，一切家什器物像是融化在暗影之中。这是因为窗户都被厚厚的窗帘堵得严严实实。从楼梯口传来下面拉锯的声音，一下又一下，间隔均匀。此外，别无任何响动。要是突然被人撞见，该怎么掩饰？他朝楼梯半腰的气窗瞥了一眼；窗框里一片屋顶，一个透空的钟楼鹤立鸡群，里面铜钟数口，历历在目。还是走吧。艾莲娜看来是失去了。这当儿，房间的墙上隐隐约约显现出几块方方的黑印，引起他的注意。是城市交通图，还是什么别的地图？刚才，一楼的木匠并没有看见他进来。拉锯声停了。二楼没有任何响动。外面，一个女人用高音喊叫了一声什么。然后，一切又复归静寂。他迈进门，伸手摸到电灯开关。灯亮了。四面墙上净是放大的照片！他又向前走了两步。啊，除了一张戴摩托头盔的头像外，其他都是艾莲娜。光着身子冲澡，光着身子坐在沙发上；左边，又是一个大特写：谁看不出，这是接受了强烈的爱抚与拥抱后的神情！脸部洋溢着快意、放肆、慵懒和肉体的满足。他从来没有看到艾莲娜有过这种表情。幸福到了极点，反而近于痛苦了！他无名

火顿起,恨不得把这些照片撕成碎片。“臭婊子。”他低声骂了出来,心里像打翻了调料瓶子,不知是嫉妒还是憎恨。原来她并没有撒谎,是跟别人睡了觉。那天,他拒绝相信艾莲娜的话时,一定显得非常可笑。这么多大幅照片,意味深长地包围着他,使他目瞪口呆,使他五内俱焚;这简直是对他的全盘否定。他又往跟前凑了凑,一张一张地仔细审视这熟悉的身躯:不大却很美的乳房,圆溜溜的肩膀,腰身的曲线……似曾相识,但又是那么陌生。女人变了。内心的充实,丰富的情感,毫无疑义,已把她变成了另一个人!另一个男人,竟有本事从她内心深处引出这一亲切的微笑,这一像用双唇轻轻抚弄般的微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她怎么就没有如此强烈的活力?而他自己为什么也没有往这上面想?他仇恨艾莲娜的这个情人;是这家伙给艾莲娜脱胎换骨了。他所心爱的这部漂亮机器,竟然给这家伙搞得七扭八歪,太可恶了!要想把艾莲娜抓回来,现在当然困难得多了。然而,一种被剥夺的屈辱感与自尊心受到打击时的愤激情绪混和起来,强烈地震撼着他的内心,使他不顾一切,非把这个女人抓回来不可。不把她治得服帖如初誓不为人!他心里的那根弦绷得不能再紧,逼得他直想杀人,直想把根铁棍戳到哪个活人的肉里去。他猛地挥起拳头,砸到身边的那张照片上。艾莲娜在床上半躺半卧着,双腿半曲,眼睛注视着镜头,就是说在凝视着他安德烈。可是,那充满柔情蜜意而又心照不宣的表情,却不是为他而发的。

想到这里,他再也按捺不住心头怒火,三步两步跨出房门,下楼梯时根本没想到放轻脚步。底层,木工房的门开着,他也顾不得理会。里面那个男子抬起头,惊讶地看着他出了大门,又跟出来目送他走到十字路口拐了弯为止。

去何方?何方才能寻得艾莲娜?账必须清算。可是,不能

多住了;业务忙,已经说妥的事不能再拖延。他这么个男子汉,这么个在社会上有地位的男人,今天竟被一个默默无闻的女人戏弄,被她牵着鼻子团团转;而她又跟别人勾搭上了。这口气,真难咽啊!想到这里,他像发了疯一样,就是绑架也要把她弄到手,就是强奸也不能饶了她。这能说是嫉妒?绝对不能。这与嫉妒是两回事,属于比嫉妒更加深入的一个层次。她跟别人去玩儿了。这是他痛苦的根源。更何况这个情敌要留住艾莲娜,要把她从他身边拐跑。他必须清醒地占有一个女人的肉体,使她服服帖帖地听任驱遣。他必须用这种意识来使他的心灵得到营养;否则,自己的存在就成了问题。他苦涩地回忆起一部电影,是在阿姆斯特丹一家"性感影院"里看的。一个姑娘被绑在一个斜十字形木架上,四肢叉开,一旁有人用皮鞭不住地抽打。这当然是部影片,仅仅是电影而已。姑娘是在演电影,是在表现痛苦的神情……

算了吧,不去想这些。不过,只剩下三天时间了。

安德烈朝旅馆走去。寒风一个劲地吹,把河道的水面搅动得不住起伏。说不定艾莲娜又打了电话,留下口信,可他偏偏不在?想到这里,他加快了步子。

进了旅馆门厅,迎面大镜子上方的挂钟指着十二点一刻。他立刻询问看门的伙计,有没有人给他来过电话。自从上次要高价给德肋撒拉过皮条之后,这个伙计见到安德烈总是笑容可掬,十分殷勤,似乎还希望再次给他"安排安排"。没有。伙计连忙说没有人给先生打电话。安德烈听了,连声"谢谢"也没说。此刻,给这蠢驴几个耳光才解气呢。

"有电话来马上告诉我。我就在这边。"

"是,先生。"

安德烈从前厅直接到了餐厅。英国人老远看见他，举手打招呼。他接受了邀请，和英国人坐到一张桌子上。昨天没有记清楚这个人的名字，有些尴尬。他叫什么来着？可能是：恰塔威，或者和这差不多。

“麦莱斯特先生，今天一路顺风？”

“先生，是一场风暴。”

安德烈硬压着火，时刻想爆发，想摔椅子，砸板凳。对方没看出来，还以为他没听懂自己这句套话的意思，便补充道：

“噢，只是强东风，没什么了不起。”

餐厅里人不多。里边的墙上有幅大型壁画，是临摹坎那莱托[①] 的作品，表现从吉乌德加角所看到的圣马可盆地的景色；近景上有位身穿玫瑰色连衣裙的少妇。侍者，架着夹鼻眼镜、身着黑衣过来请他们点菜；他走开时的模样使人联想到回巢的猫头鹰。

恰塔威还像昨天一样，用英语天南地北大谈起来。安德烈几乎没有听；可是，讲到一对男女乘着小船在巴利阿里群岛海面上寻欢作乐的事，他的耳朵却竖得直直的，生怕漏掉哪个细节。少妇的丈夫乘着摩托快艇追过来，把一对野鸳鸯反锁在船舱里，凿穿船底。这时，他恰塔威正经过那里，远远望见这艘帆船停住不动，船体莫名其妙地倾斜，便掉转船头，开足马力赶过去。到了那里，只见那对男女一丝不挂，惊吓得神经已经失常。

“麦莱斯特先生，您能想象得出当时的情景吗？那位漂亮女郎都吓傻了。见我走近，便朝我跑来，那双秀色可餐的乳房颤颤颠颠的。她扑到我怀里，紧紧搂住我的腰，叫我救她。说实在

---

① 坎那莱托(Giovanni Antonio Canaletto，1697—1768)，威尼斯画派的著名代表之一。

的，我本来可以把她一个人弄走，叫那个傻小子在橡皮艇里挣扎。”

“是啊，您怎么没那么办呢？”安德烈情不自禁地搭了腔。

“嗨，话虽然这么说，可我决不能这么办。我从来就欣赏妇女，怎么能当着一位妇女下此毒手呢？”

“什么叫‘欣赏妇女’，您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认为妇女比咱们强，起码比咱们慷慨大方。”

“可是，那个女人是偷汉子的啊！”

“这也构不成充分的理由允许我乘人之危干非礼之事。”

安德烈现出嘲讽的笑意。这个活宝贝，光头配上面部的皱纹简直像一条牧羊狗。他能是个仗义行侠的人？壁画上穿玫瑰色红裙的少妇又跃入安德烈的眼帘。他仔细观赏那倒扣郁金香式的长裙、那从圆溜溜的双肩优雅地升起的颈项。

菜上得很慢。可能是厨房里人手不够，要不就是有意怠慢他俩。安德烈不耐烦了，朝侍者叫嚷起来。侍者夹鼻镜片后面的眼睛眨个不停，一举一动更像猫头鹰了。

“是，先生。您说得对。”

安德烈的思想却又跑到别处去了。他猛然想起，下午两点艾莲娜要到圣卡特琳娜大街波里太太家去。要想抓住她，这是个机会，现在时间还来得及。

二

波里太太已经开始口述她的回忆录，用录音机记录下来。

“您会打字吗？”她问艾莲娜。

“会。在巴黎，我是经理的秘书。”

“当女秘书！您常跟老板睡觉吧？”

艾莲娜表示出不高兴的神情。她觉得波里太太人并不坏，就是出言不得体，有时太过分了。

“亲爱的小姐，我并没说什么不好的话。我丈夫是那方面的老手了。据他说，初夜权现在还存在；什么老板呀，主任呀，总编辑呀，反正是头头脑脑的……千万别生气，咱们不提这个。这要是个神话，那再好不过了。您能替我誊写吗？”

“可以。”艾莲娜欣然同意。撒迪少爷的课停了，这一来可以补偿一些损失。

“那很好。价钱嘛，我不会亏待您就是了。现在，就请您听第一次录音。谈的是我的身世，特别谈到了我的父亲，我父亲是个精明的商人，埃塞俄比亚战争期间做军需买卖，发了大财。法西斯上台后，他开的纺织厂生意十分兴隆；因向军队后勤部门供应毛毯及篷布一类物品，利润十几二十倍地增加。当然，他也向政治家和当权者行贿，在共和国[①] 成立之后，事情也毫无变化，法国看来也好不到哪里去。而我，在一九三五年，当意大利军队不宣而战入侵埃塞俄比亚时，我已经挺懂事了。许多国家不敢仗义执言，这已经预示着一九三七年在西班牙共和国事情上的苟且偷安以及一九三八年对待不幸的捷克斯洛伐克的欺软怕硬态度。看我说到哪儿去了？还是回到我的家庭上来。在墨索里尼的巨像下面，我们过着豪华的生活。家中婢仆成群，跟王爷府第相比毫不逊色。我刚满二十岁，未来的配偶就把那老鼠嘴巴伸进了我们家。他对金钱的嗅觉灵敏得惊人。您把一张一千里拉的票子藏在这间房子里，他即使蒙上眼睛也会径直朝藏钱的地方走去，就像一条垂耳牧羊犬一见到小山鹑马上就能扑过去。我只是对您讲讲大意，颠三倒四的。您一听录音就全明白了。”

---

① 意大利共和国成立于一九四六年。

说着，波里太太打开录音机。使艾莲娜惊诧的是：这些事情，太太讲得头头是道，声音显得温柔而风雅，语调里充满了娇媚的情绪，丝毫没有刚才的怨气与苦涩。

"下面我要接着讲：结婚不到一年，有一天，在小客厅里，我丈夫跟一个女仆干不要脸的事，被我撞见。嗬，那条长沙发呀，窄得比熨衣服的板子还窄！他那副模样，可笑得没法子提了。两条公鸡腿，腿肚子朝上，衬衫飘散着，像面旗子。"

说到这里，波里太太举着烟嘴，笑得前仰后合，浑身的肉没有一处不颤抖，下巴底下的肉褶又多了一道。

"使我发笑的是，三天以后，我就跟他最好的朋友也来了同样的一幕；这叫一报还一报。那个男人可不机灵，费了我好大劲，您相信吗？他顾虑重重，不好意思！当然，这些要不要写，我还拿不准。但是，一旦写出来，那该是一幅多么出色的风俗画啊！对吗？"

这"对吗"二字，不是朝艾莲娜说的，而是说给刚刚走进来的玛德莱娜听的。老太婆吞吞吐吐，欲言又止。

"怎么回事？有事就快说！"波里太太生硬地说道。

玛德莱娜凑到太太的耳朵上，压低声音，说个没完。艾莲娜听不清楚；似乎是有个男人在底下前厅等候。玛德莱娜说着，还不时向她看上一眼。这一切使她警觉，心口堵得出不来气。这时，波里太太一只手放到宽大的前胸上说道：

"是找您的。有个人想见您，叫麦莱斯特。"

"可是，现在这时候合适吗？"

波里太太看出她脸色苍白，便对老妇人说：

"叫他进来！"

"太太！"艾莲娜喊了一声。她浑身的血液似乎一下子全都涌到心脏里去了。

"您别慌,"波里太太柔和地安慰她,"我自从生了病,一直闭门谢客。今天有人找上门来,虽然意外,但满有意思。"

一个男人上楼的脚步声响过,艾莲娜伸直脖子等待安德烈的出现。他进来后,先扫了一眼艾莲娜,观察了一下屋里的布置,看到尽是些垫子和灯饰,还有乳白玻璃和透明玻璃的收藏品,很快作出判断:"娘们儿味道十足。"

"麦莱斯特先生,那么,就请坐吧。"波里太太指着一把椅子说道。

"谢谢,太太。我只打搅一分钟,跟莫雷尔小姐说一句话。"

"就说一句?"

"请原谅我的冒昧。刚才打了个电话,因为怕多麻烦您。可是,您的仆人说,四点以前禁止给您转电话。"

"确实如此。"

之后,波里太太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是故意的吗?很可能。你看,她不住地打量来客。艾莲娜想,这态度一定是为了给安德烈来个下马威。艾莲娜自己呢?刚才吓得要死,现在镇定了一些,可是脑袋隐隐作痛。她注视着眼前的场面,心中模模糊糊地预感到,安德烈与波里太太之间会发生一场舌剑唇枪的对抗。安德烈坐在椅子上,上身挺直,一只手放在大腿上,活像有位乡村摄影师在给他照相。波里太太此刻也恢复了平静;她坐在沙发上,使人想起雷卡米叶夫人① 的身影。

"您是上星期四来威尼斯的,对吗?"

"是的,太太。"安德烈毫不掩饰自己的诧异,眼睛瞪得大大的。

---

① 雷卡米叶夫人(Mme Récamier,1777—1849),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之友,她的沙龙是当时著名的社交场所,巴黎卢浮宫藏有她的肖像画多幅。

“您不想问问，我是怎么知道的吗？”

“莫雷尔小姐，我想……”

“不是她。”

不等对方有什么反应，波里太太像小孩子似的玩起自己的小聪明。她的小嘴收拢起来，算是微笑。她希望自己的微笑带有嘲讽与诡谲的意味。

“那一天，莫雷尔小姐照例来我这里，脸色煞白，就像白水煮出来的童子鸡。刚才，一听说是您到来，她的脸色一下子又变得和那天一样苍白。我由此推断出……”

“太太，您的推论很可能十分贴切，”安德烈竭力保持自己的尊严，变得有些过分僵硬，“不过，我无法接受。”

“您不能不接受。”波里太太用手帕扇着风，神态优雅地说道。

显然，她是想把安德烈捉弄一番。艾莲娜十分不安。看到安德烈强忍着怒火，脸色变得阴沉而冷酷，她担心这样谈下去会不可收拾。而一不可收拾，吃亏的首先是她自己。

波里太太快意地吸了一口烟，继续说道：

“不说这个。我想了解一下，为什么您非要我见您不可？有急事吗？”

“您说对了。”

“急到不怕引起别人的厌烦？”

“的确如此。”

“莫雷尔小姐在我这儿四点钟才结束工作。”

波里太太请安德烈马上离开她家。

安德烈站起来，紧张得差点把椅子碰翻。他双颊红紫，像挨了几个重重的耳光。艾莲娜感到，他的自尊心受到伤害，已经超过可以忍受的限度；同时，他又不知所措，波里太太的态度把他

惊呆了，而她的动机一时又猜不透。他右手下垂，拿着呢帽的左手不住地颤抖，虽然轻微，可是大衣上那一处的晃动别人看得清清楚楚。恐惧感又向艾莲娜袭来，她心里明白，这家伙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波里太太呢，她意识到了吗？刚才的挑衅，把安德烈逼得无路可走，看上去她很得意，似乎她面前站着的，不仅仅是安德烈一个人，而是她生活里遇到过的一切魑魅魍魉，所有给过她痛苦的安德烈。把安德烈羞辱一番，对她来说，很可能是一种手段，为的是减弱某些记忆的锋芒。安德烈把愤怒的目光慢慢地从波里太太身上移向艾莲娜，又从艾莲娜身上移向波里太太。波里太太眯缝着眼睛，唇间叼着烟嘴，也在注视对方；她的神态表明，她面前似乎有一种奇特动物的活标本，引起她仔细观察的欲望。双方的阵势剑拔弩张，使艾莲娜胆战心惊。

"太太，"安德烈终于先开了口，用生硬的语气说，"我回旅馆等莫雷尔小姐。您这里一完事，就请她去我那儿。"

"她要去您那儿的话，是很不慎重的，"波里太太用嘲弄的口气反驳道，"您想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安德烈本来已经退着向门口移动，听了这话，又停了下来。

"她有男朋友。要是男朋友听说，他不在的时候，艾莲娜到旅馆里去，找一个有钱的先生，一个有派头但上了点年纪的先生，那他将作何感想，您可不知道，当今的年轻人，外表上看不拘小节，在女人的身上可是斤斤计较的。我说的女人，指的是他们所喜爱的姑娘。"

"您的提醒，我很感激，"安德烈生硬地说道，"但是，要回答我的，不是您，而是莫雷尔小姐。"

艾莲娜明白，波里太太决不会咽下这口气，一定会以牙还牙，用同样刻薄的话回敬安德烈。

"那好吧。"波里太太先是装得像个温柔淑女，停了片刻，又

说道，"可是，既然您进了我的家门，我又同意接待您，您还得耐着性子听我谈谈……"

安德烈微微耸了一下肩膀，别人几乎难以觉察；然后，又退着向门口移动。这时，他像个疲惫不堪的人，再也受不了眼前的烦扰，只求赶快走开了事。

"请再等一秒钟。"

安德烈服从了，然而这一次，嘴唇上泛起的是做出来的微笑；似乎他这个有理智的男子，同意听一个神经不正常的女人的胡言乱语，心里觉得怪有趣的。

"麦莱斯特先生，要知道：跟一个女人睡过觉，可不像您在市场上买了一头母猪或一匹牝马，就有了占有权。我很喜欢莫雷尔小姐，她感情细腻，有眼色。这样的姑娘理应得到幸福。您想跟她单独谈谈，那可以嘛。至于您说要感谢我，先生，那倒大可不必。刚才看到您挥舞稻草人，我还觉得挺好玩呢。"

接着，她面带笑容，不客气地挥了一下拿烟嘴的那只手，似乎要把安德烈逐出她的视线之外。安德烈受了凌辱，二话不说，把帽子扣到头上，出去了。艾莲娜领会到波里太太的示意，跟着出了房门。

到了前厅里，艾莲娜看见安德烈眼里射出两道凶狠的亮光，鼻孔气得变成两个大窟窿。他脱下帽子，烦躁地整理头发。

"那个老婊子是什么人？"他朝艾莲娜喊叫道，"从哪儿出来这么个胖东西？"

他怎么也镇定不下来，烦躁地朝四周望去。这间整齐干净、家具高雅、有帝国时代贵重座椅的大厅，在他眼中，没有一样东西不令人作呕。他好像迷了路，走进一个又脏又臭的不正当去处。过了一会儿，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定了定神，这才强打精神，做出和颜悦色的样子，说道：

"我可怜你。啊,这……我可怜你。为了挣几个钱,竟受这种人的窝囊气！你还要干下去吗?"

艾莲娜没有回答,因为他的话好像主要是在自言自语,以发泄他止不住的怒气。然后,他改变了语气:

"昨天晚上,你为什么不来?"

"碰上警察局调查,脱不开身。"

安德烈盯着她的面孔,似乎在琢磨她的话到底是真还是假。

"这事以后再解释。现在,我该走了。五点钟在旅馆等你。"

"不行。"

"噢,好啊!"安德烈不耐烦地说,"你果然是听凭这个胖婆娘摆布!"

"再见面,真的还有必要吗?"

"有必要谈。毫无疑问!"

安德烈的语气是坚决的,可没有丝毫威胁,有的只是一点责备之意。

"我还有课,到六点才结束,"艾莲娜说道,"地点在福摩萨圣母堂附近。那一带有不少咖啡馆嘛。"

"那好。有一家我熟悉。"

他指的是斐尼斯剧场附近、昨天晚上他和英国人去过的那一家。

艾莲娜转身要走,安德烈突然拉住她的一只胳膊,就像几年前他们第一次约会时那样。

"你一定来。答应我吗?"

"我来。"

两人对视了一阵之后,艾莲娜用另一只手帮忙,坚决地从安德烈手中抽出被他抓住的胳膊。

三

艾莲娜离开波里太太家的时候，天上已经昏暗下来，只有地平线上还剩下最后一抹亮色。不少窗户已被灯光照亮。令人烦恼的夜晚。艾莲娜又想起童年的往事：也是这么个时辰，她放学回到家里，没有一天不听到母亲的喊叫。这也不行，那也不是，要不就是发脾气，骂人。

冷风吹在脸上，穿透了呢大衣。艾莲娜加快步子，急匆匆地往前走，冻得眼里充满泪水。她的思绪又回到波里太太身上。安德烈走后，太太对她说："别叫他给吓住。千百年来，总是男人吓唬咱们女人。现在不是闹恐怖分子吗？这些人有一点我觉得还不错。您注意到了吗？他们光谋杀男人。当然，我不谈那些放定时炸弹的家伙。男人们胆怯了。于是，便跑到咱们跟前，装得乖乖的，好索取安慰。他们怕得要死，有时候就顾不得高雅和体面了。"

说完，便哈哈大笑起来。

波里太太按照她一贯的反男性情绪（她自己称作反对大男子主义），朝安德烈射出支支利箭，箭上还特意加上倒刺。安德烈不可能领会不到这一切。其中一支箭，是影射他的岁数。这一击正中要害。安德烈想方设法推迟岁月的侵蚀，掩饰实际年龄的表象，今天波里太太却当着艾莲娜，在这方面羞辱他，他能不咬牙切齿地痛恨这个胖女人吗？马上的会见将会是什么样子？艾莲娜不愿多想。她心乱如麻，还没有从刚才那一幕的刺激里摆脱出来。

她很早就到了豪特霍甫家。老人出门还没有回来。马格达

说，她哥哥很快就会到家。在客厅里，艾莲娜和瑞典老太太聊起天来。那件使艾莲娜身心不安的黑色军服就放在这间客厅的一个玻璃橱内。老太太不久就要动身回斯德哥尔摩去。她那里的一大套房子空无一人。当年，她丈夫就是不要孩子。现在，她只好一个人孤苦伶仃地度晚年。

“他就是不要，”瑞典老太太不无凄楚地说道。“因为他认为，把一个人从虚无中产生出来，叫他一辈子对这一他必然复归的虚无感到恐惧，这事本身就是荒诞不经的。他的父母告诉我，他少年时，曾责备他们无缘无故地把他孕育出来；他的母亲为此十分难过。”看见玻璃橱内人形衣架上的黑军服，老太婆突然想到豪特霍甫失去了独子，便不再做声了。沉默的时间不短，她压低了声音，又说起来。“我这方面，在我们夫妻共同生活的年月里，我一直抑制自己内心的愿望。我把自己创造生命的欲望淹没在泪水之中，把顺从自己最深沉的天性的意愿扼杀在内心深处。啊，小姐，您想象不到，对我当初的逆来顺受，现在我有多么遗憾。我祝愿您……不要像我这样！”

老太婆露出笑容。艾莲娜也用微笑来答谢她的鼓励；然后，又想起安德烈如何不顾伊沃娜的一再要求，就是不同意生孩子。他的理由，照他自己说，是因为子女不管多大，只能叫父母操心受累。

这时候，豪特霍甫回来了，外衣上有着雨点。看到艾莲娜，他马上就说：

“小姐，今天请您留下来同我们一起吃晚饭。可以吧？”

见艾莲娜犹豫不决，瑞典老妇人便开了腔。她说，她在威尼斯的最后一晚，如果艾莲娜肯赏光，她是会十分欣慰的。艾莲娜算了一下时间：与安德烈的会见不超过一个小时，无论如何，也不能越过这一时限！于是，盛情难却，最后便接受下来。不过，

她特别提出，课后有个约会，就在附近，必须先去一趟，再回来吃饭。

安德烈已经坐在那里等她，桌子上摊着一张报纸，他选了一处远离柜台的隔间，光线暗淡，桌子用桃花心木做成，座椅蒙以深红色的皮革。和上星期对岸那家简陋的店铺不同，今天这家是个豪华去处。不过，她觉得还是上次那家的气氛更吸引人。到底是什么原因，她来不及细想。侍者已经替她脱下雨衣，连同她的软帽一起取走了。她注意到，侍者身穿白色制服，佩带蝴蝶领结和饰有螺旋形流苏的肩章，不住地打量她。可能是看到她脸色苍白，感到诧异的缘故吧。邻近一个隔间里，两个男子吸着雪茄，面对面地交谈，额头几乎碰到一起，不时发出一阵哈哈大笑，艾莲娜觉得安德烈还算镇静。当他又开始诋毁波里太太，把她比作马赛下等妓院的老鸨时，艾莲娜也没有大惊小怪。

"在旅馆大厅里见见面，就能损坏谁的名声！"安德烈继续说道，"这种小家子气的论据，根本不值一驳。"

"你本来就不应该来嘛。"艾莲娜温和地顶了他一句。

"我下了决心，不惜一切代价，非找到你不可！"

"要说的不是都说完了吗？"

"不对！首先你得交代交代，昨天晚上为什么不来赴约？"

这时，侍者过来询问他们要些什么，两人的对话因而暂停了片刻。侍者走后，艾莲娜简单扼要地讲了讲撒迪家发生的事情。她没有什么特别用意，顺便指出，近来绑架企业家及其他富有人士的事件接二连三。说到这里，她感到安德烈特别注意在听。接下去，她又解释当时为什么无法通知他；对警长愚蠢的专横行为，又大肆抨击了一番。

安德烈一直静静地听着，没有打断过她的话。这时他才咆

哮起来：

“那么，今天上午，老天爷，你就不能打个电话？我不就可以躲过这个老妖婆了吗？”

“一整夜我没合眼。那憋气的毛病又犯了。直到今天上午，才算睡了一会儿觉。”

艾莲娜所说不假。受了那么多刺激之后，她的心脏狂跳不已，就像要从嗓子里往外蹦出来似的。天亮前，她实在忍不住了，呻吟声惊醒了姨妈玛特。玛特赶紧跑过来，拿着注射器和一瓶樟脑浸液。她自恃精通医术，便给外甥女打了一针，叫她安安稳稳地睡着了。

他知道艾莲娜有这毛病，也就没有过多纠缠，两个人不慌不忙地抽烟，喝茶，谁也没有再说什么。过了好几分钟，安德烈才开了口：

“噢，那个……对，你那个照相的呢？”

艾莲娜早就料到，他会提出这个问题来。

“我不是告诉过你吗？”她轻描淡写地说。

“不错。波里太太也讲了。你真会挑选说心里话的女友啊！”

“你还想再了解些什么？”

安德烈猛地吸了一大口烟，接着说道：

“你想嫁给此人？”

“我还没有考虑这个问题。不过，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艾莲娜的意思是：眼下，我和你的关系已经到了这种地步，打听这事又有什么意义呢？

安德烈似乎陷入漫长的沉思之中。不过，艾莲娜心中有数。此人在情感方面是个平庸之辈，他对艾莲娜的内心生活毫无所知，从来就没有想到要在这方面动动脑子。这一点不假。此时

此刻，他回想的是昨天夜里的一场噩梦。从撒迪家的狗被毒死，嘴巴和眼睛被烧坏，他联想到梦中那一望无际的荒漠，远处蠕动着一些皮肤暗红而带有深色环纹的活物，四肢短小，头像个圆球，没有眼睛，嘴是个大窟窿，既没有嘴唇，也没有牙齿。很难说这种东西是个什么样子。突然他从沉思里出来，问道：

"他呢？他那方面有什么打算？"

他的口气平静，带着一种保护人的和善。在巴黎，他时常这样对待艾莲娜。

"我不了解，"艾莲娜回答道。"但是，让我再说一遍，这难道就是问题的实质吗？"

问题的实质难道不是两人分手，彻底了结，各奔东西？艾莲娜本想直率地表达出来，可是安德烈没有让她解释下去。对他来说，所有的女人毫无例外都希望结婚，都追求平静、安全与无忧无虑的生活。今天，艾莲娜似乎离开了这一轨道。他在困惑不解之余，又觉得她跟那个照相的（这三个字使他发笑！）只不过是萍水相逢的偶合，毫无基础可言，因而也就不可能持续下去。

"以前，我对你不够大方，"他似乎在做检讨，"现在我认识到了。心里很不好受，请你相信。我常常想到这一点。是啊，我本应主动替你弄一套好房子，叫你离开那个窄小的单间，舒舒服服地住进去。我还应该把你从办公室那堆蠢事里解脱出来。总之，叫你过上另一种生活。你看，我承认错误。我一切都是为了你好，为了使你幸福，这你应该明白。"

安德烈说这话时，是否认识到，他向艾莲娜许诺的，仅仅是一种受供养的"母鸡"[①] 的生活？他是否认识到，他低估了艾莲娜，把她看成追求金钱、贪图享受的女人？艾莲娜明白，刚才所

---

① 母鸡，在法语俗语中，指情妇。

说的，仅仅是个开场白。果然，安德烈又开腔了：

"伊沃娜的事，我也不糊涂。她那自杀的把戏使你受到很大震动。不过，她和我之间，事情已经平息下来。总有一天，大家要谈到离婚的。三拖两拖之后，最终她会接受这种解决办法，会认为离婚是合情合理的。现在就要准备那一天的到来。这仅仅是个时间问题而已。"

艾莲娜沉默不语。安德烈因而以为她是在认真思考，在权衡利弊得失。在生意圈里，他已经锻炼成一把搞交易的好手。他工于心计，懂得如何用言语诱使对方上钩，如何步步为营，万无一失地迫使对方就范。刚才他最后的一句话就颇为耐人寻味：离婚以后，也就是说他重获自由选择的权利之后，大门将是向艾莲娜敞开的。这样，就看她怎么对待了。然而，他同时又埋怨自己，叫一个女人牵着鼻子打转转，就像中了邪一样。这个女人有什么了不起？叫他垂涎的不就是她的肉体吗？他从来没有把她介绍给朋友们。当然，现在她注意修饰打扮了，显得比过去吸引人，可以说是相当漂亮了。到了威尼斯，第一次见面，就发现她脸上薄施了脂粉，涂了口红，还抹出眼影，这是他们交往这些年来从未有过的。该怎么解释这一变化呢？艾莲娜俏皮起来，这不就说明她已委身他人了吗？等待，必须等待，要克制自己，不能急躁，不能干蠢事，一不小心就会鸡飞蛋打。

艾莲娜觉得时间像停住了一样。透过右边的落地窗，她望着外面的夜色。远处一束光线射过来，映出夜色合围之中一座桥的侧影，像一条悬在半空中的直线，在两边岸上没有一处支撑点。安德烈误解了她的沉默，以为她差不多已被说服，马上就会回到他的怀抱之中。

"听我说，"安德烈胸有成竹地吩咐道，"明天我要去马尔盖拉。那么，就后天坐火车走。去里昂。走以前给你买好票，你可

以晚些走，准备准备，有事情处理处理。”

艾莲娜尽管有些心烦意乱，可还是注意到，安德烈来威尼斯找她——这是真的——，仍然念念不忘做生意。当然，这只是脑中一闪而过的看法，她并不计较这些，真正使她操心的并不在此。是啊，她现在已经学会冷眼观察安德烈的一套把戏了。他看上去绝顶聪明，也自以为得计，其实是一肚子坏水，厚颜无耻。演了这么半天戏，连一丝一毫的真情实感都没有。

安德烈两手交叉放在桌子上，也在打量对方。他这双手壮实有力，具有男性美。邻桌两位肥胖的顾客大声嬉笑，气氛似乎挺欢快，像在演一场喜剧。

“那么，”安德烈又开腔了，“你有什么看法？”

艾莲娜重新把目光移到安德烈的脸上。

“你没弄明白。”她突然坚决起来，说道。

安德烈听了十分反感，真想劈头盖脸地揍她一顿。她本是个服帖驯顺的弱女子，曾几何时竟成了另外一个人，敢当面顶撞人，把你一脚踢到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那么个地方，弄得你哭不得笑不得，东不是西也不是，简直不知如何是好了。从一开始他就有预感，觉得自己被千万重帷幕阻挡，每前进一步都很困难，幕布一层又一层拉开了，没完没了。

“要我明白什么？你倒说呀，真见鬼了！”他压低声音，怒气冲冲地说道。那双眼睛，真能把人吓个半死！

艾莲娜压住火气，不动声色。她对自己的能力感到吃惊：像安德烈这么个男人，要搞女人易如反掌，今日竟那么害怕失掉她一个艾莲娜！

“我的朋友很快就要回来。”她终于直说出来了，“就这一两天。我正等着他呢。”

说着，她把手伸到上衣口袋里，掏出拉斯奈尔打来的电报，

放到桌子上。电报纸折叠着，她并没有打开。

安德烈看了一眼，没有动，只是说：

“想跟我耍花招，不可能！”

“我是在等他。”艾莲娜并不示弱，“我就在威尼斯等他，哪儿也不去。我可以等上几个星期，哪怕是几个世纪！”

她还想说下去，告诉他，来威尼斯之后，她才开始了新的生活，这才认识了自身的价值，才感到自己终于为了自己而生存在这个世界上。这当儿，安德烈抬起一只胳膊；艾莲娜说不清他到底要干什么：是想打她一个耳光呢，还是打算命令她立即住口？能说清楚的只是：艾莲娜一直注视着面前的这个男人，没有垂下眼皮。

邻桌上的喧笑有增无减。艾莲娜突然感到非常兴奋。对，怎么想，就怎么说；而且，要坚持到底。于是，她又开口了：

“我绝对不会跟你一起回巴黎。既来之，则安之。到了威尼斯，威尼斯就是我的归宿。以前的一切全不算数。至少是不再算数了。不，那一切从来就没有算数！”

全是些大话，空话。安德烈听着耸了耸肩膀。

这时候，两人男人闯进店门，径直走向柜台，一屁股坐在柜台前的高脚圆凳上，高谈阔论起来。本来艾莲娜充满激情的面容和振振有词的谈吐已经把安德烈气得够呛，这两个人横冲直撞，旁若无人，更给他火上浇油。中午在拉斯奈尔房里发现的那张照片又浮现在他的眼前，那是艾莲娜满足后的神态。世事多变：就在两个月前，他只要把这个娘们儿搂过来，抱在怀里，推倒在床上，就能够随心所欲地占有她的身躯，尽情地享用……今天呢，两人之间竖起了一道墙，或者说是一条障碍线。这是从伊沃娜的事发生后开始的。不过，最严重的障碍来自艾莲娜性格上的惊人变化。她一下子变得那么自以为是，一下子获得了一种

足以和他相抗衡的顽固劲头。此刻，她坐在桌子另一端，像忏悔者似的低着头，等待着安德烈的回答。安德烈心里明白，这是一阵亢奋之后的表面冷静，不可一厢情愿地以为她又要回心转意了。可是，他又想不通：对面这个女人，在她衣衫下面隐藏的、不还是他的手指和嘴唇曾经抚弄过的细皮嫩肉和那双又白又柔软的乳房吗？不还是对他已无秘密可言的平滑的下腹吗？难道今后就永远这么可望而不可即了？他没有想到，在某些方面金钱并不是万能的(艾莲娜这个人并不是金钱可以收买得到的)。他也不愿意想下去，因为他知道，这脸蛋儿，这身躯，要是真的永远失去，那他就没有平静的好日子了。

等待在两人之间延长着，只有邻桌的喧闹声点缀一下这叫人拘谨的单调。电报仍然放在桌子上。安德烈没有动它，这是他故意演的一种把戏。过了这么长时间，艾莲娜还不急于收回，这又使他产生了一线希望。虽然这希望十分渺茫，甚至有点荒谬，可他还是宁愿把对方的疏忽解释成一种有利的暗示。他哪里知道，此时此刻，艾莲娜正心急如焚，想找个机会立即走开，自己一个人走开，生怕他安德烈跟出来，到大街上继续纠缠不休。她知道；这个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在酒店里，大庭广众之下，他还不一定敢过于放肆；到了背街黑巷，他要是真来硬的，连个证人也找不到，那就麻烦了。

安德烈也觉得到了关键时刻，一切因素都影响全局，不可等闲视之。于是，他又苦思冥想起来：总而言之，这个娘们儿近来有了新的性生活体验，跟过去的大大不同。唉，自己过去怎么就没有想到留心她的感受与反应呢？失策就在这里。可是，话又说回来，观察、研究别人的心理，正是他最讨厌做、最不屑于做的事情。

这当儿，一个人猛地推开店门，风风火火地走进来，两扇门

互相撞击，发出很大的响声。除了艾莲娜，店内所有的人都不约而同地扭头朝入口处望去。进来的不是别人，安德烈一眼就看出来，是那个英国人恰塔威。只见他鼻子里喷着热气，脱下加拿大式羊皮上衣，满意地观察着这使人感到舒畅的环境，打量着眼前五光十色的酒瓶、闪闪放光的电镀器皿以及包厢式的软垫座位。安德烈不由得骂了出来："该死的狗东西！"来者已经认出了他，晃动着那硕大的身躯走了过来，看来已有几分醉意。剃得光光的脑袋，灯光一照，锃光闪亮。

"您在这儿？真高兴！噢，能不能给我介绍介绍？"

安德烈嘟嘟囔囔地介绍了一下艾莲娜，又含混地道出了英国人的名字。他试图把不速之客支走。可是，这一雄心壮志太难实现了。恰塔威已经挨着艾莲娜坐下来，把两个拳头握起来，并排搁在桌面上，样子活像一对铁榔头。他说碰上艾莲娜能讲英语十分高兴，因为他的意大利语水平连初等也够不上。接着话题一转，便谈起了他的船。这条快艇明天即将驶出船坞，不久将启锚前往科孚岛①；动身前他还可以请他们出海兜一圈。他的语调表明，他坚定地相信，他的听众跟他一样热衷于这些事情。侍者过来殷勤备至，左恭维右夸奖，因为他知道这位顾客不会是个小气鬼。艾莲娜不声不响地收起了电报。安德烈看在眼里，幸灾乐祸地撇嘴笑了笑。

恰塔威竭力讨好艾莲娜，随口讲出一个故事博她开心。若干年前，他的一位同胞，把一座古老宫殿的整整一层楼包租下来。房东是个很有派头的老妇人，她自己留下底层居住。这位不列颠房客——准确地说，是个苏格兰人！——东翻西看，竟发现了件……您猜猜看是什么东西，哈，哈，哈！在一个壁凹

① 科孚岛(Corfou)，即克基拉岛，希腊岛屿，靠近奥特朗托海峡。

的深处，堆满了陈年旧货，尘封霉覆，一卷画布丢在最不引人注意的地方，上面的颜料好几处像鱼鳞似的暴起来。谁的作品？是卡巴乔[1] 的原作！房客将这幅画拿给房东看，老妇人竟无动于衷，看来是一窍不通。问她这块霉烂了四分之三的破布（他当然是故意夸大其辞啦！）卖多少钱，老妇人竟说不出个数目来。房客脑子好使，出价一百万里拉，当场便成了交。我这位亲爱的同胞赶到罗马，神气活现地请一位懂行的朋友鉴定。这位行家看着看着就噘起了嘴，说是件赝品，而且年代相当晚近，是个美术学校高才生老老实实的摹本。原作仍然保存在贝加莫[2] 的卡列拉博物馆。值多少钱呢？不能再高了，最多五千里拉！

讲到这里，看见艾莲娜和安德烈都聚精会神地倾听，他大为感动，便邀请他们两人到旅馆的餐厅与他共进晚餐，以庆祝他的快艇明天重新下水。安德烈没有犹豫，马上答应下来，接着看了艾莲娜一眼，心想她也会表示赞同。谁知艾莲娜却婉言谢绝了，说过一会儿另有约会。安德烈非要她同去不可，坚持了半天竟徒劳无功。在英国人惊异的目光下，艾莲娜站了起来，说了声对不起，便像逃跑似的匆匆离去了。

"到底怎么回事？是我使她不高兴吗？"恰塔威问道。可能是由于酒精的作用，他现出十分难过的神情。和事情起因的严重性比较起来，其沮丧程度显然是过分了点。

"不，绝对不是。"安德烈装得若无其事地回答道。

"她很迷人。秀色可餐。我相信，您是知道怎样才能把她找

---

① 卡巴乔(Carpaccio，约 1445—约 1525)，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画派代表之一。

② 贝加莫(Bergame)，意大利北部城市，靠近米兰。

回来的，对吗？”

“肯定如此。”

四

当晚，艾莲娜从豪特霍甫家出来，已是十点钟光景。虽然一切平静，几小时前的事依然沉重地压在心头。多亏有英国人在场，她才得以脱身。可是，安德烈那冷嘲热讽的目光，却怎么也摆脱不掉。远处，里亚尔多桥头，夜市的灯光呈扇面形朝着大运河上的夜色喷射过去。一股乌黑的风从海上升起，带着水汽，吹了过来。她加快脚步，朝姨妈家走去。安德烈白来了一趟威尼斯，劳而无功，过几个小时又得灰溜溜地独自离开。自尊心受到屈辱，他会不会在最后时刻孤注一掷，想方设法报复一下呢？不达目的就知难而退，这不是他的脾气。他是个冷酷而又工于心计的人，善于不动声色地暗中策划。在他离开威尼斯之前，必须小心防范，一刻也不能麻痹大意。

艾莲娜穿过灯火通明的夜市。水果和蔬菜摊子上方，悬挂着包在锡纸里的火腿，沉甸甸的，灯光一照像一块块金属。她想停下来买几个橙子。耀眼的灯光射到上面，一片火红，非常引人注目。然而，她再也打不起精神，两条腿软绵绵地走不动，心里急着尽快回家去。拐进一条小街，没走几步，从一处地下室的气窗里蹿出一只猫，吓得她连气也喘不上来，那猫却三跳两蹦穿过街道，无影无踪了。艾莲娜过了好久才平静下来。她意识到，几天来自己的神经已变得脆弱不堪，安德烈要是再闹下去，她可真要挺不住了。神经绷得太紧，这根弦要是再拧，是会断的。

卡尔洛在电视机前睡着了。荧光屏上一场足球赛仍在继续

进行。玛特在隔壁的客厅里看书，听到艾莲娜的响动声，立刻跑上去，兴高采烈地告诉她，一个小时前，拉斯奈尔打来长途电话。是从罗马打来的，刚下飞机。

“我不知道去哪里找你，就叫他留下电话号码。”姨妈殷勤地补充了一句，便知趣地像老鼠一样溜走了。

剩下艾莲娜一个人，她立即拿起电话听筒。很快传来拉斯奈尔的声音。艾莲娜心头的乌云似乎一下子不见了踪影。摄影记者困在贝鲁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军用机场搭飞机出来，当天贝鲁特国际机场遭到袭击。那架飞机是去雅典的。到了希腊，又要等航班。回到罗马已经太晚，赶不上当天的夜班火车了。他明天就坐飞机去米兰，将必要的事情了结一下，立刻来到她身边，一分钟也不耽搁。什么时候到？恐怕是晚上了。黎巴嫩的情况嘛，见面再谈。接着，拉斯奈尔问起了艾莲娜的情况：身体怎么样？想没想他？真的想了吗？艾莲娜用恋人之间戏谑的语气一一作了回答，并告诉他：明天晚上在家里等他回来。“好，一言为定。”拉斯奈尔用轻快的语调结束了这场马拉松式的长途电话。艾莲娜沉浸在遐想之中。她回味拉斯奈尔的一言一语，想象他表情的变化：眼睛是什么样子，嘴唇是什么样子……几句简短的情话，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只要心中充满爱情，什么痛苦呀，仇视呀，危险呀，统统不在话下，生活仍然是充实的。

放下电话，艾莲娜马上跑到姨妈和姨父跟前。他们俩不知道安德烈来到威尼斯。为了少打扰他们，艾莲娜一直没有提起这件事。

“你看，”玛特说道，“你的星象预言得很准：‘本周内有好消息嘛’。”

姨妈相信占星术。有一回还买了个护身符，说明文字上写

着："本护符具有通灵法力，能将星宿善缘施诸心诚之人。"这是一枚金属纪念章，正面铸有非洲面具的形象。又有一回，看到一则广告，宣扬来自印度的神王英纳利姆，声称此人"掌握西藏某教派神秘法术，可使善男信女与超自然的力量对话，交往"。她又前去求取法力。拿回来的东西不敢叫丈夫看见。卡尔洛是个有主见的人，他知道了，非奚落她一顿不可。仔细研究了说明书的介绍之后，她发现"英纳利姆"者，原来是把"马利尼"[①] 这个通常名姓的字母重新组合、拼凑出来的。于是，怀疑顿起，从此再也不去拜见神王了。

第二天一早，艾莲娜就赶回家去，和阿达吉莎一起，把整座房子上上下下打扫、整理了一遍。为了增添节日气氛，她把自己房间的窗帘取下来，换上一幅新的，配上刚刚买来的一束荷兰黄菖蒲花，显得格外轻柔与素雅。她还特意前去通知帕格里埃罗：拉斯奈尔晚上回来。又说：电话里他还问起过安娜－玛利亚情况。听到后者的病情并无明显好转，艾莲娜请帕格里埃罗放宽心，说病是会慢慢治好的。

打扫布置停当之后，她又出门寻找出租打字机的商店。原来她没有忘记波里太太的委托，准备动手誊抄《回忆录》。忙完这个又忙那个，可她心头的苦恼一刻也没减轻；不知怎的，安德烈的影子总是围着她转；不去想它，也无济于事。

下午去波里太太家。奇怪的是，太太并没有把安德烈上次的唐突行为当成一回事。艾莲娜本以为她会滔滔不绝地大加议论，并作了思想准备。可她只淡淡地说了句：

"但愿这个粗鲁汉子昨天挨够了骂，不再来纠缠您。"

---

① 马利尼，拉丁字母写作 Marini；英纳利姆的拼法是 Inarim。

其实，波里太太是急于转入正题，整理她自己的回忆。昨天她又录了很长一段，还选出好几张她年轻时候的相片。她决定出一本有插图的书。这倒不是出于某种恋己癖，而是为了叫世人看看，她曾是个多么秀美的淑女；这样的淑女难道不应当获得真正的幸福？

艾莲娜左看右看，怎么也看不出这位娟秀端庄、身材修长匀称、眼神敏捷的姑娘就是当年波里太太其人。

“我长得漂亮吧？”

“非常漂亮。”

“那时候我也是渴望得到爱情。啊，我的老天爷，在那个年纪上，人该有多么傻！我的母亲是个任性的女人，反复无常。在弗雷吉纳，她盖了一所房子，式样俗不可耐。您知道什么叫暴发户吧？大厅中央还搞了个怪里怪气的水池，四周围有好几只水怪，长着猪样的长嘴，浑身披满鳞片。我母亲有个朋友是军官，从埃塞俄比亚带回一头小狮子，我母亲非要留下不可。小狮子一天天长大了，又咬又撕，不知毁坏了多少扶手椅。仆人们也吓得要死。再说，它有味儿呀，熏得人够呛！这就是我母亲同狮子的合影……（艾莲娜看见一个瘦长的妇人，眼睛无神，头梳冠冕形发式，手里牵着一头幼狮）说真的，她是一个浅薄的妇人，虽有万贯家财，精神却无所寄托，在无聊中打发日子。她惟一感到兴趣的是医学；总以为自己百病缠身，差不多天天都要把她的私人医生召来。看来，日子一长，两个人就睡上觉了。我为什么说‘看来’呢？因为后来我发现，那个医生一到，我母亲就来神，像吃了什么滋补强身妙药似的。她并没有费心照管我。不过，我长成大姑娘之后，她倒挺为我的婚事操心，总想给我找一个门第高贵的人家。她常邀请一些有头衔或爵位的年轻人到我家来，悄悄地告诉他们我的陪嫁值多少钱。我呢，我倒不在乎当不当

什么伯爵夫人或侯爵夫人。那时候,我刚才说过了,我单纯极了,是个傻乎乎的女圣人;我想的只是爱情,别无他求。要是哪个青年跳舞的时候搂得我紧些,我就对他说我有个小情人。记得有一次,最殷勤的青年当中的一个,听了我这话以后,说他并不在乎。我马上紧逼,说他即使跟我结婚,我也不能与这个心上人一刀两断,他必须与我的情夫互谅互让才行。这一下,那个小人儿不高兴了。不过,也仅仅是略显愠怒而已。最后,他还是说,要回去考虑考虑。要是我的陪嫁增加一倍,说不定他就会让步!接着到来的,就是我未来的丈夫。他是我父亲中意的候选人。我父亲看中他,不外是出于金融方面的考虑。您看,我这个样子。"

照片上的少女身穿结婚纱裙,容光焕发,表情里带着几分狡黠。她身边站着个瘦瘦的年轻人,长着两片薄嘴唇,目光炯炯有神。

"此人颇有些浪漫派头吧?可惜还差那么一点儿:他读不出一首爱情诗来;可是,不管什么时候,一问交易所的行市,他就如数家珍,能给你背上一串数字。没有什么花前月下,橡胶价格的涨落倒一清二楚。"

波里太太叹了一口气,接着说道:"你们的诗人兰波不是发出过这样的感叹吗:'对妇女无休无止的欺压'何时才能休止?"

四点钟,艾莲娜从波里太太家出来,去给马利奥上英语课。马利奥放了学,四点半才能到家。从马利奥,又想到自己的学生时代。那时候,放学回家的路线全由母亲规定;时间稍微长了些,就盘问个没完没了。后来她也变得精明了。有时候,想到河边看看,便加快脚步。到了河滩上,视野开阔了,心里也觉得豁

然开朗;水在卵石上面流动,给人一种无拘无束的自由感。这种时刻十分奇怪,一方面是幸福感,另一方面又提心吊胆。由少年时代,又回到眼前的威尼斯。艾莲娜走在街上,心里感到幸福,拉斯奈尔马上就要回到她的身旁。然而,这种喜悦又夹杂着恐惧:要是身后有脚步声传来,那该怎么办?

到了马利奥家,小家伙已经回来了。他心爱的猫凯修斯,正蜷曲着身子在炉灶旁边睡大觉。它倒真会找地方:阿达吉莎刚才洗了好几条床单,晾在厨房里,它便钻到底下去了。从天花板上射下来的灯光,照到床单上。艾莲娜觉得像一张张白帆沐浴在阳光里。

五

拉斯奈尔到了米兰,先去取汽车,然后开车到通讯社向费奥勒汇报黎巴嫩之行。他带回不少照片:弹痕累累的贝鲁特街巷,废墟上的尸体,巴勒斯坦难民营,颓垣断壁的村庄……

"真是大丰收,集苦难灾祸之大成了。"费奥勒评论了一句之后,又问道,"那边的局势如何?"

"还在继续互相残杀。近期可能停不下来。"

"这边也一样,不知拖到何年何月。"费奥勒接过话题说道。

电话铃响了,惹得费奥勒十分不耐烦,他拿起听筒嚷了一句:"过一会儿再打吧!"便转过身来继续发表议论:"人们都在恐惧中生活。什么都怕:怕得病,怕原子弹,怕恐怖活动……大家都向往安全和稳定,什么险都想保。有的人梦想建立地上天国,以为这样一来就会永远安宁平静。其实呢,焦虑与磨难才能使人耳聪目明,这是大家都懂的道理。就举咱们意大利的例子吧。

从波基亚家族[1]昌盛时代算起，意大利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聪明过。路边一辆汽车爆炸，一家银行或大商店发现定时炸弹……消息一传出，人人都认为这里头大有文章，都觉得自己应当关心此事，因而忧心忡忡，苦思冥想。这不就能叫人头脑灵活、思维敏捷了吗？”

拉斯奈尔默默地听着。费奥勒的幽默，他听起来，总觉得有点勉强。

“人就是这样，”费奥勒兴致不减，“大多数人活着不知道该干什么。有的人甚至不知道自己还活着。有了危险，倒是件好事，可以使他们清醒清醒，叫他们意识到自己还活在世上。噢，对啦，差点忘记，就是诺罗……”

怎么扯到诺罗身上了？拉斯奈尔不由得警觉起来，立即问道：

“什么？诺罗怎么了？”

电话铃又响了。费奥勒抄起话筒，大声叫嚷：“知道了，现在没时间！”放下话筒，他又接着说下去：“昨天，诺罗提到了你。我说你今天回来。他想尽快见到你。”

“还是斯卡比亚那件事？”

“我觉得不外乎……你知道吗？他也受到了恐吓。匿名电话，匿名信，不只一回两回。说要给他举行高级葬礼。”

“按照你的理论，诺罗将会变得更有头脑，不是吗？”

“他刚把妻子和女儿送到外地。他自己则搬到警察局附近去住，还有两名警卫负责他的安全。可是，人家并不放松。隔那

---

[1] 波基亚家族(les Borgia)，来自西班牙。阿尔方斯·波基亚，西班牙巴伦西亚总主教，于一四五五年当选为罗马教皇后，曾搜刮大量财富。一四九二年其侄罗德里格·波基亚又当选为罗马教皇，世称亚历山大六世，他开始将意大利中部各城邦置其统治之下。

么几天，就叫他紧张一下，提醒他不要忘记自己的处境。”

“你说的‘人家’，是些什么人？”

“说不清楚。诺罗可能会对你讲的。”

离开社里之前，拉斯奈尔往玛特家挂了个电话。玛特说，艾莲娜一大早就出去了。可是，要不要给她送个信儿？可以派阿玛利雅跑一趟。不必了，没有急事。只问个好，再就是告诉她，今天晚上一定回来。不过，由于下午有好几件事要办，几点钟到家，还说不准。

玛特听完，没有放下话筒，还矫揉造作地说个没完没了，不外是艾莲娜如何如何兴奋、如何如何等待一类的空话。这个姨妈，岁数不小了，还那么缠人。

去见诺罗之前，拉斯奈尔到火车站附近一家小店匆匆吃了午饭，还回了一趟家。进家门不久，就觉察到，他不在时有人进来过。这很容易，因为他是习惯不锁门的。什么也没丢。本来他就没有什么值钱东西怕偷。三点迹象说明有人来过：书架上书籍摆放的次序变动了，这一点他百分之百地加以肯定；一个抽屉卡住了，没有推紧；卫生间的瓷砖地面上有脚印，没有擦掉。

他冲了个澡，又修饰了一番。早晨因为赶飞机，又是在罗马的旅馆里，梳理得马虎了一些。梳洗完毕，一条浴巾围在腰间，回到房里，打开小小的衣柜看了一眼，里面没有多少东西；然后，目光又移到床上，被子已经相当陈旧；桌子上光光的，什么也没有；墙上挂着几幅放得大大的照片，可以称得上装饰品。总之，房间的陈设与布置极其简单与平淡。他就是这么个人，很不讲究装饰；何况，他经常出差在外，萍踪浪迹，随遇而安；最简陋的客栈，最没有特色的房间，对他来说，早已司空见惯了。

他双手叉腰，一动不动站在房间中央。以前也发现有人闯

入过，都没有造成什么损害。这次恐怕就不同了，来者一定不善。他又往前迈了几步，走到窗前。下面是马路，有窗帘遮挡，不甚分明。十字路口，红绿灯明灭可辨，车辆有秩序地流动，时而又停了下来。整座城市喧喧闹闹、熙熙攘攘，包容着几百万条生命。可他自己却十分孤独，孑然一身，面对命运的捉弄，不知如何摆脱这人力难以驾御的命数。他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一个士兵的证词，是在什么地方读到过的。这个士兵是一次集体枪杀的幸存者。敌方军官一个一个地数着，第十名被拉出来枪毙了。士兵紧张地等待着。数到自己头上时，说不定就被拉出来吃枪子儿，但也可能混过去免于一死。此刻，笼罩在拉斯奈尔心头的并非恐惧。使他苦恼的是，明明意识到危险就在身边，可就是看不见，摸不着；明知有奸人在窥伺，可就是不能刀对刀、枪对枪地与之搏斗。他返回洗澡间去穿衣服，地上的脚印又跃入眼帘。他久久地审视这幽灵的脚印，那几个星期来一直伺机加害于他的幽灵的脚印。

不早了，该去见诺罗了。

“你找我？”

“是的。请原谅，叫你久等了。”

诺罗没有回到办公桌后面的座位上，而是凑到拉斯奈尔身旁，坐在一把椅子的扶手上。

“费奥勒说你今天到。我想抽空找你谈谈。”

警长的嗓子还是那么粗哑，面孔中央还是那只长茄子样的鼻子。

“找我谈什么？难道你那么关心阿拉伯人？”

“我关心的是你这个人。”

“还是斯卡比亚的案子吧？”

“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的。”

“你这某种意义，指的到底是什么？”

“听我讲下去。费奥勒可能已经告诉你，近来我受到几次威胁。我的上司坚持要我采取防卫措施。我服从是服从了；不过，有些事情觉着怪可笑的。比如：劝我晚上睡觉前先检查检查床底下，看看有没有人藏着。你呢，你也收到过匿名信……”

“不是信，是一两次电话。这几天似乎有人潜入过我的房间。”

“那就更加肯定，你也是恐吓的对象。不过，是不是可以说，咱俩的情况又有所不同？”

“有什么不同？”

“我这方面，是想逼我放慢调查的步子，压低调门。当然，我的调查还没有突破性的进展。不过，审问了那个小青年以后——你还记得吧？就在我这办公室里——，我们找到了他那一伙人的行踪，并把他们监视起来。这样一来，我们就……我们仅仅找到一根线头，而且还非常容易断掉。不过，这总是一点线索，比没有总要强吧！于是，我的活动引起严重关切。有的人坐不住了，便搞起恐吓来，企图阻挠我的调查。根子深得很，牵涉到高层的外汇走私以及其他巨额投机。”

“照你说来，应当为此而庆幸了，不是吗？”拉斯奈尔接过诺罗递过来的一支小雪茄，随口问道。

诺罗踱了几步，又走回拉斯奈尔身边，继续说道：

“极右派的骨干分子，如我刚才所说，后面有体面人物操纵；他们凑到一起，极易头脑发热，说干什么就干什么。赤色分子也是一样。打着‘纯洁’、‘正义’、‘真理’的旗号，不可一世；谁要拒绝服从他们的意志，不跟着他们跑，那就对不起，毫不留情。他们的‘事业’高于一切；而‘事业’又排斥任何个人温情。其实，什

么事业不事业，还不是乱糟糟的，就那么回事。现在，你违反了'规定'。为斯卡比亚辩护，就是为敌人效劳。你本不该参预此事；你应当采取一种客观态度。那就是说：闭上嘴巴，随人俯仰。可是，你又发表照片、又搞什么访问记，谴责他们的行动。在他们心目中，这一切已构成无法容忍的挑衅，必须惩罚罪魁祸首。对他们来说，惩罚就意味着处死。"

"我说的是发自内心的话，是我想说的话。"

"许多新闻记者，正因为声称要说心里话，怎么想就怎么说，从而成了这些人的活靶子。"

诺罗把头一扬，有滋有味地吸了一口雪茄，又不慌不忙地把烟吐出来，然后接着说道：

"从前用的是蓖麻油和棍子。现在，灌泻药及棒打都过时了，不用子弹与手榴弹不足以惩罚人。请记住，不要当耳旁风。"

"谢谢你的小道消息。"

"今天叫你来，为的正是这个。现在，请再听我一次劝告：马上离开米兰。"

"真有这么紧急吗？"

"我放出去的耳目都是这么报告的。"

拉斯奈尔将信将疑。警察局的人都有夸大其词的毛病。略微犹豫了一下，他果断地伸出那只满布伤疤的手，把烟头掐灭在烟灰缸里，随后扣好风雨衣，又一丝不苟地系好腰间的带子。他觉得天灵盖下面有一个钟摆，左一下右一下地撞击不停。不知怎的，他又想起了尼加拉瓜：一个同他年纪相仿的男子，上身赤裸，绑在树上。据说是个桑地诺分子。政府军士兵要把他处死。透过浓密的树阴，阳光射在他身上，形成许多明亮的小光点。行刑队举枪的霎时间，那个人向在场的拉斯奈尔看了一眼。那眼神非常强烈，凄楚动人，印在他的脑子里，再也无法忘却。

他站了起来，无可奈何地说道：

“死，我见得多啦。”

“死就是死，没什么区别。快离开米兰吧。”

拉斯奈尔找了半天帽子。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说道：

“在拉丁美洲，我听说过有所谓的‘人猎’：在巴拉圭或者巴西的密林深处，白人猎手追捕印第安人。人成了狩猎的对象，成了猎物。”

“猎物二字用得非常贴切，”诺罗伸出手与他握别，说道。“你我二人，现在都成了印第安人啦！”

六

安德烈在马尔盖拉耽搁的时间比预料的长了一些。一回到威尼斯，旅馆服务员就说，刚才有他的长途电话，是从里昂打来的。不过，已经约好，对方六点钟再叫一次。

走进酒吧间，看见恰塔威和一位金发少妇坐在一起。英国人招呼他过去。少妇名叫安尼达，看上去三十岁左右；她坐在高凳上，翘起腿；略显粗重的身子把屁股压得圆圆的，倒也别具一番韵味。她嘴里叼着一支香烟，不时往烟缸里磕烟灰。每磕一次，手镯上的小饰物就发出清脆的丁当声。安德烈觉得这个蓝眼睛女人挺快活，还算讨人喜欢。不过，按他的标准，眼珠的蓝色再淡一点就更有味道了。她的嘴唇也长得端正，边角分明，涂着红珊瑚色口红，跟她那副耳坠子一般颜色。

“怎么样？船好了？”

恰塔威说一切极为顺利，船坞的人干得极为出色。这些意大利人，在机械方面有很高的天赋。下水之后，还试航了一圈，一直跑到了多尔塞罗。快艇现在停泊在运河里，就在旅馆后面。

“这样，明天就可以把行李直接搬到船上。然后向希腊进发。”恰塔威的话到此总算告一段落。

两个男人用英语交谈，少妇听不懂，只顾一个人吸烟；她双肘撑在柜台上，指间的香烟朝上，不时浅酌一下杯中的味美思，动作像猫一般灵敏。

“这个姑娘是从哪儿钓来的？”安德烈转了话题。

“她本来就在这儿。”

“意大利人？”

“不清楚。我觉得，像斯洛文尼亚人。”

安尼达似乎猜到她成了议论的对象，便转过脸来，现出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伸出一只手抚弄她那满头秀发。

“我有一个想法。”恰塔威喝了酒，显得精明多了。

“那就说吧。”

“可否请您的法国女友一起吃晚饭？您看，我怎么把她的名字忘了？噢，对，艾莲娜小姐。昨天晚上她有事，走得很急，那么，今天晚上，您看怎么样？”

安德烈笑了笑。这个建议怪有意思：叫艾莲娜陪一只野鸡！可以想象得出，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场面：一边是规规矩矩、稳重而内向，对面竟坐着一个风流放荡、八面玲珑的职业老手！

“可能晚了一些，”安德烈回答说，“况且，我六点钟还要接个电话。”

“老兄，不能算晚吧？咱们安排一次四人夜游，乘船漫游泻湖，有历史意义。船上有两间客舱，暖气、被褥、卫生设备，一应俱全。可以从餐厅订饭带去。至于饮料嘛，船上应有尽有。香槟、红烛，您能想象得到吧？”

“能是能……”

“午夜，到圣米歇尔靠岸。那里有墓地、黑暗、松涛的呜咽

……再现莎士比亚作品的氛围嘛！我们的漂亮朋友会喜欢的。大家都知道，女性所欣赏的正是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场面。”

“要是天公不作美，碰上坏天气，怎么办？”

“算了吧！这日子，气压不高也不低，无风无浪，海面平得像冰球场。论航海，我可不外行。要知道，我是从皇家海军退役的。就这么定下来吧。”

“我去看看。”安德烈含糊其词地回答。

其实，他明明知道，这一计划是无法实现的。恰塔威又转向安尼达，用半通不通的意大利语说着什么。一定是在介绍他的想法，因为安尼达显得非常兴奋。恰塔威的光头，灯光一照，白里透红；抬头时，后颈上的槽头肉堆积起来，一环一环地挤在一起。

柜台里面的电话响了。侍者拿起话筒听了片刻，便向安德烈探过身子，说道：

“您是麦莱斯特先生吧？有您的电话，里昂来的。请到电话间去接。”

安德烈返回酒吧间的时候，看到恰塔威和女伴已经离开柜台，找了一张桌子坐下。女伴笑眯眯的，看来不是纯粹出于应付。显然，恰塔威能讨她喜欢。

“怎么样？定下来了吧？”

“打电话没找到她。我得亲自去一趟。不远。”

“那好，我们就在这儿等着。要是同意，就打个电话，我好着手准备。”

安德烈去衣帽间取出大衣。他意识到自己的举动完全出于虚荣心：想叫那个英国佬保持错觉，以及艾莲娜仍然属于他，昨

天的别扭只不过小事一桩。他不是跟英国人解释说,艾莲娜只不过有些不高兴吗?真是一派胡言乱语。他不禁暗暗责备自己。转念一想,难道就这么不了了之?不行!要不是有恰塔威,他当夜就会扑去找她,毫不含糊地拉她回来。夜是寒冷的,静止的。英国人说得对,泻湖上风平浪静,有的只是轻轻抖动的波纹。往另一边看,只见一艘长长的摩托快艇在路灯下闪光。快艇泊在一所宫殿式建筑前面,系在一根漆着红白相间的螺旋纹样的木桩上。这又提醒了他,特别想到关于两间客舱的暗示。他设想艾莲娜躺在窄窄的卧铺上;他呢,迫不及待,似要发狂;艾莲娜则左推右闪,不肯就范,惹得他动了肝火,全身压上去。"让后世知晓,你基于征服者的权利占有了她。我祝圣你对她的权威,就像祝圣一个丈夫对他妻子的权威一般。"教皇亚历山大三世承认当年威尼斯共和国总督的海上占有权时使用的这句套话,一下子又回到他的脑际。当然,他也觉得,这话对他来说,不无一定程度的讽刺意味。他对艾莲娜的权威如今何在?这个娘们儿的话,如果属实,她如果不是在吊他的胃口,那个照相的马上就会得手。说不定这会儿两人已经凑到一起去了。在马尔盖拉一整天,这一想法无时无刻不在他脑际萦回,使他心情懊丧,连活着都觉得索然无味了。

街上的店铺都关着门。安德烈走过里亚尔多大桥。运河两岸,宫殿式建筑像是从阴影里推出,又被廊柱拦挡,显得没有白天富丽堂皇。每幢房子前都立着几根系缆桩,远远望去,像是一排顽强的卫士。他不满意自己的表现。虽然自己一再下决心,见了艾莲娜就是做不到恰如其分,就是掌握不住火候。采取滥施温情的办法?这是他一贯看不起的呀!何必苦苦哀求?的确,女人就喜欢男人摇尾乞怜,就希望在男人面前显示她们无上

的威风。这一点他并不否认。不过，他又承认，即使自己想摇尾乞怜也办不到。真笨，自己竟不会扮演一个狂热的情人！他羡慕恰塔威，羡慕那些今天这个女人明天那个女人的男子。跟艾莲娜在一起的时候，怎么就没想到说些她喜欢听的，多灌点糖水？那个照相的可能就精于此道，才把她迷糊住了。怎么就没想到说："我的生活离不了你！"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真实的。但是，怎么说得出口哟？无论如何，这场竞赛里他出师就不利，目前陷于十分困难的境地，很可能全盘皆输。但是，他并不甘心。他本性里最骄傲的那部分仍然拒绝退出比赛场地。要知道，在巴黎有一大帮良家妇女，只要他一声召唤，就愿意为他敞开一切！而他呢，怎么就觉得只有这个妞儿最有滋味？说出来，不是叫人笑掉大牙吗？他自己是笑不出来的。德肋撒的模样又浮现在他的脑际；他不禁一阵恼怒，为自己想艾莲娜想得跟这个婊子睡上了觉、并降低自己人格、荒谬地对她施加暴力而恼怒。

拐过街角，艾莲娜的房子呈现在眼前。安德烈放慢脚步，走进小巷。高高挂起的路灯照得路面石板泛出青光。鞋底打在石板上，发出啪嗒啪嗒的响声。整座房子的窗户都是黑洞洞的，木工房也空无一人。安德烈扒在气窗上往里张望，黑暗之中有一点亮光在闪烁，像一只红红的大眼睛警惕地注视着他。原来，那是壁炉里尚未熄灭的火星。

大门一推就开了。木匠走的时候可能忘了锁门。更可能的是，看门人马上就会来上锁(安德烈全然不知还有个阿达吉莎)。所以，必须留神，大意会被人抓住的。

他爬到二楼。

艾莲娜的房门也是一拧就开。整座房子门户洞开，不加防范任何来人。琢磨半天，最后猛然领悟到，艾莲娜不会走远，很

可能是到邻居家去了。他大胆打开电灯。第一间房子里，挂有珍禽异鸟图案壁毯的隔墙上，有好几张放得大大的照片，长条桌子上也堆着许多张。不过，没有一张是艾莲娜的，所以引不起他的兴趣。惟一引起他注意的，是独脚小圆桌上那一大束鲜花。他又走了几步，再停下来倾听。什么动静也没有。整座房子像被塞到大海底下一般。他又进入里面一间。这是卧室，经过精心装饰，又似乎专为房事进行了一番准备。这里还有一束花，是黄菖蒲。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创造出一种安宁的亲密气氛。床上拖着一条蓝色睡袍，非常轻柔，下摆折上去形成一条浅浅的花边。整个睡袍的形状，使人想到有个女子躺在新床单上，双腿下垂，敞开怀抱。安德烈看在眼里，一股无名火直冲脑门；他一把抓起睡袍，放到鼻子下闻了闻，一扬手抛了出去。睡袍在空中飘了片刻，飞向窗户，碰上窗帘落了下来。窗帘前后摆动了几下，似乎提醒人们，它质地尽管轻柔，却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安德烈跨了两大步，双手猛地把窗帘拉向两边，窗口顿时现出威尼斯的一角。那是一片屋顶的海洋，像北极海的波浪，在运动中突然冻结、凝固、一动不动了。万家灯光刺破夜色的一统天下。可是，此时此刻，哪处灯火能感觉到此人胸中沸腾着的杀人欲望以及他不流血就难以消解的心头之恨？

他松开手，窗帘自然落下来。此地不可久留，必须不留痕迹地离去。于是，他拾起睡袍，放到床上，像刚才那样摆得平平整整。到了走廊上，突然发觉忘记熄灯，便又转身进入房里。墙上的照片吸引了他的注意。刚才进来时，曾“检阅”过它们，但是未及仔细观看。这些照片都是些表现暴力的形象：头戴有檐硬壳帽、手执盾牌与棍棒的美国警察，正在被催泪弹烟雾笼罩着的大街上横冲直撞；长着扁平鼻子的游击战士，背景上有一簇簇利剑般的龙舌兰；一处高大建筑的台阶上，躺着几具尸体，都是年轻

人，身子蜷曲着，背景处有几位士兵躲在一排椰子树后面严阵以待……吸引他时间最长的，是一个临刑男子的形象。此人上身赤裸，双手反绑在树上，目光不是对着行刑队的枪支，而是转向照相机的镜头。表情里既没有苦痛也没有恐惧，而是别的什么东西；叫人觉得，通过这最后的一瞥，他在竭力挣脱自己的肉体，寻求某种升华。

大街上，夜像一只冰凉的手，触到安德烈的额头上。他加快脚步，恨不得立即离开这个角落，尽快把愤恨的重压抛到九霄云外。

跨上大桥的时候，他才想到看看手表。七点过几分。下面的大运河上，掠过一艘灯火通明的游船，向圣马可教堂方向驶去。恰塔威会怎么说？嗨，仁慈的上帝，恰塔威算老几？不过，他还是决定不食言，给那个家伙打电话。

走进电话局，把旅馆的电话号码告诉值班员，接通后又转酒吧间，要求找一下喝酒的英国房客。整个过程里，他显得十分急躁，好像胸脯里有一团火，燎得他如坐针毡。恰塔威说话了。安德烈竭力控制自己，讲话尽量平缓、自然。可是，并没有完全做到。

“是我，麦莱斯特。”

“噢，是您呀，亲爱的麦莱斯特！怎么样啦？您的艾莲娜有什么消息？她接受吗？她来参加我们的夜游吗？”

英国人可能没有停止喝酒，话说得太快又热情得有些过分。

“艾莲娜，她不在家，不知哪儿去了，找不到。请相信，我十分遗憾。”

“我也一样，非常遗憾，非常非常。”

“那么，祝您今晚愉快！”

“请等一等，麦莱斯特！请听我说！为什么不……”

安德烈不等他说完，便冲出了电话隔间。

七

下午，玛特匆匆忙忙赶到阿达吉莎家里找艾莲娜。她说，拉斯奈尔中午从米兰打来电话，因为有不少事要办，晚上到威尼斯的时间不会太早。说到激动处，玛特几乎喘不上气来，吸气的时候，胸脯挺得老高。她还说，本来打算派阿玛利雅来送信，后来还是决定亲自跑一趟，把好消息告诉外甥女。她又嘱咐道：

“出差那么多天，回来事情一定不少。就一天时间嘛！要谅解人家！”

玛特坐在一把旧摇椅里，越说越有劲。她头戴一顶圆圆的小雨帽，两条帽带结在下巴底下，面孔看上去活像一个老娃娃。到了后来，艾莲娜根本不听了，或者说不好好地听。她不希望别人打扰她，破坏她内心的充实和宁静。

给马列奥上完课，她留下来帮助阿达吉莎熨衣服，以免一个人无所事事，孤独地忍受等待的残酷现实。雷雅科回来了，他可不像玛特那样怕冷，蓝工作服外面只套了一件薄薄的塑料雨衣。艾莲娜留下来同这家人一起吃了晚饭。

饭后，她有幸“旁听”了父子俩由凯修斯引起的一场饶有趣味的辩论。马利奥的猫把雷雅科的帽子拉到地上玩了个够，又往里撒了一泡尿。仅这一次冒犯就够惹雷雅科生气的了。可是，为了掩盖劣迹，马利奥把母亲的香水拿来，往父亲的帽子上倒了好几股。这样，一大泡猫尿，搀上便宜花露水，按照雷雅科的说法，就是戴上防毒面具也能把人呛死。马利奥听了此话，大为不服。他当然不至于说猫尿香得像玫瑰花；可是，他却指摘爸

爸不公正，有偏见，还说爸爸“任意夸张”。

快九点钟了，艾莲娜才说要回去。分手的时候，阿达吉莎说：

“不要着急。他可能动身晚了。”

“交通阻塞，不好走。”雷雅科顺着妻子的话补充道，“请相信，十二点以前准会到家的。”

回到家里，艾莲娜立刻感到心急如焚。她竭力克制自己，然而理智此刻竟变得完全无能为力。她和衣躺在床上，拿起一本书，想集中注意力读下去。可是，外面一有声音，她就警觉起来，竖起耳朵听那由远而近的脚步声。就这样，不知多少次，巷里石板上的脚步声由小变大，又由大变小，不慌不忙；她浑身的血液像潮水一样，随着脚步的临近而涌起，又随着脚步的远去而退落，最后缓缓地从她的身体里渗出来，漫开去。

她又陷入往事的遐想之中，回顾拉斯奈尔如何表达他的激情，而她又是如何向他敞开一切的。从见面第一天起，拉斯奈尔的激情就点燃了她的激情。是拉斯奈尔把她还原成一个女人的。是拉斯奈尔救活了她已经枯萎的真实天性：给人以爱情，也接受别人给予的爱情与幸福。是他，唤醒了她内心蛰伏着的生活热情。拉斯奈尔占据了她的心灵。她似乎觉得，此刻对他的思念越强烈，他便能越快地冲破黑暗，从夜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深处跑来，回到她的身边。

十一点多钟的时候，一艘货轮的汽笛声似乎从天而降，撕破了黑夜的寂静。先是一声长音，惊天动地，接着又发出四五下短促的声响，像锤击，砸在艾莲娜的心头。她瑟缩着坐起来，下了床，走到外间的窗户前，擦去一块玻璃上的水汽，朝拉斯奈尔回来必经的那段巷子望去。两面楼房的百叶窗都关得严严的，小

巷像一道深深的走廊，街灯微弱的光线似乎把凹进去的地方送给了黑暗，而又把突出的棱角磨平，压扁。艾莲娜心头一惊：这种景色太凄凉了，简直像要和人世诀别似的。

凌晨一时。艾莲娜的一包烟已经所剩无几了。她吸着烟在外间走来走去。放大照片组成的一连串暴力行径，从四面八方包围她、追逐她，所有人的目光都倾注在她一个人身上，走到哪里跟到哪里。连那位即将被处死的人，也在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艾莲娜感到不知如何是好。不安扩大开来，她一下子明确意识到自己处于众目睽睽之下，站在她四周的不是真人却是真人。于是，她赶紧进了里间，一下子倒在椅子上。她精疲力竭，再也强打不起精神，再也无法控制自己内心的苦痛；纷杂的思虑，她再也清理不出个头绪来了。

晚上十点，拉斯奈尔才到了维罗纳。下午，跟诺罗谈话之后，他又返回社里处理几件紧急事情；特别是那桩纠缠不清的设备问题，必须当天解决。驾车出发时，正赶上下班的高潮；米兰近郊，交通阻塞，停停走走，费了不少时间。到了布雷西亚附近，又下起雨来。雨越下越大，竟成了倾盆大雨，必须大大放慢车速。他来不及吃晚饭，只在一处乡村酒店里要了一杯啤酒和一个三明治充饥。面包还没吃完，闪电就伴着雷声撕破天穹；抬头一望，乌黑的云团低低地压在远处小山丘的上面，预示着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他紧紧地握住方向盘。对面汽车一辆接一辆开过来，都亮着大灯；光线被水汽稀释，模糊不清。被烧伤过的那只手像有多少根针七上八下地刺着，这是阴雨天气无法避免的。诺罗说的是实话吗？这小子，看来还是掌握点情况的！听到他连夜离开，这个诺罗会不会以为他拉斯奈尔是给吓跑的？诺罗一定会洋洋

自得地笑起来：反正拉斯奈尔是听了他的劝告、空着肚子逃往威尼斯的。诺罗绝对不会想到他是跑去会见一个女人！当然，他还和别的女人交往过；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女人像艾莲娜这样，能给他的生活带来光明！

过了沉睡之中的维琴察，道道闪电又不时撕破灰蒙蒙的天幕，显露出前面树木披头散发的身影。拉斯奈尔的思绪不住地徘徊在艾莲娜与诺罗之间。去年就有不少新闻记者惨遭杀害。他特别回想起他的朋友、《新闻日报》的卡尔洛·卡萨莱纽。他俩最后一次见面是一九七七年十月，在都灵。一个月之后，卡萨莱纽就遇刺身亡了。难道他自己也得像这位亡友、像诺罗和其他人一样，每夜要换一个地方睡觉，从而变成"人猎"中的印第安人，像被追捕的野兽一样，从一个藏匿处逃到另一个藏匿处？这时，一辆南斯拉夫造巨型卡车迎面驶来，泥水溅得老高，强光灯照得刺人眼睛。当然，诺罗可能有些危言耸听。不过，要是危险真的迫在眉睫，绝对不能连累艾莲娜。他为艾莲娜担忧。他坚信，这种时刻自己能不顾自身，心里只有艾莲娜，这进一步证明他的爱情是真诚的。跑了一公里又一公里，帕多瓦也抛在后面的夜色中去了。离艾莲娜越来越近。此刻，她一定在灯下等待着，心中充满喜悦与柔情。想到这里，拉斯奈尔似乎忘记了生活的折磨与痛苦。

前面一片长条形的灯火，把天空照映得分成好几大块；几颗星星好像掉进各块间的灰蓝色隙缝里。梅斯特雷已经在望。拉斯奈尔爱听艾莲娜讲述她的童年生活：那铺着红瓷砖的房子、花园、屋顶下她自己的卧室……她一定有过什么痛苦的遭遇，创伤看来至今还没有痊愈。像许多心灵受到过打击的人一样，她缺乏自信心。拉斯奈尔就这样思念着艾莲娜，穿过了梅斯特雷静悄悄的街市。在街灯照映下，整座市镇像在无声的飞扬的尘土

里睡着了。只在市中心才有一两家咖啡店没有上门。

在通向把威尼斯与大陆连接起来的自由桥的大道上，不时有汽车迎面开来。泻湖上面一片黑暗，只有不多几点孤零零的灯光在远处眨眼。不时后面有车赶上来，超过去，消失在前面的黑暗之中。猛然间，拉斯奈尔觉察到车后不知什么时候响起了劈劈啪啪的爆音。他还以为是想超车，便向后视镜里望去。在梅斯特雷灯火的反照里，显现出一辆大马力摩托车的轮廓。拉斯奈尔琢磨不透，为什么这辆奇怪的摩托车老和他保持一定的距离？车上坐着两个人，一前一后，都戴着装着有机玻璃帽檐的头盔。车子和这两人组成的整体给人一种胸有成竹及技术高强的印象。

拉斯奈尔降低了车速，准备观察一下。究竟观察什么？只见摩托车也减了速。拉斯奈尔吃了一惊。难道真被诺罗言中了？看来这种可能性不大。“这两个小子说不定是在寻开心。”他心里并没有真正感到不安，只是更加注意后面的动静。前面那个身穿紧身夹克衫，头盔像面具一般遮住面孔。后面那个，脑袋向右歪，似乎是伏在前面伙伴的肩头窥探拉斯奈尔的行踪；面孔当然也看不清楚。一辆从威尼斯的罗马广场那边驶来的汽车一阵风似的错过去了，路面又复归空旷。就在这时，摩托车突然加速；后座上的那个人把一只胳膊垂下来，手里拿着……我的老天！拉斯奈尔不等完全明白过来，便向左猛冲过去，以阻止摩托车超车。摩托车急走了个之字形，又向前直开，车灯的强光直扫前面一大片空间。重新稳住之后，它又向右边发起冲击。拉斯奈尔也向右猛靠过去。这时对面开来一辆大卡车，座舱顶部开着大灯。拉斯奈尔毫不犹豫地往右挤；摩托车怕被两辆汽车夹住，便放慢了速度，落下一段距离。过了一会儿，那个诡计多端的家伙又突然向左边冲去。拉斯奈尔也不示弱，急忙向同一方

向靠过去。他猛一抬头，看见对面卡车司机惊恐的面孔，便赶紧往右打轮，擦着卡车的槽帮掠过。还好，车没有打横，仍然顺着公路的轴线奔驰。这种惊险动作难道要一直做到罗马广场？罗马广场虽然十分宽敞，却是个死胡同，中央有个作终点站的圆形岛；这正是个好地方，可以做出一些动作，使追逐者翻车。开摩托车的似乎掌握心灵感应之术，看来已经明白拉斯奈尔的意图，又加大油门，在震耳欲聋的爆裂声中向右边冲击。拉斯奈尔没有失去镇定，也全力加速，不让后面赶上。迎面开来一辆大轿车。他把车速和车厢宽度看在眼里，心想这一回肯定叫摩托车撞到铁路的路基上，要不就被两面的车子夹成肉饼。他失望了：开摩托车的识破了他的用心，以惊人的敏捷，向斜后方猛插过去转了一圈蹿到左边，又全速向前冲。像有巨大的橡筋牵引，摩托车在一阵爆音里赶上了拉斯奈尔的汽车。拉斯奈尔一扭头，看见那两个戴头盔的脑袋活像外星人的模样，后面那个一只手臂放在前面那个的背后，手里拿着武器。拉斯奈尔紧急刹车，汽车在轮胎凄厉的嘎吱声中打了个侧滑。"这是生死关头，得豁出命去！"霎时间，拉斯奈尔使出浑身解数，又把车头扳正；车子像无人驾驶的遥控汽车，发了疯似的向前狂奔。整个天空似乎翻转过来，而铁道上的电线又在它上面画出几道横纹。这当儿，一列火车全速向梅斯特雷方向开去，窗户透出明亮的灯光，糟糕！大轿车已冲到前面十米远的地方，两个大灯喷吐着烈焰。摩托车不知到了何处。拉斯奈尔全身的力气都通过两只手压到方向盘上。列车已到了旁边，震颤着，轰鸣着。一串车厢，一节又一节，就像电影断了片子，跳跃着飞驰而过。拉斯奈尔眼瞅着大轿车腾空而起，跑到自己头顶上，有摩天楼那么高。同一时刻里，路面也往下沉陷。拉斯奈尔本能地将上身后仰，举起双拳，脑袋就像炸裂开来一般。

八

第二天清晨，帕格里埃罗从梅斯特雷下夜班回家。公共汽车经过自由桥时，看见靠近铁路线停着一辆出了事的汽车，整个前部几乎完全压扁了。一辆吊车正准备作业，旁边站着几名无动于衷的宪兵。天下着雨。

“昨天晚上出的事，”邻座上的人说，“报上都登出来了。”

帕格里埃罗借过报纸，打开找了半天，在“最后一小时”栏目里看到……拉斯奈尔的名字。他怎么也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把那几行字看了又看。上面明明写着：乌戈·拉斯奈尔驾车冲向一辆从罗马广场开出的大轿车，其动机尚待察明。大轿车的乘客安然无恙，惟驾驶小轿车的拉斯奈尔身受重伤，已被送往市民医院抢救。

除此之外，没有提供任何情况。帕格里埃罗惊愕得目瞪口呆，好一阵才缓过来。邻座那个人看到他的神情，惊奇地望着，没有说话。下了公共汽车，又换乘公共汽艇。下船时，帕格里埃罗反复琢磨，自己到底该如何行事。艾莲娜是否已经知道？要不要马上去见她？考虑再三，最后决定先去找阿达吉莎和雷雅科商量商量再说。这两口子听了也大吃一惊，十分悲痛。阿达吉莎强忍住哀伤，主动要求上楼去看艾莲娜。

艾莲娜已经穿戴整齐，脸色苍白得吓人。阿达吉莎试探着问道：“那么，你已经知道了？”

艾莲娜面部的反应吓了她一大跳。她明白了，再也无法控制自己，双手抱住脑袋，带着哭音说道：

“出事了！”说到这里，眼泪刷地流了出来。

艾莲娜轻轻地把她拉到自己身旁，握住她的胳膊；两只眼睛

瞪得圆圆的，没有眼泪，一眨不眨，像是石化了一般；过了半天，才低声问道：

“他死了？”

“在桥上碰上车祸，已经送到医院。是帕格里埃罗告诉我们的。雷雅科也要陪你去。”

艾莲娜仍不放过，追问道：

“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他死了，是吗？”

“报上说是受了伤，重伤。”阿达吉莎说着又呜呜地哭了起来。

“咱们下去。”艾莲娜仍然轻柔地说道。

两个女人走下楼，找男人们商量去了。

雨下个不停。圣乔万尼及圣保罗教堂前，科莱奥尼[1]的铜像似乎在向过往行人挑战。市民医院一边靠着河道；正门门楼上饰有一只张牙舞爪的“飞狮”浮雕像。

艾莲娜、雷雅科及帕格里埃罗三人走进宽敞的大厅。帕格里埃罗去向守门人打听，回来时说：

“叫我们到那边询问。”

那边有个“接待室”，再过去是个方形回廊，围着个小院子；院内长着几棵树，中间有一口井。原来这里是圣马可修道院的旧址。接待室的人叫他们等着，说一会儿就来人。来人是位年轻女护士，站在廊子里同他们谈话。雨下得很猛，噼噼啪啪打在院子的玻璃天棚上。拉斯奈尔住在创伤骨科病房；颅骨损伤，其他部位还有多处骨折。主治医生是科里埃利博士，九点钟才来上班。其他情况女护士就说不清楚了。她身材瘦小，脸蛋红彤

---

① 科莱奥尼(Colleone,1400—1475)，意大利雇佣军人，为威尼斯立有战功。

形的，还没有完全脱掉小孩子气。

艾莲娜觉得，护士提供的情况没有一点是明确的；然而，她还是很客气地表示了谢意；随后，便同帕格里埃罗和雷雅科走到候见室坐下来。雷雅科希望她不要往坏里想，之后便沉默不语了；生活的经验告诉他，在这种场合所能说的话，几乎都是些老生常谈，没话找话。在这煎熬人的等待中，艾莲娜更加明确地意识到，此刻可能正与死神搏斗的这个男子(她不知该如何解释女护士刚才提供的情况)，是她生活里惟一的指望；她失望，她悔恨：怎么自己就如此无能为力？为了救他，自己竟做不出一丝一毫的贡献？一直到内心的最深处，她都深感自己的无能、无用。她羡慕那些能够把自己埋藏在祈祷之中的人，那些有本事用希望冲淡痛苦的人。她办不到。她心中任何美好的希望，总是遭到理智的否决。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雨仍在淅淅沥沥地下着，发出一片单调的声响。艾莲娜深陷在遐想中；除了等待，什么也不存在了。焦虑与痛苦在她的心里创造出一片精神的荒漠；此刻，她的思维全都在这一荒漠里彷徨、逡巡。

在同一时刻里，安德烈走下楼来，到餐厅去找恰塔威。早晨起来，他就给这个英国人打了电话，对昨晚的失礼表示歉意。英国人好脾气，毫不介意地回答道：

“亲爱的朋友，真可惜呀！其实，安尼达有个女友，我不敢说就一定比艾莲娜小姐强，能够替代她，不过，总可以获得某些方面的满足吧。”

两个人决定一起吃早点。然后，恰塔威去乘他的快艇出海。安德烈呢？他拿定主意，当晚动身，离开威尼斯。他已承认，那个照相的，叫……怎么又忘了？……叫拉斯奈尔的家伙，已经占

了上风；对这个对手（他喜欢用这个字眼，而不用“情敌”二字），他已无能为力，不必再浪费精力。至少目前是这样；因为，谁敢肯定，有一天，很可能是不久的一天，艾莲娜不会只身返回巴黎去见他呢？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想到这里，一股猛烈的愤恨与不满，搀和着对自己的满腹怨气，直冲脑门。自己缺乏自信？愚蠢？他这么个以精明著称的男子竟没有想到，分别这么长时间，是有可能导致这种结局的。真是难以置信。她一个人自由自在，又在外国，可不是吗？当然，伊沃娜拖住他脱不开身。他似乎又看到妻子躺在病床上一动不动、眼里无神的模样；这一回想使他感到她比死了二十年还遥远。

恰塔威把一个小半导体收音机放在饭桌上，边吃边听；他主要是想收听当天的海上天气预报。

“亲爱的麦莱斯特，昨天晚上您没有说对。泻湖之上，风平浪静。”

“圣米歇尔那边呢？”

“别提了。上岸不到五分钟，我那位漂亮的小妞儿就吓得浑身哆嗦，牙齿格格作响。于是，赶紧返回旅馆。一回来，上了床，她可就全变了，我亲爱的朋友，她变成了个大艺术家。嗨，那功夫！那翻江倒海的一套手法，见所未见！她还保证，她准备介绍给您的那位女友，比她毫无逊色之处。”

“太遗憾了！”安德烈说道。

其实，他只是随声附和，什么也不感到遗憾，他脑子里仍然摆脱不开艾莲娜。上次把德肋撒召到房间里，闹出那么档子事来；昨夜要是再跟别的女人搞，还会重蹈覆辙的。

“到了哪个港口，都能找到天赋极高的姑娘，是不是？”恰塔威说上了瘾，欲住不能。“但是，这次从夏威夷回来，昨天还是头一遭尝到如此高级的消魂酒。真是沁人心脾啊！对啦，不是斯

洛文尼亚货！而是来自蓝色多瑙河畔的林茨。那身条，精美无瑕！那对奶头！我照了相，多种姿势，用的是我那最简单的相机。真是个有种的姑娘；那个快活劲，就别提了。喝了不少香槟酒，是一个原因。不过，圣米歇尔岛上的坟地，尽管停留的时间很短，也从反面起了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那是一种超验的反应。您呢？昨天晚上，您干什么去了？"

没等安德烈回答，他急忙举起食指，放到唇上。原来本地新闻已近尾声，天气预报即将开始。安德烈不感兴趣，只顾把鼻子埋在盘子里大口咀嚼。突然，他竖起了耳朵：昨天夜里，在威尼斯近郊，发生一起车祸。惟一受伤者名叫乌戈·拉斯奈尔。他开着小汽车，在自由桥上，与一辆大轿车相撞。此人情况危急，被送往市民医院。目前尚无法断定诊治后果。此人是新闻摄影师，不久前去中东采访，刚刚返回国内。

女播音员嗓音甜润，一定是个年轻貌美的姑娘。她滔滔不绝地讲下去，安德烈却一个字也听不进去了。刚才的消息把他的心思全部吸引过去；他开动全部机器，琢磨下面几步棋该怎么走。坐在对面的恰塔威毫无反应，仍然悠闲自在地喝他的茶。安德烈开头颇为反感。转念一想，应当设身处地判断别人：恰塔威这么个人，何必为一条小小的本市新闻操心呢？而他安德烈就完全不同了：他是惟一能够捕捉此事意义的人。广播里换成了男人的声音，介绍船只进出港口的情况："加拉蒂亚"号巴拿马油轮……"阿代尔菲"号希腊汽船……这些都属于另一个行当。最后到了气象预报，恰塔威聚精会神，生怕漏掉一个字，听完后顺口评论道：

"亚得里亚海啊，我亲爱的麦莱斯特，可得小心，得提防着点。刚才还温柔驯顺，笑容可掬，不知那股筋一抽，一下子就换了个人，叫你再也认不出来了。"

两人终于分手，各干各的事去了。起初，安德烈本想陪英国人一直走到快艇上。后来，因急于考虑艾莲娜那个朋友消失之后可能出现的新局面，便放弃了这个打算，独自返回房间。

经过大厅的时候，他翻了翻当天的几种报纸；关于昨夜的车祸，讲得都比广播里简单，都是作为最后一分钟简明消息处理的。他注意到一点分寸上的变化：广播里说受伤者情况危急，而报纸上却说他伤势严重。这只是用词的不同呢，还是收到消息有先后之别？不过，从字面上很难看出什么明确的信息，那几个字怎么诠释都未尝不可。

于是，他乘上电梯，三步并做两步地走回房间。

早晨起来，他已经着手收拾行李。现在要不要把当晚的火车票退掉？那么，还要通知里昂方面。他的头脑又恢复了往日的冷静与精细。经过多方面计算，行期可以推迟三十六小时。迫不得已时，顶多两天两夜，不过就得向巴黎汇报情况了。要妥善解决这方面的问题，还得查阅有关文件。他走到桌前坐下。窗外，雨点落在玻璃上，像撒小石子似的噼啪作响，把他的思绪从一个黑色小岛引到另一个黑色小岛。那小子要是咽了气，他安德烈是否能时来运转，收回艾莲娜？毫无疑问，艾莲娜会大受刺激。可也说不定，这个孤立无援的女子别无他法，只好把他当成依靠，只好求助于他。说不定她会抛弃这座给她带来巨大不幸的城市。这是他所擅长的推理，干巴巴的，一是一，二是二，没有一丝一毫情感的成分考虑在内。他越想越得意，觉得自己又成了个左右逢源的办事能手。对他来说，死亡并不带有感情色彩；不论是他死还是别人死，他从来没有想到会引起诸如害怕与奥秘之类的感觉。一切尚无定论。早晨他还自认倒霉，以为永远失去了艾莲娜，现在，局势又发生了变化。谁能断言鹿最终死

于谁手？好！要考虑考虑，采取哪些具体步骤。往医院里打电话？不，最好还是亲自去一趟。艾莲娜一定待在医院里，没错。

九

“你们都有事，就别等了。请大家办事去吧，都挺忙的。”艾莲娜对陪她坐着的两个人说。时间已到十点。科里埃利大夫早已来到医院，可还没有走进他的办公室。

雷雅科与帕格里埃罗大声表示反对。怎么能走开？这种时候，必须跟她在一起！帕格里埃罗刚下夜班，没有问题。雷雅科出来之前已嘱咐过阿达吉莎，要她找同厂的一位朋友替他请个假。

候见室里人渐渐多了起来。两个男人走到回廊上，靠着把院子和回廊隔开的矮墙，默默地吸烟。雨停了。另一边的廊子里，一只猫晃动着肩膀，懒洋洋地迈着方步。

艾莲娜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想到死。此刻，她切身感受到，人生的不幸，莫大于眼看着心爱的人离开世界，自己却仍然无可奈何地活下来。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逝去，她感到自己的灵魂和肉体也越来越明显地在分离。不远处坐着一个老太婆，在默默地流泪。可她却哭不出来，仿佛身体内部已经干枯。老妇人双手放在大腿上，一动不动，面部像凝固住了似的；她甚至想不到要擦一擦泪水充盈的眼睛。这副老泪纵横、没有表情的面孔，构成了一幅人生痛苦的形象，看了真叫人心碎。

将近十点半钟，女护士才又露面，表情还是那么严肃、不苟言笑，眼神还是那么威严。她朝艾莲娜一扬头，说道：

“科里埃利大夫接见您，请过来。”

艾莲娜跟在她身后，心里有些紧张：是生是死，就决定于这一两分钟了。

科里埃利大夫也穿着白大褂，请她走进办公室，并给她让座。这是个高个子男人，褐色的头发有些蓬乱。

"您叫莫雷尔太太，是吧？"大夫用法语提问，只是语调不够连贯。"那好。拉斯奈尔先生颅骨损伤。脑电图紊乱，这种情况下是无法避免的。眼底正常。脑部就这么些情况。此外，左臂骨折。不太好看。再就是断了几根肋骨，伴有胸腔积液。臀部还有一处相当严重的创伤；我想是撞上铁板的尖角刺破的。还失了大量的血，不过，这倒是有法补救。就是这样。情况本来有可能变得更坏。"

"可以看看他吗？"

"太太，他需要安静，绝对休息。不能有任何干扰，不能有任何情绪波动。他呼吸还不正常，这是胸部受损的后果。您说呢？"

"什么时候可以同他讲话？"

"明天晚上。不能再早。请放心，我们会好好处置的。他没有被撕成肉块，不过……请谅解。"

她注视着大夫，眼睛里闪着无限感激的亮光。是的，她泪水盈眶，一股暖流流遍全身。

大夫把她送到门口。基本情况她已经清楚了。基本情况是拉斯奈尔能够活下去。她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心怦怦地跳着；捆绑着她的恐慌也松弛下来。她感到畅快，爱情在她体内长了分量，她仿佛怀了孕，肚子里有个孩子，沉甸甸的。科里埃利大夫拧动门把手的时候，她又想到一个问题：

"对不起，我不了解事故发生的具体情况。我知道的，只是报纸所说的那一点点。"

“噢，太太，真是难以置信。在失去控制之前，大轿车司机看见拉斯奈尔先生奇怪地蛇行，似乎是企图阻止后面一辆大摩托车超过。不过，一位坐在前排的乘客告诉宪兵，摩托车跑得也很不正常。然而，事故毕竟发生在夜间，您明白吗？但是……”

“调查人员有什么看法？”

“我无法对您讲。他们可能等待着询问受伤者。我想，他们也希望找到那两个骑摩托车的人。”

离开科里埃利大夫，到了走廊上，艾莲娜一下子明白了拉斯奈尔被追踪的全部含义。她的头脑里出现了一个披头散发的疯女人的形象；这个疯女人正一间房、一间房地搜寻，跑个不停。她毫不怀疑，车祸是故意制造出来的，目的是杀害拉斯奈尔。想到这里，她浑身的血都冰凉了，步子也迈不动了。事情还没有完，拉斯奈尔可能仅仅获得一次缓期。人家还会再次动手的，无法排除这种可能性。此刻，在她的头脑里，“人家”指的并非一伙人，而是一场灾难，一场向拉斯奈尔逼近的灾难；这灾难有一双可怕的眼睛，就是放大照片上那个陌生人的眼睛，那双曾使她坐立不安的眼睛。（她回忆起，拉斯奈尔引用帕韦泽① 的一行诗，作为那张照片的说明：“死神即将来临，它将长着你的眼睛……”）她愤恨，她厌恶。即使科里埃利大夫告诉她，拉斯奈尔得了某种不治之症，她的思想也不会如此猛烈地震颤。

从走廊里出来，看到院子中央的树木，她意识到必须控制自己的惶恐，不能让自己的神经崩溃。一直盯着出口处的雷雅科和帕格里埃罗已经迎了上来。她打定主意，只讲拉斯奈尔目前的状况，先不提及车祸的种种细节。现在还不能提及这些。要

① 凯撒·帕韦泽（Cesare Pavese，1908—1950），意大利诗人，作家。

跟他们谈，自己先得平静，自己心中的惊悸必须先平息下来。

在医院对面，水道的另一边，有一家咖啡店，招牌上写着“奔马”二字。安德烈觉得怪有意思：到底是赞美坐骑呢，还是藐视骑手？此刻，他站在柜台前，离门不远，正好监视门外广场上来往的行人。艾莲娜一定在墙里边，随时可能走出来。起初他本打算直接进医院去打听，最后又犹豫起来，心里有所顾忌，终于却步了。还是耐心一点好，等艾莲娜出来吧。不要硬来，把两个人的步调协调起来才是成功的捷径。那就得等，而等待可是一份苦差事。咖啡店里，顾客川流不息，大声喧哗，还有一架收音机喋喋不休地胡言乱语。

他把一张票子丢在柜台上，不等找零钱，便跨出店门。外面，空气是清新的，他感到好受一些。三位修女并排走过，风把她们的黑色头巾吹得鼓鼓囊囊。她们进了教堂之后，广场上便空无一人。雨后灰暗的天空下，只有科莱奥尼站立在石座的顶上，肩头还落着一只鸽子。

安德烈走到桥上，倚着栏杆，抽着烟，俯视下面一条载着水果和蔬菜的木船驶过。船停在一扇窗子下边；一个妇女探出身子，放下一根长绳，绳子末端系着个篮子。船上卖菜的男人嬉皮笑脸地逗趣，买菜的女子也伶牙俐齿地答对；这一街头小景吸引了安德烈的注意。就在这当儿，艾莲娜出了医院，从桥上走过。他扭过头来时，发现艾莲娜已经走了过去，还有人跟她同行。他怎么就没有想到，会有朋友陪她来医院？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不能上前攀谈了。何必自讨没趣呢？艾莲娜身穿一件合体的风雨衣，脸色刚强，起码没有悲戚的神色。看来拉斯奈尔伤势见轻。再一看她身旁那两条壮汉，都穿着蓝色工装，表情严峻但不紧张，安德烈心中有数了。

识时务者为俊杰。他不打算再跟拉斯奈尔争夺下去。他仍然站在桥头，倚着栏杆，目送着穿过广场远去的艾莲娜。那高高的额头，侧影十分漂亮；还有那细细的腰身，引人注目的腿肚子……艾莲娜看见他了吗？他坚信是看见了。在河道的那边，还没过桥的时候就看见了。然而，她若无其事地走过去，对他的背影竟不屑一顾。

三个人远去了。教堂的钟楼上传来悠扬的钟声。钟声击打着无限广阔的天穹，在连成一片的屋顶间弹跳，回荡。安德烈抬手看了一下表，便又计算起来：上车站之前还有八个小时；在威尼斯，这座他深恶痛绝的城市，还要待上八个小时。

一九七九年一月，威尼斯城

一九八〇年十月，塞纳河畔布洛涅

诺尔玛或无尽的流亡

一

以前我并不认识贝娅特丽丝，同她开始交往，还有一段故事呢。那是一天早晨，十一月份。不要以为我又要说什么命运无常、数由天定之类的话。绝非如此，我不过是想回过头来，追溯一下那天早晨我的心态，为此就要对诸位多说上几句。住在巴黎，一觉醒来，天还没有大亮，窗外常常弥漫着白茫茫的雾气，连熹微的晨光也显得充满了寒意。每逢这样的日子，起床后我就想出去走走，体味一下周围街道上人来人往的生活气息。我住在蒙巴纳斯车站后面，那一带很有特色，既不僻静，又无喧闹。走在街上，一切都显得那么新鲜，景色总在不断地变化。生活川流不息，永远不会停息。那天早晨，就是这么个天气，我穿好皮夹克，又将围巾绕在脖子上，走下楼梯，投入到灰蒙蒙的大气之中。黑夜像是翻了船，天亮之后空气还是湿乎乎的。

走到一家咖啡馆门前，停住了脚步。我总是光顾这一家，没法子，这是光棍汉的习癖。老板当然认识我，见我进来连声表示欢迎，倒上一杯咖啡，把糖罐和盛着牛角面包的小筐推到我面前。环顾四周，有工人，有职员，有伙计，人人似乎都跟我一样，心态平和，其乐融融。然而，谁又敢说，这种平稳安定不是挑在针尖之上，不会来个什么突发事件呢？

从咖啡馆出来，只见大块云朵在空中移动，表面粗糙不平，长满结块，像是凝冻住的牛奶皮子。由于开夜车，翻译罗道尔弗·赖伊斯的长文：《论印加陶瓷彩画中的色情内容》，现在感到

有些头昏脑涨。尽管我已年过三旬，我的日子总是自由自在，虽然没有雄心壮志，却也没有遗憾怨悔。每天早晨醒来，听到外面人行车驶的声音，种种响动，无不使我振奋，像是服下一剂补药。这些声响变得如此熟悉，要是哪天醒来街上一片寂静，像是城里闹了瘟疫，我立刻就会意识到：今天是星期日。

还是回到那天早晨。我在街上东游西逛，比平时花的时间长得多，直到银行办事处开了门，这才进去存钱。我的户头上存款并不丰盈。昨天收到一张支票，是我在一家私立学校教西班牙语课的酬劳，此刻去把这笔钱存上。

进了银行，一位年轻娇美的办事员回答了我的询问，我按照规定填写了存款单，连同支票一起交给女办事员。不知从何处传来打字机敲击的声响。大厅布置得整齐、明亮，朝街有两扇落地大玻璃窗，罗纱窗帘薄如蝉翼。手续一办完，我便匆匆忙忙转过身来往外走，急着赶回家去干活，有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稿子要翻译出来。排在我后面的是位女性，我侧身把柜台窗口给她让出来。两人身子相错的当儿，我看见这位女子穿着深色大衣，戴着长毛绒的无边软帽。再定睛一看，是位年轻姑娘，人长得漂亮，顾盼之间既有谦恭又不无一股高傲之气，二者相辅相成，形成一种独特的气度。我走了两步便停下来回头望去，脑子里捉摸着这里里外外好几层衣服包裹下该是个什么样子的玉体。从敞开的大衣望进去，长裙下面突显出一对匀称而丰满的大腿，像是阿玛宗人[①] 的双腿，发育健壮又具有女性魅力。她脱下手套，露出纤细而修长的双手。我专注地观看她的一举一动，那毫无顾忌的劲头，那股子冲动的表情，姑娘不会没有觉察，

---

① 古希腊传说中勇猛善战的女人族。在西方古代的造型艺术里，阿玛宗人的形象是肌肉丰满的美妇。

这一点我毫不怀疑。然而,她神色凝重,根本不屑向我这边瞟上一眼。年轻的女出纳员十指灵巧,点票子训练有素,很快把她要取的钱数好递上。姑娘伸手接过来,没有多余的动作,转过身子,目不转睛,要不就是故意做出不屑一顾的神态。接着,她打开自己淡灰褐色的手提包,准备把刚取出来的票子塞进去,脸上仍然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表情。软帽边缘露出几缕黑发,与那说不上白皙的皮肤和深色的眼珠十分般配。仅仅几秒钟的时间,赞赏、仰慕与欲望在我心中油然而生,使我不知所措,像是一下子领受到上苍的恩宠。这时,我头脑中生出一个想法:跟她一起走出银行,尽量跟在她后面,然后,谁知能不能成功?接近她,跟她搭话。突然,只见她脸上血色全无,张口结舌,表情僵到了那里,两眼闪出恐惧的亮光。我糊涂了,说不清到底怎么回事。

大厅里鸦雀无声,静得像进入地下墓穴一般瘆人。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粗野、急躁、多少带有威胁的味道:“所有的人,一律面朝墙!”扭头一看,只见三条汉子挡在门口,每人头上套着一只袜子,压瘪了鼻子,箍住头发,把脑袋弄成圆溜溜的。要不是三人手里拿着手枪,瞄准银行职员和那几个靠近柜台的先到顾客,他们那副模样虽然叫人担心,但更加显得怪诞,显得滑稽可笑。我目瞪口呆,站在靠近大厅中央的一个地方,顾不得执行命令。这时,三个劫匪中,那个里面穿蓝毛衣、外面套着和我这件差不多的皮夹克的家伙,朝着我开了腔:“快!说你呢!懂不懂?”说着便在我肩膀上猛推了一把,硬把我的身子转了半个圈。紧接着,这个家伙一只手抬起手枪,顶住我的后脑勺,推我的那只手横过来就向我旁边刚刚取出钱来的那位漂亮姑娘伸过去,一把夺过她手里攥着的钞票。事情发生得如此突然,姑娘给吓呆了,哪里还顾得上把票子塞到手提包里。在我身后,听到另外两个劫匪的响动,他们发出急促而低沉的声音,不知道索要什么

东西。可能是钥匙，要不就是逼迫哪个人打开保险柜。所有在场的人看上去都很平静，只有站在我右手的那位老人，断断续续地发出呻吟，传到我耳里，像是小狗一声一声地哼哼。在我左边，那位可爱的姑娘这时也转过身去，脸朝墙，差不多要贴到墙面上去了。姑娘的双唇因抽搐而抖动，说明她内心强烈不安，难以自控。我低声对姑娘说了句鼓励的话，要她挺住。穿蓝毛衣的劫匪肯定听见了，马上命令我："闭嘴！"此人的听觉十分敏锐，要不就是他神经高度紧张，什么都逃不过他的感觉。厅里一片寂静。外面的喧闹声传进来，使眼前这一幕更显得如在梦中，像在胡闹，恶作剧，以至于我们都感到自己仅仅是一场游戏的受害者。这场游戏诚然是危险的，但又微不足道，滑稽可笑，十足地愚蠢。说它危险，那是因为，假如外边有什么风吹草动，这三个蒙面歹徒说不定会昏了头，干出无法挽救的事情来。

外面传来便道上行人无忧无虑的脚步声；他们离银行的门面那么近，对里面的事却毫无觉察。人影透过罗纱窗帘投射进来，不住地游动，在大理石地面上来往交错，活像是从附近某个可望而不可即的宇宙跑来的精灵鬼怪。突然响起一声粗俗的叫喊，像甩鞭子一样急促。我们中可能有人动了动身子，于是便引出这一嗓子警告。劫匪们显然做了精心的准备。然而此时此刻，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让我们驯服顺从，并争取时间尽快完事。我身旁的姑娘费劲地喘着气，传到我的耳朵里，怪叫人心疼的。我顾不上不许有任何动作的禁令，伸出手抓住姑娘扶在墙上的一只小手，紧紧攥住。姑娘并没有抽脱的打算，站在我们背后的那个大汉也没有什么反映。看来，姑娘神经紧张得近乎崩溃，这时我正好伸过一只手去，帮了她一把。是否的确如此，我不敢确定，不过，过了一会儿，姑娘战战兢兢地转过脸来，看了我一眼。我也向这张充满惊恐的面孔惨然一笑。突然，报警器响

了起来，就像火车头发了疯似的嚎叫，简直要把人的耳鼓震破。三个蒙面大汉倒挺敏捷，应声撤退。说着，外面已经传来发动汽车的声音，肯定是车里还有个同伙，在银行门前，准备随时接应。厅内，我们这伙惊弓之鸟，仍然一动不动，面壁而立。是难以相信这么快就完事了，还是怕强人二度破门？还真是说不清楚。一名男职员喊了一声："没事啦！"然而，这一嗓音分量不足，没有能够立即驱散大厅内惊恐的气氛。结尾如此突然，如此出人意料，大家面面相觑，难以置信。我那边的老人朝天举着双手，怎么也不放下来。

趁这工夫，我轻轻地把姑娘拉过来，贴到我身上。姑娘疲惫之极，没有抗拒，靠在了我的肩膀上，发梢揉拂着我的面颊。我一动不动，尽情享受这种温柔与舒畅的感觉。姑娘突然回过味来，感到刚才过于软弱，有些不好意思，脱开了身子，却伸出手来拉住我的一只手，贴到她的心口上。果然，我感到，就在那圆圆的乳房下面，心脏仍然狂跳不止。这时，外面传来警车的警笛声，大门被猛然推开，一阵踢踏与嘈杂的声音伴着好几位身穿制服的警察闯了进来。厅内的人见了他们激动不已，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一名银行职员欢快地叫道："什么也没有抢走！"不知谁接过话茬："业余水平。"警察要求我们掏出身份证。姑娘仍然站在我身边，第一个把自己的证件递过去。警长穿着肥厚的大衣，前面没有扣上扣子。别看他人长得胖，打量我们时，眼光倒是十分敏锐。他向姑娘提出两三个问题，姑娘一一回答了他。我听到姑娘的名字是贝娅特丽丝，姓莱居叶，要不就是雷维也。反正发音大致如此。她说话时，声音仍然哽哽咽咽，显然还没有从惊吓里完全解脱出来。她说出被抢走的钱数，还描述了一下刚才的整个过程。她的声音很好听，随着心情逐步平静下来，显得越来越清脆。接下来就轮到了我。我把整个情况前前后后讲

了一遍。警官出于惯例，叫我再好好想想，回忆一下某个对破案有用的细节。说后面几句话的时候，他的眼睛已经移到别处，在其他人当中寻找能引起他兴趣的面孔。最后，他又对我说，还要找我谈话，并亮出了自己的名字：皮维尔①。噢，原来是一只鸟，这名字倒好记，再一想，又有点名不副实，这么俏丽的名字，与此人粗粗愣愣的身材可不怎么相称。说心里话，此刻我真想马上离开这里，跟贝娅特丽丝找个地方相对而坐，好好谈谈。这当儿，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蜂拥而至。我可不喜欢上报纸的社会新闻栏。为了这么一件有惊无险、滑稽可笑的案件，更犯不上抛头露面。

大街上围了一群看热闹的人，见我们出来，纷纷后退，让出了一条路，眼睛却不住地打量这帮倒霉蛋。

“没有，没死人，”不知哪一位得出结论，话音里带着老大的遗憾。没有流血，没有抬出尸首来，我们碰上的这件倒霉事，上不了档次，享受不到大悲剧的荣光。对这些头脑简单的人来说，既没有地狱般的恐怖，又没有什么值得回味的细节，实在没意思。

我建议陪贝娅特丽丝到附近的小饭馆去放松放松。我当时用的就是放松放松这几个字。我真走运！贝娅特丽丝没有看我就点了点头，一只手揪住大衣衣领。我看不像真是要拉紧领口，而是因为紧张的情绪还没有除净，嗓子里不舒服，有什么东西需要清理一下。应当承认，在共同经历了一场磨难以后，身边有一位如此秀美的女伴，令人感到美滋滋的，真可以说是心满意足了。她静静地走在我身旁。我留意调整步幅，和她保持一致。

① 法文意思是：绿嘴啄木鸟。

姑娘穿着紧身裙子，步子迈得比较小。时间尚早，空气清新、凉爽。姑娘的脸色渐渐恢复了红润。这张面庞，既细嫩又庄重，二者结合得恰到好处，十分迷人。再加上轮廓分明的双唇，和那对轻轻涂了茶褐色眼影的大眼睛，更显得富有一些异国情趣。

餐馆大厅面积不小，这个时辰还没有上座，显得空荡荡的，对我来说，这倒正中下怀。我带着姑娘走到大厅尽头，选了个合适的位子，两人面对面，坐在长凳上。这时，不知怎么回事，我心里一阵冲动，真想把这位姑娘抢到手。先要自我介绍。我把声音放得十分柔和，几乎要到说悄悄话的地步了。我恐怕是觉得，不这样不足以建立某种两人能够串通一气的特殊关系。可她的语气则坦然得多，她说自己姓莱居叶，名叫贝娅特丽丝。接着又补了一句，说她并不喜欢这么个名字。话音那么平淡，脸上没有一丝微笑。

我想引用但丁的一句名言，可是，转念一想，说不定有卖弄之嫌，与事无补，话到嘴边，没有说出来。侍者走了过来。姑娘要了一杯咖啡，我要的是矿泉水。刚才银行里的场面搞得我心里火烧火燎，嗓子眼干得直冒火，浑身像个迷了路的沙漠旅人，快要脱水了。开头的时候，谈话还有些犹豫，还有些拘束，大家却装出大大咧咧的样子。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了，我的好奇心被慢慢地勾了起来，她手上没戴戒指，不过，这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想到可能有名情敌，我那有一半西班牙成分的血液就要发热、沸腾。可不，很难设想，像她这么一位年轻女性，到现在还没有丈夫，还没有恋人。话说了好一阵，可还是平淡无奇，这说明我们俩都没有把脸上的面具摘下来。我是否真打算把自己的生活介绍得一清二楚？是否真想把生活里形形色色的矛盾与杂乱之处暴露暴露？是否愿意把生活里不成功、不露脸的事也讲上几桩？我这辈子太平淡了，没什么能给自己增加光彩的经历可

讲。我当然希望她多介绍介绍自己的情况，为了朝这个方向招引她，总得多少谈谈自己。我告诉她，我有西班牙文大学本科文凭，现在在一家私立学校教书，同时还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搞些翻译。关于同罗道尔弗·赖伊斯合作的事，我忽略过去了。正是所谓说来话长。无论如何，这一类个人情况，讲了也不会引起她痴迷倾倒的。何况，贝娅特丽丝平静地听着叙述，并没有什么反应。轮到她讲的时候，贝娅特丽丝语气单调，有些阴沉，给人的感觉是，她也认为没有必要把自己原原本本地显露出来，只是出于礼貌，才不得不讲点什么，因而言谈与神态里说不上有什么激情。她在一位老年人家里担任秘书。老人从前是步兵军官，积极参加过抵抗运动，曾被流放到某集中营，一次苏军的进攻才在最后时刻解救了他。他那时已经是奄奄一息，人们都以为他活不下去了。但是，他终于逃脱了死神的利爪，活了下来，不过，只能坐在轮椅上活动了。老人忙于撰写回忆录，已经搜集了一大堆资料，还整理出不少个人笔记。到现在为止，积累的材料足足有三大本。将来由谁出版？目前他还不操这个心，只是白天黑夜地干，一心想在死之前把要说的都说出来，都用白纸黑字记录下来，留传后世。老人知道属于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便展开了一场同时间的竞赛，日复一日，从未间断。贝娅特丽丝说这一切都十分感人。老人要给自己可怕的经历留下痕迹，因为恶势力远未销声匿迹，他认为还会伺机卷土重来，污染世界，因而必须大声疾呼，战而胜之。贝娅特丽丝还告诉我，她的工作是为老人找材料、抄写、校对，月薪还说得过去。她还说：这份差事，她干挺合适，特别是要查核大量德文资料，诸如档案文件及报刊文摘等，而她正好会德文。

贝娅特丽丝的话匣子总算打开了。我边听边贪婪地打量她，当然，还不至于到了放肆无礼的地步。姑娘脸上皮肤细腻，

充溢着青春的魅力，双颊圆圆的，非常饱满。尤其吸引我的，是那双柔嫩的嘴唇，和那两只乌黑发亮的眼睛。双唇一抿，给人看破世事的感觉，而那特别的眼神，显露出一种特别的个性，时而表现出坚强与刚毅，时而又像是若有所思。说到一处什么地方，贝娅特丽丝似乎想把大衣脱下来，大厅里挺热的，穿多了觉着不舒服。我赶忙上前帮她脱大衣，感到她穿着毛衣的上身，对我的口味来说，似乎过于单薄了些。双乳微微突起，简直还是个小姑娘，我心中不禁泛起一股无名的怜悯之情。

她的话比我多了起来，我想她现在放心了，对我表露出了信任。我还断定，她的言行多出自直观感受，不是工于心计的那种人。她的情绪常有变化，可能内心还有隐忧。不过，我敢肯定，此时此刻，她的心灵所捕捉到的，与我的心思恰恰相反。我的话本来是告诉她，刚才她的钱被抢了，如果需要，我可以出面做证。而她则猜测，我是等待适当时机，旧话重提，把她引回银行那一幕不幸事件上去。当然，可以肯定，损失将由保险公司或直接由银行赔偿。皮维尔警官已经把被流氓抢走的钱数记录下来，何况，这笔钱在银行的账上有案可查。我还表示，她要是手头一时缺钱，可以先从我这儿拿点去花。说实话，我这绝对不是假装大方，不过，也并非别无用意。我的用意说来倒也简单：寻找借口，和她保持联系，不至于就此分道扬镳。贝娅特丽丝听了我的话，绽开笑容，表示感谢，说手里的钱还够花，不必向我借了。话虽这么说，但看得出来，在她内心隐秘而可能不太顺畅的某个部位，我的话发生了作用，引起她感情的动荡。她可能猜到了我的心思。也许是我多心，把人家的拒绝看得太重了。我正在捉摸，她又开了口，话题转得挺突然，一时弄得我不知该如何对答：

“刚才我看得很清楚，您呀，您一点儿也不害怕。”

“我这个人，缺乏想象力，”我顺口回答。“再说，那几个家

伙，不都是业余的吗？”

“可手里都拿着真枪呢！正因为是业余的，更可能在慌乱之中失去冷静。”

这么说来，我这条小命处于千钧一发之下，受制于抢劫犯脑子里的某个意念很有可能会失控，引发不可收拾的后果！贝娅特丽丝承认，看到蒙面人把枪口顶在我的脖梗子上，她吓得心都跳到嗓子眼儿上来了。听了此话，我压抑不住内心的兴奋，姑娘竟为我担惊受怕，感动得我不假思索便脱口而出：哪天请她吃晚饭。姑娘痛痛快快接受了邀请，没有一丝犹豫的神情。我马上提出日子：下礼拜五，在附近一家饭馆。

“行，就这样吧。”姑娘站起身来，爽快地回答，一边把软帽戴在头上，又斜着拉了拉，显得大胆而俏皮。我帮她穿上大衣，因为我看出来，她一下子显得有点着急，似乎有谁在等她。我们俩一前一后走出餐馆，匆匆握了握手，又说了一两句感谢的话，便分了手。看着她在街上走了一小段路，消失在地铁站口里，我心中不无惆怅之感，觉得她钻进大地的腹腔里面，再也不会出现在我的视野之内了。

我的这种表现，您说怪不怪！怎么就没有送送人家？至少应该跟她走上二十米，把她送进地铁啊！再说，两天之后，她要是不露面，那可怎么办呀？

下午，时间过半，我去看望罗道尔弗·赖伊斯。他住在奈伊街区一所宽敞的公寓房子里。房主人是一对不缺钱花的夫妇，这个时节到南方蓝色海岸的芒顿附近避寒去了。夫妇俩甚至把一对佣人也留下来，为好友服务。佣人两口子姓维雅尔，就住在配膳室后面的附属房屋里。我认识赖伊斯差不多有一年了；那是在一群寄居巴黎的外国流亡者的聚会上。关于此人，我只了

解，他是阿根廷人，积极反对当权的军事体制。到了后来，政治警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到处搜捕他，他被迫转入地下。在警察一次例行的巡逻中，赖伊斯被抓了起来。不过，他随身带着假证件，又化了妆，刮掉了胡须，还染了头发。另外，还戴了一副墨镜，这倒不是为了伪装，而是因为他患有严重的眼疾，不得不加强保护。警察抓他的时候，他正准备进眼科诊所，接受紧急手术。要是受到长期关押，耽误了治疗，很可能完全失明。幸亏他身上有一张医生开的处方，经过同大夫核对，又反复审问，最后请示了巴尔多禄茂·萨罗奇上尉，才放了出来。上尉本属陆军，为了加强保安机构的力量，才把他调过来。赖伊斯虽然重新获得了自由，但是一点儿也不保险，有明显迹象表明，这位军官的怀疑并没有一风吹掉。朋友们给他买了去巴黎的票，送他到机场，上了飞机。到了巴黎，他一点儿没敢耽误，马上就去看病。

从佣人嘴里打听到，主人夫妇不止一次去过拉丁美洲，在那边结识了赖伊斯，还有他的妻子诺尔玛。可是，赖伊斯却从不提及自己的妻子。就我记忆所及，仅仅有一次涉及到诺尔玛，那是说起在一位画家朋友家里的聚会。言谈之中，赖伊斯附带告诉我，就在那天晚上，他第一次见到诺尔玛，诺尔玛当时还是大学生。话谈得投机，我便问道：

“你把她留在了布宜诺斯艾利斯？”

“可不。”

赖伊斯这一声“可不”，又干又硬，叫人明显感觉到，他后悔自己说走了嘴，话语不长，却透露出内心的隐秘。再坚持也没有用，对赖伊斯的脾气我可算是摸透了，一不高兴，反应就很激烈，甚至咄咄逼人。然而，那次谈话以后，一连好几天，诺尔玛总是在我的头脑里若隐若现。像赖伊斯这样一个男人，究竟能吸引一位什么样的女子，并把她紧紧拴在自己身旁呢？诺尔玛长得

什么样子？她的性格又是如何？她的言谈举止应该如何定位？具有哪一种道德标准？她又是以何种方式表达温情？最后一个问题：她为什么不跟随丈夫出国流亡？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位陌生女子并没有从我的头脑中淡出；相反，她顽强地留了下来，施展着叫人说不清楚的魅力。这魅力，靠着我的好奇心和想象力延续下来，时强时弱，然而从未断绝。这中间到底有什么原因？我一时还真解释不清。

和往常一样，赖伊斯热情地迎接我，把我拉进大客厅里。客厅里铺着柔软的地毯，大沙发一坐上去人就深深地陷了进去。玻璃柜里摆着陶器、各式玉石与黑曜岩制成的物件，以及不少烧制而成的小泥人，都是来自秘鲁、墨西哥、危地马拉等国家。从这些摆设上看，至少可以部分说明，这家主人为什么和赖伊斯交上了朋友。的确，赖伊斯研究美洲印第安人古代文明有相当深厚的造诣，而他本人，不知是真正出于谦虚，还是故意作态，从不承认自己是位货真价实的专家。

赖伊斯前额宽大而突出，白白亮亮，垂直落到两条眉毛之上。墨镜总是架在鼻梁上，将面庞一分为二。上半部分蕴藏着学问与智慧，下半部的中心是那张灵活的嘴巴，两边各有一条深深的皱纹，讥讽、轻蔑、怀疑的神情不时表露出来；有时候，心里发火，难以压制，嘴唇便不由地颤抖起来。他身材高大细瘦，年轻时一定相当英俊，气质里融合着优雅、高傲、慷慨与敢作敢为的成分，必然很能讨女孩子的喜欢。至于穿戴，总的来讲相当简朴，细看却又颇为讲究，表现出此人对自己的外在形象有精心考虑。他的年龄，也就是四十出头；然而，那梳向后面的头发，已经稀疏，两鬓出现了银丝。嘴唇上面，鼻梁尖瘦，双颊干瘪，胡子刮得光光的，再加上墨镜阻断了目光，使整个头部，在静止的时候，

显得更加严峻。而一旦绽开笑容，面部肃杀之气顿时消失，表情里充溢着童稚般的优雅，一股清新气息拉近了与客人的距离。这倒不是因为他想讨好对方，前面已经说过：他常常对人不周到、粗暴、尖刻。不过，尽管他神态常有变化，我跟他在一起，从未感到过不自在，即使在他心绪不宁的时候。他有时像是闯进了吐火恶龙藏身的洞穴，举起利剑把它砍成两截，要不就像英雄巨人赫剌克勒斯[①]找到了许德拉藏身之处，恨不得一刀把这条巨蛇的九个头统统削了下来。他如此发作的原因，我能够猜测得到，但是，脾气上来，难免产生不良后果，特别是对他的眼睛影响很大，弄不好会导致失明。他的脖子发直，面孔总是朝着一个方向，让人以为他那细长的颈项有毛病，转动有困难。他戴副反光的墨镜，看上去像是一只巨大昆虫鼓鼓的大眼睛，一动不动，似乎在沉思，叫人捉摸不透。他在巴黎还要居留较长时间，倒不是怕回国遭遇危险，主要是留下来好好治治眼疾。医生要求注意保护眼睛，除了看看信件，不能进行阅读。他过去积累的研究资料已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寄到巴黎，其中包括整套古代印第安人不同民族的艺术与宗教的文献。我帮助他干的事情，主要是辨认文稿，包括许多他亲手摸着写下来的笔记。他还口述录音，把录音带交给我整理，根据他的要求，或用西班牙文记录下来，或者直接翻成法文。我注意到，赖伊斯难以忍受孤独与寂寞，他长时间听古典音乐，夜幕落下后常常摘掉墨镜上街，有时候还去些昏暗的酒吧找女人。那种地方，谁都知道，气氛隐秘，正是藏污纳垢之所在。野女人有时候也被带回家来，但一般是在周末，当佣人夫妇回家去的时候。

---

① 希腊传说中有名的英雄。杀死九头巨蛇许德拉，是他所立下的十二件奇功之一。

工作的时候，赖伊斯端坐在扶手椅上，上身挺得笔直，不住地抽着小雪茄，呛得我很不舒服（我从不吸烟）。我讲话的时候，他听得非常认真，从头到尾，十分专注。由于眼疾怕光，他大白天也要关上窗户，拉上窗帘，只点两盏小灯，分别放在玻璃柜顶和小圆凳上。微弱的灯光映在他脸上那一对墨色镜片上，折射出细碎的闪光。老女仆维雅尔太太身穿深色衣裙，外罩一条白布围裙，干活利落，又不多言不多语。从我第一回到这家来做客，已经形成习惯，维雅尔太太总要端上一杯咖啡，放到我面前。赖伊斯同她说话是用法文。他法文说得相当流利，但是笔头还差一些。在电话里，——他电话打得很勤——他一板一眼地发着我们的小舌颤音 r，还有 u 的特殊发音，这是法兰西人从古代日耳曼传统继承下来的东西，对说西班牙语的人，还真有些别扭。

在阿根廷，由于坚持自己的政治立场和观点，他被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开除，那是在维德拉将军实行独裁的时期。他说：眼瞅着自己的祖国这么个伟大的国家被一群眼光狭小、腐败不堪的武夫玩弄于股掌之上，自己感到丢人，感到屈辱，压抑不住满腔热血，不能不拍案而起。有一天，他引用了圣茹斯特[①]的一句话："所有的将军都是无能而贪婪之徒。"此话是圣茹斯特视察莱茵方面军归来后，在向国民公会提出的报告里讲的。赖伊斯眼睛半瞎，弄得他心情不好。尽管如此，一提起祖国遭受军阀蹂躏，他就按捺不住内心的激愤，猛烈抨击，丝毫顾不上自己有病，需要精心保养。当然，这种抨击与声讨，并不排除采取冷嘲热讽的形式。

① 圣茹斯特(1767—1794)，为法国大革命期间重要政治家，雅各宾派政权的领导人之一。

赖伊斯赞赏法兰西，尽管这一赞赏所得到的回报只是这里对阿根廷的无知与冷漠。他调侃道：法国人眼里，阿根廷只是探戈舞与足球之邦。对法国人来说，绑票、非法监禁、失踪……成了家常便饭，成为民俗的一部分，就像希瓦罗印第安人部落，把仇人的头颅砍下来，经过处理，当成战利品。不错，有时候，人们提到，妇女们披着白纱，举着标语牌，在总统府前的五月广场上游行示威，要求放出他们的丈夫、父亲或儿子，要求为他们偿命。有人把这些妇女叫做“五月的女疯子”，真好听！说到这里，赖伊斯笑了起来，又戛然而止，抿住嘴唇，算是表示笑意，模样怪有趣的。

我读了他一篇文章的译文，是对印加帝国以前时期的陶瓷艺术的研究，时间为公元前六世纪到公元前三世纪，分布于在今日哥伦比亚与秘鲁境内。这篇文章是给巴黎一家历史杂志写的专稿。文章论述的人像和器皿上的装饰，表现的大都是男女成双成对进行性爱游戏的形象或场面，形态非常逼真。赖伊斯不无风趣地宣称，这种真实自然的描绘，与十六世纪以来充斥欧洲文学的对爱情的颂扬绝对不应混为一谈；后者到今日已经坠落，其末流就是登载在现今报刊上俗不可耐的所谓“情爱”作品。

“卡洛斯①，从今以后，人们不再会为爱情而舍命；这可笑的玩意儿必将消失，就像恐龙在地球上销声匿迹一样。”

赖伊斯说着，随手递过几张照片来，是莫希坎人的瓶罐，上面画着口交、手淫还有其他叫不上名来的动作场面。这些照片都是给他的文章做插图用的。还有一张照片，上面也是一男一

---

① 本书男主人公名字为夏尔·佩拉克。夏尔或译为查理；其西班牙语中的对应名字为卡洛斯。

女，女的蹲着，男的骑在她身上，一副大无畏的神态；女的眼睛睁得圆圆的，脸上显露出舒服畅快的浓烈表情。这个瓶子还有一绝：男子的脑袋高高竖起，头顶组成了瓶子的颈部。

我起身告辞，赖伊斯递给我一盘录音带，是他口述的阿兹克人祭司组织的编年史，要我翻译出来，也投给那家历史杂志。

银行里的那件事，没有必要讲给他听，尽管我知道，此人特别喜欢社会上的新闻。我要是讲出来，添油加醋，定能活跃谈话气氛，不过，我的克制自有道理，不用说也是跟贝娅特丽丝有关。贝娅特丽丝的印象深深藏在我心里，说不清道不明，哪能跟别人讲，更不要说对赖伊斯这么个没有真实感情又对之不屑一顾的男人。

外面下着蒙蒙细雨，路人行色匆匆。贝娅特丽丝的音容笑貌仍然萦回在脑际。回忆的线索又落到那把手枪上，是贝娅特丽丝提起此事来的，当时枪口顶在我的后脑勺上。现在想起来，并不感到后怕，当然，话说回来，也真够悬的：那个蒙面之徒头脑发热再过一丁点儿，我脑瓜子上就会出现一个隐秘的小洞，“不死的灵魂”就会通过这个小窟窿，飘飘悠悠地跑了出来，离开我这不能动弹的肉身远去。

令人奇怪的是，这件事有惊无险，从头到尾我都赶上了，可我却只把它和贝娅特丽丝联系起来，我心里很明白，没有贝娅特丽丝，此事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这个女子怎么就有那么大的神通，让我拿不起来又放不下去？她有什么特殊之处？有什么超过别人的地方？有这样外表的女人天天都能碰上不知有多少。说老实话，她并没有丝毫能迷惑男人、勾引男人的姿色，也没有能长期拴住男人的风韵；从才学上说，她也不像是那种能使男人对生活产生全新视野的女子。

我住在一座公寓楼的顶上——第七层。房子是第二帝国时代建造的。我那套两居室，就在楼房的房顶下面，可谓高高在上。此楼底层进口处走廊的墙上还留有巴黎公社的纪念：凡尔赛方面射出来的子弹的擦痕。从我住室的顶窗向外望，可以看到法兰西学院大楼的圆顶，以及艾菲尔铁塔的塔尖。从另一扇窗户看出去，是楼房的院子，一条有护栏的廊道一直通到我那间小小的厨房。涂着粗泥灰的烟囱和外墙，上有鳞片状的纹路，构成一只无主野猫的活动背景。此猫呈灰色，又干又瘦，尾巴磨掉了毛，秃秃的，脸上有好几道疤痕，耳朵撕得像锯齿，迈起步来摇摇晃晃。那样子，在我眼里完全是个流浪汉。它听见动静，抬起头来看我，浑身肌肉绷得紧紧的，那黄眼珠盯着我，像是猜测来者有没有不良意图。院子实际上是个深深的天井，阴沉沉的，底下有座饰有怪面孔的老喷水池，早已无水可喷。我常看见这只猫在这么个院子里忙着翻捡垃圾，往往还有另外两三只同类跟它在一起。楼里的住户不大管它们，因为地下室里老鼠成灾，对野猫只好表现出些许宽容来。然而，此猫并不满足于呆在天井底下，而是经常爬到高高的廊道上来，躲避来自各方面的危害，在楼檐下面安安稳稳地睡上一觉，而不必担心孩童们的恶作剧，也不必提防大人们的扫帚把。在厨房外面的窗台上，我不时放点牛奶或残羹剩饭，供它享用。切身的体会使它对所有的人都心怀戒备，随时警惕人们欺负弱者、损害无权无势者、蹂躏不被社会容纳者的劣根性。我们俩的关系还说得过去，可它对我从未放松警惕。夜间，常常能够听到它战斗的怒吼，那叫声低粗而沙哑，充满激情，是对某个同类发泄仇恨，提出警告。一天傍晚，我看到它在天井底下和一只大狗对峙的场面。只见它脊背紧贴在墙上，护住后身，两耳下垂，一双前腿舞动利爪，令敌人望而生

畏。在瘦小的对手面前，大狗摆出一副好汉架式，上蹿下跳，狂吠不止。然而，看到猫体弯如张开之硬弓，又严阵以待，那两把小小钢叉上下翻飞，杀气腾腾，弄不好会危及自己的眼睛和鼻子，气势汹汹的大狗总也不敢贸然发起攻击。而我们的猫呢，却像条神勇无比的小龙，口吐怒火，眼射金光，长毛直竖的后背活像坚硬的山脊，随时准备击退来犯之敌。我还没有介入，那条狗就再也挺不下去，调头而去，消失在街门之外。我们的猫可真有意思：敌人刚刚逃窜，马上就平和下来，一屁股坐在地上，一板一眼地舔起它那四条腿来，仿佛根本不值得为刚才发生的事情多耽搁一分钟。

另一天早晨，我又看见那只猫不慌不忙地走近我厨房外面的廊道。它是那么自尊，而尊严是有规范的，不允许叫人看出自己饥肠辘辘。我刚把牛奶和剩鱼倒在供它使用的小缸子里，放到窗外，电话铃就响了起来。

是玛蒂尔德·朗科。问我晚上有空没空。不等我回答，电话里就传来她那粗哑的声音，说她等我。我接受了。下午在十六区有堂“家教”，课后就没事了。她又说：

“咱们一起吃晚饭，在我这里。”

“还有谁？”我随口问道。

“亲爱的，咱俩呀！就你和我。没睡醒吧？想什么呢？”

说着，玛蒂尔德笑了起来，像母鸡似的发出咕咕的叫声，显然，她心情不错，感到满意。我知道，电话是从她的画室打来的（她画画，还搞些雕塑）。不远处，透过厨房的窗户，那只猫正乜斜着眼睛注视我。是狐疑，还是责备？

玛蒂尔德个子不高，但长得匀称，还不到四十岁，出身于卢瓦尔省的一户殷实之家。她从少女时代就钟情美术，这几年画

的多是塞纳河上的桥，以及巴黎圣母院和香榭丽舍的街景。在荷兰、德国和瑞典，有一批人喜好她的画，肯于掏钱。不过，她倒是不在乎钱多钱少，因为家庭的补贴就足够她花的了。她的画，颜色以粉红、乳白、嫩绿为主，构成均匀的色调，像是出自一块甜食店赠送的调色板。玛蒂尔德也画静物，比起她的风景画来，我更欣赏她的静物画，它们圆润丰满、光线变幻不无独到之处，富有一种愉悦感官的情趣，因而比风景画更具灵气。还应当指出，构思与笔触如此秀雅，可一旦与画家有所接触，你就会觉得其人与其画似乎并不十分般配。玛蒂尔德眼珠黑亮，嘴唇丰满，神情满能招引人的，就是嗓子沙哑，那是烟酒过度的缘故。她脾气不稳定，反复无常，心血来潮，想起什么就要按自己的想法办。她离不开男人，招来一个就上床睡觉，又要经常换人，有的人过了些日子又被招回来亲热二度。她害怕孤独，一个人呆不住，长途旅行经常半路上又往回跑。她拒绝把住她不放的情人，躲避那些醋坛子；碰上那些玩过一两次就以为有权支配她，就想让她温柔驯顺的主儿，她坚决一刀两断。正因为如此，她当初对我也是满腹狐疑，后来不无惊奇地发现，我并不是一个专断独行的汉子，还看出我并不使劲往她身上凑。每次见面，总是她推动我，要我找她，有时还责备我不主动，可是，怎么责备也没用，我这个人啊，我行我素，积习难改啦！我还要迫不及待地告诉您：每次床上游戏，她那份热情叫人感动，那高度的熟巧与讲究，堪称一绝。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圣奥诺雷大街的画廊。那次是举行四位拉丁美洲画家作品展的开幕式，她同其中一位谈话，由我做翻译。开幕式后，我陪她去用晚餐，当晚最后一项活动就是到她在奥特伊的家中过夜。当晚我就估计到，下星期她就可能变卦，毫无顾忌地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那是因为，我觉察出来，她在跟我颠鸾倒凤的时候，绝对禁止自己投入一丝一毫的真情实

感，倔强地把自己的心置于一旁。她这个女人，就喜欢那种露水夫妻、勾搭私通、短暂艳遇，每干完一场这种事情，她心情顿时宁静下来，浮躁之气荡然无存，就像舒舒服服洗了个澡，出浴之后容光焕发，说不尽地痛快欢畅。

此外，她还喜欢邀请朋友聚会。我多次拒绝参加这种晚会，因为大多数参加者在我眼中，不是庸俗难耐就是索然无味。这种聚会，吃吃喝喝，弥漫着一种人为的欢快气氛，都是酒气吹起来的，一拖就是几个小时，无休无止，闹得我心烦意乱。要知道，我这个人是从不沾酒的！呆不了多长时间，我便感到同这些人格格不入，对那种气氛无法忍受，甚至感到恶心。有一次，我抓住机会，直截了当地告诉玛蒂尔德，我之所以拒绝邀请，不出席她的聚会，原因在于她过分执著，闹得我既恼火又厌烦。玛蒂尔德反唇相讥，说我不会社交，简直是个不懂人情世故的粗人！再次见面两人独处的时候，我进一步发挥上次的论点，说得更加有根有据。很显然，参加聚会的，不是她的新情人，就是她的老相好，这种游戏，对她无疑趣味盎然、津津有味，却让我再也无法忍受下去。她听了我的话，惊吓得喊叫起来："你果真是个醋罐子?"似乎她眼瞅着我一下子变成了眼镜蛇，昂首竖立在她面前，狂吐毒芯，环颈怒张，摆出一副咬人的架势。为了叫她平静下来，我斩钉截铁地宣告：对她这个女人，我毫无依恋之情。此话并非虚与委蛇。我接着吐露：为了我俩多次的云雨之欢，我对她怀有一种热烈的感激之情。她听了此言，连声赞许："这还像句人话！"

最后，我还要说，不能把玛蒂尔德贬得一无是处，这个女人有股豪爽之气，为朋友办事忠心耿耿，私下里资助给她当过模特儿、眼下处境艰难、生活窘迫的多名男子。

话说回来：这回我接受了邀请，同她共进晚餐。当然，事情

明摆在那里:饭吃完了,跟着还有其他乐趣,被她笼而统之称为“放礼花”。

阿波利奈尔[①] 在同玛利·劳朗森[②] 分手之后悲叹:“遥远的奥特伊,这充溢着大忧大愁的迷人街区。”我坐在公共汽车里,诗人的话又涌入我的记忆。而一路上,占据我头脑的是另一个女子:贝娅特丽丝。她对我的吸引力与那天上午令人心悸的场面并没有什么联系,也不是因为在那种场合产生了某种怜惜之情。一般而言,我钟爱活泼、欢快、率直的女子;可是,现在萦回在我脑际的,却是一位几乎陌生的女性;她含蓄、审慎,那眼神像要穿透我的外表,把我内在的人格真相发掘出来。就我目前的情况,根本不是那种命中注定的“一见钟情”。“贝娅特丽丝[③] 吸引着我”。这是但丁在《神曲》天堂篇中的原话。可不是吗?不错,是“吸引”,是一种磁力效应,不受理智的任何控制。

到了奥特伊的喷水池大街。进了大门,玛蒂尔德把我接进房中。只见她身着紧身晚裙,双肩露出柔嫩的肌肤,胸部双峰并耸,结实而丰满,衣衫紧裹之下,乳头突现,清晰可辨,再往下看,就是那圆鼓鼓的丰臀……我吻她的双唇,感到她脊背上一阵震颤。她没有开口,拦腰抱住我,不住抚摸,前胸紧贴到我心口上,噘起小嘴像小鸡啄米在我的双颊上不住亲吻,浑身发散着肉欲的气息。这时,对贝娅特丽丝的回忆从我的思想中慢慢消失,就

① 吉约姆·阿波利奈尔(1880—1918),法国著名诗人。

② 玛利·劳朗森(1885—1956),法国女画家、雕刻家,也有诗作发表。她的画作《阿波利奈尔和他的朋友们》名噪一时。她于1908年结识阿波利奈尔,对他的诗歌创作有过持久的影响;后者的多篇作品,灵感皆得之于玛利·劳朗森。

③ 但丁《神曲》中的女性人物(中文根据意大利语发音译为贝雅特里齐)。当作者处于危急时刻,该女子派人前来搭救,后来又亲自陪伴他游历天国。

像烈日之下水分蒸发，水池的盛水盘渐渐干涸。为使大家相信我说的“消失”千真万确，我不能不提请列位设想一下：玛蒂尔德的欲望烈火般炽热，她那闪亮的眼神叫你不能不接受她的许诺，她那么灵巧而优雅地脱下连衣裙，撕落贴身内衣内裤，把它们扔得东飞西舞，而她匀称的身躯一丝不挂显示在你眼前是多么优美、诱人。有一次，我夸赞她有一双像古希腊名妓拉义思与弗里奈一样完美无缺的乳房，古代最有名的画家都以这两位美女当模特儿。玛蒂尔德听了并无不悦的神情，只是笑嘻嘻地说了一句：“你是不是暗示，我本应当做个妓女？”

好一阵腾云驾雾，从高潮之巅一下子跌落到柔软的沙滩上，精疲力竭，感官尽皆麻木，只觉着一片温馨，轻飘飘的，如绒毛拂体般畅快。就我而言，好像是在一个自我内心的空间里飘游，如同那些所谓的“真福者”们在出神入化之中所体验的那种境界。玛蒂尔德贴着我的身子，一动不动，气息又慢又长，双唇因充气而鼓胀起来……她跟我一样，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不知什么时候，她哼哼了几声，动了动身子，一下子坐了起来，像是觉得该起床了，可又很不情愿。坐在床上，她又俯下身来，吻我胸口上的绒毛。我顺手抚摸她的肩头，她呢喃着吐出几个温柔的字眼，不过我没有听清楚。

她事先已经准备好了便餐，有鸡肉、沙拉、米糕，并且配有饮料，香槟酒给她喝，矿泉水供我享用。她知道，我这个人像伊斯兰教学者，滴酒不沾。她穿好睡衣，下了床，赤着脚，挺着胸，在地上走来走去。该我起来了。我拿起一条被单像毛利人那样缠在腰上，走到她跟前，帮她干点活。她的眼皮上出现了黑圈，呈淡紫色，满动人的。

我们吃饭的当儿，下起了大雨。雨点急促地落在百叶窗上，

听起来像是皮鞭在抽打。房间里只点着一盏灯,灯光照到墙上挂着的几幅画上。除了几幅朦朦胧胧的索洛涅[①]田园风光外,还有一幅黄颜色的男人头像。在她的作品中,恐怕这是惟一的一幅肖像。说不定里面蕴含着画家生活初期的什么秘密。不过,我从来没有就这方面提出过什么问题。

问三问四的反而是她。此刻,她问我:有朝一日,是否打算结婚?我回答:我喜欢独身,两个人生活在一起必须方方面面和谐一致。这当然是信口作答,没有什么独特之处。不过,一提此事,我就心烦,不愿谈下去。她倒来劲了,非要弄个水落石出才肯罢休,闹得我心里十分窝火。

“要是我提出来,你会娶我吗?”玛蒂尔德就这么问我。

“不会。理由如上。”

“换言之,你是不爱我啰?”

“这一点,你感到意外吗?”

“是啊!我不该往这方面引。”

我还是不动声色。我明白,一喝上酒,她就变得多愁善感、悲悲戚戚。今晚,到这时候,香槟酒已经三四杯下肚了。

再说,类似的小场面,我早已领教过。不过,接下来的话,确实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我都三十七啦,夏尔!走下坡路啦!现在,我扪心自问:——不知怎么突然冒出这么个想法——我这一辈子,是不是碌碌无为,就这么荒废了?”

“你有你的艺术嘛!”我指着墙上那几幅画,还有两尊塑像,不无伤感地说道。这些作品都是她从工作室拿回来,特意放到家里保存的。

---

① 索洛涅为巴黎盆地南部的一个地方。

她并没有接我的话茬，只是瞪大两只眼睛盯着我，若有所思，满腹狐疑，说道：

"夏尔，你爱上了一个女人。不必否认。刚才跟我做爱，想的是另外一个。我是个非常敏感的女性，不会嗅不出来的。首先，你突然变得过分温存体贴，或者说，粗野劲儿少了几分。有没有道理？"

我没有吭声。她把头往后一仰，眼睛望着天花板，那一头秀发披撒在肩头，声音透着悲凉：

"'在人生旅程的中途'① ……嗯，可不，我扮演的正是'卑微的女奴'。这个角色到了我这个年龄，自己已经能够估量虚度了多少光阴。"

"今天可否不谈哲理？"我接着说道，"刚才没有带着观点上床，所以大家都欢快舒畅。观点是危险的，能侵蚀人心。不要错过眼前大好时光，何苦弄得你我都扫兴呢！"

说着，我端起一杯冒着气泡的香槟酒，隔着餐桌递了过去，她抬起一只手接住，另一只手捂在左乳之上。此人不知是不是管不住自己，一张口，又"丢下公鸡牵起毛驴"② 来：

"告诉我，夏尔，你怎么从不喝酒？有病？"

"只不过是拒绝失去理智的控制，以便更好地观看'卑微的女奴'，以及那座黑黝黝的森林，那座我跟所有活在世上的人有朝一日都必然要走进去的黑暗之林。"

玛蒂尔德双肘撑在桌面上，眼睛半睁半闭，耷拉下来的眼皮涂着蓝色眼影，并点缀着细小的亮片。听了我的话，她禁不住摇起头

---

① 但丁《神曲》里一句著名的话。下文卑微的女奴及黑暗之林等均为引自《神曲》的典故。

② 法语中的俗语，指突然变换谈话题材，毫无过渡。

来。这个模样，加上酒精引发的哀伤，把她的面孔变成一副凄凄惨惨的面具。她的感觉似乎变得十分迟钝，又顽固地旧话重提：

“我呀，亲爱的，我坚信不疑，你一定是爱上了哪个女人，一心把她盼望的幸福都带给她，让她心满意足。”

“你错了。有谁要为男性利己主义树一座铜像，——我说的是：铜做的像——那就找我来，比我合适的模特儿，打着灯笼也难找。最好摆这么个姿势：赤条条一丝不挂，双手交叉护住心口，不能让这颗心跑到别人身上！”

玛蒂尔德又摇起头来。我东躲西闪，还有打不跑的调侃语气，弄得她心情十分沮丧。

就这样，在放完“礼花”之后，飘来一片忧郁的阴影，我费了好半天劲，怎么也驱赶不散。接着，我便捉摸起来，因为自己弄不明白：这些慢慢上升，到了水面便膨胀破裂的毒性气泡，到底是从哪潭水的深处冒上来的？

玛蒂尔德仍在不住地往嘴里灌香槟，突然又冒出一句不着边际的话来，我觉得不必答理。

“我离婚之后，”她把话题拉到自己身上，“先后拒绝了三个求婚的男人。三个都是好小伙子。但是，哪一个也比不上头婚的那一个。”

噢，“头婚的那一个”，她带着也许是出自醉意的怀旧情绪所提到的“那一个”，是不是就是挂在对面墙上的这一个？我审视房间里那惟一的一幅人物肖像。灯光斜着照过去，男子的面孔透着聪明劲儿，两只大眼睛，没有笑容，像是隐伏的猎人。整幅画呈浅淡的色调，双颊白得几乎像是打了蜡，嘴唇隐约现出一点红色，然而，那股强劲的眼神有点不同寻常，从放得极大的乌黑瞳孔中喷涌出来，射到观看者的脸上，似乎在提出警告，叫人们注意：逃避是没有用的，无论在这里，还是到天涯海角，每个人都

躲不过没完没了地等待着他的人和事。

玛蒂尔德还在喋喋不休地自言自语,不过声音越来越颓丧,越来越少气无力。我把已经打开的一瓶酒推到边上,玛蒂尔德又伸手拿过来,斟满一杯,一口气倒进肚子里,随后便哭了起来。面对如此发作的这个女人,我进退两难,不知如何是好。玛蒂尔德一只手撑在双眼上边,像是手搭凉棚,默默地哭泣,泪水一滴接着一滴往下流,在面颊上形成两条亮晶晶的小河。我拉住她的胳膊,找不到适当的字眼安慰她,只是傻乎乎地说个没完:"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此话当然于事无补。过了一阵,她突然呜咽着哀求我离开她,说是想一个人清静清静。说着,她就站起身来,晃晃悠悠地迈开步子,向卧室走去。光线透过她身上薄薄的睡衣,映照出她身体的曲线来。到了床边,顾不上整理整理我们俩刚才的烂摊子,就一头栽下去,一动不动了。

我进了卫生间,匆匆净了净身子,穿好衣服,收拾停当,又走到玛蒂尔德身边。玛蒂尔德脑袋埋在枕头里,两腿弯曲,竟然睡着了。我拉过一条被单盖在她身上,上面又加上毛毯,接着,我俯下身子,吻了吻她的头发。这头秀发,散发着鸢尾花的芳香。玛蒂尔德毫无反应,意识不到身边站着个大活人。看她的脸,肌肉还有些紧绷,像是受了惊吓的小孩。我该走了。出门之前,又看了一眼墙上那张陌生男子的肖像;此人像是居高临下地望着我,像是在责备我缺乏仁爱之心,说我心肠太硬;具体的是些什么,我也说不明白。把灯关好,我这才推门走了出去。

在模糊的夜色中,我朝着地铁口走去。立即回家?我不情愿。此时是二十三点。在离蒙巴纳斯车站不远处的莫里斯酒馆,一定会碰到拉法厄尔·阿尔塔米拉诺。我此时并无睡意,到那里喝上点优质的玛蒂尔德咖啡,挺到天亮没有问题。通常,总

有几个阿根廷和智利的流亡者同阿尔塔米拉诺在一起，他们讨论问题、交换报纸，要不就是下棋。我走进酒馆，一眼看见他坐在大厅尽头的一张桌子前，旁边还有好几个人。他一认出我来，便抬起胳膊打招呼，顺手指了指对面那张椅子，叫我坐下。阿尔塔米拉诺原来是《理智日报》的排字工人，政治警察盯上了他以后，不得不弃职躲藏起来。事情是这样的：他曾多次从报馆的储备库里拿走废铅字，与两三同伙运到郊区某处车间，排印传单。人手不齐，经常是他一个人从头干到尾。有一次，工会组织反政府大游行，头几天就散发了大量传单，抨击特别猛烈，句句切中要害。经过警方专家反复细致的研究，从某些大写字母的字体上找出破绽，顺藤摸瓜，找到了《理智日报》的排字房。原来该报曾经用过这种型号的大写铅字，早已废弃不用，但还是从老报纸中查对出来。尽管没有抓住确切的证据，阿尔塔米拉诺还是被关押了三天，受到了严厉的审讯。放出来后第一天就发现有一个人在盯梢，后来又发现此人后面还有人。大家一研究，觉得必须谨慎从事，不能坐以待毙。于是，在来人抓捕前，阿尔塔米拉诺上了一条即将起锚的货船，来到法国的勒阿弗尔港。

阿尔塔米拉诺头发花白，留着平头，两眼炯炯有神，厚厚的双唇显得人很善良，年纪在五十上下，目前在奥贝尔维里埃一家印刷厂工作。他跟另一名阿根廷人合住一间房子，此人在老福爷百货商场守夜。两人轮流睡觉，早晨阿尔塔米拉诺上班，给守夜人腾出地方休息。他穿的是旧衣服，但是干净整齐。人很朴实，稳稳当当，注意倾听别人的话语。他说起话来，经常皱眉头，似乎不这么使劲不足以说服对方。他认识聂鲁达①，与科塔萨尔②

① 聂鲁达(1904—1973)，智利诗人。

② 科塔萨尔(1914—)，阿根廷小说家。

及萨瓦托[3]有过交往。他知道我在为罗道尔弗·赖伊斯工作。然而，尽管他认识赖伊斯，可从不设法同此人见上一面。赖伊斯对他也是同样冷漠，因为我向赖伊斯提起莫里斯酒馆里的聚会，恐怕不止一两次。对我来说，他们俩为什么不愿谋面，我毫无兴趣探求个中原由。两人的确有很大的不同，也许是政治观点的分歧。在拉丁民族的国家，政治方面的分歧常常能在个人关系上掘出一条一条深沟。

阿尔塔米拉诺来到法国后，不断收到妻子的信息。她先是到了科尔多瓦，住在大女儿家，不久前谋到了小学教员的职位。在某些话题上，夫妇俩在信里用暗语表达。阿尔塔米拉诺从而知道了，他的一位同事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深夜遭到绑架，至今音信全无。

听到这里，我直截了当地问道：

"你认识赖伊斯的老婆吗？"

阿尔塔米拉诺没有料到我会如此唐突地提出问题，有些惊奇，先是一愣，然后伸出手来，在一边面颊上搓个不停。他当然明白，赖伊斯肯定跟我提起过诺尔玛。他也会猜到：这个女人没有来巴黎找丈夫，我会觉得不可思议，这一点我刚才已经说过。特别是因为，赖伊斯看上去并不缺钱，他的流亡生活比起阿尔塔米拉诺和其他人的条件来，要强得多，根本不能相比。我也告诉过他，赖伊斯只有不多几次跟我谈到诺尔玛，每次都是含含糊糊，一带而过，这更使我心生疑虑。因为，尽管我常去找赖伊斯，对他的人品性情还是若明若暗，捉摸不透。可不是嘛："告诉我你喜欢什么样的女人，我就能告诉你，你是个什么样的人。"此话不假。

---

③ 萨瓦托（1911— ），阿根廷小说家。

"诺尔玛吗?"阿尔塔米拉诺犹豫片刻之后,终于开了口。"不错,我认识。长得不是太漂亮,不过,那眼神,你见过就不会忘记。怎么说呢?这个女人非常温柔,会体贴人。"

"不过,对赖伊斯……"

"她崇拜赖伊斯,深爱赖伊斯。从某种意义上说,她已经被赖伊斯独断专行的头脑所控制,对他的要求可以说是惟命是从。赖伊斯有不少短暂的艳史,从不向她保密。除了刚结婚头几个月,两个人可以说从来没有在一起生活。这是赖伊斯的主意。但是,在办理登记手续之前,诺尔玛就接受了这项协议。"

"硬让一位年轻女子婚后独守空房!……"

"咳,卡洛斯!赖伊斯这个人,能把死人说活了。此外,他要过的独身生活,不能单从字面上理解。这个男人,喜欢寻花问柳,一个人过,乃是拒绝约束自己在这方面的自由。情欲变态常常要求孤独,特别是在脑力劳动者当中。"

"还是你了解此人。"

"卡洛斯,对每个活人,谁又能了解多少?一个人的'背面',那是很难想象的。不过,赖伊斯的'背面'上,坑坑洼洼,有许多奇形怪状的火山口。"

这时,从邻桌上传来一声惊叫。棋盘之上,鏖战正酣。一方是个小伙子,来自拉普拉塔,到达法国后,为了糊口,干起走家串户给地板打蜡的营生。另一位棋手则专门回收铁皮罐头盒,在家里制作玩具飞机。看棋的人里头还有个汉子,在阿根廷的时候是铁路上的机械修配工,也被迫流亡到了法国。刚来的时候,饥一顿饱一顿,饿得没办法,就到地铁里面,打投币售糖果机的主意。多亏他手艺好,当过钳工,做出大大小小的筹牌,以假乱真,投进去,售货机就吐出糖果、甜食来。人们还说,他用这种办法,常到公共投币电话亭,往布宜诺斯艾利斯拨国际长途。这

样，他的手艺出了名；然而，有谁知道，开头一个月，这个壮汉肚子里装得全是麦芽糖和各式带酸味的糖果。后来他进了圣图昂一家工厂干活，具体活计是给锅炉除垢。每次工作，先要戴上面罩，拿上风镐，钻进锅炉内部进行操作。一开动机器，那嘈杂的声响，简直能把人的耳鼓震穿。

我又转过身来，问阿尔塔米拉诺：

"能不能再说说诺尔玛？"

"再说点儿什么呢？你当然知道，女人是被爱的欲望拖着走的，这一般不可能发生在屈从和痛苦的情况下，通常都是在心花怒放的时候。"

"那赖伊斯怎么就没有被迷住呢？"

我话里有话，但阿尔塔米拉诺并不为所动，接着往下说：

"拈花惹草的事干得越多，兴奋之余越收不住闸。每一次新的爱情，都使他产生幻想，以为这样可以'获得新生'。然而，唐璜也要上岁数，可他难以接受，比其他人心里难受得多。你肯定知道那个神话，说心烦意乱的唐璜，有一天看见了人家是怎样埋葬他的。回到赖伊斯，此人并不怕死；下地狱，受煎熬，对他简直是开玩笑。他只怕衰老。对一个追蜂逐蝶，离不开女色的人来说，那就等于全面失败！"

"赖伊斯有胆量吗？"

"胆子大到喜欢挑衅，跟人挑战，不管不顾，什么冒失的事情都干得出来。"

"你跟他一起搞过地下工作吗？"

"没有。他反对军事独裁，并非出自意识形态的考虑。他有一股子爱国的自豪感，使他难以接受国家被暴力势力勾结明目张胆的腐败势力统治国家，认为这是奇耻大辱。为此原因，——此原因当然也是可敬的——他积极参加反政府活动。他的动

机，绝非维护社会正义。”

听到这里，我终于明白，阿尔塔米拉诺和赖伊斯在流亡之中仍然保持着距离，原因到底是在哪里。他们都反对独裁，这是两人的一致性。然而，在前者眼里，这种一致性无法抵偿后者的民族主义倾向，在他看来，任何民族主义都是靠不住的。此外，赖伊斯好色的行为也有悖于他清教徒式的伦理规范。两人关系中间惟一的积极因素，在于阿尔塔米拉诺懂得，赖伊斯对美洲前哥伦布时期文明的研究意义重大，成果也相当可观。前不久，他怀着很大的兴趣，读了赖伊斯的一篇研究报告，内容涉及印第安各族人做出哪些努力，以便通过血的祭祀，在人的命运与主宰人们命运的诸神之间建立某种谐和的联系。

时近午夜，我同阿尔塔米拉诺分手，各自回家。那位原来是铁路工人的汉子已经离开，回圣图昂去了。临走时，带着嘲弄的意味，哼起了卡洛斯·加代尔的曲子："布宜诺斯艾利斯，离我如此遥远！……"

出了门外，我快步疾走。阿尔塔米拉诺关于诺尔玛的每一句话又回到我的脑际，印象如此强烈，简直叫我感到痛苦。她的每一个特征都把我的思想引到一片精神的荒原上。在那片不讲人情的土地上，诺尔玛带着她无尽无休、令人心碎的温柔，飘过来、荡过去。我在湿漉漉的街上行走，经过一家又一家仍然灯火通明的橱窗，一路上心乱如麻。雨停了，天空中，云堆之间出现了一处处深渊。月亮现出了身影，通体呈橙黄色，煞是好看。上面有哥白尼火山、海因霍德火山、忧伤海！……这一切，有多么遥远。

我那条街已经进入梦乡。靠近我住的大楼，有一家咖啡馆还没有打烊。从一处墙角的阴影里走出一名女子，我定睛一看，

是女邻居万达，她昼伏夜出，做的是皮肉生意。万达穿着高跟鞋，大衣领子竖起来遮住嘴唇，手里摇摇晃晃地拿着个手提包，迎着我走过来。当我走到明亮地段时，万达认出了我。她明白，我不会跟着她走，便低声对我打了个招呼，迈着漫不经心的步子，转回原来等人的地方。

二

第二天早晨，送来信件，收到皮维尔警督签发的传唤通知书，要求我下午去附近一处派出所。我仔细观看这张印好的通函，底下签字龙飞凤舞，只有最后两个字母能够勉强辨认。这时，电话铃响了起来。肯定是贝娅特丽丝，她也接到了通知。对，别忘了提醒她，今天晚上可是约好了的。我拿起话筒：是玛蒂尔德！她刚刚下床，喝了一杯咖啡，头脑这才清醒了一些。她连声道歉，说昨天晚上自己举止荒唐。我好言安慰，而她却情绪激动地反驳，固执地说我不必虚情假意，声称她对我评价极高，并恳求我体谅她，“不要扼杀”她“身上仍然保留着的善良一面”。最后又加了一句：

“亲爱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明白，她昨晚喝多了，现在还没有完全缓过来。我上午还有课，时间不多了，便设法引导她说话简短一些。可是，她还是说个没完：

“夏尔，我是个人，不仅仅有一具肉体，当然，肉体的快乐，特别是跟你，我是喜好的！夏尔，告诉你，昨天晚上真快活，你折腾得我都要发疯了！”

“岂敢，岂敢，我的美人儿！”

我的语气里带着嘲讽的意味，但是更显得不耐烦，这引起了她的警觉。

“我知道，你看不起我……”

“不，绝非如此……”

“我酒喝得太多，对吧？可是，有的日子，我真搞不清，自己是活还是死。”

“这种事情，大家都会碰上。”我不愿多说什么，因为时间所剩不多，我必须马上出门，赶到蒙田学校。而玛蒂尔德还是不依不饶：

“我觉得自己像一支点燃的蜡烛，可就是什么也照不亮。你听着吗？”

“听着呢！我想起另一个关于蜡烛的故事。那是阿维拉的德肋撒[①] 笔下的爱情。她爱的当然是上天之主，不过这无关紧要。德肋撒说：爱情就像两支蜡烛并到一起，火光合二为一。”

“我懂你的意思，夏尔。你说我内心空虚，冷酷无情，浑身一无是处。”

“再喝点咖啡吧，这样会舒服些。”

“今天晚上再见一次，行吗？”

“不行。我没空。”

“有个女的？”

“可不。”

“她很漂亮，对吧？就是有点傻，你喜欢这种人，不是吗？不像我这样不正经，对不对？对你奴颜婢膝就行，独眼龙也没关系！”

我竭力使声音富有说服力，要求她平静下来，并且一再提醒，我该出门了。电话一下子挂断了。这时，我想起文都拉神父[②] 的一篇老文章。出家人有时候对肉身的事反倒能有所领

---

① 天主教的“圣女”，1515年生于西班牙的阿维拉，一生建立多处修院，并有神修著作身后问世。

② 文都拉（1792—1861），意大利传教士，具有自由思想，后到法国传道，声望颇隆。

悟。文章里有这么一句话:"淫荡的女人在各方面都爱走极端,有时甚至非常凶狠。"

出门前,我没有忘记喂猫,小东西已经在窗外等待上了。跟玛蒂尔德这次暂短但是紧张的交谈,特别是想到这个女人为了"独立"与"自由"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看到她发现自己追求生活幸福是有局限的,现在似乎已经无能为力,因而极端痛苦;这一切使我闷闷不乐,觉得自己不必那么急躁。我想拉她一把,但又不知如何是好。应当把话说得再明白些:玛蒂尔德从来没有使我感到对她有绝对占有的需要,而在我眼里,理想的爱情是不能排斥这种需要的。在我和玛蒂尔德之间,从我们相识的第一天起,除了性,除了上床,就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差距太大了,不可能存在任何情投意合的共同亮点。

下午四点,我去会见皮维尔警督,不能同他多纠缠,因为还要去给女学生吕仙妮上"家教"课。警督是条老狐狸,很快就嗅到我不过是个一般公民,没有背景。他命令我坐在对面,那声音硬邦邦的,双手合拢支在下巴底下,像是在祷告,那双壁虎似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老旧的办公室有股臭烘烘的烟油子味,再混和上呛人的漂白水味道,越发难闻。那张办公桌漆成栗色,我上学那阵子,学校里的桌椅还是那种颜色。桌子上放着一架式样老掉牙的打字机,还有一部电话机,连着的电话线垂下来,钻到了地板底下。一切看上去都是破破烂烂,可怜兮兮,叫人生厌。这里的气氛,和兵营里的办公室一样,人一进去,就感到和人世间切断了联系。警督匆匆翻看材料,我注视着他的神色举止,猜测这颗大牛头里面到底酝酿着什么鬼点子。他要我拿出身份证来,像演戏一样,皱着眉头,认认真真地端详个没完没了。接下来就是询问,两只眼睛瞪着我,显然是怀疑我要说谎话跟他

周旋。从头到尾多长时间？我回答说：应该不超过五分钟。

“您没有看到歹徒的脸，这我知道，不过，其中一个离您很近，就是那个往墙上推您的家伙，您一家看到些什么？”

“没看到什么。”

“没有任何细节可举报？比如说，耳朵什么样子，头发什么颜色？”

“说不清。”

“那么，两只手呢？”

“戴着手套。”

“莱居叶太太告诉我，此人跟您说过话。”

真没想到！贝娅特丽丝已经来过，可能是今天午后刚上班的时候。这当儿，皮维尔又开了口：

“都说了些什么话？”

我回答说：头一次他命令我动作快点儿；第二次，由于我低声鼓励莱居叶太太，叫她挺住，此人就发话，不许我出声。

“莱居叶太太说的是，他让您‘闭嘴’。”

“她肯定比我记性好。”

“现在，这已无关紧要。请您好好想想：此人的嗓音是什么样子：沙哑呢，还是响亮？要不就是闷声闷气？能想起来吗？”

“闷声闷气。不过，也许是因为嘴上箍着袜子呢。”

“有没有口音？”

“说不好。”

“肯定说不好？”

警督一边端详我，一边若有所思。可能他断定我成心捣乱，也说不定他认为我在思想上是这伙无赖的同谋。无论如何，我在警督眼里，肯定是个边缘人物，有不走正道之嫌疑。

“个子多高？块头多大？也说不好？”

“跟我差不多，一米七〇，一米七二。不过，我肩膀比他宽。”

“您爱好体育吗？”

我点了点头，给了个肯定的答复，仍然含糊不清。其实，我过去只练过拳击和举重。这种例行公事式的审问，让我越来越心烦。警督还想了解，我会不会使用手持武器。绝对不会！如果生拉硬扯，也只能勉强说，我曾注意到，我的“护守天使”[①] 手持一支口径相当大的手枪。可是，这不是逗他玩儿吗？

警督仍不罢休。这一次，我可竖起耳朵，不敢懈怠。据莱居叶太太讲，在整个过程中，我始终保持冷静。我的解释是：我根本就没有大祸临头的感觉。

“可是，枪口顶在了您的后脖颈上呀！”

“可能是，我的神经非常健全，帮了我的忙。”

警督不屑理会我的调侃，又埋头审阅起材料来。在他低头俯看档案的时候，我注意到他头顶上没有剩下几根毛，一片粉红色的头皮从顶心向四外扩展开去。

“莱居叶太太，您认识她吗？”

“那次是第一回见到她。”

“此外，您仍然坚持：那个家伙抢走了她刚刚取出来的钱，钱当时她还攥在手里，是吗？”

“正是如此。”

警督决定把我的答话白纸黑字打将出来，而我只要在纸上签个名就行了。只见他一只手将打字机拉到跟前，把纸插到滚轴的隙缝之中，用两个手指，打起字来。他一边打字，一边又问起话来，不过，这一回声调和缓下来，可以说变得客气起来。细

---

① 天主教教义称，每个人都有一位天使（又称天神）护卫，故称之为“护守天使”。

捉摸，话音里还透着一丝狡黠的意味：

“您说不认识莱居叶太太。可是，你们两位是一起出去的。”

“不错。我请她去喝杯咖啡，好安慰安慰她。”

现在轮到我审视警督了。原来，那一天，直到最后一秒钟，他都在窥伺我们俩的一举一动。他紧张地打着字，伸出食指抠抠耳朵，把两个指头探进扣得太紧的衣领里，完事之后又聚精会神地继续工作。最后，他把证言记录递给我，让我阅读。好家伙！还是没有忘记打上贝娅特丽丝说我冷静的那句话：枪口顶在脖梗子上，仍然不动声色。话说到此，谁又能说，不是因为有她在我身旁，不是由于她楚楚动人的容貌和她悲戚的神态感染了我，才使我在危险面前没有胆战心惊？啊，亲爱的老师傅堂·米格尔[1]，让我们不要总是一本正经！您不是教导过我们，美丽而温柔、举世无双的杜尔西内娅[2]总是引导出身良好的男子做出超越自我的事来吗？

到了街上，便消失在人群之中。可是，对贝娅特丽丝的思念仍然萦绕在脑际，不绝如缕。在我之前，她也曾走进那间办公室，坐在那张椅子上，可能也很不喜欢那肮脏不堪的环境，以及那位胖乎乎的警督。难道我还不知道，贝娅特丽丝的神经是脆弱的吗？想到晚上就要同她见面，我不无一丝幽默地自言自语：假如有一天果真能够如愿以偿，那可就要感谢三个抢银行歹徒的大恩大德啦！然而，真能走到那一步吗？

72路公共汽车把我拉到凡尔赛大街，车站就在离吕仙妮家

---

① 《堂吉诃德》的作者塞万提斯的名字叫米格尔。“堂”在西班牙语中是对男子的尊称，用于名字之前。

② 《堂吉诃德》中的村妇。作品主人公将她理想化，当作自己的意中人。

不远的地方。五点钟要给她上课，这才使我兴奋的心情平静了些许。吕仙妮芳龄十七，薄薄的身材，高高的个子，小小的乳房刚刚在短上衣底下突现。那一双手，又细又嫩，白皙得近于半透明。她爱穿连衣裙，腰部束紧，裙裾像喇叭花冠似的张开。小姑娘不太聪明，可是感觉敏锐，性格开朗。我的位子在桌子另一头，与她对面相坐。我一讲话，她便睁大眼睛，静静地听着。对所讲的西班牙文作品有所领悟时，那神情十分天真可爱。她面孔有点削瘦，但配上褐色头发，显得非常清秀。她喜欢小圆领，领口上用绸带打上个大结，那模样看上去，像个发育迟缓的小姑娘。不错，吕仙妮已经到了情窦初开的年龄。前几个星期我曾借给她一本安东尼奥·马查多[①] 的诗集，还回来时看见里面有一张条子，上面写着几句情爱话，天真得叫人感动。再见面时我没有提及，装出因不曾再打开此书而没有注意到的样子。小姑娘显然在等待我的反应；我每次来上课，她都仔细观察我，鼓起勇气夸赞马查多诗写得精彩，并且朗诵上几句：

索利亚冷，索利亚纯，
艾克斯克拉马杜拉的头……

我当然知道，"条子"就夹在这首诗那一页中间。但是我必须谨慎从事，只能装傻充愣。也许我应当改变态度，不再以伙伴相待，而是装成一位严厉的老师，或者扮作不食人间烟火、无视世上鸡毛蒜皮小事的知识分子。我提醒自己保持警觉，不涉及这方面的题材。但是，根本无法做到。小姑娘中学里的教材上

---

① 安东尼奥·马查多(1875—1939)，西班牙诗人、戏剧家。与其兄曼努埃尔，在文坛上被称为马查多兄弟。

就有西班牙诗人的作品，因此，有时候就要碰上阿尔多拉吉莱的某些危险诗句，比如：

> 在你身上，就像在清澈的河水中，
> 我看到了自己的身影，
> 此时，在床窝的深处，
> 那亲吻的流光，
> 与天上的星辰融成白色的星座。

读到这样的诗句，吕仙妮便低下了头，头发落到前面，遮挡住两颊，活像一名悉心向主满享真福的修女。这样的时候，女孩子总要喃喃地说："真美呀！"然后再加上一句："火辣辣的。"（当然都是用西班牙语讲，因为我要求她跟我对话必须用标准的卡斯蒂亚语音。）

那天上完课，我准备起身，到隔壁的客厅去向她妈妈告别，便隔着桌子向我的这位学生伸出手。她以十分迅疾的动作，一把抓过去，拉到她的嘴上，揉搓她的双唇，接着，又更加轻柔地，可以说是情意绵绵地，把我的手贴到她的脸蛋上。我大吃一惊，不知如何是好，等我把手抽出来的时候，这一切都已经发生了。我想严厉地说些什么，但声调里并没有表示出来：

"怎么搞的，不要孩子气嘛！"

吕仙妮狡黠地绽开了笑脸。她已经成了女人，因为凭女性的直觉，她感受到了自己在男人心中造成的慌乱。

吕仙妮的妈妈见我出来，便迎上来走出客厅，站到走廊上，递给我一个信封，里面照例装着一张支票，是五次课的酬金。这个女人有点阴沉，身体僵直，哪个部位都是平平板板的，像古埃及的方尖碑一般。她的衣着也显得过时，在这一点上女儿肯定

受到了影响。她脖子上还挂着一枚镀金的十字架呢！不过，她那一双眼睛倒挺漂亮：大而柔和，再加上那一圈长长的睫毛，毛茸茸的。最叫人看不顺眼的，是盘在后脑勺上端那个可笑的发髻，活像一支小避雷针的底座。当我走出大门的时候，我又想到那双美丽的大眼睛。吕仙妮不是也长着这么一双眼睛吗？咳，瞧我这个拙眼笨脑的观察者！

晚上要去那家餐馆赴约会。时间还早，便先回到住处，干了一会活。在屋里坐不住，又走出家门，到大街上闲逛，消磨时间。节日临近，有的店铺已经把橱窗装饰得花团锦簇。我急于见到贝娅特丽丝，走着走着便到了那家餐馆门前，索性提前进去等候。坐下后，拿起报纸，心不在焉地看了起来。终于，透过玻璃窗，看见她向这边走来。我赶紧站起身，前往店门口迎接。在存衣处，帮她脱下大衣。薄了点儿，这样的天气，穿着它暖和不到哪里。这回，贝娅特丽丝头上戴一顶暗红色贝雷帽，身穿同一色调的呢料连衣裙，这套连衣裙，按照报纸上时装栏目的说法，非常端庄正规，却又很适体。看到我那股子殷勤劲儿，她现出了微笑。脸上未施脂粉，口红只涂了淡淡的一痕。没有首饰，连戒指都不戴。贝娅特丽丝竟然如此简朴！银行出事那一天，我怎么就没有注意到呢？

侍者把我俩领到大厅最里面，我刚才预定好的餐桌前，这里凹进去一块，正好成了我们的单间。一坐下，贝娅特丽丝就讲起皮维尔警督，讲他如何影射那天银行大厅还乱哄哄的，可我们俩就先行并肩而去了。她问我看没看报上关于那次抢劫的报导。我如实说明：对这一类新闻我没有太大的兴趣；她觉得我这态度怪有意思的，并且告诉我：记者采访了三个人，每个人都讲述得活灵活现，其中一人用词最为哀婉动人，把一触即发的危险和他

本人胆战心惊的情绪，描绘得淋漓尽致。

开始吃饭了。贝娅特丽丝不再说什么，不时用执著的眼神打量我，这眼神，坦白地说，使我有些不知所措。我问这问那，她回答都很简短，似乎决心尽可能少谈自己的事情。为了使气氛活跃起来，我就大谈我自己：童年岁月、父母双亲，等等。我母亲是西班牙避难者的女儿，父亲是利穆赞地区于再尔什小城的人，在一家锯木厂当工人。童年是清贫的，但在双亲的呵护下，没有什么大波折。我母亲也得工作，是在一家罐头厂干活。我自己曾在利摩日上过学。回忆的闸门打开了：小时候住的地方、树林、池塘、自由自在的日子，天气晴好时下河洗澡……

贝娅特丽丝聚精会神地听着。她的额头那么白皙，那么平展。有时会不会也有疾风暴雨在里面生成？看到她听得津津有味，我像是受到怂恿，建议周末带她到那一带参观参观。那个地区好玩的地方可不少，我都清楚。光那座布朗什福尔树林，就够人逛的，里面是乌鸫鸟的乐园，这种鸟极具音乐天赋，唱得好听极了。少年时代，我常去那里，趴在林下灌木丛中，倾听这种鸟儿唱出的"华彩句"和那激动人心的颤音。真美！一片寂静，满目葱茏。贝娅特丽丝绽开了笑容，从她眼神里看出，她听得津津有味。不过，恐怕她也能猜到我的良苦用心，明白我口若悬河不过是追求女人的一种基本功。说实在的，贝娅特丽丝唤起了蛰伏在我身上的所有情欲之魔，于是我决心把事情定下来：

"离巴黎不远，坐火车也就几个小时。一天有好多趟呢……"

"再说吧。"她笑容一收，淡淡地说了一句。

饭吃得差不多了，贝娅特丽丝点上一支香烟，吸了一口，又呼了出来，这才问我：抽烟对我有无妨碍。西班牙人不是常说：

“女人事多”吗？此时，我又想起拉蒙·戈麦斯·德拉塞尔纳的一段笔记。说的是：从女人在烟灰缸里熄灭烟头的方式，就能看出她是否冷酷无情。德拉塞尔纳笔记里的原字不是“熄灭”，而是“杀掉”，就是“掐灭”的意思。脑子里闪过这些念头的时候，却不能闭上嘴巴停止说话。我继续高谈阔论利穆赞的美好去处，像高隆日城啊，奥巴金啊，怎么能吸引住这位女士就怎么说。边说边等着瞧她究竟用什么姿势掐灭烟头。咖啡送上来了，就在这当儿，贝娅特丽丝把烟头送到烟灰缸边，使劲弹了几下，接着便专注地用拇指一拧，熄灭了烟头。德拉塞尔纳老爷如果尚在人世，不知会怎样评判我的女伴，难道真能引申出她有一颗行刑者的心灵？想到这里，我感觉挺好玩的。奇怪的是，一方面我从她身上看到一种内在的力量，一种明事理又坚强刚毅的秉性；另一方面，尽管表面上难以觉察，在某些瞬间我却捕捉到相反的一面，窥测出一种缺乏主见、游移不定的个性，似乎她对自己并无把握。

这时，她垂下眼皮，放低声音，清清楚楚地告诉我：她的丈夫八个月前离开了人世。两人是同学，在里昂大学一起学德语。结婚才一年，丈夫就得了一种怪病，这种病慢慢地侵蚀人的智力，使一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变得迟钝呆滞，一天比一天衰弱。这种不治之症有个名字，她告诉了我，我没有记住。

她讲话时做出一副超脱的样子，然而，不难猜出，有些话留在了嘴边上，难以明言。

“请原谅，”停了一会儿，她说道，“我不该……今晚让我给搅了。”

她显出伤心的样子，我努力安慰她；而她却又直盯盯地看起我来，那股奇怪的固执劲头使我不知如何是好。接下来，可能由于我安慰的话语有损她的自尊心，她又带着苦涩说道：

“不，说时间能够消除痛苦，这话不对。时间只能磨钝痛苦的突出点，但对于最尖锐的部分还是无济于事，最尖锐的部分最终还是要留在心灵深处。”

我没有说话。因为我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沉默是金，说什么话都无济于事，都没有实际意义。我以前认识一个人，儿子死了三十年了，可他的失望与愤愤不平之气几乎完完整整地保留在心里。

又沉默了一会儿工夫之后，贝娅特丽丝又点上一支烟，抽了起来。每抽一口，拿着烟的那只手都要在双唇和烟灰缸之间划一条弧线。过了好一阵，总算吐出这么一句话来：

“刚才说的旅行，哪天去吧。就算定下来了。你说那个地方这么好那么好，把我的心说活了……”

说着，脸上露出了笑容，笑容里透出一股大无畏的劲头。千万不要只看表面现象！她这是竭力缓和刚才那一通发泄所造成的不快气氛。我呢，此刻心乱如麻，不瞒您说，当她决定起身的时候，我感觉畅快了许多。分手前，是她提出来交换电话号码的。她的主人叫奥堡上校。我一直把她送到公共汽车站，目送她上了车。汽车重新启动的时候，透过车窗玻璃，看见她一只手捂在嘴上，像是在竭力克制，免得哭出来。

一天上午，我从蒙田学校上完课回到家里（我那个班有二十来名学生），刚要整理一下我那些东一摊、西一摞永远整理不清的书籍和报纸，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玛蒂尔德要我去。她又自责起来，说自己那天晚上“发疯”了。我很不耐烦，但尽量不让对方感觉到，只说早忘得干干净净了。她还没完没了地说自己很不像话，直到现在仍然后悔不已。我不能答应她的要求，便举出好多理由，说这几天有这事那事，忙得不可开交。她立刻表现

出失望的情绪，进入热恋女子的角色。她没有像菲德拉[1]那样，说自己“全身既冻得麻木又热得滚烫”，可那声调已经相当到位了。我费了许多口舌，总算摆脱了这个女人的纠缠。玛蒂尔德使我想到亚马孙河流域的一些植物，花开得艳丽、丰满、鲜嫩，毛茸茸的，花瓣外缘像是镶上花边，一有昆虫飞来采蜜，花瓣便立即合拢，昆虫也就休想活命了。当然，比喻总有牵强的地方。不过，我现在被带进了另一位女人的天地里，刚才食虫花卉的形象是在不知不觉中闯入我的头脑之中的。那次和贝娅特丽丝分手之后，我一直感觉到：以前支持我生活的一切都将被打上问号。我一边思考这个问题，一边整理书报。可不，这么乱七八糟，怎么请一位女士进来呀？想着想着，我似乎坐上了疾驶的火车在田野上飞奔，越跑越快，速度失去了控制；外面的景色颠三倒四，与我真实的存在失去了任何关联。

当晚，上完两处家庭补习，我径直去了莫里斯酒馆。阿尔塔米拉诺跟往常一样，正在同几个朋友议论着什么。阿根廷总工会解散以后，劳动立法不断“修正”，“根据工作需要”可以解雇任何工薪人员，看来，闹事难以避免。不过，你闹事他就镇压，结果可想而知，以前铁路工人、码头工人、纺织工人、银行职员和地铁员工的罢工示威，就是前车之鉴。

接着，在旁边的桌子上布下了棋局，人们纷纷散开，下棋的下棋，观战的观战，这张桌子上只剩下我和阿尔塔米拉诺相对而坐。我又问起赖伊斯的经历，特别打听他被大学开除是怎么回事？

---

① 拉辛的著名悲剧《菲德拉》之女主角。在剧中为雅典王后，爱上了王子。王子拒绝继母之恋情，最后酿成悲剧。

“这件事情,”阿尔塔米拉诺回答道,“要从1976年3月制定的一条法律说起。那条法律规定:‘出于安全原因’,允许辞退公务人员。看出来了吧?这里边分寸上有不同。”

说着,他扬起食指,提醒我注意,然后打开带在身上的帆布包,取出一卷报纸来。是《日报》。这份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的报纸,有个海外版,用好纸印刷,摘登新闻与评论,航寄到巴黎发行。翻了一张又一张,都没找到,又伸手到帆布包里掏,终于找到一份墨西哥城出版的周报,递给我,说道:

“上头有赖伊斯的一篇文章,你会感兴趣的。时间长了一些。后来,被加拉加斯的一家杂志转载过。”

赖伊斯在文章里讲述自己被抓、被关的经过。标题旁边有张照片。照片上的赖伊斯面颊比现在丰满得多,头发贴在头上,眼睛轻微眯缝着,像是随时窥探什么。我道了谢,拿到这份材料心里很是满意。

“你可以带走,”阿尔塔米拉诺说道,“整个故事要复杂得多,赖伊斯并不完全了解。有一天,会有人来做补充的。”

说完这句叫人捉摸不透的话,他就要走;时间不早了,我也就放弃了向他榨取更多细节的打算。当然,在我心里,关于赖伊斯的历史,关于他的人品性格,疑团尚未完全解开。在这些日子的接触中,我对他的了解,似乎仅仅是个轮廓。

他的文章占了整整一个版面。四栏里分布着一些小标题,估计是别人后来加上去的。我读起了他的叙述。不知什么时候下起雨来,雨点砸在房顶上,那声音就像在我头上抽打。文章的标题并不醒目:“阿根廷:一名见证人的陈述”。文章署名只有三个字母:R.M.R.中间那个M表示什么?我搞不清楚。可能是赖伊斯的第二个名字。

事情发生在九月份的一天夜晚，半夜两点钟的样子。地点在一家酒吧的门外，离七月十八日大街不远。我身边还有一位年轻女子，名叫朱莉亚。我们俩站在那里等出租车。这时候，一辆蒙着苫布的卡车开了过来，灯光极亮，速度很慢，走在街道的中央。看这架势，估计会有危险发生。我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一群身穿警服的大汉就跳下车来，封锁了通向大马路的通道，还有的人冲进酒吧，大厅里的音乐一下子停了下来。紧接着，一群人把我围住，车灯照得我睁不开眼睛。要检查身份证件。我并不慌张，因为我身上带着假证件，而且在觉察到我成为搜捕对象之后，又整了容，染了头发，发式也变了，还加上小胡子，戴上了眼镜，两颊也瘪了许多，这是因为近来我消瘦了不少。一切都在无声无息中进行。有一个人发出简短的命令，但并没有大喊大叫。看不清楚此人呆在什么地方。最后，在我们这伙人中间，拉出六七个人，我也在其中，让我们这几个人上车，没有一个是女的。卡车启动了，里面一片漆黑，看不清别人的面孔。两排条凳的最里头坐着警察，谁也不出声。车尾的篷布，随着车子的驶动而张张合合，透进外面商店招牌五颜六色的亮光，使我们偷偷地看到押车警察的模样。有时候，一股强光射进来，他们身上佩带的金属徽标顿时像闪电一般，迸闪出刺眼的光亮。谁也不吭声。汽车出了大马路，向车站方向驶去。到了这个时候，我的感官方才敏锐起来，像一头被擒获的野兽，警觉地窥视着。

车子向右转弯，外面突然一片寂静。我明白：现在到了解放者大道。从解放者大道走向牢狱！想起来怪有趣的，叫人哭笑不得。车子加快了速度，我慢慢失去了方向感，不知到了哪里。只有一次，感觉吹来一阵凉风，车子估计是在离河不远的地方转悠呢。咳，真不走运！傍晚时分，本来打算到圣台尔莫小区消遣一个晚上，要是真去了那里，也不会落到这步田地！我像输了钱

的赌徒，肚子里打翻了五味瓶，那滋味可想而知。一着不慎，满盘皆输。悔恨的心情，驱之不散。一片漆黑。偶尔从后面篷布的接缝处露进一些亮光，往往是一晃而过，很快又复归黑暗。肯定已经过了圣依希德罗，在向河的上游一块穷人居住区驶去。那一带经常发水。车子减慢了速度。有两回，我感到是在故意迷惑我们。马达终于停止了转动，终点到了。我心里明白：对我和我的伙伴们，一切还没有真正开始。

叫我们下车。下命令的那个人并没有大喊大叫。这种克制的嗓音，似乎加深了这座院子的荒凉气氛。院里只点着一盏光秃秃的灯泡，挂在周围惟一一座楼房的墙上，昏暗的灯光里，这座楼，还有几排平房，都显得破败不堪。左面有一小段铁轨，看来是和外面哪条老铁路相连通，铁轨上停着两辆老式货运车皮。估计这里原来是座仓库，已经废弃多年。烂泥味扑鼻而来，要不就是腐败的花木味道，像是随着这一片死寂自然而然地挥发出来的一样。把我们领进一座小房子里。屋顶平台边缘，有一名站岗的警察，他一动不动地挺立着，衬托在黑夜星空的背景上，像是一幅剪影。进了一间用白灰刷墙的房间，把我们身上所带的东西都要走了。别的倒无所谓，交出那瓶一天要点三次的眼药水真太可惜了。不过，事到如今，还考虑这个，就显得可笑了。接着是发毛毯，每人一条。从老远扔过来，有的在半空中就散开了。有一条掉到地下，军士火了，大声责骂那个笨蛋，连条毯子都接不住。

每个人抱上自己的毯子，中士又领我们走出房间，经过一条拱顶廊道，进了另一个院子。廊道上也有个站岗的，笔直地贴在墙壁上。院子四周是瓦楞铁皮顶的棚子，以前可能是养马用的。远处有座岗楼，岗楼顶上安着一架探照灯，朝着院子照过来。岗楼四周围着一圈铁丝网。面对周围环境，我正在捉摸：这里过去

是不是一座屠宰场，只见军士指了一下第一座棚子，示意我们到里面去。

我们几个的到来，在棚房的阴影里引起一阵骚动。原来，灯光是从棚顶的透亮处射进来的，棚内明亮并不均匀，总的来说相当昏暗；地上铺着一条一条草垫子，犯人就躺在上面。我找了一条没人的空垫子，睡了下来，然后打开毛毯，盖住下半身。手表被拿走了，现在大约是清晨四点钟的样子。时在春季（阿根廷在南半球，季节同北半球恰好相反），说话天就该亮了。我右边的那个人低声说了些什么，但是我没有听清；他说完便不吭声了，似乎并不等待回答。想到自己落到这么个肮脏破败的地方，身边是些这样的生命，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又想到酒吧间里同我分手的年轻女郎：她叫朱莉亚，竟然没来得及对她说声再见……我责备自己，不该用过去时[①] 想这些事情，这不表明，自己对目前处境失去了信心吗？

天刚亮，就喊我们起床，到棚子外面去洗漱。一共三十来名犯人，只有两个水龙头。岗楼顶上，哨兵居高临下监视着我们这伙人。我不跟人说话，或者说极少跟人说话，总是离开人群，站在一旁。派密探混入嫌疑犯中间刺探实情，不是尽人皆知的一种手法吗？刚刚听说，这里管我们的，是陆军的一个特务排，排长是巴尔多禄茂·萨罗奇上尉。这个名字还是第一次听说，不像海军中校阿尔弗雷多·阿斯蒂茨那么有名。后者的据点设在海军特别机械学校，那里先后关押了一千多名嫌疑犯。一天无事，在等待中度过。

第二天，将近十点钟的时候，传唤五名监禁者，其中有我。

---

① 西班牙文和其他西方语言里，动词有时态的变化。这里指切断了前后两件事情的联系。

我们穿过那条有拱顶的廊道，又经过一间支有行军床的房间(是不是卫兵的宿舍?)，登上一道石头楼梯。到了楼梯头上，把我们五人交给一名穿便衣的家伙看管，此人眼睛无神，偶尔扫我们一眼，完全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他那副百无聊赖的神情，并不能阻挡住我的头脑像一盏旋转的探照灯，飞快地转动。在湿麦秸和臭药水混合起来呛人的气味里，我全力捕捉一切迹象、一切声响，并给予它们一个合理的解释。在这座楼房的上面一层，就在我们头上，是女嫌疑犯牢房。今天早晨在院子里，我抬头看见二层的窗户有铁条栏杆防护，旁边一名难友告诉我，那里面关的是女犯，而他自己是十天前被抓进来的。他还告诉我，看守女犯的，都是些壮汉。恐怕年轻的、长得好看的，很难逃脱这些家伙的魔爪。多少女人关在上头，这名难友也说不清楚，他只看见过铁条后面有女人的身影。从远处望去，有的面孔惊慌不安，有的眼眶子发青。从来没有听到女人们呼叫，她们的身影，几乎每次都是一晃而过。

第一个传唤的，恰恰是我。又穿过一个大房间，里面坐着穿军便服的抄写员。这些小伙子埋头于文书材料之中，听到有人进来，连头都不抬。进了里面的房间，只见长桌后面坐着一位军官，脑袋剃得光光的，空降兵的徽记挂在军服上，活像一只蝙蝠吊在那里。他头长得尖尖的，头发剪得很短，简直像是土耳其旧时的近卫兵。此公就是萨罗奇上尉？他瞪着眼睛打量我，我也不甘示弱，眼光没有躲闪，他可能是打算一上来就给我来个下马威，令我胆战心惊、慌张无措。桌子上摊着我的档案材料，他两只手平放在材料两边的桌面上。桌子一头摆着我的个人用品：皮夹、钥匙、香烟、眼药瓶……令人吃惊的是：他用“您”来称呼我，跟我说话语调不急不躁。

“您名叫恩里克·马里斯卡尔。是在一家酒吧里，同其他嫌

疑犯一起被带过来的。您当时在酒吧有何贵干？时间那么晚了，离您府上又那么远。"

"整个晚上，我跟一位年轻女子在一起。当时，我正要打出租车送她回家。"

"这上面写着：'造船'二字。那您是造什么船的？"

"造的是摩托艇。我属于马可·瓦尔加公司。可以核对。"

"会核对的。"

说着，上尉拿起我的一份证件查看起来。若干年前，在阿根廷，有个名叫伍塞维奇的人，提出在身份证上按持有者右手拇指的纹印，从此身份证上就一律带上了手印。上尉正在查看的证件上那手印倒是我的。然而，在有我真名的那件身份证上，印的还是同一拇指的纹样。如果萨罗奇对我的身份起了疑心，他可以查档案，找出我真实证件的样本，进行对照，那可就麻烦了。不过，他放过去了，接着又拿起一张印有抬头的信纸，上面有眼科医生的签字，是住院通知书，叫我本周周末住院治疗。

"您眼睛不好……能否摘下眼镜来？"

我顺从地摘下眼镜。从两扇装有铁条的大窗户射进来的阳光直刺我的双眼，很不舒服，逼得我立即合上眼皮。

"请看我，"上尉声音短促地说道。

我再一次服从了命令。但是，这一次，本能地抬起一只手，张开手掌，放在面庞一侧，挡住阳光的来路。我再也看不清楚上尉的尊容，只是痛苦地感觉到：他的头部和上身在一片光亮中融为一体，军服上吊挂的蝙蝠冒出金属般的火星。

"戴上吧。"

我又把眼镜架到鼻梁上。深色镜片减轻了我双目的疼痛。上尉还是不依不饶，他揉搓着刮得发青的下巴，又开了口：

"这种病，不影响您晚上出去。"

“我只是怕强光,像只夜猫子。”

“您去的那家夜总会可是出了名的:专门接待可疑的夜猫子。”

“您指的是卖笑女郎……”

“不要装糊涂啦!那边所有这一类女郎,包括您请的那一位在内,都处于我们控制之下。”

控制不控制,跟我没关系。可以去问朱莉亚嘛。其实,我的情况,朱莉亚什么也不知道。除了摩托艇,眼睛有毛病,爱喝威士忌和智利香槟酒,还有什么?我突然产生了一种想法:眼前这个人,他可以长期关押我,可以拷打我,但他跟其他任何人并没有多大区别。那种脸庞,走在大街上天天都能碰上。在我们这个国家里,什么类型的地中海人种没有啊。

“您经常光顾那家酒吧?”

“第一次。不久就要动手术,好几天蒙上眼睛什么也看不见,我想找个晚上痛痛快快地玩玩。”

这话说的,再诚实不过了。可是,上尉还不信服,他想了想,追问道:

“那家酒吧,您有熟人吗?”

“没有。”

“那个姑娘呢?”

“我进去的时候,她就在那儿。她招我喜欢,于是,我便请她陪我。”

上尉拿起我的眼药瓶,在手指间摆弄了好一阵,这才拿定主意,唤来一名卫兵,抓住我的胳膊,把我带了出去。走到楼梯头上,其他人直瞪瞪地望着我,似乎想从我的面部表情里找到正在等待着他们的命运。回到棚房里,其他人也是这么望着我,这么迎接我。谁也不张嘴,谁也不询问什么。可能是因为我神态拘

谨或显得毫不在乎。也可能因为他们在我之前已经领略过这种审讯的滋味。

我挨着铁丝网来回踱步。阳光斜射过来,岗楼的阴影上有几处亮点。我的头脑在不停地转动。肯定会到诊所查对。不过,一点儿也用不着担心。眼科医生并不了解我。至于马可·瓦尔加公司,虽略有不同,但只有一个人知道我的底细。而此人政治上同我站在一边,何况,他已经去了巴西,不会再出问题。再说,我怎么想到那家酒吧受到警察的监视?要是知道当晚会突然下手,抓嫌疑犯,我还到那里去干什么?

眼睛很不舒服。我本想向上尉索回眼药瓶,但怕他拒绝,伤害我的自尊心,便没有开口。心里却很不是滋味,失明的危险重重地压在心头。同我一起前往听候审讯的其他人,一个也没有回来。不知是释放了,还是关进了地下室。两天无事,两夜几乎就没有睡着过。有一回,夜静更深,隐约听到汽笛的鸣叫声。看来,这里离河不远。白天无所事事,等得令人心焦,心力交瘁,头脑也麻木了。思想干缩成几个框框,转来转去,总跑不出那几个断简残篇。两名难友曾经凑到我身边,试图搭话。我还是三缄其口:小心出不了大漏子。高墙外面有什么消息?不得而知,脑子里一片混沌,心里头更加感觉孤立无援,从此与外界失掉了一切联系。每一个拘押在这里的人,头脑里恐怕都有这种感觉在萦回。又想到一个问题:要是给我上刑,逼我开口,该怎么对付才好?一天夜里,又来了四名囚徒,卫兵手持电筒,照在他们脸上,那眼神,就像受了惊吓的畜牲,不明白自己为什么遭此厄运。

外面雨下得很大。从雨中跑进一名卫兵,身穿军便服,可是斜挎子弹带,肩背自动步枪,又要传人了。只叫了一个人:马利斯卡尔,我的名字!于是,又穿过拱顶廊道,又看到楼上女犯监室窗户的铁栏,又从湿淋淋的瘆人车厢旁边走过。进了萨罗奇

上尉的办公室，上尉正在吸烟，一边看着材料。像上次一样，我被带到他的办公桌前站定。

“我们查对过了，”上尉开了口。“瓦尔加公司和眼科诊所，都去过了。还有一个细节没弄清楚。”

这个细节看来事关重大，因为上尉把香烟从唇间取下来，扔到烟灰缸里，这才说下去：

“您是单身一人生活吗？”

“很长时间了。”

“您在瓦尔加这么个小企业上班，才四年工夫。以前做什么？”

“我在乌拉圭居留多年，干过好几个差事。”

“最后一个差事做什么？”

“房地产推销员。”

“以前兜售房地产，后来又仅仅是个造摩托车的。很难想象，这么一个地位低下的人，家里竟有那么多藏书。而且，姑且这么说吧，都是高水平的……”

这么说来，是抄了我的家啦！这本在意料之中，但我并不担心，因为早就采取了防范措施。不过，图书这类玩意儿……上尉又开了腔，语调还是那么平缓：

“……您既然是一个人过，那些书肯定是您看的了，包括《波波尔—伍赫》[①] 与《卡克奇克尔人纪年》的译本，其他就不必多

---

① 写于十六世纪西班牙人征服美洲后不久的一首具有象征意味的秘传长诗，又称为《圣书》。讲述玛雅人关于世界起源的传说，以及他们的历史与宗教传统等。用基切语写成。下文中，卡克奇克尔人为基切人的一个分支。基切人为古代印第安人的一个部落，属玛雅文明。十三世纪，基切人在今危地马拉建立了范围不大但颇为繁荣的帝国，十六世纪被西方殖民者征服。今有遗迹存在。

举了……"

我急切地辩白，表明那只是自己个人的兴趣：

"我喜欢翻翻这种书。"

"喜欢到有的地方，要亲笔批注，见解还很中肯贴切。"

"那是好几年以前的事情了，当时我住在墨西哥。"

"摘下眼镜来。"

此话令我吃惊，因为没有想到，但我并不害怕，顺从地执行上尉的命令。阳光再次刺痛我的眼睛，上尉的形象顿时模糊起来，一圈耀眼的光环围住他的身躯。这当儿，他的声音传了过来，原先清晰而干脆的语气，此刻放得缓慢，略带拖腔：

"啊，马利斯卡尔先生，是吧？马利斯卡尔先生啊……"

说着，上尉站立起来，一只手摸了摸脑袋，走到窗户跟前，又转过身来，走到房间的另一头。整个过程，我看得清楚，他的身体，从光芒四射，到半明半暗。不怕您笑话，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在暗影里，他那双高筒马靴却在闪闪发亮。就算是我的底细被他掌握，他正在准备让我现出原形，那又有什么办法？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呗！然而，这幕愚蠢的喜剧只演了几秒钟。上尉停住脚步，双手背后，又下了一道命令：

"戴上眼镜！"

接着，便叫卫兵。还不等后者进来，上尉便不耐烦地挥了挥手，示意我赶快出去。

上尉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这与其说令我担惊受怕，不如说叫我困惑不解。我猜测：他可能怀疑到什么地方，脑子里正在打主意。走一步看一步吧。

下了楼梯，来到底下的走廊，押解我的卫兵侧立一旁，给对面来的一伙人让路。光线昏暗，又戴着墨镜，我看不清楚来者是些什么人。到了跟前才看出来：是几个士兵推搡着一名男子，此

人满脸血污，下巴无力地垂了下来，一个士兵架着他的胳膊往前走。此人显然是从地下室上来的，弯着腰，一只手捂在小肚子上。这伙人一过去，我就被推到院子里。

天黑了下来，命令我们回棚。岗楼顶上的探照灯打开了，灯头转动起来，缓缓地扫过院子，到了头又往回扫。突然，光束无缘无故停下来，集中在一个地方不动。没过多长时间，又趁人不备扫了起来，那样子，像是有一只手在黑暗中蠕动、摸索。

躺在草垫子上，我像过电影一般，把刚才提审的对答情况又回忆了一遍。我心里想：一切都可能一下子翻转过来。萨罗奇这家伙真可谓来者不善，比想象的要厉害得多。

约摸过了一个小时，先前那名军士手拿电筒，走了进来，点我的名。我起来，跟在他身后，出了棚子，穿过拱顶廊道，向右拐，朝那座带露台的小房子走去。来的那天，就是在这里发的毛毯。我注视院子里的动静：那座大铁门，楼上女监房的窗户，尽管只有一盏灯照着，还是吸引我的注意，望了半天也没有看清楚，只在一个窗户里出现了几个模模糊糊的影子，可谁又敢说那不是幻影呢？那几辆车皮，黑黢黢的，像死尸般一动不动。对面停着一辆军用卡车。军士把我叫过去，把我的证件和个人物品，包括那瓶眼药水，都还给了我。

还有一个人同我一起获释，他也办理了这些手续。此人比我年轻，穿着司炉工作服。我们俩先后上了卡车。铁门开了，小伙子直起腰来，似乎是在畅快地呼吸。卡车在黑暗的田野上跑了很长时间，穿过一些进入梦乡的居民点。最后，到了 60 路公共汽车的哪一站，车停下来，把我们俩放下去，又一溜烟开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在前方，在深黑的天幕上绽开光亮的花冠。

又见到阿尔塔米拉诺，我把报纸还给他。看他那神情，显然

在等待我谈谈印象，发表一番议论。首先，对我来说，这篇文章不是写出来的，而是口述的，看不出赖伊斯的文风。我读过他的论文，还有他编写的纪年，笔法遒劲明快，不事雕琢。比如，文章末尾那句"绽开光亮的花冠"，恕我直言，根本不会出自赖伊斯笔下。当然，还是能够感觉到他个性的某些突出特征：傲气与调侃糅合一起，相得益彰。某些节骨眼上，头脑是那样冷静与清醒！比如说，碰到那名备受拷打、满脸血污的汉子从地下室上来，文章叙述得那么平淡，没有任何同情与怜悯的抒发。

阿尔塔米拉诺告诉我：那是一篇记录稿，目的是向加拉加斯的一群流亡者通报信息。不论原作者同意不同意，当事人认为必须把这篇见证录发表出来，揭露阿根廷国内实行镇压的真相。很可能有人改动过，当然不是内容，而是表达形式，此事一时还说不清。不过，适当时机我可以自己去向赖伊斯问个究竟。

再把话茬拉回去。赖伊斯获释后，朋友们毫不迟疑，尽快把他送上法航的班机。这步棋是走对了。他们对萨罗奇和陆军安全部门不抱幻想：赖伊斯仍是怀疑对象，放出他来，加强监视，放长线钓大鱼。

这时，过来一个人，对着阿尔塔米拉诺的耳朵说个没完，怪神秘的。我的思想一转弯，回忆起诺尔玛·赖伊斯的事来。丈夫被监禁那几天，她是在什么地方？有没有人向她通报消息，不论以什么方式？事前她知道不知道丈夫有可能出事？（我这番遐想无论多么阴沉，多么牵强生硬，都必须承认：它多少总能冲淡一些我读了这篇文章后的悲痛心情。）人们告诉我，诺尔玛对丈夫爱得深沉，爱得痴迷。既然如此，赖伊斯要是暴露出真相来，尸首被扔到万人坑里，盖上薄薄一层生石灰，诺尔玛该是多么痛不欲生啊！今晚，我不打算进一步追问阿尔塔米拉诺，另找机会吧。诺尔玛有颗令人赞叹的心灵，然而她的生活却饱含苦痛，充

满没有结果的等待，她的爱情得不到应有的回报。哪一天重新谈论起这位女子，而又不表露出极大的关注来，那简直是无法办到的事啊！

三

玛蒂尔德精心设计自己，在不同情人面前显示不同的形象，还经常改变面貌，给男人们耳目一新的感觉，就像一套转动着的多面镜，每一面上她都在扮演一个适合某位男士的特别角色。在我的印象里，她保留给我的，是热情恋人的角色，爱得火热痴迷、要死要活，当然，谢天谢地，在她的爱情游戏里，也不都是这种拉辛式的恋情。有时候，几杯黄汤下肚，她就指责开了，说我对她残酷无情，没良心。不过，她也觉察到，我在慢慢脱身，近来便乖巧多了，发脾气少了，也不那么激烈了。这天下午，我正准备出门，去奈伊会见赖伊斯，玛蒂尔德打来电话，请我晚上到她那里吃饭。我回答说：晚上有事，抽不出时间来。她还是不依不饶，又哀求，又生气，又卖弄风骚：

"亲爱的，你知道吗？我这会儿呀，一丝不挂，刚洗完澡，皮肤可鲜嫩啦！"

"就像阿佛洛狄忒[1] 从海水中涌现！"

我话里有话，她听了不舒服，反唇相讥：

"就是阿佛洛狄忒请你跟她做爱，恐怕你也会回答：'我没工夫。'"

"说真的，我的确有事。现在就要出门，到奈伊去，有工作，早就约定好了。"

---

① 希腊神话中的爱神、美神。一说她是宙斯和海洋女神的女儿，又说她是从海水泡沫里出生的。她的造像多为裸体。

她不是不知道，我这个人特别守时，但还是纠缠不休：

“工作，工作，什么时候完呀？”

“工作完了，还要到贝勒维尔健身房去。”

“什么健身房！你敢说不是又勾引上一个傻姑娘？”

我斩钉截铁地告诉她：我必须马上出门。她还在电话那头哼哼唧唧，说我折磨她，接着又抽噎起来，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看来戏还能演下去。我急了，发起脾气，挂断电话。

到了奈伊，维雅尔太太领我走进大客厅。赖伊斯一身室内装束，坐在扶手椅里，上身挺得笔直；大白天还把窗帘拉上，厅内半明半暗。赖伊斯呆在最暗的一角，鼻梁上还架着墨镜，正在听莫扎特的一段什么音乐。见我进来，便起身走了过来。他委托我把一篇论阿兹台克人的文章翻译成法文，我这次主要是给他念译文来的。趁我做准备的当儿，他点上一支烟，打火机的火苗映在两张镜片上，像是迸出火星来。他站着听我朗读，这是他的习惯。我正要开始，他却先提出了问题。此人十分专注，说工作就是工作，使人很难从他的片言只语里想象他年轻时候有什么喜好，有什么雄心壮志，有什么梦想追求。我跟他的交往，感情成分也很有限，恐怕是因为还摸不准他的性格到底是什么样的。这就是说，我对他仍然经常怀有戒备之心。不过，两人合作，整体而言，还是相当坦诚的。关于他的人个经历，我只知道他出身于法律工作者家庭，父亲是著名的律师，再加上所受的教育，赖伊斯有很强的权利和法制观念。军事独裁当局一旦践踏了合法权利，再加上其他种种因素，赖伊斯就拍案而起，积极投入反对派的行列。我打算什么时候把话题引到他对自己被捕前后情况所做的叙述上，可以不提阿尔塔米拉诺，因为从别人手里也能够得到那篇报道。

我坐在办公桌前，打开台灯，灯光不甚明亮，厚重的灯罩把光束缩小到有限的范围之内。赖伊斯靠在书橱上，一动不动，嘴里叼着雪茄。我朗读译稿，他不时打断我，纠正个别细节，改动某个提法，听完后表示满意。接下来，我给他念剪报，是从美洲寄来的。然后是寄回信，他用西班牙文口述，我用法文写出来。最后，他要我听录音，是他口述的专栏文章，要译成法文，寄给蒙特利尔一家报纸发表。文章谈论阿根廷知识分子流失之事，称阿根廷本来就缺血，大量医生、工程师、大学教授、科学研究人员现在流亡美洲各国，以及西班牙、法兰西、意大利，这样国家就更加羸弱不堪了。至于逼迫这些人出走的原因，当然首先在于缺乏安全感；但并非只此一条，还因为当局倒行逆施，社会越来越落后，甚至到了衰败的地步，再加上种种粗俗的偏见压到他们头上，这些人的处境就非常不妙了。君不见，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联邦警察，对理学院的大学生采取了行动，大学生们称之为“长棍之夜”。事件起因并不复杂：这些年轻人希望了解先进国家在科技方面的新观念，而政府不能容忍他们提出的要求，声称“此举对民族科学事业构成无法容忍的蔑视”。当天夜里，棍棒横飞。第二天，有人发散传单，苦涩地戏言：真乃“杀学生救国论”。

还有一篇杂文，剖析军政府治国之道。三军统帅们联合起来非法夺取政权，现在又各自分别组织镇压，海陆空各行其道，都拥有自己的警宪机构，各级当权者都可以擅自逮捕、关押，大部分受害者从此踪迹全无，财产被没收。在军人政权的淫威之下，说你有嫌疑，就要除掉你。哪个专业组织不听当局的话，对不起，就成了活靶子，杀一儆百。国民经济已是百病缠身，为了维持下去，就要同外国大企业及重要经济集团保持紧密的联系，互相支援。当然，不能白支援，两方面都要有利可图，或者说这种支援是建立在利益聚合的基础之上。

听完赖伊斯此番宏论，我又提了几个问题。警察真有那么可怕？夜间行动，非法抓人，很少释放？赖伊斯回答：遭到如此绑架的人，数目估计有两三万，杀了人，尸首往往草草掩埋了事。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妇女们举着失踪者的肖像，在总统府前的五月广场游行，当局嗤之以鼻，说她们是一群“女疯子”。执行镇压的直接责任人中，最有名的一位叫做阿尔弗雷多·阿斯蒂茨。这位四十来岁的海军中校长着一副娃娃脸，皮肤像婴儿一般细嫩，执掌海军安全机构的大权。此机构设在机械学校之内，该校名称缩写为“埃斯玛”，现今已是臭名昭著，无人不晓了。就在埃斯玛大院里，被囚禁、被拷打的有成千上万。许多国家要求引渡阿斯蒂茨。法国就提出来过，为的是两名修女惨遭杀害，一位名叫勒内－莱奥妮·杜凯，另一位是阿丽丝·多尔蒙。瑞典也提出来过，因为该国侨民、十七岁的姑娘达格玛尔·哈格林被奸杀。

“我的运气恰恰在于，”赖伊斯把话题引到自己身上，“没有落到这个施虐狂人的手里。萨罗奇乃平庸之辈，自以为了不起，他有一点倒是颇有远见：明白总有一天有人要跟他算账的。”

说到这里，我觉得机会来到，可以叫他回忆回忆那次被捕的遭遇了。于是，便提到那篇文章，说我读后很感兴趣，不过范围窄了点儿，就事论事……赖伊斯也承认，那篇应一位路过巴黎的委内瑞拉朋友请求，由他口述的稿子，录音的时候就有点匆忙，后来又同意此人整理发表。他没有反驳我就事论事的批评，这对他来说无关紧要，不值一提。只见他按动电铃开关，维雅尔太太应声走了进来。赖伊斯要了一杯咖啡，又回到他的思绪之中：

“我被捕之初，一时间觉得一切都陷入荒谬之中，感到这个世界必须重造。后来冷静了一些，认为自己将被单独监禁，牢房里有隔墙，有窥视小孔，这些想象可能来自以前读过的书或者看

过的电影片子残留在我记忆深处的印象。同时，我也在等待刑讯逼供，不外是盖世太保那种类型的，什么水利、电刑，总之是一应俱全吧。该如何对付呢？我也是忧心忡忡。提醒自己，有些人是绝对不能供出来的。谁知萨罗奇那家伙让下属当恶人，自己审问反倒是心平气和。不过，此公是个凭直觉行事的人，敏感得像台地震测量仪，能把你回话中最细微的曲折变化记录下来。他眼睛一躲开你，便是脑子里生出一种猜疑，要避开正面去掂量一下自己的印象分量如何。说不定就在这突然醒悟的本能里，就在这蛛丝般脆弱的怀疑里，酝酿着决定你生死存亡的危险。可以肯定，萨罗奇在我身上察觉到并不完全重合的两个影像，二者之间存在着细微的差异与间隔。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改变了主意，放我出来，好派人盯梢，弄个水落石出！”

赖伊斯说完话，小口小口地把咖啡喝完，喝得那么痛快，那么舒服，还就着一齐端上来的小点心，咬得津津有味。而我连碰都没有碰一下这些吃食，又提出问题：关押期间最令人痛心的回忆是什么事情？我估计，他会举出在楼道里遇见满脸血污的汉子被从地下室架出来。然而，我估计错了。他举的是女监，楼上带铁护栏的窗户，那些偶尔瞥见的充满失望与恐惧的脸庞。他如此袒露心迹，反倒使我不知如何对答才好。因为在我看来，这同我所了解的他对女人的看法，特别是对他自己妻子的态度，并不一致。夜幕降临，他就不必再戴墨镜，摘下眼镜，人显得年轻了不少。又换上花衬衫，打上灰领带，穿着比白天轻快多了……下饭馆，上酒吧，都毫无顾忌地打量女人，有的女人注意到他对女人感兴趣，也打量起他来。人们注意到他脸部消瘦，神态里却带着傲气。他竭力保持的这点异国情调引起了一些女人的好奇，给他在情场上带来好运。自从眼睛出了毛病，活动受到很大限制，但他仍然保留着对女人的偏好，热情不减。到巴黎不久，

就动了手术，然而眼科医生说只有一半的把握。他心里还不踏实，担心失明。有一天他对我说出心里话：要是瞎了，就去自杀。

此刻，在大客厅里，他叼着雪茄，走来走去。我坐在一把豪华的皮扶手椅里，像看戏一样，望着他在大吊灯下，在毛茸茸的地毯上，迈着时快时慢的步子，边走边说，继续谈论那些女囚犯们，讲她们受到的非人待遇。他对女犯人的怜悯，说不清怎么回事，一下子把我的思绪引到诺尔玛身上。我不是不知道，他对妻子的态度并不能令人满意，他硬让妻子在无尽无休的等待中打发日子，度日如年，烦闷凄凉，而他自己却若无其事，我行我素。

想到这里，我带着挑衅意味，插了一句话：

"要整治一个女人，法子多着呢！"

听了我的话，他止住了脚步，就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打量起我来，瘦瘦的身躯挺得笔直，双唇紧闭，过了一会，这才说道：

"卡洛斯，事情不能混为一谈。那些女囚犯，真是不幸，我十分同情她们。看得出来，你话里有话，我明白你想说什么。不错，说到女人，我也敬重她们，但更注重的是肉欲之乐。即使如此，难道就应该容忍那帮家伙卑鄙下流的勾当？"

他还要滔滔不绝地说下去，但突然想到什么好玩的事情，只见他一下子眉张目开，话锋转到别处：

"我关于肉欲之乐的观点，你难道另有高见吗？"

此话不无根据，有一两回，玛蒂尔德实在不像话，哭哭泣泣，纠缠不休，我克制不住，曾经向赖伊斯吐露过。而一般情况下，我的嘴把得相当严实，内心的隐秘从不向外人倾述。不过，话说回来，在我的内心里，玛蒂尔德从来没有占过多大分量。

赖伊斯迈着不协调的步子，像只长足水禽，走近窗户，把窗帘拉开一条缝，叫我过去，指着窗外大街上，在冬日晦暗的光线里匆匆而过的几位女郎，又开了口：

“多么迷人的肉体！它们的功用，可以不可以说是技术性的？引诱男人，叫他们难以自持！除此之外，还要感情做什么？”

赖伊斯会心地笑了起来，脸上的皱纹全展平了，容光焕发。学者，文豪，露出了兽性的嘴脸。接着，又满心畅快地说了下去：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那位缠人的玛蒂尔德，你已经有点厌烦了。那么……”

他抬起一只手，举过肩膀，做出抛扔的姿势。可能，对于诺尔玛，他已经有过这样的姿势了！

告别了赖伊斯，我感觉像是从水底下往上游，挣扎着浮向水面，好大大地吸上一口气，然而水又是那么深，上浮得那么慢，好生不是滋味。坐上去贝勒维尔的地铁，刚才赖伊斯站在窗前大发议论的景象，又回到我的脑海。应当承认，他对我不无影响，但是，这回也好，以后也好，我都不会让他牵住鼻子，走进他的心理迷宫中去，更不会接受他那些不管怎么说总是暧昧与玩世不恭的想法。此人给我的印象是：整个世界都向他聚合。或者说，他操纵着一盏探照灯不住转动，而他本人躲在灯后的暗处，喜欢看什么就看个够。我估计，他之所以如此对待女性，是因为他还有别的欲望，而他的愿望是把女人控制在这些欲望的边缘，只有这些欲望，才能让他的自负心理感到光彩，才能让他的行为甘心就范。

到了健身房，我铆足劲儿去打沙袋，后来又跟一位同伴对练拳击招数。回到住处，一眼就看见那只野猫卧在厨房外面的窗台上，尾巴收到四条腿底下，眼神里充满期待，显然是在等我回家。

三天之后，实在抵抗不住诱惑，给贝娅特丽丝挂了个电话。本来还想再挺几天，不能显得过分殷勤嘛，可是，太想见她了，没

办法。电话打到上校家里,铃声响了好一阵,没人接。不祥的念头闯入脑际:恐怕要失掉联系!我等在电话机旁,不愿离开。对面墙上,在两个书架中间,挂着一张油画,上面是位刚刚出浴的裸体少女,双手手心托住乳房,像是阿佛洛狄忒神庙的女祭司们在新春节日的祝祷庆典上表示丰收的礼仪姿态。眼前这一景象更加唤起我追求人世间幸福的愿望,敦促我不要错过欢乐时光,争取不枉此生!我又拨了一次。这回可有人接了。是贝娅特丽丝!她没空,说得更具体些,就是奥堡全家都出去了,她必须留在家里,等着办一件什么事情。我握紧耳机倾听,似乎看到这位心灵受过伤害的女子脸上浮现出淡淡的微笑,眼睛里闪动着饱经沧桑的神情。然而,听下去,她的声音十分细微,像是来自很远很远的地方,又那么平淡,没有光泽。本来嘛,你自己心急火燎,人家女方并不了解你的爱意,你心里不是滋味,那不是活该吗?机不可失,我急切地表白:希望尽快见她一面。贝娅特丽丝沉吟了好一阵,最后可能被我真诚而迫切的语调所感动,叫我下午一点钟到奥堡家见面,因为先生、太太那个钟点还回不来。"先生、太太",我听起来像是女仆在称呼主人。我记下街道、门牌和楼层。好,下了电梯向右拐……

贝娅特丽丝显然在等待我的到来,要不,怎么我一敲门她就过来开门呢?我被让进一间房里,家具像是中世纪式样,正面和柱腿上都刻着花纹,尺码宽大,倒也不难看。白天主人不在家,修汽车的人要送车来,贝娅特丽丝必须留在家里,等着接车。不久,全家人,包括贝娅特丽丝在内,要去埃穆梯叶过圣诞和新年,委托她做些准备。要是我不打电话,她会不会不辞而别?听了我的问话,她反应颇为急切。怎么可能?人家正想打电话呢!一股热流涌上心头,我想双手抓住她的肩膀,叫她不得走开,好好听一听她刚才宣告的消息在我心中掀起的汹涌波涛!然而,

我克制住了自己。当然,我是能够自持的。

可是,贝娅特丽丝似乎并没有觉察到我内心的起伏,一个劲地说能到乡下去过节有多么快活,多么高兴。我要求看看她工作的地方,两人便进了另一间房子,里面摆着两张办公桌,她那一张上面有台打字机,用布罩盖起来;上校的那张,堆着许多文件、材料,桌旁还立着一架浑天仪,是很贵重的古董。沿着里面的墙壁,有一个大书橱,我注意到,德语的书籍占了好几格。

看到贝娅特丽丝进入她日常的工作环境之中,来去自如,如鱼得水,我也挺为她高兴。那双高跟鞋穿在脚上,颇增风采。不过,也给我印象:她身材只及中等人,穿高跟鞋恐怕是为了拔高几公分个子。

她抬起食指,声音里带着调皮的味道,叫我随她过去。经过一条不短的走廊,前面有个双扉门,她一手推门,另一只手背在后面,眼睛望着我,看我有什么反应,进门之后,随手打开电门,灯光亮处,是一间空空的大房间,贴着整个右面墙壁,有一套精美的伊萨贝拉式祭坛的背饰,全部镀金,金碧辉煌。几根螺旋形细柱,把繁缛细密的装饰图案分割成若干组不同的部分,有插在高高的瓶罐里面的玫瑰花束,有葡萄藤组成的花边,有形形色色的花叶饰和拱形物……真难为了当初的设计者,想象如此奔放,不过,这完全是异教徒节日里激越狂放、热情洋溢的气氛,在这里却用来赞美一尊象牙制作的基督,一位痛苦得浑身痉挛的耶稣。

我把心中的不解告诉贝娅特丽丝。原来,这家女主人娘家原籍塞尔第扬热,在那里有座小庄园,现已毁废,其父母保存下来一些老家具,这件祭坛的背饰板片就是其中的一件。

啊,简直是一首诗!这块背饰用繁密的手法渲染出一种仙境般的气氛,引得我赞叹不已。它所焕发出来的抒情气息,在我

看来，跟贝娅特丽丝不无联系，至少那股金碧辉煌的韵味使二者有相通之处。我看得出来，这一雍容华贵之气，绝非仰仗灯光的照映所能显现出来的。

回到客厅，已是一点多钟。贝娅特丽丝提议，两人在家里吃午饭，女主人给她留下不少食品，两人享用，绰绰有余，比到外边用餐一点儿也不差。因为，女主人关照过了，家里必须留人，接接电话什么的，以防万一。我当然不持异议：两人独处单间，气氛之温馨，比起哪一家饭店，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当下两人一齐动手，在欢乐之中三下五除二，很快便准备停当，坐到了大餐厅之中。大餐厅装修得十分新颖，只有一件老旧的东西：挂在墙上的那个银十字架，耶稣的躯体用象牙雕成。

贝娅特丽丝说，女主人是位虔诚的信徒。我连连称是，绝无异议。我的兴趣，此刻落在贝娅特丽丝身上：她穿着一条蓝色的连衣裙，从领口下端的空隙处望进去，白嫩的皮肤徐徐隆起，划出两朵迷人的三角形图案，妙不可言。

与贝娅特丽丝有关的一切都引起我的好奇，我便从她的日常工作入手，提出了问题。她脸上微露讥讽之色，不厌其烦地叙述起来，特别提到：上校写东西真可谓精益求精，经常把交给她誊抄的文稿要回去，删削增补，没地方写了还要贴纸条。于是，有时她就需整天坐在那里，一遍一遍地抄写下去。贝娅特丽丝并不是个口若悬河的女人，说话常常是三言两语，谈起自己来更是简简单单，弄得我就像猜谜语一般，把东一言西一语贯串起来，才能由表及里，抓住她的内心世界。她提到奥堡一家人时，总是充满善意。对上午来半天干家务活的罗莎，也没有丝毫的不满与指责。可是，对于我，我总感觉她有意保持一定距离。我这个人，在女人跟前并不至于腼腆羞涩。贝娅特丽丝一旦听出

我话里有话，一旦感觉我的言语有些越出常轨，便垂下眼皮，脸色一沉，把我的心意拒之于千里之外，把自己保护起来。

吃完饭，我俩离开餐桌，返回客厅。这时，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贝娅特丽丝内心像是突然起了什么变化，而我并没有朝这方面起过任何推波助澜的作用。我们俩又面对面坐到沙发里，我的目光落到她的躯干部位，多么和谐，像是一束精心护养的鲜花，从腰带起向上挺出，直到双肩朵朵绽放开来，既娇嫩，又华贵。只见她双手张开，手心平贴到臀部上端，停了片刻，竟把话题引到她丈夫身上，而声音似乎没有变化，还是那么平静：

“他是个十分细腻、非常聪明的小伙子，热情、善解人意、有魅力……我俩很快便坠入爱河，爱得死去活来。”

我静静地听着，让她说下去，其实，那天在餐馆，事情已经和盘托出：他已经不在人世，死于一种痴呆症，大脑渐渐失去功能。命运多么残酷：眼看着亲爱的人一天一天丧失了智力，眼看着自己的伴侣变得不像个伴侣，成了低等的活物，像只水母……突然，她又沉默下来，像是意识到不该如此吐露心迹。接着，含混不清地说了一句“对不起”，便匆匆起身，推开门，出了客厅。可以想象，那幕悲剧对她有多么残酷。当然，在我来说，这完全是靠理智推断出来的。其实，世界上的任何苦痛，别人都无法分担一丝一毫。当然，我也明白，她不可能很快走出这一幸福被击碎之后留在记忆中的阴影。等了几分钟，还不见她进来，我觉得还是去看看为好。她独自呆在有“祭坛”的那间房子里，没有开灯；半明半暗之中，只见她双臂瑟缩着交叉在胸前，身后祭坛背饰闪着淡淡的亮光。我走过去，搂住她的腰，把她拉到我的胸口上。贝娅特丽丝并没有生硬的动作，只是轻轻地脱离我的怀抱。

“真的，”她说道，“有时候，我觉得像条船，直沉水底。”

说完，她勇敢地露出笑容，转身走出房间。这时，客厅里电

话铃响了起来。是修汽车的,说马上送车来。

我该走了。一家人后天就要到乡下过节,我要求贝娅特丽丝把那边的地址和电话号码给我留下,她写在一张卡片上递给我。送我走到大门口,她又连声道对不起,嗓音还是那么悲戚。分别之际,她伸出手来,我没有多想,一把抓住,什么也没说,只是把这只小手拉过来,贴到胸口上。

三点钟,我到达吕仙妮家。小姑娘已经在上课的屋子等上我了。她今天身穿一件浅黄色连衣裙,上面带有褐色的细碎花纹,非常得体;一条小巧的琥珀项链挂在颈上。我的印象是:我的女学生这次比往日更加注重修饰打扮,更加刻意招人爱怜,更急于引起我的注意。咳,我刚来上课的时候,她还情窦未开,是个爱噘嘴的小姑娘呢!这才有多少日子,小姑娘就似乎开了窍,竟脉脉含情地注视起我来,也不再规避我的视线,目光里既包含着羞涩,又洋溢着大胆。

这节课的内容,是翻译拉蒙·德尔·瓦莱·英克拉的一段文章。我坐在她对面,抬头从一面镜子里偷偷观察那还没有完全长开的双肩,还有那一头被光线映照得十分亮丽的波浪形长发。此外,室内的一切物件,包括旁边独脚小圆桌上插在花瓶里的那一大束黄水仙,都像是在映衬她迷人的形象。当然,她身上稚气还未脱尽,这从她不时流露的气鼓鼓的神情上,从她过于迅疾的举手投足之间,从她那两只忽闪忽闪的大眼睛里,可以窥见端倪。此时此刻,她似乎正在窥测我的举手投足、音容笑貌。时间到了,翻译练习该交卷了,我提醒她,语气唐突了点,音调急促了些,她便带着哭音嚷道:

“您一会儿一个样子!摸不透您是个什么脾气!我惹您生气啦?”

“不要这样，小姐。何必如此敏感！”

吕仙妮把瓦莱·英克拉的那本书还到我手里；我注意到书里夹着个信封，露出个头来。这时，女孩子像是凝固住一般，等在那里，眼睛睁得老大，似乎天花板马上就要塌下来，砸到我俩头上。信封上写着我的名字。我当场打开，取出信纸，上面写着一首西班牙文诗，是首情诗。我的天！合辙压韵，还真不赖。我装糊涂，似乎并不明白此情是为我而抒，还表扬她诗写得好呢。不过，可要慎重！所以，只简单说了几句话，不至于叫她感到一语双关。然而，这平平淡淡的表扬，对她来说已经足够了。她不住地打量我，脉脉含情的眼神里洋溢着感激。我打破沉默：

“现在，接着上课！”

于是，教师和学生便研究起刚才做完的翻译练习。其实，她翻得相当准确，只有两三处有点毛病。

评讲结束，吕仙妮提出了问题：

“您满意我吗？”

“满意，进步不小。”

“您会保存这首诗吗？”

“嗯，当然会的。”

小姑娘心满意足了。她朝我微微一笑。这是意识到自己魅力的女性真实的一笑。我的目光下移到她上衣隆起的部位，心想：说不定她在文胸里面填塞了什么东西，使乳房显得丰满。

接下来练习会话，用了相当长的时间。告别的时刻到了。我正要迈门槛，只见她把自己狐狸般的小嘴递了上来，而我只是纯纯正正地在她的额头上亲了一下，这当然是怪扫兴的。她耸了耸肩膀，猛一扭头，转身就走。

她母亲见我出来，走过来说了几句寒暄的话，心里恐怕不无

困惑:吕仙妮这回怎么不送先生了? 因为,每次上完课,她总要把我送到走廊上,跟她母亲见面。

当天晚上,时间已经不早,我又去了莫里斯酒店。我了解自己的内在矛盾:一方面我往往相当内向;另一方面又有一种倾向,千方百计要抓住不可理喻、难以觉察的事物,感受他人的生活,将有关人物的真实部分与"假装"成分区分开来。具体到贝娅特丽丝身上,我不遗余力要达到的,正是从纷繁的表面现象里,抽丝剥茧,找到她内心世界深处最本质的东西。中午能在奥堡家里同她单独相处,整个下午都激动不已。有点对不住吕仙妮,让她不明不白地受了委屈。

阿尔塔米拉诺还坐在老地方,还穿着那件旧外套,衬衫敞着领口,脖根露在外面,那脖子,肌肉可真发达,像是长在樵夫的身躯上面。他周围还有好几个人,我认出其中一个。这个小伙子相当可爱,褐色的头发,就是早早秃了顶。他喜欢提这一类问题:"要是有人威胁你,叫你告发自己的儿子,或挖掉自己的眼睛,否则就要你的命……这种情况下,你怎么办?"另一个问题没刚才那么野蛮:"医生诊断:你只能活十分钟,而你口袋里又装着大把钞票。你会做什么事情?"阿尔塔米拉诺曾经这样回答过他:"那我就去买一把豪华大刀,然后跑过来,先把你小子给宰了。"

圣诞节快到了。外面雨点打在窗玻璃上。怎么今晚没人下棋? 棋盘放在一旁,一伙人个个都显得紧张。原来人堆里多了一个生面孔,是个女的,身穿黑衣,坐在阿尔塔米拉诺右手,看上去四十岁左右的样子,头发向后梳拢。再一看,她的脸庞浮肿,白得像石膏一般没有血色,厚厚的嘴唇像是肿了起来。阿尔塔米拉诺把我介绍给这个女人,又说出她的姓名。大厅里人声嘈

杂，把他下面的话淹没得不甚清晰了。我在边上找了个位子坐下，低声询问身旁的人：这位加尔曼·阿基莱女士何许人也？得到的回答是：

“前天才从布宜诺斯艾利斯来，明天，最多过几天就要去巴塞罗那。”

“大家在这里干什么？”我问道。

原来大家在等人送录放机来。没过多久，一名满脸络腮胡子、身上绿大衣鼓鼓囊囊的汉子端着录音机走了过来，引起大家一片欢呼。我更糊涂了：如此隆重的筹备工作，到底要干什么呀？磁带很快放了进去，转动起来。显然，磁带是加尔曼·阿基莱提供的。顷刻间谁也不再出声，大家挤在小圆桌周围，竖起耳朵来。一阵拉长的杂音传来，不时有人声冒出来，但是抓不住意思。又转了几圈，可能录音的效果有了改进，渐渐听清楚了呼喊的声音，后面是浑厚但不甚清楚的人声之潮，估计是一次大规模游行示威的场面。暴风雨般的声浪达到峰顶后，又分散开来，中间能听到短促的犬吠声，还有发射催泪弹的响声。接下来是一声撕心裂肺的呼喊：“还我们的儿子！”在嘈杂的人群中吼出这一嗓子来的是个女人，她肯定就站在录音机旁边。在这片声音的背景上，可以隐约辨别出国歌的旋律，它时而被淹没，时而又颠簸起来，但总是在水上浮游，像是一面弹痕累累的旗帜迎风飘扬。歌词中，“自由”一词唱得格外嘹亮，有时还一连重复三遍，像是把副歌提前唱出。又过了一会儿，远处传来隆隆的闷响，盖住了人群失望的怒吼，起先还听不清楚，后来才听到隆隆声伴随着履带的金属撞击声：坦克车！突然没声音了。可能是录音者被迫立即撤退，放弃了原来所在的岗位。

突然而至的空白使大家情绪更加激动。人们面面相觑，有的一个劲地吸烟。只有那位黑衣女子不动声色，睁大眼睛观察

着周围的同胞们。那两只眼睛倒是挺大的，但是缺乏神采，透着精力不济，眼珠呈棕褐色，眼角上细细的鱼尾纹清晰可见，深深的黑眼圈样子挺特别。听完这段录音，男子汉们有的站着有的坐着，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总统府前五月广场上的这次大示威，尽管已经过去半个来月，当时法国报刊就作过报导，然而听到那撕心裂肺的叫喊、那雄浑强劲的歌声，证实了警方动用坦克车向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冲杀，那场面仿佛就在眼前，每个人都热血沸腾，义愤难平。我知趣地坐在一旁，其他人渐渐回到自己的位子上。加尔曼·阿基莱似乎把注视的目光转移到我身上。这时，阿尔塔米拉诺向我示意，叫我坐到他旁边：

"刚才加尔曼讲了她被捕的经过，你没有听到。她出狱才三个月，在里边受过刑，现在腰伤还不轻。在巴塞罗那，她们家有个老朋友，开诊所的，她要到那里去治疗治疗。"

这段开场白叙述的情况，别人已经知道，而阿尔塔米拉诺此刻又把那位女子个人的事情专门讲给我听，我真有受宠若惊之感。我早就从不同方面得知，在阿根廷，除了正式的监狱，还有五十来处关押场所。兵营、集中营还不够，又改造了一些建筑，几处远离居民区的深宅大院被称为"水井"，可见被关押进去的人会有什么样的命运。过电可以说是最普通的刑罚了。还有一种紧身衣也颇常见，用的布料见水就缩，穿在身上勒得出不了气来。尽管有美洲人权委员会的干预，那些被广泛使用的刑罚并未销声匿迹。

加尔曼把肿胀的双唇浸入矿泉水杯中。她神情疲惫，不时把手放到前额上，终于开口了，说那里的司令叫巴尔多禄茂·萨罗奇。真是无巧不成书！我看了阿尔塔米拉诺一眼，他正襟危坐，神态平静。不必点出赖伊斯的名字，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他。加尔曼也是由那位上尉亲自审问。上尉断定：她与一个叫

米格尔·阿基莱的男子有联系。而她却声称:根本不认识这个人。每次审问,上尉都叫她站到办公桌前,心平气和地敦促她如实招供。上尉说话时甚至望着别处,常常带着梦幻般的神情审视自己的手指头。加尔曼的丈夫叫米格尔·阿基莱,但是四年前就离开人世。现在这一位,尽管与她丈夫同名,与她却毫无瓜葛。上尉却不敢苟同。他的语调平稳,但又充满敌意,使人感到危险正迎面而来。上尉似乎坚信不移,而他的根据就是桌子上的那份材料,他有时不经意地翻一翻,连看都懒得看上一眼。于是,这位米格尔·阿基莱……上尉最后又劝她好好考虑考虑,否则对个人没有好处。在楼上的一间房子里,她身体赤裸,双手反剪,不止一次遭到皮带的毒打。整整关了八十五天,又把她放了,不讲原因,早一分钟也不通知。半夜里来人,把她从草垫子上叫起来,立刻爬上卡车,拉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火车站前。后来,加尔曼到了哥哥科利昂特斯家养伤,治了几个月,身体还是不好,大家便决定让她去巴塞罗那,那边一位大夫是熟人,已经接到通知,正等着她呢。

加尔曼说到这里,那个爱提怪问题的小伙子,摇晃着那颗又光又亮的海豹脑袋,笑嘻嘻地走了过来。阿尔塔米拉诺马上使了个眼色,叫他不要打岔。加尔曼望着我,从她那双大大的黑眼睛里,我发现一缕淡淡的哀愁,而她往往是有意识地控制自己,不让悲伤的情绪流露出来。她会向我提出什么请求吗?然而,她却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双手交叉放在小圆桌上,似乎在等别人先开口说些什么。这时,阿尔塔米拉诺开了腔,他说,加尔曼已经知道我给罗道尔弗·赖伊斯当秘书,她与赖伊斯交往不多,但是非常熟悉诺尔玛。听到此言,加尔曼似乎紧张起来。她掏出一支香烟放到嘴上,打火机的火光从下面照亮她的面孔,这面孔像是用厚厚的泥团堆成,雕塑师还没有来得及精雕细刻。她终

于开口了：

“我和诺尔玛是在大学里认识的，一晃二十年过去了。她学法律，我学的是文学。那可是个活泼、聪明的姑娘。谈不上十分漂亮，但有股灵气，讨人喜欢。”

加尔曼停下来，吸了一口烟。她那一大串形容词，当然描绘不出诺尔玛的形象，甚至连幅草图也够不上。我感到失望，但又不好表示出来，总不能指责对方把这些东西硬塞给我。话说回来，要再现一个人的形象，叫诺尔玛的面目清晰起来，总得讲讲她长相有什么特点，爱说什么，最好加上几个小故事，对吧？总而言之，要叫人多少抓住一个人的具体特征和真情实感吧。不过，人家也许是有意如此而为的。阿尔塔米拉诺为我安排了这次个人谈话，肯定不是没有用意的。那我就提问吧：

“赖伊斯什么时候认识她的?”

“这并不重要。两人很快就谈起恋爱，诺尔玛希望早点结婚，赖伊斯尽管有眠花宿柳的名声，还是答应了她的要求。不过，提出了不合常规的条件。”

这件事情，我早已听说，但还是让她说下去。加尔曼突然兴奋起来，接着说道：

“她的心灵太单纯了，竟同意按照赖伊斯的条件，过那种不安不定的生活。她总是逆来顺受，从来没有反抗过。可能是她了解这位奇怪的伴侣生活里有某种焦虑，只好顺着他。诺尔玛是真爱他，从来没有中断过对他的体贴。”

一阵沉默过后，加尔曼把话题对准了赖伊斯：“听说他在巴黎，靠写文章的酬劳过日子。还听说他不仅索回了藏书与文稿材料，后来人家又把他收藏的阿兹台克与印加文物归还给他。现在，每当经济状况不佳，可能就要卖上一件两件首饰、雕像什么的。”

我听得有些不耐烦了。关于赖伊斯,她所说的我早就知晓。至于诺尔玛,绕到现在,仍然是个“无头雕像”。

加尔曼烟吸了不少,总算停了下来。她累了,越来越没精神,也快十一点了。她正要起身,我又提出了问题:

“那么,诺尔玛呢?她怎么生活?还在阿根廷吗?要是流亡在外,居留在哪个国家?”

“她已经不在了。”

短短一句话,像盆凉水浇到我的脸上。阿尔塔米拉诺双手插在他那件古怪的大衣口袋里,点了点头。我的反应十分迅速:

“可是,赖伊斯并不知道!”

加尔曼听后,打量了我好一阵,眼神里充满焦虑与紧张,这眼神,恐怕与面对萨罗奇时没有什么区别。

“他是不知道,”加尔曼接下来说道。“但是,卡洛斯,别跟他提这件事。我要亲自告诉他。下次回巴黎,我就找他。”

我当然能够理解。昨天才从布宜诺斯艾利斯来,坐了好几个小时飞机;明天又要坐火车,长途跋涉,到巴塞罗那去。让诺尔玛在赖伊斯心里多活上几个星期吧。加尔曼再次明确要求,要我答应:无论对赖伊斯,还是对任何人,一字不提。

大家分手了。阿尔塔米拉诺和拿录音机的大胡子送她到旅馆,旅馆位于雷恩街,离莫里斯酒馆不远。我望着他们三个人,在寒夜中远去。马恩大厦高耸在前后左右一片屋顶之上,像是要刺破这大理石般的苍穹。爱提问题的“海豹”跟在我后面走出酒馆,我避开了他。今夜,惟一重要的问题是诺尔玛的命运和她的死因。我十分后悔,刚才怎么就没有问呢?病死的?还是出了什么事故?真是莫名其妙:这个从未谋面的女子,跟我非亲非故,就是再有想象力也难以设想她的音容笑貌。就是这么一个

女子，怎么竟会在我的感情世界里占有如此重要的位置？她死了，怎么就搅得我如此心烦意乱，六神无主？消息尽管来得突然，也不至于像一盆沸水，当头泼洒下来啊！

四

自从贝娅特丽丝同奥堡一家出发，到里摩日附近的埃穆梯叶乡间别墅度假以来，我只收到她的一张明信片，上面是短短一句友好问候，还有一句新年祝愿，祝愿当然叫人高兴，就是一般化了点。贝娅特丽丝仍跟我保持一定距离，毫无松动之意，这我心里明白。然而，应当承认，她在我的思想里分量越来越重；我甚至觉得：世界上只有她一个人能理解我、爱护我，从而打破我的孤独，给我的生活带来欢乐。我回信给贝娅特丽丝，却不敢信笔抒情，尽管我心里对她满怀温情以及某种欲念，现在必须循规蹈矩，千万不可造次。

另一件使我不能忘怀的事，便是诺尔玛之死，以及我答应保密之事了。我担心，过了节再见到赖伊斯的时候，会不自然，无法掩盖内心的窘迫。在加尔曼·阿基莱返回巴黎之前，我必须演演戏，然而，戏还没开场，我心里就七上八下的了。话虽这么说，还得承认加尔曼有道理：是应当由她向赖伊斯透露真情实况，只有她才能原原本本地说清楚，只有她知道该把握什么样的分寸。她这次在巴黎停留，时间太短，身心疲惫，不愿见赖伊斯，也是情有可原的。这些道理，按逻辑和常理都能站得住脚，可就是无力排遣我心头的郁闷。难道赖伊斯一点蛛丝马迹都看不出来？要是在加尔曼回来之前，消息突然传给了他，那我们过分的同情岂不是枉费心机？

巴黎过节的气氛越来越浓郁，再加上这些问题的困扰，真想有个法子排解排解心头的郁结。玛蒂尔德打来电话，邀请我参

加她组织的圣诞之夜晚会。她的话音温柔可人,没有了惯常的哀叹与诉苦。我答应前往参加。地点是布洛涅的爱德华—瓦扬大街,就在她的画室里,她在奈伊的那套住房太小了,请不了几个人。画室原本是一家工厂厂房的一部分,直到现在,走在院子里,不小心还会踢到废弃多年的轻便狭轨。常春藤顺着东倒西歪的铁杆架爬上去,直达顶端的滑轮,像是给一堆废铁拉上了花饰。玛蒂尔德把画室设在这里已有多年,改装得很像样子,两块大大的落地窗户朝着大街。里面,到处堆放着画幅与框架,还有形形色色的老玩意儿。画画儿的嘛,没有一个不喜欢这类稀奇古怪的东西的。玛蒂尔德还收藏着一件特别好玩儿的木偶戏台,是当年艺人在香榭丽舍大街树阴底下撂地表演时用过的,两边侧面还描画着几个人头,无不是乐乐呵呵,招人喜爱。

天寒地冻,我身上裹着羊皮袄,赶到画室时,晚会已经开始。客人很多,有的已经微醉。玛蒂尔德给我介绍一位相当英俊的男子,此人一头金发,脑门不宽,浅色眼珠,看上去既壮实又有些单薄。我的印象是:在那运动员般的身体里面,有一颗稚气未消的心。显然,他是玛蒂尔德新近的猎获物。玛蒂尔德说,可以叫他比尔,他来自美国康涅狄格州,能力很强。一时间,我把最后这句话的意思听拧了,人家指的是画画的能力很强。此话不假,画室尽头摆着几幅此公的作品,色调清雅,有独特的个性,令人不敢小觑。他面带微笑,自称也在练习拳击。这虽然是一个巧合,却一下子拉近了我俩之间的距离。玛蒂尔德遇上了好人。我为她高兴,当然也为我自己而高兴。只不过不能显得过于俗气,没有教养,也不能叫人家感到我这个人没有良心。

自助餐非常丰盛,花样挺多。我走近食品桌,打算选几样尝尝。这当儿,一位身穿淡绿色晚礼服裙的年轻女子走上前来自报家门:罗朗丝,说着便大大方方地跟我亲嘴。这不正是卡萨诺

瓦[1] 在其《回忆录》中生动描写过的"佛罗伦萨之吻"吗？定睛一看，此女子的连衣裙，领口一直开到胃部上端，两臂裸露，双乳仅在肩衬下兜着一丁点儿。没说两三句话，她又飘然而去，一会儿游到左边，一会儿又飞到右边。一位艺术评论家进入我的视野，以前曾在某位慷慨资助一家没意思的刊物的阔老太太家里见过面。正在同这位评论家寒暄，又瞥见罗朗丝的靓影随着扬声器送出的乐曲翩翩起舞。一阵烦云笼罩心头，闷闷不乐之中，我抬头向前望去，看有没有方便的出口，准备悄悄离去。正在这时，罗朗丝又翩然而至，笑容可掬，胸部高耸像在跟谁寻衅。在我身边，她又连喝了两杯香槟酒，然后贴到我耳朵上，说道："来，跟我来。"话还没说完，这位罗朗丝便拉上我，坐到一旁的长沙发里，就在那座围以粉红色幕布的木偶台子附近。这么一来，我这个凡夫俗子可就按捺不住热血沸腾了。慌乱之中一抬头，瞥见玛蒂尔德在画室中央，被那位英俊的美国男子拥在怀中，少气无力地迈着舞步。

这边，罗朗丝依偎在我右侧，短裙子下露出了多半截大腿，轻声细语地说：她十分喜爱我的画，自告奋勇，愿意给我当裸体模特儿。显然，她喝多了，认错了人，不过，这并不重要。她抬起胳臂，一只手伸进我的衬衫底下，动作那么灵巧，说话间就在我的胸口上摩挲起来，这么下去，我会神不守舍的。这时，我突然发现，地板上有只老鼠，躲在木偶戏台后面的墙角里，正向我们这边张望呢。那灰灰的皮，那两粒黑珍珠似的小眼睛，那微微颤动的两撮须毛……看得一清二楚。那弓背缩爪的姿态，表明这家伙也是心惊肉跳，准备随时逃之夭夭。可是，它能跑得了吗？

---

[1] 18世纪意大利冒险家、回忆录作家，用法语写作，其作品有对当时社会的描绘，颇为生动。

它又是怎么进来的呢？恐怕是今天下午从靠近长沙发的这个门钻进来的。这个门正好对着旧厂房的深处，那里一片破败荒凉的景象。罗朗丝到食品桌旁取吃的去了，我于是得空想象起来：要是过早把门打开，小东西会在众目睽睽之下，一蹿三四米，夺门而逃，那就听吧：女人们一准惊吓得大呼小叫，场内一片恐怖与恶心的喧闹，人们像要挨刀似的歇斯底里大发作。我观察从墙角到门口的逃跑路线，努力把自己当成一只耗子，设身处地去考虑问题。老鼠那方面呢，到现在为止仍在耐心地等待时机、估量形势，在它那混浊的意念里，很可能已经截获我对它不无同情的信号。

罗朗丝又回到我身边，一屁股贴着我坐下，要我立即带她出去，到我的住处完满结束今夜良宵。她指手画脚地告诉我：有一回，玛蒂尔德在她身上画满了刺激人的图画，她还照了相，留做纪念。“你要是看到了……”她话没说完，看我神色不对劲，马上站起身来，拉了拉裙子，到人多的地方去了。

玛蒂尔德宣布比尔弹奏吉他。灯灭了，点上蜡烛，大家围成圆圈，站在比尔四周。他先拨动琴弦，接着用英语唱起希那特拉的一支歌曲。我抓住这一间隙，把门打开一条缝，外面是漆黑的深渊，只有上面，看到梁架横七竖八，纠缠交错。我一闪身子，躲在旁边，估计那东西已经逃窜成功，这才转过身来，把门关紧。在画室的另一头，比尔还在歌唱。他虽然不知情，却已经当上了这次越狱的同谋犯。

进入一月，一天清早起来，我推开窗户。窗外雾气浓重，一道惨淡的光线透过雾气照射过来。放眼望去，巴黎像一头甲壳上长着刺突的怪兽：到处是林立的烟囱和电视天线。侧耳倾听，都市的喧闹渐渐放大，下面传来车轮滚动的声响，还有十字路口

绿灯开放时马达重新起动的轰鸣。“平静，宁静的场所，田野的温馨，晴朗的天空……”塞万提斯就是用这样的字句赞扬“心灵清静”的必要条件。贝娅特丽丝答应过：跟我去利穆赞，我没有忘记。想象的翅膀展开了，那该是多么美好的时光，两人在一块儿，到我熟悉的地方，到至今仍然保存着我童年秘密的地方。

下午，去赖伊斯那里。一个多星期没有见面了，今天他穿着石榴红色室内长袍，围着一条本色丝巾。赖伊斯问我新年过得怎么样，我描述了圣诞之夜玛蒂尔德画室里别具一格的晚会，好几个细节逗得他十分开心，惟独老鼠事件让他不以为然。我对老鼠的态度使他大吃一惊，听完之后，一只手摘下眼镜，另一只手揉起眼睛来，神色疲惫。然后冒出一句话：

“那家伙最可恶。何必大发慈悲？”

“新年到了，放放生，祈求赎罪嘛。”

他又戴上眼镜，扭过头来看我，从那两片深色玻璃上，我分辨出自己的影像。赖伊斯又转过身去，从烟盒里挑了一支雪茄，用手指头捏出响声来。当他点烟的时候，我半开玩笑地说道：

“看得出来，你不同意。我知道你的格言！”

“什么格言？”

“来点残忍，给淡而无味的日子撒上点胡椒面。”

赖伊斯表示反对：

“卡洛斯，那我可是针对女人说的。”

“对老鼠，残忍点，不是更叫人放心吗？”

他又一动不动地打量起我来，室内半明半暗，雪茄的红色光点像是他的第三只眼睛。

我说话的调子使他感到突然，说不定甚至令他心情忧郁，必须改变方式，不能让他看出我不大自在，有事情瞒着他。我的心头泛起一种骗人的感觉：我对此人本应开诚布公，但现在辜负了

他的信任，对朋友不忠诚。我问他怎么过的节。回答十分简短："我到几位英国朋友那里去了。"看来他有些话不愿意说明，便叫我跟他到办公室去，开始工作。当天的第一件任务是看信。节日期间送来一大堆邮件，本来他可以拿着放大镜阅读，但这次连一封信也没动。大部分信件都是来自各国的贺年信。然而，在每个来自阿根廷的信封里，都可能装着死亡通知书。这个信息，加尔曼·阿基莱已经带到巴黎，可她怎么那么古怪，就是迟迟不肯告知当事人？为什么在科利昂特斯不写信？今天，到了巴塞罗那也可以写嘛。

只有一封信有点实际内容：来信者建议同赖伊斯合作，编辑一套十九世纪美洲殖民地解放史丛书。接下来是写回信。赖伊斯说，我用一架手提式小打字机把他的话打出来，最后送给他签字。他大笔一挥，龙飞凤舞地写上自己的大名。可不是，从词源上讲，他的姓氏本来就是"国王"的意思嘛。

写完信，一时没有要翻译的东西，他就叫我整理资料，内容涉及古代印第安诸文明的考古发掘，是他不久前查阅时不小心弄乱的。这些遗迹，有的在墨西哥，有的位于危地马拉、玻利维亚和秘鲁，看上去荒无人迹，有的还被枝叶繁茂的热带植物吞噬得形骸全无。然而，赖伊斯差不多跑遍了这些远离人烟的地方，在古代文明的废墟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照片绝大多数是他自己拍摄的，还附有文字说明。一部分照片上有赖伊斯的身影。背景不是神庙就是宫殿，他有时站在台阶上，有时立于平台中央。看样子并不是打算永垂青史，而是以自己的身躯当作比例尺，衬托出古代建筑的伟岸壮观。一般情况下，他身穿马裤，足登高靿皮靴，只有一次例外，那是在的的喀喀湖岸边的蒂华纳科，他披着牧羊人宽大的斗篷站在太阳门前面，看来是因为那里海拔高，高处不胜寒之故吧。有的照片上是形形色色的首饰，还

有金人、玉人、陶人。大英博物馆收藏的那具无人破解的水晶骷髅也被摄入他的镜头。另外,不能忽略长在一只巨型猛禽躯体上的“神鹰武士”头颅,如勾巨喙长在前额正中,那忧郁与傲岸的神态,使我激动,难以忘怀。

我们两人脸对脸坐在办公桌两边,一直干到五点钟,才算整理完毕。赖伊斯眼神不济,一手握着放大镜,干得很认真,干上一阵就要停下来休息休息。维雅尔太太端上咖啡,我俩便轻松地品尝起美味佳饮来。

喝着咖啡,赖伊斯说他想请一位德文翻译,问我能不能帮忙。原来,1913 年在柏林出版过一部关于阿兹台克人的宗教礼仪和众多神祇的著作,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不久前他托人复印出来,打算请人译成西班牙文或法文。其实,关于这方面的内容,他的藏书里已经有阿尔丰斯·卡索、雅克·苏斯代尔,以及其他一流专家的论著。不过,既然有了这本德文书的复印件,还是要看看,心里才能踏实。

我告诉他,有个熟人德文很好,现在到外地去了,过几天就回来,可以问问有没有空。

“那好,”赖伊斯答应,“把我的电话号码告诉这位先生,叫他一回来就跟我联系。”

“这人是位女士。”

“男女都一样。”

我之所以没有多加考虑便推荐贝娅特丽丝,那是因为,我知道:来点外快,她是不会反对的。

走进地铁,我又想到了诺尔玛。赖伊斯得到她的死讯,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这时,加尔曼·阿基莱的形象又浮现在眼前,她脸色憔悴,像是一尊船首龙骨顶端的木雕人像,刚从海洋深处打捞上来,面庞浮肿,色泽尽退。

第二天，下午四点钟光景，我下了课走出蒙田学校，溜达着朝蒙巴纳斯街区走去。家里还有活儿要干，肯定得开夜车了。尽管如此，我还是不愿意早早回去，想到塞纳河边转转。

在这个季节，到了这个钟点，水流相当急速，河面上飘浮着褐色的鳞状物，碰到桥礅，浪花像是小马驹打喷嚏抖动全身，撒欢跃起，步子却不是很大。这一景色，加上两岸宏伟的建筑物，看上去像是涂了一层淡淡的赭石色和亮灰色，在这冬日的午后，显得异常雅致，虽非大红大绿，却有沁人心脾之气韵。我溜溜达达，时而朝路边房舍店铺里探望，时而驻足观赏招贴画。河里驶过一条驳船，引起我的注意。窗户里面，掌舵船员的身影看得清清楚楚。近处，几对情侣不怕寒冷，你拥我偎，走下河岸的陡坡，到了无人干扰的地方。离卢浮宫不远了，我正要过桥到左岸去，忽然听到身后有人叫我。扭头一看，原来是吕仙妮小跑着过来，说话就到了跟前，十分快活地向我问好。她身穿大衣，腰间束紧，头戴一顶饰有绒球的毛线软帽，看上去怪好玩的。“啊，我太高兴啦!”说着便伸出手来。我问她要到哪儿去，这么兴高采烈。此话其实完全是出于礼貌。听了她的回答，才知道跟我无关。原来，她是去一位老太太家里学习雕塑，刚刚开始，还没去过几次。接着，她把话题引到我身上：“我学会之后，一定给您雕个胸像。”

说着，便不经意地挎住我的胳膊，在我身边蹦蹦跳跳。可以说，这是我头一遭看见她如此自在，如此欢快。可能是由于戴了一顶绒线帽子，穿着一双平底鞋子的缘故，此时在我眼里，吕仙妮脱去了大姑娘的矜持与腼腆，那神态，又回到了小女孩的时代。怪不得，最近一段时间里，我到她家上课的时候，发觉她身上穿的裙子，一件又一件，都是那么得体！是不是因为要去上雕

塑课？这我倒是不反对，她可以一个人上街，到巴黎各处跑跑……不过，天呀，要是有人看见我们俩在一起，起了疑心，那她刚刚得到的自由与独自出门的权利，可就要一风吹了，而我的课也别想再上了。我知道，吕仙妮的妈妈是个恪守本分的女人，管教女儿相当严格。可是，眼前这位小姑娘容光焕发，满心喜悦，充盈着幸福的感受，所以，尽管脸蛋儿冻得发白，鼻子尖成了草莓的颜色，她的神态还是那么楚楚动人。面对眼前这一切，我也顾不上考虑洗清洗不清之类的事情，总得善待街头邂逅的我这位女学生吧。吕仙妮这时也不再跳跳蹦蹦了，她从我的臂弯里抽出手来，说道：

“下星期，我就逃学，不上雕塑课，咱们去看电影吧。什么片子，由您选！今天不行，老师等着我呢，我要不去，她该着急了，说不定老家伙会往家里打电话！”

这孩子变得真快。想到这里，我心里觉着怪有意思的。我得送送她，陪她到里沃利大街，课在那儿上，她肯定要迟到！边走边谈：我非常客气，语调里甚至满怀着关爱，但是却十分坚决地拒绝了她的要求。吕仙妮火了，抓住我的一只手，放大了嗓门。我们正好经过圣厄斯塔什教堂，一伙乞丐分别坐在堂门两边的台阶上，瞪眼目送我们走过。吕仙妮说她爱我，早就向我表白过；我要是装做“冷漠的美男子”，那就太不像话了。噢，原来小姑娘已经读过科克托[①] 的书了！她怨气十足，眉头紧蹙。这里只能说是怨气或者恼怒，一个清纯少女的怨怒，人在她这个年纪，还不懂得爱情之酸甜苦辣！我的心情很难说清楚：既像刚才那样，觉得女孩儿很有意思，她的冲动甚至使我满心欢喜，同时

① 科克托(1889—1963)，法国诗人。创作上追求奇巧，被称为“耍弄文字的魔术师”。

又顾虑重重,生怕伤害了小姑娘的感情。

“我们怎么就不能相爱?”吕仙妮语调里带着忧伤,叫喊起来,“别说什么岁数差得太多！我都十八了,您不是才三十吗?”

“您刚满十七,我都三十二了,能当您的父亲了!”

“为什么要这么嘲笑我?”

“没那个意思。大家都认为我显老。”

“别开玩笑了。我父亲比妈妈大二十三岁,两口子当时不是挺幸福!”

“还不是离了婚?”

“离婚不离婚,当初可是爱得死去活来,心心相印呀!”

咳,这个小姑娘,不久前还是羞羞答答的,神情像个修女,这才多长时间,感情里就燃起了火焰。想到这里,一股怜爱之情油然而生。

“你还没有长成一个女人,”我信口说道。真是左右为难,不知怎样才能摆脱眼前的窘境,又不至于伤害这颗极度敏感的心。

她两只手挽住我的一条胳膊,把我拉过去,脸朝着她。迎面走来的路人会怎么想呢?吕仙妮不管这个,她又要反驳了:

“我当然长成女人啦！我已经成为女人,因为我感觉到了内心的痛苦!”

好家伙！这恐怕是从蒙泰朗[①] 的哪部作品里摘来的警句。小姑娘既然发作了,今天下午只好奉陪,让她的怒气慢慢平息下来。我告诉她:“痛苦”一词含义十分微妙,难以掌握得恰到好处。

吕仙妮低着头,两手插到大衣口袋里,紧迈着双腿,努力跟上我的步子。我又想出一条论据来说服她:与她相同年龄的男

---

① 蒙泰朗(1896—1972),法国作家,戏剧家。

孩子很多，应当找他们交朋友。

我的意见，她一点儿也听不进去：

“他们哪，心思全用在日本玩意儿上去了！”

“你指什么而言？”

“日本摩托车呗！什么本田、雅马哈，比交女朋友还上心。这些男生，一是要快，二是要响……”

我未置可否。多说几句又有何用？我俩不知不觉已经走到她要去的雕塑室附近。她的眼神蒙上了一层忧伤的雾霭，弄得我也心事重重。在里沃利大街一侧的廊道里走了一段，便到了她要去的那座楼房的入口处。我俩停住脚步，她又一次面对面地望着我，声音里带着恳求的调子，说道：

“亲亲我！”

短短一句话也有出处，是在电影《雾河沿》[1] 中，米歇尔·摩根向让·加班提出的请求。然而，此时此刻，拒绝小姑娘的请求，又不尽情理。我决心控制这场游戏的进展，两手抓住她的肩膊，像一般朋友似的吻了吻她的双颊；而吕仙妮却把前胸贴到我身上，扬起头来，把娇嫩的双唇递到我的嘴边。我不是木头人，把她紧紧搂在怀中。从她那稚拙的举动和那无法自持的激情，看得出来，她是第一次感受到男人抚拥的快意。接着，我松开手臂，而她，却迟迟不肯迈进楼门。我转身要走，她呆呆地站在那里，望着我离去。

走在路上，心情无法平静。看来，不能再同吕仙妮见面了，也就是说：我的课，该放弃了。

---

① 1938年出品的法国电影，由著名女演员米歇尔·摩根与著名男演员让·加班主演，曾轰动一时。

五

十分想念贝娅特丽丝,恨不得立即见到她。我无法控制自己,打电话给她,建议到于泽尔什见面。于泽尔什离埃穆梯叶顶多五十公里。听到我的声音,贝娅特丽丝似乎非常高兴,没有犹豫便接受了我的建议,嗓音还有些颤抖。她说要开汽车去,向奥堡太太借车用一天,但愿天公作美,在这个季节,并不能保证总是碰上好天气。约会地点在河边,桥头上。赖伊斯找翻译的事,电话里没说,留到见面的时候再告诉她。

我通知住在那边的侄儿们,说我星期六坐火车去看望他们。我给吕仙妮的母亲,写了一封信,不过没有寄出去,我心里尚在权衡,主意还没有拿定。小姐恐怕心潮难平,未来几日还会有增无减,她要是真闹起来,一直平静的水面会波涛骤起,让大家都不舒服。上不上课倒是其次,请我到家里教西班牙文的不乏其人。有吕歇莱先生,某大公司的商务代表,三月份就要启程,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去领导分行的业务。还有慷慨解囊支助某言情文学刊物的阔老太太热耳迈娜·芒德里尼埃,她崇拜大作家豪尔赫·纪廉,打算学会西班牙文,直接领略原著的风采。

自从那次有加尔曼·阿基莱参加的晚间聚会之后,再也没有见过阿尔塔米拉诺。从于泽尔什回来后,应该找找他。我一直觉得:诺尔玛的事情他知道不少,只是跟加尔曼一样,守口如瓶,不肯透露。

星期天早晨,我提前到达约定的地点。维泽尔河中央,一群

鸭子在戏水。我双肘支撑在桥栏杆上,眺望四周景色。忽然,一辆汽车来到我身后,发出两下短促喇叭声。回头一看,是贝娅特丽丝,一只手握着方向盘,身子已经俯过来,正要给我开车门呢。我上了车,坐在她旁边,征求她的意见:可否先去参观老磨坊,然后到一家古色古香的饭铺用午餐。贝娅特丽丝同意我的安排。她笑容可掬,十分美丽,身上穿的还是上次那件大衣,只是头上的软帽换成了一条蓝头巾,在下巴底下打了个结。我给她指路,车子向磨坊驶去。这座水车磨坊已经废弃多年,建筑多半坍塌,只有底层尚可见到一些当年的风貌。我小时候,常同伙伴们来这里寻幽探胜。在那座带有叶片的大水车前方,有个池塘,是用一条丁字坝拦住河水形成的。夏天,每次来这里,都要跳进池塘游个痛快。春日里,多半钻进灌木丛中与蕨类植物底下玩耍。现在是冬季,橡树和柳树的叶子蜷曲起来,桤树的叶子混杂其间,涂上了片片淡紫的色块。河水深绿,在这个时节流得不慢。磨坊门面上,门窗成了一个一个的洞,下边的荒草中,散落着一块大磨盘,我俩走到跟前坐了下来。对面,一棵树的低枝伸到池塘上面,枝头栖息着一只翠鸟,正在注视着水中的动静。是贝娅特丽丝发现了这只毛色红蓝相间的鸟儿,满心喜欢地盯着它,看了老半天,直到翠鸟扑棱一声远走高飞。我俩坐在石磨上聊起天来。眼前绿树环绕,清流淙淙,我对贝娅特丽丝说,能够同她来到这宁静的地方,分享生活的温馨,感到十分幸福,同时还感谢她陪我故地重游。贝娅特丽丝听了似乎无动于衷,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答应来就来呗。"此话像是一下子把我从她身边推开。我望着她,心里多么想把她搂过来,而她又不会从我的双臂中挣脱开。我的目光吸引了她的目光,两人相对而视。她一定是看出了我内心难以压制的激动,感到意外,觉得不可理喻,要不怎么会把头扭过去,站起身来,双手拉紧头巾的下端,离开我

沿着池塘边踱起步来。我一个人坐在磨盘上，从她的姿态里分辨出一股固执的神情，还有那双眼睛，恐怕今后再也不会为我而迸发出亮光了。我感到很不是滋味，心头笼罩上一层淡淡的忧伤。这时，贝娅特丽丝又慢慢地走回来，赞美这里叫人心旷神怡。看来，她并没有敏感到我内心的饥渴。我站了起来，走到她身旁，和她并肩散步，打算把赖伊斯请德语翻译的事告诉她。她听得很认真，同时又注视着一根树枝在水流里激起的浪花。她好像有兴趣，但需要再考虑考虑，便离开我，身后留下一串脚印。然后，又转过身来，若有所思地走回我身旁，戴着手套的双手交叉着放在下巴底下，终于说话了：

“到了车里再细谈吧。”

这倒也是：这里有股凉气，是从小河上游飘过来的，坐到车里也许比在这块磨盘上舒服得多。我接着就介绍赖伊斯这个人，特别提到他对印第安文化的兴趣，他给多家专业刊物写文章，当然还有他的眼疾，要小心对付，只能呆在背光的地方。因而，他不能多阅读书报，写东西也要别人整理录音。我也没有隐瞒我的角色：给赖伊斯翻译文稿、念信、写信。谈着谈着，我的注意力又回到贝娅特丽丝身上。汽车的窗玻璃蒙着水汽，衬映出她那清秀的轮廓，那额头，平展而白皙，被一道看不出来的光线照亮。这么美的形象，我在同一个车子里，怎能无动于衷？我所描绘的赖伊斯有点不同寻常，谈了不少，对贝娅特丽丝已经足够了，便停下来。说该去吃饭了。

酒店离去图勒的公路不远。我经常光顾这家酒店，一来是那里菜做得好，二来是去看店里那只气度不凡的猫，这只猫有些肥胖，但神态高雅，我家院子里那位无业游民根本无法望其项背。捎带说一句：赖猫也不能不管，我出发前，特意委托看门人替我喂食。

进了酒店，选了个合适的桌子坐下。贝娅特丽丝问起我父母的情况。既然人家问，咱就一五一十地说。父亲是锯木板的工人，拉大锯的，有一次拖拉机出了事故，把他压死了。我是独子。母亲后来又嫁了人。在我服兵役的时候，她跟着我的继父到西班牙定居，每年夏天，我都要去一趟，看望她老人家。贝娅特丽丝说得更简单：父母住在格勒诺布尔，还有个弟弟，在蒙彼利埃。双方的家庭情况已经了解，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只有赖伊斯还没有说够，至少贝娅特丽丝认为还有进一步了解的必要。她把话题再次引到赖伊斯身上，这我能够理解。我告诉她：赖伊斯很有个性，要求严格，说他在阿根廷参加政治活动，曾被逮捕，不久又被放出来，趁机离境，流亡巴黎。贝娅特丽丝神情专注地倾听，像是试图透过我的叙述，找出我不愿意让她知道的事情。

贝娅特丽丝又问：赖伊斯现在是否一个人生活。我如实说明情况：接待他的房主人外出了，留下两名仆人，是一对夫妇，侍候他很尽心。贝娅特丽丝听了点头称是，不过，我觉着，她是想知道赖伊斯有没有结婚。多亏她没有再问下去，否则我就该撒谎了，只能说他老婆诺尔玛还在美洲哪个地方，一时来不了巴黎……对加尔曼·阿基莱许下的诺言，总不能不遵守啊。要是走到那一步，不论有多么说得过去的理由，我心里总会不舒服的。

吃完午饭，贝娅特丽丝想去看看修道院的礼拜堂。我俩又上了车，几分钟就回到于泽尔什。教堂建于十六世纪，有罗曼式的钟楼，角楼也挺有看头，柱头上雕刻着棕叶饰和人面形纹饰，格外好看。一进大门，就看到墙上镶嵌着一块石头，上面刻着一位天使引领一名修士上天的图画，并附有古文字的铭文，下面是现代语言的译文，意思是："上天怜悯博松，把他带离尘世，以免他犯下亵渎之罪损害教会。"贝娅特丽丝看后对我说：类似的说

法在波舒哀[①] 的书里也见过。在谈到英格兰的亨丽埃塔·安妮[②]之死的时候,《诔词集》的作者竟感谢天主,让她早早离开人世(终年二十六岁!),以减少她散布诱惑的时日。贝娅特丽丝评论道:为了预防莫须有的放纵,就要人家的命,还振振有词地宣称此举有理,顺乎天意,真够可恶的!

"如此说来,"我接过话茬,说道,"天主就像是一名警官,对谁都不放心。"

放眼望去,旁边是一块平坦的空地,再远处是一条薄雾缭绕的山谷。我伸过手去,握住贝娅特丽丝的手,贝娅特丽丝没有扭头看我,只是慢慢地把手抽出来。我低声抱怨了一句,她奇怪地耸动了一下肩头,算是作答。这当儿,下起了雨。我顺手又拉住了她,带她到教堂的地下墓室去躲雨。地下墓室位于圆室后面,已经向游客开放。雨下大了,哗哗的落雨声传了进来,贝娅特丽丝突然说道:

"听我说,我要一五一十地告诉你。好长时间,对于肉体的冲动,我并不太在意,我总能把持得住自己。爱上了他以后,才有了变化。他一死,我身上的一切又重归冷却。"

啊,我美丽的冰山!我的冻海!我将信将疑。当一个女人引发了我的爱欲,我这个人是能够做到口若悬河的。然而,这次不能这么做。对贝娅特丽丝,应该约束自己,善于等待,她受过挫折,心灵已经封闭,要有耐心,期望她的心灵再次打开门窗。想到这里,听到贝娅特丽丝又问我:赖伊斯是否要求一定到他那里去翻译?我告诉她:看不出有任何确切的理由非这样做不可。

---

① 波舒哀(1627—1704),又译博须埃,法国教士、作家,教会和王权的代言人。著有《诔词集》等。

② 亨丽埃塔·安妮(1644—1670),路易十四之弟妇。有才干,貌美,路易十四为之倾倒。波舒哀为她写的诔词,是作者的名篇之一。

我的意见是:先去见见他,把事情谈妥,把书拿回去翻译,译好后,将译文连同原书一起邮寄回去。

“这样好。”贝娅特丽丝答道。

接着,她又表示谢意,感谢我给她介绍这份工作。不过,我的感觉是:此事对她不能说没有吸引力,但她有些为难,答应得并不十分爽快。我还是把赖伊斯的电话号码告诉了她。没过多久,我俩就分手了。雨没完没了地下着,贝娅特丽丝开车走了,我独自站在那里,望着那辆长长的黑车向远处驶去。

又过了几天,没有贝娅特丽丝的什么消息,我不好意思多打电话纠缠她。不过,我还是了解到,上校健康状况并未好转,因而还须耽搁些日子才能回巴黎。我通知赖伊斯,那位德文翻译,莱居叶太太,原则上接受了他所委托的这项任务。然而,情况有所变化,不能马上返回巴黎。

“不着急,”赖伊斯回答,“这位太太什么时候回来,告诉我一声就行了。”

看到赖伊斯心情畅快,我越来越相信,他并不知道诺尔玛去世的噩耗。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也习惯了怀抱秘密自自在在地过日子了。我到莫里斯酒馆看过阿尔塔米拉诺,见面时两人心照不宣,闭口不提那件事,就连他提到加尔曼·阿基莱,讲述她的近况时,也丝毫没有涉及诺尔玛。只是说加尔曼经过巴塞罗那那家诊所的治疗,病情已有好转,身体在慢慢康复。

前面说过,我给一位名叫热耳迈娜·芒德里尼埃的老妇人上西班牙语课。老妇人能写诗,常用笔名发表。她丈夫生前很有钱,给她留下大笔财产,让她活得宽松,出手大方。只要到凡尔赛博物馆去看看卡莱所作的路易十六肖像,就可看出她的长相酷似这位君王:鼻子高高的,脸部肥胖柔软,眼珠颜色浅淡,下唇

像波旁家族的人一样突出而肥厚。芒德里尼埃太太总是在那间地板上堆放着好几摞书籍与手稿的客厅里接待我。

老妇人供养着一个年轻的情人,名叫佩里翁,我认识此人,他自称是无政府主义者,口若悬河,凡事振振有词,又能用甜言蜜语对付老太太,老太太对他真可以说是言听计从。尽管他完全靠女伴养活,却总是宣扬妇女解放。

给老妇人上完课,有时候留下来参加他们那个文学小组的聚会,但次数不多,每次时间也不长。我哪有那么多时间听佩里翁连篇累牍的高谈阔论呀。不过,最近这一次,热耳迈娜向我介绍了一位智利男子,从斯德哥尔摩来,经法国过境转赴圣地亚哥。此人长得像个斗牛士,面带愁容,善于挑逗对方,身材瘦削,皮肤白皙。他法文不好,听不太懂,因而显得心情不好。不过,他在巴黎只停留两天,热耳迈娜又留他住宿,他心里踏实了,显得很沉稳。有我这个会西班牙文的人在场,他阴沉的眼神也变得明亮起来。他与这帮搞杂志的人有过合作,知道此杂志的名字《依波格利夫》是出自我的主意,指的是神话里半马半鹰的有翅怪兽。我那是受了卡尔德隆[①] 的启发。他的诗作《人生是梦》的卷首题词是这样开头的:

> 狂暴的依波格利夫在风暴中奔跑,
> 迅疾如闪电,只是没有火苗……

我不了解,此人住在瑞典,到底是怎样同热耳迈娜联系上的。不过,我知道,他寄来过一首诗,是热耳迈娜译成法文的。

该诗作者署名:玛利亚诺·拉辣。不错,是这么个名字。是

---

① 卡尔德隆(1600—1681),西班牙历史上重要的戏剧家。

的，当时就说他在智利军事政变后逃亡到斯德哥尔摩，生活非常窘迫：不是在饭馆洗餐具，就是当小工，或者到地铁里干打扫清理的差事。可是，他还尽量抽出时间写作，并同墨西哥及古巴的几位作家保持通信联系。还听说他会讲瑞典话。试想：一住就是十年啊！……记得那一次《依波格里夫》杂志发表了他的一首诗，热耳迈娜，我忠实的学生，马上拿来给我看，并征求我的意见。这首诗以爱情为主题，字里行间透出一股悲凉之气，不太合我的口味。我对他的好奇心是在另一方面：为什么此刻要返回智利？回答是：不久前公布了关于流亡者的新条例，于是他便提出申请，当局也批准他回国。他的哥哥死了，寡嫂一人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生活没有着落，他应当回去尽抚养的义务，这倒是可以理解。我感觉到，他在犹豫，心里话到了嘴边，拿不定主意。

"还有点别的事，"他低声说道，"只讲给您一个人听。"

我点了点头，鼓励他把话讲出来，并示意准备分担他的甘苦。原来，他哥哥被人检举，遭到军事当局安全部门的逮捕与关押，最后死在狱中。说到这里又沉默下来。离我们三米远的地方，佩里翁正在面对几位长头发的听众高谈阔论，深入阐述性自由的问题。拉辣低着头，似乎一下子对自己右手上的纹线发生了兴趣。我明白，在这种场合，最好是耐心等待，不能冒失，否则结果适得其反。他很想一吐胸中的块垒，这从他的神色中看得很清楚。然而，又有某种障碍拦挡。具体梗阻何在？我一时还无法想象出来。我们两人促膝而坐，他又压低了声音告诉我：他知道举报他哥哥的那个人的姓名。接下来，他的神色里增加了几分柔和与从容，像有的斗牛士在谈论即将与之过招的牛：

"时候一到，我就去找那家伙！让我找到，他的小命就逃不

出我的手掌,您懂吗?”

我问他,是否可以不开杀戒?是否要考虑考虑此人的妻儿老小?他斩钉截铁地回答:没有别的办法,否则日子就无法过下去。

他连声嘱咐我,千万不要向热耳迈娜·芒德里尼埃透露,我郑重地做出承诺。他轻轻地点了点头,表示接受我的承诺,然而脸上悲戚的表情并没有改变,眼神里仇恨激发出来的闪光并没有暗淡下来。在万里之外,在地球的另一端,仇恨定要化做万钧的雷霆,劈将下来。

我该告辞了。热耳迈娜·芒德里尼埃送我走到门厅,说玛利亚诺·拉辣交给她一篇精彩的短篇小说,她打算亲自动手翻译出来。她希望听听我的意见,我表示有兴趣拜读,她便递给我一个信封,里边装着该短篇的复印件。我等不及回到家中,在地铁车厢里便打开信封读了起来。没有标题。文章开头便出现了一位讲故事的人,此人到菜市场上买了一只牛眼。讲故事的人经过一个肉摊,一眼便看上那堆黑乎乎的胶状物,马上就被吸引住,非买下来不可。拿回家后,牛眼被放在一个玻璃容器里,用清水泡了起来。过了不久,牛眼活了,先是射出惊奇的光芒。随着时间的推移,目光里充满了恶毒的狡黠,并且总是跟着年轻的讲故事人转,叫他难以摆脱,那指控的眼神,使他坐卧不安。又过了些日子,年轻人发现,牛眼的神情再次起了变化:敌意更浓了,而且混杂着鄙夷之气。小伙子百思不得其解。这时候,侍候他几个月的老妇人也诋毁起他来,不时偷偷地拿走他的东西。她不但不走,还变本加厉地指责他保存那个玻璃缸里令人恶心的玩意儿。小伙子一气之下掐死老太婆,老太婆立刻倒在地上,身子像完全散了架一般。面对这一场面,牛眼放射出一种耀眼的光

芒，反映出一种欢快的气氛。小伙子刚杀死老妇人，见此情形，又跑过去拿起牛眼，把它扔将出去。

显然，这个故事有着梦幻般的含义。然而，它的价值更多地体现在笔法上：表现苦恼不断加重，直至反抗与疯狂，叫人读着喘不上气来。

我又给吕仙妮上课去了。我写的那封辞职信，过后又把它撕了。无论如何，我相信自己的智慧，我能够把握好分寸。于是，我又见到了吕仙妮。在母亲面前，她对我是一副天真无邪、有分有寸、腼腆羞赧的模样。我看了感到怪有趣的，因为她心里那盆火只是暂时掩盖起来罢了。这次上课，学的还是拉蒙·德·瓦莱·印克朗的剧作，名叫《春天奏鸣曲》。我让她自己决定，挑选一场进行翻译与评讲。她选的那场戏，表现布拉多明侯爵爱上了东道主加埃塔尼王妃的女儿，在她进入加尔默罗修女院的前一天夜里，跳窗进入小姐的闺房。剧本描写："此刻，小姐因激动而慢慢前倾，像一朵鲜花被风吹落，竟失去知觉而倒在地上。"侯爵扶起她来，把她抱到床上，放在近旁的白色修女长袍映入他的眼帘。这时，外面有响动，有人来了，来得多么不是时候，惊扰了年轻人的良辰美梦，侯爵扫兴，赶紧逃离而去。

我估计，读这段剧情的时候，吕仙妮的想象一下子被激发起来。我估计，她会向我抛出一个小小的挑衅，以考验我对她的态度是否真正能够坚持下去。在她朗读译文的时候，我冷若冰霜地听着。

对剧情不必进行评讲，让我们停留在课堂练习的界限之内，绝不越雷池一步。原作西班牙文那个词是"晕过去"的意思，而吕仙妮翻成"失去知觉"，我指出，这样改动，在法文里相当妥帖。可是，我的评讲她并没有听进去。只见她噗嗤一笑，惊讶地说

道：

“这个布拉多明！胆子可真不小！您看，竟敢夜里钻进姑娘的卧室！”

我没接茬儿，让她说完，自自然然地转到别的事情上。翻译过后是会话练习，这次的题目是：在花园里。对话间举出许多树木花草的名称。偶尔出现了动词“枯萎”，吕仙妮又抓住了机会，喃喃地说道：

“就跟我一样！”

我不肯偏离主题，用西班牙语说下去：

“你还是幼芽，非常鲜嫩。”

她还真跟我对上话了：

“卡洛斯，那是因为我爱您。我很不幸，因为您不肯用爱来还报我！”

我回过去的话是：

“感情无法勉强。”

吕仙妮听了，垂下头，啜泣起来。我一时无所适从，又难过又觉得眼前场面滑稽可笑，嘴里也不知说了些什么，不外是：别哭了，好好一个人该变丑了，等等。过了一会儿，她掏出团成一个球似的手帕擦鼻涕，眼泪还在顺着两颊往下流，泪珠撒落在薄薄的粉红色衣衫上，像是一个个小小的星星。小姑娘终于慢慢地平静下来，问我有没有向哪个女人表白过爱意。她的语气里充满不安，挺像那么回事。

“从来没有过。”

吕仙妮两只红红的眼睛望着我，一副将信将疑的神情。我不愿意停在这个话题上，又讲起课来：在西班牙语里，有两个副词可以表示“从来没有”的意思，二者的用法有同有异……只讲了一半，吕仙妮就不耐烦了，生硬地说她讨厌这种假惺惺的对

话。我没有回嘴,只是觉得落入一个又好笑又让你气恼的宇宙里。她用一种同谋者的语气提醒我:那天下午,我可是拥抱过她,而此举并非一件小事。是啊,吕仙妮正处于女大十八变的年龄,她展开了想象,把关于情欲与爱恋的古老神话,把那些充满诗意与神秘的梦幻,一股脑儿接到自己的心田里。

我该告辞了。经过走廊,吕仙妮的妈妈像往常一样同我打招呼,感谢我所做的一切。这"一切"二字不免令我惊讶,一出了大门,我就捉摸起来:这位妇人刚才会不会把耳朵贴在门板上,侦听我们西班牙语的翻译与会话?

第二天早晨,窗外的屋顶一片银装。那只猫蜷卧在廊道尽头的屋檐下。那么冷的天,它怎么就不愿意到我屋里暖和暖和?我把猫食放到供它专用的罐子里,它这才不慌不忙地走到窗户前,在雪毯上留下了一条脚爪的印迹。

我隔着窗玻璃看猫吃食,忽然电话铃响了起来,是热耳迈娜·芒德里尼埃找我。昨天她把玛利亚诺送上回智利的飞机。玛利亚诺出发前想来看看我,但是没有联系上。电话那头担心:玛利亚诺到了那边会不会也碰上大雪?

我说,二月份的圣地亚哥正值盛夏。热耳迈娜又问:

"您说,他会不会碰上麻烦?"

"您让我怎么回答呢?"我只能这么说了。

真是难以回答,可她并不十分明白,又顺口说道:

"小伙子很温和,不招谁惹谁。"

"这我相信,热耳迈娜。"

"他写的那个故事,可真奇怪。您喜欢吗?说实话,我读了之后,一直心神不宁。那只牛眼,一天夜里出现在我的梦中。您建议我把它翻译出来,是不是?"

"当然,而且还要发表出来。尽快动手吧,热耳迈娜。那只眼睛看着我们每一个人呢。"

再次见到赖伊斯。有人要求他写篇文章,讲讲阿根廷的历届军事独裁,从庇隆直到现在。我帮他从档案里找出有关的笔记和材料。然后,还是老一套:读报,看信,回信。

赖伊斯到钟点就要喝咖啡,那是雷打不动的。维雅尔太太端上来的咖啡总是香喷喷的。喝着咖啡,赖伊斯问我有没有莱居叶太太的消息,这位太太近日能不能回来。贝娅特丽丝前一天电话里告诉过我,她星期一到巴黎,于是我便实话实说。赖伊斯听了说道:

"很好。"

他以前从未打听过贝娅特丽丝的事情,这时却对她的婚姻状况发生了兴趣。得知贝娅特丽丝不幸丧偶,又追问下去:

"多长时间了?"

"才几个月。现在心情还十分悲痛。"

"她还年轻吧?"

"三十来岁。"

听了这话,赖伊斯露出微笑,原本肃杀的面孔变得轻松了些,嘴巴周围的皱纹显得加深了不少。只见他把眼镜推到额头上面,像往常那样揉了揉眼睛,又开了腔:

"相信我,卡洛斯。这位女士不久就会摆脱忧伤。你还记得拉封丹寓言里的那几句诗吗?

丧偶本来不如意,
难免哭天又抢地,
劝君且别忙叹气,

破涕为笑有时机。

赖伊斯的俏皮话我听了很不是滋味;应该怎样对待贝娅特丽丝,我心里是有数的。对赖伊斯我也有数:他喜欢女人,是喜欢女人的肉体,并不顾及女人内心深处的情感。这种男人,只知道按照多少世纪以来不断精炼的房事程式追求肉欲之满足,其实对人类爱情的美妙并无切实的体验。赖伊斯对诺尔玛的态度不就是个明明白白的证据吗?赖伊斯不再提问题,既没有打听我怎么认识了贝娅特丽丝,也未询问贝娅特丽丝的学历和工作经历,以保证她有能力翻译好他要的那本德文书。该如何下结论?往好里说,是他完全相信我。能这么肯定吗?谁说得清。此外,我对贝娅特丽的感情,属于我自己的隐秘,对任何人都不会吐露。这难道还有必要说得那么明白?当然,也有过那么一次,对自己的感情世界,没有做到守口如瓶。但是,我与玛蒂尔德关系的结局,赖伊斯可是一点儿也不知晓。

从赖伊斯那里出来,我又想到了贝娅特丽丝。回顾与她接触的一连串日子与时刻,现在看来我在她心中的地位实在算不上多么牢固。我对她怀有什么样的感情,她是否真的十分在意?事实上,除了几次做了让步,算是例外,她一直停留在我生活的边缘上,不愿再往前多迈一步,而且把话说在明处,一再安慰我,怕我想不开。尽管如此,我还是摆脱不掉对她的思念。带着一丝怀念的忧伤,我的思绪回到了老磨坊:她凝视着沉寂的树木、潺潺的流水、伸展在水面上的枝叶……环境的温馨与宁静无不反映在她的容颜上、表情里。

该吃晚饭了。我到了莫里斯酒馆,站在吧台前,随便要了点什么。过了不久,那伙人中,阿尔塔米拉诺第一个进了酒馆。他

刚下班，直接从印刷厂来，大块头裹在厚厚的外衣里，走起路来两条粗腿一扭一扭的。我叫他跟我一块儿吃，算我请客。他刚卸下身上用毛料与皮革制成的甲壳，便急匆匆地说有最新消息，要告诉我。他看上去情绪颇佳，一定不是什么坏消息。原来是，亲希特勒并反阿拉伯人的“三 A”组织的创始人，一个名叫何塞·洛佩斯·雷加的家伙，从国库里捞了一大笔钱，携巨款跑到美国去了。当年他曾对庇隆家族产生过举足轻重的影响，所以人们称他为“阿根廷的拉斯普京[①]”。阿尔塔米拉诺抨击当权者的腐败，说腐败乃是阿根廷的疔疮。当年庇隆夫人的亲兄弟杜阿尔特，走私贩卖，惟利是图，最后，出了事，丑闻牵连到政权的生死存亡，实在掩盖不住了，这才在最后一刻自杀身亡。伙伴们陆续到来，走到大厅尽头老地方就座；阿尔塔米拉诺也该过去了，便匆匆告诉我：加尔曼·阿基莱身体好多了，打算三月初回巴黎。由于他知道我是从赖伊斯那里来的，便问起赖伊斯有没有什么影射或暗示，涉及诺尔玛的命运。没有，无一字与此有关。说赖伊斯那边有朋友知道此事而不通报给他，似乎不合情理。也可能诺尔玛死在国外，消息尚未传到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也说得通。不是有人说过，她流亡到秘鲁去了吗？阿尔塔米拉诺双肘支撑在吧台上，直勾勾地盯着我，看得我直发毛。对我的意见，他未加评论，可能是因为朋友们来得多了，从我俩身边走过，总有人热情地同我们打招呼。

第二天，玛蒂尔德打来电话。比尔要带她去伦敦。比尔大名威廉·维德马克，此次应邀到那里一家著名画廊举行画展。玛

---

① 拉斯普京，俄罗斯冒险家，生于 1864/1865 年，原为不识字的农民，宣称通过身体接触可治百病，名声大振。后来被请入宫廷，获皇后宠幸，干预朝政，1916 年被刺身亡。

蒂尔德心情十分舒畅，是她自己心满意足地主动告诉我的。我为她庆幸，祝福她在泰晤士河畔度过一个晴朗的蜜月，雾气肯定不会过于浓重。

六

贝娅特丽丝终于回到巴黎，第二天就从家里打电话，说想见见我。她和奥堡一家在同一座大楼里，独自住着一套单居室。电话里她声音挺急促的，我不由得心情紧张起来。我提议到她的住处去，可她不同意，说还是别处为好。别处就别处吧。莫里斯酒馆行不行？于是，约好过午之后在那里见面。她那么匆忙，使我感到多少有些神秘。

整个上午我没有出门，在家里翻译教科文组织的材料，思绪不时落到贝娅特丽丝身上。怎么没有请她来我的住处坐坐啊？想到这里，我后悔不已。

贝娅特丽丝正点到达酒馆。和我打过交道的女人里，还没有一个像她这么准时的。我当然早早坐在那里，透过落地大窗朝街上张望。她出现了，沿着便道走来，步履那么轻盈，我甚至觉得她是飘然而至。海蓝色的风衣，腰带紧束，配上一顶斜戴着的贝雷帽，非常得体。她看见了我，边走边脱手套，到了我面前，像男孩子似的伸出手来，另一只手摘下贝雷帽，并用指尖把头发弄蓬松。她站在那里，面孔冻得红扑扑的，眼睛不住地望着我。我见到她会有什么感觉，她心里有数。至于她此刻的心情，高兴当然是有，不过更多的是好奇。那神情叫人觉得：对男人们的赞扬，她已经习以为常，不往心里去了。该入座了，她这才脱下风衣，露出一身同样是蓝色的连衣裙，看来，她最喜爱蓝色。我俩面对面地坐在桌子两边，我先提起老磨坊，感谢她同我一起度过那么美好的时光。说到这里，我把手放到她的手上，手心贴着手

背，而她并没有什么抗拒的表示。我告诉她，这些天她不在，我就像度日如年，实在是没着没落的。我说得挺快，因为我的用意并不是非要叫她相信我，只不过是三言两语表示表示对她的思念罢了。听到我提起磨坊之游，她眼前又浮现出小河两岸的景色，还有那只艳丽的翠鸟，良辰美景、诗情画意，回味无穷。

好一阵，谁也没说话。我俩周围，生活好像凝固起来，大厅里的人似乎一下子都变成了时装橱窗里的假人。是她先动了起来：从手提包里取出手帕，擤了一下鼻子，又往鼻尖上搽了点粉。这一连串小动作，如此富有人情味，一下子又把我拉回到现实生活当中。周围的一切又重新动作起来。大街上传来高低两音的喇叭声，一辆救护车驶过来又掠过去。这时，侍者送来饮料：她要的是茶，咖啡是我要的。贝娅特丽丝也活跃起来。她半开玩笑地说，见到我就产生一种“防御反射”。她经的事太多了，过去的经历必然遗留在现今的生活当中，她怎么也无法从岁月的禁锢中解脱出来。我不以为然地说了一句：

“说不定是你自己不肯寻求解脱呢！”

她没有做声。我又开了腔，问她有没有给赖伊斯打电话。还没打。想同我再仔细商量商量。上次她好像有意干，现在似乎又退缩了。得问问她。

这次从埃穆梯叶回来，除了奥堡夫妇，还有女仆罗莎，一行人浩浩荡荡，上校的身体却不如人意，让夫人和两位公子放心不下。两位公子都已成家立业，一个住在里摩日，另一个住在巴黎。贝娅特丽丝已被告知：如果“发生意外”，她就需要另图高就。当然，人家也会尽力帮助寻找“差事”，不过无法保证一定成功。话说得客客气气，字斟句酌，意思却非常明确。既然如此，应不应该接受赖伊斯的聘请？收入能否有足够的保证？干长干不长？至少要有一定的时间让她另找合适的工作。现在我才惊

奇地发现：贝娅特丽丝举棋不定，原因在于我，在于我对赖伊斯的描述给她造成某种印象。

她的问题，我无法回答。应该去问赖伊斯，由赖伊斯提出报酬的数额，让贝娅特丽丝考虑，两人还可以讨价还价嘛。赖伊斯的性格是相当复杂的，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还非常奇特。因而，判断此人，不能光看他对古代文明的兴趣，甚至也不能仅凭他的政治观点就下结论。除了学者与政治活动家，他还有其他侧面。在于泽尔什的时候，我没有把他的某些生活情况与性格特征原原本本地告诉贝娅特丽丝。不过，这又有什么关系？既然是他用你，你受他聘请，了解那么细干什么？只说说此人大方不大方，脾气好不好，工作认真不认真，也就可以了吧？话虽然这么说，此时此刻我的感觉是：我以前对赖伊斯的介绍多有弄虚作假的成分。应该老老实实地告诉贝娅特丽丝：此人有时对人尖刻，玩世不恭，甚至暴虐冷酷。要是在他所宠爱的阿兹台克时代，赖伊斯一定能够充当祭司的角色，站在宏伟神庙的顶端，主持献牲的祭礼。不过，她反正要和赖伊斯见面，接触当中不就哪一方面都能了解得一清二楚吗？何况，基本问题是找份工作，这个年月，工作不好找，哪怕是份临时差事，不也聊胜于无吗？我把后面这个意思表示出来，并在结束我的谈话前，重申我对赖伊斯的尊重，因为他有真才实学，研究成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最后我俩商定，晚上由贝娅特丽丝给赖伊斯挂电话。

第二天清晨，天空灰蒙蒙的，像是铺上了一块又一块的大石板；金色的阳光透过石板间的隙缝，倾泻而下，落在房顶上，燃亮了一张张玻璃窗。贝娅特丽丝挺早就打电话来，说昨晚她同赖伊斯通了话，赖伊斯希望今晚六点钟我们俩一起到他家，然后大家出去共进晚餐。我问起上校的情况。贝娅特丽丝说，上校正

在休息。而她现在的角色有了变化,从秘书成为看护,不过,在老先生身边工作了这么多年,她心情自然,并无丝毫不悦之感。我留神听她讲话,试图从她的语气里辨别出她情绪的变化。她语气平稳,可以说是没有起伏。这种声音和语气,只有在她压制内心的波动,不让对方有任何觉察的时候,才会出现。现在她又看护起病人来了。触景生情,她会不会回忆起以前在另一位病人床边侍候时的情景呢?

傍晚,我俩在约定的地点会见。面对她那充满勇气的笑容,我情不自禁地想搂住她,把她苗条的身躯贴在我的胸口上,以表示出我对心胸开阔的女性所特有的敬爱。然而,我克制住自己的冲动,只说了三言两语,表达表达欢迎之意。

维雅尔老头打开屋门,把我们让进去。这对老夫妻真有意思:老太太胖得像个圆球,老头子瘦成一条细棍。赖伊斯在客厅里接待我们。电灯都安在墙角处,压得低低的,室内显得昏暗。主人着实修饰了一番:一身深色的西装,里边露出灰色的坎肩,再配上一条紫红色的领带。不知是为了好看还是出于礼貌,连墨镜也摘下来了。说了几句欢迎的话之后,只见他双手击掌,那是告知维雅尔太太,可以上饮料了。大家就座,他也坐在一张宽大舒展的单人沙发里,翘起二郎腿,不住地望着贝娅特丽丝。他这人就有这么个习惯,盯着看别人,不管人家愿意不愿意,舒服不舒服。他敬给贝娅特丽丝一支香烟,两人吸起烟来,一时无话,像是两个对手,虎视眈眈,谁也不先打破沉寂。贝娅特丽丝神色平静,紧身的暗蓝色西装套裙非常得体,里面的衬衫带有襟饰,惟一的首饰是个镶着宝石的银质别针,宝石闪闪发亮,每动一下就像是发射一个细小的信号。她不动声色。走到这个声音消灭的空间,进入这片病房特有的昏暗,面对这一环境的主人,

这个瘦削的面孔，她有何感觉？男子彬彬有礼，却显得热情不足，他那一招一式可能都是精心设计出来的。对这一切，她有什么感触？从她的面部表情上，暂时还看不出什么来。

过了一会儿，赖伊斯手里举着杯子，没有任何开场白，没有向贝娅特丽丝提出任何问题，就把合作的事情定了下来，随即递给贝娅特丽丝一个纸袋，里面装着要翻译的那本书的复印件，对于贝娅特丽丝的业务水平，看上去他毫不怀疑，觉得无需多问。还有另外一份差事呢！还是从法兰克福，他收到一批书目摘编，其中有的材料他肯定能用得上。不过，需要一条一条地梳理、挑选。这件工作，可以在他这里进行。具体时间，另行约定。他不想难为女翻译，报酬好说，由她提出来就可决定。一切似乎都谈妥了。贝娅特丽丝随手翻了翻那本德文书，便塞到手提包里去。赖伊斯也很轻松，在贝娅特丽丝翻书的当儿，跟我谈起他的另一部作品：拉丁美洲各国军事独裁的研究。应当承认：会见的气氛相当和谐，贝娅特丽丝到了后来便不再拘谨，显得非常轻松。

三人出门，步行去吃晚饭。餐厅是赖伊斯选定的，离他的住处不远，位于塞纳河岸边一个公园里。走进餐厅，我马上明白了赖伊斯挑选这家的一个理由：这里，无论大厅小间，灯光都安在低处，光线柔和，可以免去赖伊斯戴墨镜之劳。此公眼睛老往下看，黑眼珠上蒙着一层白色的东西。这张桌子恐怕也是预订好的，赖伊斯的座位正好背光，贝娅特丽丝坐在他的右手，灯光恰好都集中到那边。侍应长走了过来，此人身穿男子传统大礼服，神情庄重，训练有素，假装没有注意到我这身打扮：皮茄克、卷领毛衣。其实，我并不在乎，看在眼里，一点儿也不感觉窘迫。侍应长与赖伊斯很熟，能用西班牙语同他交谈，还一本正经地称他为“堂·罗道尔弗”。拿过菜单来，侍应长有问必答，毕恭毕敬，提出建议。这两个人倒是一对好搭档：一个卑躬屈膝、胁肩谄笑；

另一个神态倨傲，脸部像看破红尘的僧侣，眼睛里不时掠过一道动物眼神般的闪光。我明白，赖伊斯内心暴躁，只是由于受过良好的教育，才懂得该如何压抑无名怒火，神态从而变得居高临下，看什么都觉得厌烦，尽管如此，那股桀骜不驯之气，不经意间还要冒出来。他探过身去，征询贝娅特丽丝的意见，又指指点点，说这道菜好，那种酒不赖。我随便点几个简单的菜了事，在烹饪方面，我从来要求不高。开局的礼仪一过，赖伊斯就拉开了话匣子，并伴以短促的手势。点上一支香烟，拿在拇指和食指之间，样子颇为怪异，像是用两个指头捏住一只昆虫的翅膀。说着说着话音就变了，压低了嗓门，发出嗡嗡的声音，不时又冒出几个响亮的字眼。这种方式最能讨女人的欢心，把她们与外界分隔开来，一心放在自己身上。果然，贝娅特丽丝听得津津有味，像是有点出神，还跟赖伊斯一样，抽起烟来。

厅内环境优雅安静，墙上有镜子、帐幔，天花板上有乳白色的顶灯，放置盘盏的小桌闪闪发亮，餐桌的花纹引人注目。顾客不多，没有音乐。赖伊斯不喜欢餐厅里奏音乐，认为妨碍谈话。他之所以选择这家餐馆，恐怕与此也不无关系。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我注意到赖伊斯跟贝娅特丽丝说得没完没了，尊重的语气里不断增加着熟稔的成分，上身不时向右探到贝娅特丽丝跟前。贝娅特丽丝倒还保持着我所熟悉的那种持重神情。看得出来，她那种冷峻之美，此刻又带上了大理石般的情调，反而拨动了赖伊斯敏感的心弦。当然，我也知道，贝娅特丽丝并不总是这副神态，她可以变得活泼，变得容光焕发。有一次，赖伊斯一把推开斟酒的侍者，拿过瓶子来，亲自给贝娅特丽丝添加饮料。杯子倒满之前的那段时间，他还用右手握住人家左边的小手。我看在眼里，心头泛起不悦的感觉。他这举动看似无心，我却认为并非像表面上那样清白无邪。还有一两

次，他凑到贝娅特丽丝的耳边，像说知心话似的夸赞某种酒的品味，可是，贝娅特丽丝无动于衷。喝完一杯香槟酒，赖伊斯又劝她再来一杯，这时，贝娅特丽丝终于做出反应，坚定而又不无礼貌地谢绝了主人的殷勤。这一来，赖伊斯着急了，伸出他那瘦骨嶙峋的手用力搭在女客人肩上，像老鹰爪子抓住猎物，以此来表示他的权威和占有欲望。贝娅特丽丝不干了，她一扭头，面对赖伊斯的面孔，一言不发，眼睛里迸发出一股挑战的神情。赖伊斯不再坚持，只是平静地说了声：

"悉听尊便。"

贝娅特丽丝胸前的别针似乎朝我闪烁了两下。我便对赖伊斯说：

"现在，是不是谈谈阿兹台克吧。莱居叶太太翻译那本书，迟早是要触及这个题材的。"

赖伊斯听了我的话，盯着我看了好一阵，那样子好像是早就忘记了我的存在，要不就是认为我这个人无关紧要。谈就谈吧。于是赖伊斯讲起了古代基切人的圣书《波波尔—伍赫》中的一则尽人皆知的传说，这本书，我也有一本，是墨西哥出版的。传说中讲：去希巴尔巴有四条路可走，一条是红路，一条是黑路，还有白路与黄路。黑路当年被指定为国王之路，所以后来的旅行者总是选择这条路去希巴尔巴，认为在四条路中黑路最美、最庄严。然而，辛辛苦苦走到头，等着他们的却是一套木俑，这些木俑组成法庭，对所来之人无不判处死刑。

赖伊斯讲得眉飞色舞，看到贝娅特丽丝听得十分认真，就更加绘声绘色，这里面当然也不能排除美酒下肚的一份功劳。看得出来，他格外青睐神怪、荒诞与恐怖的故事，不过，也得承认：他善于挑选细节，有声有色地发挥。说来说去，还是因为有贝娅特丽丝在场，在她眼里，必须树立一个光彩夺目的形象。贝娅特

丽丝静静地听着，只有一次提出问题：刚才说的“花战”是什么意思？这个提法可能听起来怪有诗意，刺激了她的好奇心。然而，它的含义并不像贝娅特丽丝想象的那么美妙。赖伊斯解释道：

“阿兹台克人打仗，有时不把敌人杀死，而是要抓活的，是为‘花战’。”

接下来，赖伊斯又详细描述了古印第安人作战的方式方法，用黑曜岩制作的武器，老鹰骑士和老虎骑士华美的装饰。在这里，老鹰象征正午的太阳，而夜间出没的动物老虎则是象征钻到地底下的太阳。

“抓了活的，后来怎么处置？”贝娅特丽丝又提了一个问题。

“清晨，把俘虏带到大庙顶上，仰置于祭献石上面。祭司手持尖刀，割开他们的胸膛，伸进手去摘取心脏。接着，祭司举起血淋淋的手臂，把手中仍在跳动的心奉献给太阳神。”

“真可怕！”贝娅特丽丝喃喃自语，脸都吓得发白了。

“当然可怕。不过，每天黎明时分，就要朝拜太阳神：生命的主宰、令人敬畏的维齐洛波克特利，要给太阳神上供，请他老人家回返人间，把宇宙从黑暗之魔的手里解救出来。”

接着，他又半开玩笑地发挥起来：

“当时，那些人可能就预见到太阳有朝一日也会陨灭！现在，我们不是已经知道，给我们以温暖，以光亮，并调节人类生存的那个火球，将在五六十亿年后熄灭？五六十亿年，对于永恒而言，只相当于一个人生命中的一秒钟。”

这种类型的思考使听者感觉到：任何事物皆非一成不变，都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吃完饭后，到了衣帽间，赖伊斯亲自动手，帮助贝娅特丽丝穿上风衣，还虚情假意地问这问那，百般关注。我当时心里就酸溜溜的。（是否可以称之为忌妒呢？）伟大的赖伊斯，此刻又扮演起老来俏的角色！他向贝娅特丽丝表示感谢，

说他只身流亡国外，度日如年，生活空虚孤寂，今晚共进晚餐，十分愉快。从贝娅特丽丝的神情上看，她急着要走。当然，轮到她说话的时候，她也像模像样地表示感谢。人情世故嘛，谁不懂啊！何况，今晚这顿饭，真可以称得上美味佳肴，感谢一下，并不为过。

走出河滨公园，大家便分了手。我同贝娅特丽丝并肩而行，朝地铁站走去。在我们身后，冬日的公园里，有的树木并没有脱掉绿叶，夜色朦胧中，在电弧灯的照耀下，像是一个个闪光发亮的热气球，正在准备升空。在餐桌上，贝娅特丽丝没有多说话，给我的感觉是怯生生的，放不开胆子，至少是十分谨慎。此刻，只有我们俩，在夜色中并肩而行，不时吹来一股猛烈的气流。我问她对赖伊斯有何印象，她爽快地回答：

"听他讲话，挺有意思。特别是谈到他所了解的事情。"

说到这里，她似乎想起我是赖伊斯的朋友，犹疑了一下，像是寻找合适的字眼，这才说道：

"我不太欣赏他那高人一等的派头。"

我当然理解此话的含义。赖伊斯那只干瘦的手，像爪子一样抓住她的肩头，我看在眼里，也记在了心头啊！贝娅特丽丝承认，赖伊斯显然有很强的个性。然而，从她发表这个看法时的语气猜测，她是在强调自我，流露出永远不会随波逐流的意志。晚餐的气氛，总的来讲还说得过去。她有意借此机会，观察观察这个人。不是要跟他共事几个礼拜吗？说不定还会更长的时间，谁能把话说死呢？

我同意她的看法，还想夸奖她几句，甚至拍打几下她的胳膊。在体操房里，练拳击或是练柔道时，哪个伙伴动作出色，大家就是这样表示夸奖或鼓励的。下到地铁站里，一股冬日潮湿

的土腥味，羼杂着空气不够流通的浑浊气，扑鼻而来。我已经不屑于谈论赖伊斯了，何况，也没那个工夫，还要倒一次车呢。一时间，我抓住贝娅特丽丝的手，她没有试图挣脱。吃饭时，我心神不定，现在该稳定一下情绪了。我把她拉近身旁，她温存地转过脸来，我凑上去，用唇尖轻轻地碰了一下她的脸颊，只此而已。她用既开心又不以为然的语气说道：

"您太奔放了！"

"您呢，正好相反……"

"要知道，我还没有做好准备。"

回到住处，我便干起活儿来，直到过了半夜十二点。接下来，又打开收音机，躺在长沙发上，收听子夜新闻。无意间，我的目光落在对面墙上一张画上面，那是伊萨贝拉女王的一名侍女：长得眉清目秀，高高的前额白白嫩嫩，太像贝娅特丽丝了！特别是那双眼睛，简直要穿透你的心灵，把里面隐藏的秘密弄个水落石出。分手的时候，贝娅特丽丝不是说过，"还没有做好准备"吗？我关上半导体，脑子里七上八下，翻过来掉过去地捉摸这句话的含义：是不是劝我耐心等待？果真如此，还有希望，这就是她给我递过来的信息。诚然，在于泽尔什的时候，她向我交过心，说她心里像团乱麻，激动不起来，面对男人的追求与关爱，怎么也无法开启感情的门扉。看来，只要耐心，沉住气，前途是光明的。

我又回顾起晚餐的情景，特别是把赖伊斯的言语动作从头到尾捋了一遍，看看贝娅特丽丝对他"居高临下"的评语有无道理。可能她最不适应赖伊斯那种直来直去的口吻，给人颐指气使的印象，再加上他那副傲气十足的面部表情，以及总像是在窥伺什么的眼神……

我又去会见赖伊斯的时候，他的问题都集中在贝娅特丽丝身上，好奇心主要是跟那顿晚餐联系起来。他认为贝娅特丽丝很聪明，风度高雅，相当漂亮。还说：她要是“略施脂粉”，就会更加好看。不过，他马上补充，那完全是“个人口胃”。此外，他还指望劝她多喝些好酒，给她冰冻的心灵注入活力与激情！

我还想起赖伊斯令我不快的种种举止。不过，直到现在，他也没有想到我对贝娅特丽丝会怀有某种感情。回答他的问题，我都是客观叙述，不带任何感情色彩。说到贝娅特丽丝丈夫从得病到咽气，仅仅是三言两语。做什么工作？现在在奥堡上校家，半是秘书，半当管家。我还隐约提到，丧夫之后，她心头笼罩着一团乌云，至今不散。

“会散去的。”此话说得相当轻松。

谈到女人，他的语气里总有那么一股不屑一顾的味道，在他眼里，女人似乎不可能接近强烈的感情。有一回，他拿出一个戒指给我看，戒指内缘刻着几个字：“永远属于你。”他告诉我：这个戒指当年是他送给一位美丽的乌拉圭女郎的礼物，上面的铭文也出自他的手笔。后来，两人关系破裂，女郎把戒指退还给他，并附上一封道歉的信。赖伊斯笑嘻嘻地告诉我：他看了信后，满心喜欢，把戒指保存起来，作为一次给他带来幸福的短暂爱情的纪念。何况，说不定什么时候，还可以派上用场呢。

他这次玩世不恭的言论，其实是由我的一通议论引起的。事关戈雅[①] 的一幅肖像画，画的是他自己的情妇阿尔贝公爵夫人，当时两人同在巴拉梅达的桑路卡尔，正打得火热。在这幅画上，公爵夫人没有画成慵懒的妇人，她身穿黑色衣裙，中指与食

---

① 戈雅(1746—1828)，西班牙著名画家。

指各戴一枚戒指，一枚上面刻着“戈雅”，另一枚刻着“阿尔贝”。画面上，公爵夫人指着沙子上划出来的几个字：“惟有戈雅”。赖伊斯认为此举实在太过分了，非常可笑。然而，他也承认，他那枚戒指也是受了戈雅的影响，故弄玄虚而已。从赖伊斯此番真心话里，看得出他鄙视激情的迸发，认为那是只追求一时感官快乐、没有心计的男子才干的事。而他自己则推崇通过冷静的算计去征服女人，施展种种手段去讨好女人，最终实现自己的目标。所以，总的来说，对那些轻易就范的女人，包括过于稚嫩的少女，他兴趣不是很大，这种女人即使到手，他也会感到索然无味。只有在一场平分秋色的较量中，经过斗智斗勇，抓住胜机，甚至反败为胜，才能给他带来最大的满足。对手越强，抵抗越激烈，越能激发他必胜的信念。

那次谈话以后，好几天我都不踏实。赖伊斯会不会将贝娅特丽丝当作下一个征服的对象，一个值得他使出浑身解数的对手？贝娅特丽丝心头有一道牢固的防线，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直到如今还被拒之门外。难道赖伊斯真地跃跃欲试，决心闯关，突破这道防线吗？想到这里，我怒火中烧，无法抑制心中的痛苦与烦恼，浑身的血液就要沸腾了。

一天下午，我和贝娅特丽丝约好，在莫里斯酒馆会面。我俩坐在大厅的尽头，是晚上棋友们聚会的那个角落，此刻却空空荡荡。今天下午，她有几个小时自由支配的时间。我首先注意到她改变了发型(头发中分，梳向两侧)，还涂了薄薄的一层粉红色唇膏。带有浅花领饰的蓝色连衣裙，式样朴素大方，这是她一贯的爱好，领口是俄罗斯式的，开口不大，旁边有一排钮扣。今天这种打扮是否出于什么考虑，一时还难有定论。无论如何，贝娅特丽丝总是讲究衣着高雅，注意修饰，从来没有马虎过。她又抽

起烟来，每次看她吸烟，我都兴味十足地观察她在烟缸里掐灭烟头的姿势，这次也不例外。贝娅特丽丝简单讲了讲奥堡上校健康状况不佳，然后话锋一转，说起她同赖伊斯的首次单独会见。上次赖伊斯就把法兰克福的图书目录交给她，在有的书名上画了记号。这次，她把这些作品的内容简介翻译成法文，给赖伊斯送来。第二项是给慕尼黑与波恩的几位美洲文化学者回信，由赖伊斯讲述大意，贝娅特丽丝用德语写出来。

开始的时候，在那么一间黑乎乎的房间里，赖伊斯的外表曾经引起她的不快，他口授复信时，面部毫无表情，来回踱步，停停走走，贝娅特丽丝觉得很别扭……不过，慢慢地也就习惯了。此外，还看得出来，赖伊斯记忆力极强，需要什么资料，到他那众多的笔记和文件里去找，毫不迟疑，立马就能取出来。

说这些话的时候，贝娅特丽丝脸上带着微笑，我看在眼里，马上反问：

"此人已经在向您献殷勤了吧？"

我的语气里带着讥讽，但又故意显出大大方方的模样，好像我和贝娅特丽丝关系密切，这么说只是一块儿开开心罢了。贝娅特丽丝听了吃惊地望着我。她显然觉得我的问话十分唐突，迟疑了一下才回答说：

"没那回事！"

两人相对无语。后来还是她先开了口：

"您问这个是什么意思？"

"赖伊斯此人，您跟他接触过了，见到漂亮女人，就要献殷勤，显示潇洒风流。"

贝娅特丽丝吸了一大口烟，又吐了出来，这才轻轻地说道：

"我们是在认真工作。别的什么也没有。"

我陪着她向地铁口走去。突然下起雨来。贝娅特丽丝打开

手提包，取出一个小巧玲珑的折叠伞。她说可以两人合用，我便贴近她的身体，一只手搂住她的腰，她一点儿也没有不乐意的表示。她的胯骨贴着我的胯骨，一摇一摇的，引得我满心喜欢。她似乎并没有这种感觉，可我，分手之后老长时间，还在体味刚才那股子快意。一股香味缭绕着我，久久不散，像是老磨坊周围新鲜树叶与潺潺流水的淡淡气息从那遥远的地方向我发出召唤。

我又去了吕仙妮家，给她上每周一次的西班牙语课。房间里装饰着菖兰和康乃馨的花束，显然是为我准备的。而我心里装的却是另外一个女子！跟前几次一样，吕仙妮事先用西班牙语写了一首诗。写得满不错：不但文从字顺，而且韵脚也相当讲究。我陷入了更深的窘境之中，因为这回的诗里有着更加大胆的表露。请看下面两行：

我愿脱去衣裳跳进水中，
因为你曾经在里面游泳……

可是，那又能怎么样呢，我年轻的朋友？

这位小姐啊，满脑子胡思乱想，必须再一次呼唤理智。我想到了惠灵顿公爵：一个名叫安娜－玛利·詹金斯的女人爱上了他，爱得死去活来，非他不嫁。公爵守身自持，二十年没有落入此妇人张开的情网，从而生前就赢得了“铁公爵”的绰号。这当然是个玩笑，不能生拉硬扯到我与吕仙妮的关系上。不过，对于少女内心的苦闷，倒是不能掉以轻心，要严肃地想办法，制止住这头小雌马的狂奔乱跑。事实上，她所寻觅的并非我这个人。在走出童年的时候，她渴望实现自我。而摆在她面前的道路有好多条，像星星的光芒一般，向四外辐射。还可引用《波波尔一

伍赫》中的典故：吕仙妮此刻正在十字路口徘徊，拿不定主意走哪条路，弄不好就会像书中那些倒霉的旅人，走上铺满钻石的大道，而这条道其实是死路一条。

我要接着上课，吕仙妮不干了：

"您就这么对待人家的一片心！"

她上身挺直，高高地仰起骄傲的头颅。（前边忘了说：吕仙妮今天改变了发式，梳了两条大辫子。）我还没有回话，她就不容分说地表白起来。说一个姑娘家，像她这样，不怕人家笑话，大胆吐露内心的感情，从来就没有过！我说她错了：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文学作品里，都不乏这样的例子，而我只是不想罗列，以避卖弄学问之嫌。谁知，又是一声发自内心深处的呐喊：

"夏尔！听我说：我爱您！我非常痛苦！"

我瞪大眼睛看着她，看着那上衣紧裹下微微隆起的前胸，那对袒露心曲的眼睛，那双鲜嫩清纯的嘴唇，终于坚定地表示出我的态度：戏不能再演下去了，否则我就不来上课，再也不见面了，这种想法，并不是今天才产生。

听了我的话，吕仙妮一摆头，随即站起身来，向窗户跑去，两手捂住太阳穴，呻吟着喊叫：

"我不想活了！我要死了！"

我赶紧跑过去，傻乎乎地说了一句又一句："别这样，小家伙，别这样，别这样！"因为是用西班牙语说的，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那样子，那语气，真是傻得可以。我双手搭在她的肩头，耐着性子说她还小，用不了多久就会长成一位亭亭玉立的大姑娘；那时候，就会有一大群小伙子追求，爱她的人少不了，挑不过来……她抽抽搭搭地哭着，慢慢地忍住了泪水。我的心头，一股怜爱之情油然而生，真想把她抱在怀里，亲亲切切地安慰安慰她。

我没有这样做，只是轻轻地拉住她的一只手，连哄带劝地把

她领回书桌旁,好按照原订计划开始学习聂鲁达的诗。她还真听我的:眼睛垂下,看着地板,双颊上的泪水还没有干,就迈开少女轻盈的步子,跟着我往回走。她哽咽地问我下次还来不来,我承诺,我保证:一定来。我知道:她将来会回想起这一幕。我的防线没有垮,她激情的浪花一次又一次地拍打过来,每一次都轻柔地消失在海滩的细沙中。不过,我也知道:迟早会有人走到她身旁,把她所等待的爱抚与情话双手奉上,迟早会有人过来,把我不忍心触动的这只好看的青苹果拿过去,剥下它的外皮来。

从吕仙妮家出来,我又到十六区吕歇莱先生家里,给他上最后一次西班牙语会话课。公司派他驻布宜诺斯艾利斯,担任分部主任,不日即将启程。吕歇莱先生个子不高,开始发福,扁平鼻子底下长着一副贪吃的嘴唇。不过,人不可貌相。别看他长得老实,那目光却非等闲之辈所有;谁跟他谈话,他就开始"测量"上了。谈话结束,对来者就有个八九不离十的评价:此人有多大分量,对你有什么隐瞒,怀有什么鬼胎,一句话,有哪些可用之处,怎么才能派上用场。话扯远了。吕歇莱先生不久就要出发,他的西班牙语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他感谢我的帮助。我呢,祝他在异国他乡生活愉快,在新的岗位上事业有成。他听了绽开笑容,请我放心,说他知道路该怎么走。

从吕仙妮家出来,到吕歇莱先生家的路上,我给贝娅特丽丝打了个电话,建议当天晚上约个地方见见面。她没空。赖伊斯新结识的一位德国笔友经过巴黎,他要请此人吃饭,让贝娅特丽丝作陪,兼当翻译。"改一天吧。"贝娅特丽丝的声音里听不出有多大的激情。不过,我俩还是另约了时间,在离奥堡家不远的某个地方见面。

当晚,贝娅特丽丝另有约会,我只好去了莫里斯酒馆。阿尔塔米拉诺拿起一张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报纸,给我念了一段他觉着可笑的社论。社论里说,有家国际性通讯社把阿根廷的形势与海地相比,真是风马牛不相及。社论作者满腔愤怒,溢于言表。不过,他所抗议的重点,并非两国当权者对政治反对派滥施非刑,而是挑剔人家"把一个由白种人组成的、文化高度发达的大民族同一个黑色人种的小民族相提并论,而这个黑人民族时至今日尚未脱离野蛮愚昧"。

晚上回到住处,像往常一样到厨房里去,望上一眼卧在窗户外面的那只野猫。可是,猫不在,今晚它没来。

如约会见了贝娅特丽丝。她把赖伊斯请德国教授吃饭的情况讲给我听。客人先到赖伊斯家里小坐,然后三人同去那个位于河滨公园里的餐厅,就是我带贝娅特丽丝首次会见赖伊斯后去的那一家。贝娅特丽丝告诉我,两人尽管都是学者,谈话却没有多少精彩之处,从印第安文明的高峰很快便落入南美洲军事独裁各国的具体情况,到后来谈得才热闹一些。吃完饭,赖伊斯叫来一辆出租汽车,请贝娅特丽丝坐进去,先付了钱。

贝娅特丽丝还谈到了奥堡上校的健康情况,说老先生生于一九一二年,七十岁生日是在病床上庆祝的,样子看上去怪可怜的。

吃完饭,我把贝娅特丽丝一直送到她所住的大楼门口。天气寒冷,她把大衣领子竖起来,头上戴了顶毛皮软帽。走到楼前,她抬起胳膊,指着一个没有光亮的窗户,说那就是奥堡上校的卧室。老先生从不熬夜,早早地吃上安眠药,准备进入梦乡。现在我终于弄明白,为什么贝娅特丽丝到了晚上才能享受到较

大的活动自由。

我抄近路往家走，脑子里想的还是今晚同贝娅特丽丝的约会。她还是不冷不热，令人难以接受，一定要设法有所突破。当然，我也理解，像她那样，经历了一场撕心裂肺的痛楚之后，情感会变得僵硬，这种麻木状态会维持很长时间，生命的活力才能苏缓过来，在体内占据上风。不过，坐在我面前的这位女子，似乎顽固地把自己的内心封闭起来，不肯抛弃孤独，死抱住感情的空虚不放。我俩在小饭馆里共进晚餐，她的音容笑貌我都看在眼里：那么安详，那么善解人意，外表又是那么弱不禁风，真惹人怜爱。可是，她那双眼睛，总在打量你，我是说那眼神叫你不敢靠近她，叫你远离她的感情世界，叫你无法染指她内心的隐秘，把你拒之门外。

在一层楼的楼梯口上，遇到了身穿浴袍的万达。万达提起了那只猫：

"咳，上回我见到您的猫了，可能是上星期二吧，在院子里。它没精打采，我喂它吃的，它连碰都没碰。"

是啊，我也正在为它担心呢。像它那样，从小没有人管教，轻易就能跟人家打斗起来，可是，它勇敢，从不低头，我行我素，我还真关心它，像朋友一样看待它。

万达三十来岁，一头褐发，身体壮实，独自一人带着个女儿。人们多次说到，她是如何为自己选择了这种营生辩解的。她本来是打字员，工薪菲薄，要求老板给长工资。其实，她的要求也很可怜，一个月增长的数额不够老板玩女人一个晚上的花销。一年之后，在一家接客的旅店门前，老板认出了她，笑嘻嘻地凑上前来。万达举起手里的雨伞，照着老板的面孔猛地劈将下来。

猫失踪了。第二天早晨,我心里更加憋闷,忍不住给贝娅特丽丝挂了个电话。头天晚上,赖伊斯请她到普雷耶尔音乐厅听音乐。她声音里带着激动,告诉我演奏得太精彩了。散场之后,两人又去一家大馆子吃夜宵,吃完夜宵,赖伊斯叫来出租车,把她送到家门口。贝娅特丽丝讲得十分平淡,而我听了却不能无动于衷:像她这样一位年轻女子,独身一人,心灵带着创伤,身陷往事的囹圄难以自拔,对赖伊斯这样的男人是非常有诱惑力的。女方越不顺从,这种男人就越来劲,不搞到手绝不罢休。这次,赖伊斯总算碰上一名不费力气弄不到手的女子,这样才有味道嘛! 出手快是猎艳高手之特长。你看,赖伊斯不是已经下手了吗? 一挂上电话,我心里马上出现一团阴影,像一摊血,这我记得很清楚。

七

过了一天。清早，猫又出现了，那模样，可把我吓了一跳。它还在窗外原来的地方，见我过来便不住地盯着我，那固执的眼神十分怪异。我怕吓着它，怕它跑开，没敢打开窗户，只是站在原地观察：鼻头旁边有一道伤，伤口不长，也没有出血，但是样子很难看，左前爪也挂了彩，破处不大，圆圆的一片，显然，有过一场恶战。再仔细看去，它又显得十分沮丧，令人不解。这时，在廊道的尽头，离通向楼梯的大门不远处，一个深灰色的东西，吸引了我的注意。老鼠！一只大老鼠！背朝着我，一条带有环纹的长尾巴拖在地砖上。我推开窗户，猫立即跳到一旁，又蹲在那里不动了。我走过去，察验战死者的尸体：脑袋血糊糊的，双唇向外翻开，露出两排尖细的牙齿，龇牙咧嘴，一副歹毒相。一只眼睛撕没了，另一只眼混杂着仇恨与惊恐，直勾勾地瞪着我，怪瘆人的。毫无疑问，大老鼠是这只猫咬死又拖过来的。我跨上窗台，跳进厨房，取过牛奶和碎鱼块来。猫带着悲戚的神色，蜷伏在那里，先舔起牛奶来。看它吃得香甜，我便伸出手，抚摸它的背脊。谁知，刚一碰它，它就像触了电似的一激灵，浑身一下子僵直起来。这猫可真聪明，它马上就明白过来，恢复了平静，任我俯下身子察看它的创伤。我想起家里有一种止痒药膏，可以先涂一涂救急。我打开药箱，白翻了半天，旅行袋里也没有，随手拉开一个抽屉，总算找了出来。没有纱布，便把一条手绢撕成条。晚了。我回到窗户前，猫已经不见了。我顺手抄了一个牛皮纸袋，从

窗户跳到廊道上，快步赶到老鼠跟前。好家伙，个儿真大，一点儿也不比玛蒂尔德画室里的那一只小！那瘆人的独眼，那两排白得吓人的细牙，又进入我的眼帘，叫人恶心。我捏住那家伙的尾巴梢，提起来塞到纸袋里，接着便顺着楼梯下到院子里，把纸袋扔到离老喷水池不远的垃圾箱里。回到房间，第一件事就是洗手。我就跟麦克白夫人①一样，感到所有的阿拉伯香料都无力洁净我的这双手。

电话铃响了。是赖伊斯,要求把预定在下午的工作会见推迟,日期另定。德国大使馆举行鸡尾酒会,他应邀出席,请柬上写着可另带一人,所以他请了莱居叶夫人陪同前往,当当翻译。赖伊斯这番话说得非常轻松,看来贝娅特丽丝已经同意一道前往。我心里可再也轻松不起来,说心乱如麻,恐怕也不为过。我竭力控制自己的冲动,千万不能由着性子给人家拨电话,粗鲁暴躁地发泄一通,那是要坏事的。

吃过午饭,便走出家门,到塞纳河右岸的蒙田学校去上课。为了把心头的火气都发散出来,我决定一路步行前往。那天有风,呼啦啦地吹着,大街小巷灰蒙蒙一片。

从学校出来,又到教科文组织去,谈了很长时间。我心里捉摸:贝娅特丽丝可能已经给我打了电话,告诉我下午酒会的事。再想下去,心里就越发冷静了。上次人家跟我去于泽尔什,不也是在我的要求下,出于对我的尊重与好意才成行的吗?去了又怎么样?人家还不是没有让步,什么也没有承诺?为什么非要认为,跟上赖伊斯去一趟什么地方,就一定怎样怎样了呢?我又

① 这里引用莎士比亚名剧《麦克白》的典故。麦克白夫人杀人后良心负疚,不断擦洗着手,并说:"所有的阿拉伯香料都不能叫这只小手变得香一点。"

一步一步地变得理智起来，憋在心头的那种占有本能被顶了回去。把我心里搅得说不上是什么滋味的那股子酸楚劲，现在像退潮似的渐渐平息下来。

转悠了半天，傍晚时分迈进莫里斯酒馆，坐到吧台前，要了一份三明治，权当晚餐。过了一会儿，又是阿尔塔米拉诺先于他那伙朋友走了进来。他看见我，便停下来脱掉身上肥大的外衣，解开围巾。外面冷，冻得他泪眼扑簌的。

没有别人，我们俩促膝而谈，我把话题引到赖伊斯身上。不知怎么回事，这些天来，这个人的影子老是在我周围转悠，挥之不去。我跟阿尔塔米拉诺又坐到大厅尽头的老地方，静静地听他讲下去：赖伊斯这个人，从来不为穷苦大众着想，从来没有为被社会所遗弃的人与生活里的失败者说过话。赖伊斯有他的道理：失败者一旦获得胜利，穷苦人有朝一日发迹了，也一样会作威作福，会统治与奴役别人。

我又问道：

“他怎样对待女人呢?”

“你不是不知道，他拒绝把感情交给哪一个女人，也不会让哪一个女人支配自己。欲望一满足，用不了多久，就会绝裂。他这个人，在爱情方面属于一种特别类型：感官火爆炽烈，心灵却冷若冰霜；他性格反复无常，这恐怕很难预料。还在大学教书的时候，他有个情妇，是位寡居的阔太太，在帕莱尔默街区拥有一座别墅，里面装饰极为豪华。他腻了之后要吹，可是阔太太不干。怎么办？他没有大吵大闹，但是突然砸起东西来，跑到装饰最华贵的厅堂里，专拣最贵重的物件砸，连大厅天花板下面那盏波希米亚水晶大吊灯，也叫他打得七零八落。吊得那么高，怪难为他的！”

侍者送上咖啡，每人一份。阿尔塔米拉诺停下来，端起杯子，美美地喝了一口，然后从衣袋里取出几张卷在一起的报纸，扔在桌面上，并没有打开。接着，他挠了几下自己那粗糙的腮帮子，擤了擤鼻子，这才继续说下去：

"赖伊斯关于女人的座右铭与索里利亚[1]的唐璜如出一辙，比蒂尔索[2]的唐璜还要高出一筹。你还记得那句话吗？'第一天征服，第二天占有，第三天甩掉，再过一个小时忘得无影无踪。'碰上看重贞操的女子，那就要打消她们的顾虑，以求速战速决，通常的手法是答应跟她们结婚，或者向她们求婚。现如今虽然流行性自由，可是对于某些女子，婚姻这个字眼仍然颇具魅力，赖伊斯心里当然非常明白。"

"可是，诺尔玛呢？据我所知，是诺尔玛非要嫁给他不可，对不对？"

"卡洛斯，这个问题，等加尔曼回来，你去问她。其实，这并没有多大关系！赖伊斯只不过又一次把结婚当作一张牌，一张普普通通的牌，来对付一个女人，一个他垂涎三尺的女人，只能赢，不能输。"

谈到这里，伙伴们走了进来，到了跟前，这个脱外衣，那个呵着冰冷的手，还有的抄起报纸来看。这时，有个大胡子，对，就是那天端录音机的那一位，伸开双臂，像个蹩脚的演员，朗诵起阿尔图诺·塞拉诺·普拉哈的一首诗。我以前曾把它翻译成法文，交给一家杂志发表。

---

① 十九世纪西班牙著名的诗人、戏剧家。1884 年发表剧作《唐璜·特诺里奥》。

② 蒂尔索(1584—1648)，西班牙著名剧作家。一生创作过三四百部戏剧。在其性格喜剧《塞维利亚的嘲弄者》中，首次出现了唐璜的角色。

和你在一起我反复细捉摸
是我梦断布宜诺斯艾利斯
还是你梦见我失魂又落魄
反正我在那边孤独又忐忑
要不就是离开你失掉联络
浪迹天涯或者身上伤痕多

念到这里，大胡子突然转过身来，问我：

"你知道吗？在塞纳河上亚历山大三世桥的右岸桥头，有座玻利瓦尔① 的铜像，骑着高头大马。"

"那还能不知道！"

"底座上的铭文呢？"

"八九不离十吧。"

大胡子笑着打量我，我便背诵起来：

"'他解放了美洲，从而实现了自己的誓言，他让美洲独立，成为人类的一个大家园……'对不起，下面记不起来了。"

大胡子不无得意地说：

"下面，不就在你眼前！人类的大家园就是我们大家组成的嘛！"

"巴斯塔！"阿尔塔米拉诺不喜欢大胡子的饶舌，叫了他一声。

第二天，不知怎地，又思念起我那只猫来。在厨房里，我一边煮咖啡，一边观察窗外的廊道，特别是上有屋檐遮挡、可以躲

① 玻利瓦尔(1783—1830)，南美殖民地独立战争领袖。被南美许多国家尊为"解放者"。

避风雨的那一段。什么也没看到。它会不会卧在下面的楼梯上？我只穿着睡衣，外边又太冷，便临时抓起一条毛毯披在身上，走到廊道上察看。一无所有。又往下走了一层，仍然空无一物，只好悻悻返回室内。过了一会儿，女看门人敲门送来信件，我问她在院子里见没见到那只猫。答曰：没见到！

一直拖到中午，才给贝娅特丽丝打电话。打通以后，第一句话就是问她头天晚上过得好不好。很可能她从我的话音里觉察出一丝酸溜溜的劲头，因为她说过得很好时特别突出了自助餐如何精美而丰盛。还说：

"您要是来，定会欣赏那些金发碧眼的苗条小妞，不但服务周到，还穿着农妇式样的裙子。"

"不过，赖伊斯请的可是您一个人。似乎到了离不开您的地步。"

"嗬！晚上陪陪他，我不过充当安提戈涅[①] 的角色罢了！"

贝娅特丽丝此话出语惊人，却展示了赖伊斯的良苦用心：借口视力不佳，要求贝娅特丽丝陪他出门，其实，晚上没有阳光刺眼，他经常独自上街，从来没有碰到过麻烦。这种小把戏，一眼就能看穿。可是，贝娅特丽丝竟然接受下来，那么宽容大度，甚至显得挺高兴！

又送来了邮件。共有两封信。一封是玛蒂尔德的，其实只是一个明信片（画面是圣保罗大教堂），装在信封里罢了。说比尔要回美国，她也准备返回巴黎。如此说来，又吹了。不过，看上去，这次她并没有那么难过。最后一行"不日面叙"几个字，拉得很长，特别带劲，似乎表明：能见到老朋友，能回到她的画室，

---

① 希腊神话中，俄狄甫斯王的女儿，是一个热爱父兄、勇敢无畏的女子形象。

能重新过上独来独往、无拘无束的生活，她还是满心喜欢的。

第二封信来自吕仙妮，用的是西班牙语。字母棱角突出，一个挨着一个挤在一起，说明写信的时候，她的心情非常激动。往下看，信的内容表明，她激动得简直要发狂。下周星期四，她妈妈要在家里组织一个小小的庆祝会，给女儿过生日（她已年满十七周岁），邀请我参加。我是主要来宾之一，绝对要来。她怕我无故缺席，或者随便找个借口，要不就按照那天我"训"她的时候所说的办（"训"字可是吕仙妮神来之笔！）。她说，无论如何，我要是不参加，她可是受不了，比用刀子刺她的心还难受。接下来，语气陡转，小姑娘抒发起了柔情蜜意，无法自持，再加上西班牙语音韵的特色，显得越加缠绵悱恻。"我做梦也在想您，梦见您伸出双臂，向我走来。我急忙跑过去，贴在您的心口上，紧紧地靠着您，一动不动，我高兴得不知所措了。只觉得全身血液欢快地奔涌起来，整个生命张开了，绽放了。从我内心深处产生出一种坚定的信念：在这个世界上，惟有您一个人能给我带来我所企盼的幸福，这是其他任何人永远也办不到的。我要求于您的，只是一点爱情而已（西班牙语遣词造句都挺通顺）。卡洛斯，一株小苗苗迎着阳光破土而出（"破土而出"四字下面划了横线，不知何意）。它需要有人浇上一点水。我不能亲口对您倾诉我内心对您的感情，因为您禁止我这样做，真是太残忍了。我多么想吻您，吻您的手——唇——胸——脸（破折号是信中原有的）！每天夜里我都想您，想得睡不着觉。好像听到门外走廊上有男人的脚步声，震得连我房间的窗户都有了响动，似乎是您在爬窗户，像那位勇敢的布拉多明侯爵！然而，我失望了（"失望"一词下面加了线）。我饥渴的心灵得不到您的滋润！您多次说过，我感情冲动，不理智，然而，理智碰上扑面而来的熊熊烈火（"熊熊烈火"下面加了线），又有什么好办法呢？卡洛斯，只有您的声音

能够抚慰我，您只要看上我一眼，就能使我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意识到自己真真实实地属于这个世界。我偷偷地哭过，因为我被您俘获了，宁死也不愿意离开这间囚室。”

嗐，小姑娘，咱们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样一封信既使我感动又惹我不快。恐怕必须打定主意，停止这份家教课，否则无休无止地跟小姑娘头碰头、脸对脸，叫人情绪塌实不下来，也怪烦心的。人们常说：“女大十八变”，我真怕这个小姑娘越变越激烈，不是发脾气，就是哭哭泣泣，那可怎么办？

去蒙田学校的路上，我给吕仙妮发了一封信，告诉她我将按期欣然前往，给她庆祝生日。我又加一行客气话，问候吕仙妮的妈妈。今天教的是毕业班。一名满头金发的女生，格外专注地听我讲课。按说，今天是堂语法课，内容相当枯燥，我的表情不应当那么吸引这位细皮嫩肉的女孩子啊！看她那仍然稚气十足的神态，我马上想起了吕仙妮。对，吕仙妮的某些表情，跟这个同龄女孩十分相像。女孩子手里的笔笔尖朝上，半天没有在笔记本上写一个字。我给她提了个醒，女孩子听了耸了耸肩膀，低下头，鼻子都快贴到笔记本上去了。

晚上到贝勒维尔健身房锻炼，回家后又加班干到十一点。第二天醒来已经不早，可是房间里很冷，像是进了太平间，恐怕是半夜里停了暖气，一直没有再来。我喝了杯浓咖啡，披了一条毛毯，又坐下来工作。具体说来，是翻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份报告。报告内容空洞，完全是文字游戏。起草人动笔的时候，一定是刚从酒缸里爬出来。翻译这么一份材料可真是件苦差事，就像钻进一条地道，一下子不知到哪里去找点儿亮光。许多段落以“我要说的是”开头，而他所说的就像一团毛线，给一只小

猫玩起来倒是怪不错的。

好几天没同贝娅特丽丝见面了,她要看护病人没工夫出门。赖伊斯也见不到她,同她联系视情况需要,以书信往还或互打电话。我上次同她见面,是她约我陪她到一家时装商店去试衣服。她在那里买了一件连衣裙,有几处不太合身,需要改一改,改了之后还要去试穿一次。试衣服有男人在场,会不会不方便?她说没关系;试完衣服还可以去咖啡馆坐坐。进了服装店,贝娅特丽丝去试衣间,把我留在一群木质模特儿当中。这些模特儿都像是在嘲笑我,其中一位安着玻璃眼珠子的,朝我伸出一只手来,那姿势,摆得不高不低。只能说是充满了暧昧,令人起疑心。我一回头,从试衣间拉帘的边缝里,正好看见贝娅特丽丝脱去衣服。我表面上若无其事,却在偷看那除了薄薄的文胸与三角裤外别无所有的诱人躯体,瞧,那修长而匀称的双腿,那臀部的圆弧,那优雅而纤细的上身,那一双少女的乳峰坚挺而柔嫩……啊,真是大饱眼福!女服装师以为我与贝娅特丽丝是一对伴侣,没有在意我的慌乱不安。当时店里还有一个人,他更无法猜到我内心那不能说是正经的冲动。过了两分钟,贝娅特丽丝穿着新衣服出来了,布料呈纳梯埃[①] 蓝色,上身缀有流苏状小饰物。她容光焕发,那表情是女性自知漂亮、优雅、吸引男人时所特有的。女服装师转过身来,对我说道:

"太美了,对吧?"

我明白,她指的是连衣裙,尽管如此,我还是附和她的看法:

"的确,真美。"

贝娅特丽丝走到穿衣镜前,一只手插在腰上,以审视的目光端详自己的形象,终于认可了这件衣裳,对修改之处表示满意。

---

① 纳梯埃(1685—1766),法国画家。其肖像画上,服装多呈亮蓝色。

出了时装店，旁边就有一家咖啡馆，我带她走了进去，找位子坐下，谈起话来。我首先坦白，说刚才她换衣服时，我看见了她那秀美的身躯，跟舞蹈演员相比绝无逊色。贝娅特丽丝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没有吃惊，也没有生气，只是若无其事地告诉我：前几天，赖伊斯也曾夸奖过她身材长得好。她停顿了片刻，又笑容满面地补充了一句：

“人家那是估摸着说的，并没有像您这样偷看。”

女人啊，真会报复！那片刻的停顿绝非无心，虽然是开玩笑，但让我这个男人疑疑惑惑，不敢肯定在某一不难想象的场合，她不会当着赖伊斯把衣服脱光。能够肯定的是：赖伊斯打定了主意，不达目的绝不罢休：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个女人弄到自己的卧榻之上。

三月的清晨，房间里冷冰冰的。我又想起了这件事，埋怨自己什么事都直来直去，不动脑子，想帮别人的忙，竟然冒失去女友的风险，真是天大的讽刺！快十点了，此事的阴影仍然笼罩在我的心头，沮丧之中，我拿起话筒，给贝娅特丽丝挂电话。接电话的是罗莎：

“莱居叶夫人正忙着照顾病人，医生来了。最好不要打扰。”

刚收到玛蒂尔德的明信片，过了两天她就回来了，是早晨到的。她给我打电话，叫我去她那里看画，有油画，也有水粉画，都是从伦敦带回来的。有那么急吗？她听了便带着哭腔说：

“那当然了，亲爱的！”

下午，到蒙田学校教课之前，去玛蒂尔德那里看了看。玛蒂尔德身穿品红色睡袍，头发上系着一条带子，脸色润泽，似乎她刚刚离开的新鲜雾气给她增添了活力。我刚进门，她就请我坐下喝茶。噢，跟比尔友好分手了。比尔要玛蒂尔德跟他回美国，

到他的家乡康涅狄格州定居，玛蒂尔德不干。说到这里，她的嗓子都变了，声音显得十分滑稽：

"你说说，亲爱的，往南一过罗亚尔河[①]我就觉得是出了国；到了康涅狄格州，我可怎么活呀？当然，去住上几天还行，玩玩嘛！不过，据说那边尽是印第安人，头上插着鸡毛，就是他们自己也厌烦那个地方！"

说着说着她扑哧笑了起来，恐怕是觉得俏皮话恰到好处十分开心。她给我让茶，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黄色的汁液，也是从美国带回来的。

"你怎么样啊，大个儿？还在谈恋爱呢？"

"还在谈。"

"那位当然也爱上你啰？"

"还没有。"

"怎么回事？像你这么个俊小伙子？你能肯定那个女人一切正常？她说不定有病，怕传染上你，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当然也很高尚。反正，她的脾气不通人性！……你找罗朗丝去吧！还记得罗朗丝吗？上次在我的画室里，你见过她的。这个女人呀，想要她哪里着火马上就给你冒火苗子，简直是太空火箭的尾喷管。你会喜欢她的！"

我打断了玛蒂尔德的话，因为我还要坐地铁穿过整个巴黎城，去蒙田学校上课。我恳求她不要扮演媒婆的角色。电话里不是说有画要给我看吗？此外，我知道，她又往杯子里添加的那种"美国造"黄色液体会进一步激发她的兴致，这样下去，说不定她又会趴在我的肩膀上啜泣起来。

玛蒂尔德终于从隔壁房间取来她的作品，一幅又一幅地放

---

① 法国中部的河流，发源于中央高地，向西流入大西洋。

到画架上，叫我欣赏。老实说，我真喜欢这些泰晤士河上的雾中景色，河水是浑浊的，河里有影影绰绰的船只，以灰白为主的色调和谐统一，很有点阿尔贝·马尔盖[①] 表现塞纳河风光的韵味。我向玛蒂尔德表示祝贺，她则说：这几张画不足以到画廊举办个人画展。不过，她希望在布洛涅自己的画室里让爱好者们欣赏欣赏，我连声表示赞同。她送我一张水彩画，上面的教堂色彩很淡，形象不甚分明，像是一座传说中的宫殿，被背景上的大海所吞噬。玛蒂尔德问我是否有朋友会喜欢这样一个展览，为了表示真诚与善意，我把赖伊斯的名字告诉了她。

我把水彩画包好放到皮包里，就要告别，可是，玛蒂尔德又提起了罗朗丝。这回我可就不客气了，明确告诉她：我对这个女人的印象是与一只耗子联系起来的，就在那天晚上，圣诞之夜，一只老鼠钻进她的画室……玛蒂尔德听了大吃一惊，连忙紧握睡袍的下摆，生怕有耗子钻到里面去。接着，又说道：

"老鼠！真可恶！地下室里有，这我知道，然而，竟然爬上来了……噢！我要叫灭鼠队！你告诉我，做得对。可恶的东西，就该除掉。要专门的人来干才行！"

我把罗朗丝抛到脑后，走出了门，在浓重的雾气中朝米开朗基罗——奥特伊地铁站走去。

我给贝娅特丽丝挂了个电话。接电话的还是罗莎：莱居叶太太不在，到瓦尔德格拉斯医院去了。昨天上校先生被送进医院。不过，莱居叶太太下午能回来。

午后，我实在憋不住，又挂了电话。我多么迫不及待想听到贝娅特丽丝的声音，想证实一下她的的确确就在离我不远的地

---

① 阿尔贝·马尔盖(1875—1947)，法国画家。

方,也想打听打听上校为什么又要住院。原来,上校心脏不太好,医生认为需要就近监测。我告诉贝娅特丽丝,想同她见见面。她答应了,叫我马上去。下午家里没人,罗莎上午来,只上半天班,这我早就知道。

贝娅特丽丝显得有些憔悴,面颊上带着青痕。我马上明白,夜里她没怎么睡觉。她身上穿的,正是那天我陪她到时装店取回来的蓝色连衣裙。走进客厅,一股打蜡的味道扑鼻而来,家具厚重,富有中世纪风格,这一切加起来,造成一种庄重的气氛。贝娅特丽丝讲起病人的情况,我耐心地听着。然而,可能是为了掩饰自己的焦虑情绪,她并没有说得太多。

还有更好的话题:赖伊斯。我问贝娅特丽丝近日见没见到此人。见到了。贝娅特丽丝尽管忙得不可开交,还是把赖伊斯的德文书翻译了一部分,于是便去他家交稿子,还念给他听。赖伊斯近来向她大献殷勤,追得越来越紧。这是贝娅特丽丝自己说的,提到此事,她表露出不快的神色。她说:她严词拒绝了赖伊斯,而这绝非假装正经。那天吃饭,赖伊斯拍拍打打,触摸拉扯,胆子挺大,贝娅特丽丝将之归罪于酒劲发作。上次在家里,两人单独见面,他虽然没有动手动脚,但是逼得更紧;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高明的见解,只不过是说:丈夫死了不能复生,不应该将自己封闭起来,没完没了地悲悲戚戚。还说:她很年轻,身体好,精力充沛,还能够重结幸福之缘,等等。开始的时候,贝娅特丽丝并没有声色俱厉,委婉之中甚至露出幽默的味道,说对方所言极是,不过,她还是明确点出:并不是随便跟什么男人上床就能治好自己的心病。

我聚精会神地听着,贝娅特丽丝讲到这里,我心中涌起一股感激之情,字字句句都是那么真实,令我坚信不移。贝娅特丽丝

肯定不会想到：我心中某些十分珍贵的东西，本来以为即将跌落破碎，听了她这一席话，竟然得到挽救，得到保护。

我又问赖伊斯有何反应。贝娅特丽丝深深坐进沙发窝里，双腿交叉高翘，点上一只烟，这才回答我的问题：

“他像陀螺一样，一转就躲过去了。他引用了一句塔西陀的话。这位古罗马历史学家不知在哪里说过：古代日耳曼人认为女人身上有某种神性。赖伊斯笑嘻嘻地说：在这一点上，他感觉自己这个拉丁血统的男人更具日耳曼人的天性。”

贝娅特丽丝又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扬起脖子，朝着天花板，吐出长长的烟柱，说道：

“他还问我，当初为什么要来巴黎。我告诉他，我并不是特意选择巴黎的。我的老家，那座外省城市，在我心目中突然倒坍，变成一片废墟，荒无人迹，我只能出走。到哪里去，不是主要的。后来，几位朋友劝我去汉堡。赖伊斯给我的印象是：他在等待时机，等我出现衰竭，等我熬不住孤独，他就会伺机行事。别看他眼神不济，那两只病眼可一直在窥探着我。”

说到这里，话又停了下来。一缕青烟冉冉上升，逐渐向四外扩散。

“不知为什么，我总感到他是有家室的人，可就是闭口不提自己的妻子。他很可能把妻子留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不带她来。”

显然，贝娅特丽丝这么说是在征询我的意见；而我为了信守对加尔曼的承诺，没有把事实真相和盘托出，可也没有胡编乱造，因为诺尔玛是埋在布谊诺斯艾利斯嘛。我是这么回答的：

“是的，他的妻子留在布宜诺斯艾利斯。”

贝娅特丽丝双眉紧皱，又说下去：

“还要告诉您一件事：上次同赖伊斯见面，临走时，他试图抓

住我的双肩,意图很明白,就是要把我搂在怀里,我立刻警觉起来,伸出胳臂,张开手掌挡住胸脯,坚决地制止了他的轻狂。他笑了起来,是真笑,一点儿也看不出不悦的神情。我十分平静地告诉他:我不是个十分新潮的女人,不像那种女秘书,一推就能倒在长沙发上。再说,德文翻译在巴黎并不难找。我的话不多,却一下子叫他改变了态度。他规规矩矩地承认错误,又说对我的感情永远不会改变,最后恳求我不要中止合作。他一直把我送到门口,彬彬有礼地亲吻我的手。必须承认,整个过程中,赖伊斯做得相当得体,像个西班牙小贵族,善于掩藏心中的不悦。当然,某一个时刻我也看出,他的眼神里掠过一阵疾风暴雨。"

贝娅特丽丝透露的情况,其演变完全符合我的意愿与期望。听完她这番话,我不由得满心感激地将目光移到她身上,凝视起来。我面前的这个女子,既弱不禁风,又十分坚强。我想象她面对赖伊斯,那样子就像一只雏鹰,羽毛怒张,令对手不敢近前。然而,话说回来了,赖伊斯那么快就转了弯,不太像他这个人一贯的作风!除非他断定对手的抵抗尽管强烈,然而不能长久,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屈服。大丈夫能屈能伸,善于坚持,有耐心。想到这里,我眼前浮现出一个钓翁的形象:此公身体前倾,望着水中的钓线,不紧不慢地等待鱼儿上钩。

我又提出想看看那间礼拜厅。贝娅特丽丝马上起身带我过去,穿过一串静静的廊道与厅房,推开一扇门,打开灯(百叶窗关得严严实实),立刻显现出一片金碧辉煌,和上次一样令人叹为观止。然而又有所不同:在祭坛背饰前面,圣像的下方,摆着一个花瓶,里面插着一束红玫瑰,新鲜艳丽,在我看来却破坏了整体的和谐。贝娅特丽丝说,自从先生病情加剧,太太就要求每天放一束鲜花。简直可以称作"花祭"了。贝娅特丽丝认为这样做非常自然。我便问她是否信教?"当然信啦。"说完,她便走上前

去，看看花瓶里缺不缺水。回到我身旁之后，她又说了一句：

“我要不是信天主，早自杀了。”

听到贝娅特丽丝如此简明扼要地袒露心迹，我终于明白：失去的爱情仍然在她心中延续，把她留住，提防着我，也保护她不受赖伊斯的侵犯。我没有进一步追问，觉得这样的话题属于私人隐秘。可是，心里怪痒痒的，想跟她说些什么，无非是告诉她：希望她能同我拉起手来，一起走进那座我等凡人可以进入的惟一乐园。我呆呆地观看祭坛那金灿灿的背饰，以及中间那玫瑰花束形成的血色斑点。

走到门口，就要分别了，我一把拉住她的手，喃喃低语：

“我等你。”

贝娅特丽丝抽回手来，脸上并无笑意。刹那间，她那纤细的小手轻盈地贴到我的面颊上，温柔地抚摸了一下，同时说道：

“我不轻易给人，给了就不反悔。”

一时我还抓不住这句话的含意，原话到底是怎么说的现在也记不清楚了，然而，她温存的抚摸，就那么一下，却留在我的身上，进入我的心间，难以离去。

八

走廊很深,我往前走去,不完全出于好奇,更多是由于一种挑战的心态。走着走着,我发现进入了迷宫,不由得胆战心惊起来,想转过身顺原路回去,却不知道该怎么走才对。于是,我横下一条心,一直往前闯。前边十字路口上,横着一片池塘,水面波光耀眼,把周围通过来的条条走廊照得明明亮亮。我俯伏在池塘边上,看到水中的倒影很像我,然而表情并不一致:我忧心忡忡,而我的影子却是笑容可掬。它使了个眼色。啊,这眼色!充满狡诈,一副同谋者的神情,向我示意,指出脱身的路径。走了一百来米,发现一个溢水口,池塘的水太满了,便从这里溢泄出去。我心慌意乱,打算回到池塘边再做计较。这时,一股洪水向我涌来,把我冲倒在地。我出不上气来,要淹死了。在这紧要关头,我惊醒了。暖气还没有来,房间里冷得如同冰窖。我的心似惊马一般狂跳。洞里漆黑一片,洪水不容分说卷走我的身躯,好吓人。

下午不想工作了,便打电话向赖伊斯请假,说今天脱不开身,要求明天再去他那里。说来也怪,这时候,一种优越感油然而生,那当然要归功于贝娅特丽丝昨天一席交心的话语。我这么大岁数了,男欢女爱的事也经过了不少;然而直到昨天为止,没有哪个女人拴住过我的心。跟谁亲密一阵子,不长时间就各奔东西,玛蒂尔德就是一个例子。我喜欢一个人过日子,还自鸣得意,觉得独来独往,无牵无挂,乐在其中。现在不同了,渴望与像贝娅特丽丝这样的一位女性分享生活中的一切,同甘共苦。

我迫不及待地想得到她，等了那么长时间，表现出那么大的耐心，她逐渐深入我的内心世界，我已经离不开她了，越等待这种感情越珍贵、越有分量。想到这里，噩梦的烟雾终于被驱散。起床之后，做了几节体操。天气很冷，我锻炼的时候穿着毛衣长裤。然后又冲了个热水澡，还喝了咖啡。这一切都发挥了作用，有助于把我从梦境中解脱出来。

午后，去吕仙妮家，给她过生日，早就答应好了，不能不去。我到达的时候，布置停当的大房间里已经聚集了几位大人，以及三四个少男少女。吕仙妮见我进来，十分高兴，还连声感谢我带来鲜花。小姑娘今天特意化了妆，脸蛋儿粉扑扑的，双唇涂成深红色，显得特别艳丽。应当承认：那双大眼睛涂上眼影，再用炭笔一描，男子汉望去会心慌意乱的。她身穿一条浅黄色连衣裙，腰间束紧，领口开得不大不小，却使胸部显得更加富有魅力。这么一打扮，吕仙妮似乎走出了少年时代，变成一位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她觉察到我的反应，表现出满意的神色，一把拉住我的胳膊，把我介绍给在场的人。大家带着好奇的眼光打量我，可能是因为我穿了件茄克衫，还敞着领口。吕仙妮的妈妈走上前来，感谢我的光临，还笑着加了一句，说她女儿早就等上了，就怕我不能及时到达。微笑里露出那两排大马牙，可叫人不敢恭维。吕仙妮把我领到一张大桌子前，上面摆着各式各样的点心和甜食。这么半天了，我献给她的鲜花还抱在怀里不放，我忍不住提醒了一句，她倒是挺听话，把花插到花瓶里，又回到我的身边。我又委婉地指点她，所有的来宾都要照顾到。可是，吕仙妮却悄悄对我说：她非常幸福，等我第一个请她跳舞呢！说完，她突然张开双臂，问道：

“您觉得我怎么样？”

我不假思索，随口回答：

“真可爱。”

“等一会儿，我去隔壁，咱们上课的房间，您过来拥抱我，行吗？”

“我来的时候，已经拥抱过了。”

我的女学生调皮地瞥了我一眼，说道：

“从今天起，希望您不要再把我当成一个不懂事的小女孩。”

“我把你当成一个讨人喜欢的姑娘。”

“您刚才夸我，可不是这么平平淡淡。”

“夸你什么来着？”

“您说我真可爱。”

“要是你认为此时此刻不是说这种话的时候，也不是恰当的地点，你就更加可爱了。不要忘记：这么多客人，都要照顾周到才好。”

“对我来说，这里只有您一个人。”

“要理智。你看，大家怎么注视咱俩呢！”

“‘理智’这个字眼儿，用得过分了吧？”

这当儿，传来唱片转动的声响，引出一首现代舞舞曲。跳这种舞，舞伴双方互不接触，两人相对扭动身躯，像是一下子犯了癫痫病，抽起风来。

“咱们跳舞好吗？”吕仙妮朝我扬起面孔，丝毫没有恳求的神情，像个成熟的女性，对自己的魅力充满自信。

真可笑！这个小尤物非要叫我丢人现眼不可。其实不然，只见她乖乖地贴到我胸前，让我带着她按照我所欣赏的传统方式舞动起来。家长们饮茶的饮茶，喝橙汁的喝橙汁，没有几位注意到我俩。第二首曲子响起之后，吕仙妮又要我跟她跳，这回可就有人注意了。像她这样的小仙女，可真要命！不知是碰巧了

还是有意而为，吕仙妮的妈妈过来给我解了围。她打算给我介绍一对夫妇，男的也是吕仙妮的老师。此人个子矮小，戴眼镜，留着高卢式长髭，目光敏锐。他说吕仙妮提到过我，听了此话，我只好宽容地笑了笑。我俩谈话的当儿，吕仙妮跟一个男孩子跳了起来，男孩子在她面前东扭西扭，不时打起响指，就像跳弗拉门哥舞似的。吕仙妮又笑又叫，高举双臂，小屁股抖动得那叫欢快！她很开心，太好啦！过一会儿我就可以溜走了。这么一想，行动上立即就表现出来：我已经斜着迈开步子，要找吕仙妮的母亲道别。谁知吕仙妮已经看在眼里，扔下她的骑士，跑了过来，非要拉我去看一样重要的东西不可。什么东西？是她从雕塑工作室带回来的几幅草图。借口找得也太难以自圆其说了！我还是跟她走到隔壁，我俩通常上课的那个房间。现在只有我和她在一起，她先摊开画纸，以防万一有人闯了进来，然后，一下子扑到我的怀里，那冲动劲头，跟上次在里沃利大街的拱廊下一模一样。

“快告诉我，说您爱我。”小姑娘踮起脚尖，够到我的脸，神情里饱含着贪婪，连眼睛都胀得大大的。

我没有说什么，把嘴唇贴到她的嘴唇上，刚感觉出口红有一股淡淡的甜味，便推开她。小姑娘似乎没有了力气，喃喃地说：

“啊，您爱我！您爱我！我要疯了。”

“小家伙，后面这句话你算是说对了。”

“再也不要说我小了。我是早晨生出来的。到现在这个钟点，我已经进入第十八个年头！”

“赶快去找跟你跳舞的那个小伙子去吧，刚才你甩开人家，很不礼貌。”

“再抱抱我。”

我再次拥抱了吕仙妮。实在无法拒绝，否则她会哭闹起来，

惊动所有的人。

不能再多耽搁，该回大房间去了。吕仙妮选了一张速写送给我，画的是墨丘利[1]，是照着卢浮宫收藏的一尊石膏像临摹的。我一下子把她推出房间。而她一到了走廊上，马上就有好几个人走过来说这说那。这多好，真可以喘口气了！我走过去请女主人跳舞。女主人身穿紫色连衣裙，上面缀着一排螺钿纽扣。她的脸庞比较瘦削，细看上去，那双眼睛其实挺好看的，顾盼之间闪动着一种湿润的光泽。我告诉她，我还有别的事，只好提前告辞了。她听了，神情十分坦然地嘱咐我：

"走之前，请先去拥抱吕仙妮。"

吕仙妮走了过来。听说我要提前退席，很不高兴，说我不该如此，但她还是噘着嘴把我送到门外。到了楼梯头上，我伸出手来，她一把抓过去，放到心口上，我的手掌触摸到她那柔软的小乳房，只听见她说道：

"听到了吗？我心跳得这么快！除了您，世界上没有别人，能叫我心跳！"

接着，她的脸色一下子又变了，变得笑逐颜开，真不知她心血来潮又有了什么主意。她示意叫我先别走，然后转身返回门厅，出来时肩上披了件大衣，就这样她还在轻轻地颤抖，出于激动，也许是真的发烧了。没想到，她竟然要跟我一起走，"两人亲亲热热过一个晚上"，"别人嘛，那就活该了"！先出去，她再给妈妈打电话。等了那么多天的生日，是属于我一个人的！吕仙妮身后，房门半掩着，从门缝里传出来震颤的音乐，与这位爱上我的女学生此时此刻的心情倒是满合拍的。她跟我相对而立，等

---

① 罗马神话中的贸易神和使者神，中文又译作墨尔枯里乌斯，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赫耳墨斯。

待我的回答。突然,她意识到我左右为难,不知如何是好。我看在眼里,心中思忖:快刀斩乱麻,不能再优柔寡断了,要拿出点硬的来。于是,我不无生硬地脱口而出:

"你要明白:我并不爱你。将来也不会爱你。我爱着另一个女子。我要的不是你。明白了吗?"

吕仙妮一下子张口结舌了,眼睛里的柔情一扫而光,脸上流露出既痛苦又难以置信的复杂表情。我知道:再这样下去后果比残害人命还要严重,必须采取强硬手段,就此了结。我声音不高,但语调仍然十分生硬,又加了一句:

"现在,你立即回到朋友们中间去,马上回去!不要再耍小孩子脾气了!过不了多久,你会害羞的。"

小姑娘惊呆了,脸色煞白,双颊上粉红的胭脂成了边缘分明的两片涂层,嘴唇在抖动……啊!她要是哇地一声哭了出来,泪流满面回到大厅,引起一片惊奇与混乱,她再控制不住自己,把使她痛苦的原因,原原本本地对满屋子的人一说,那可就热闹了!然而,吕仙妮并没有如此发作,她呆呆地僵立在那里,双手抱住肩头,身子紧紧地裹在大衣里,谦恭地垂下眼皮。这时候,涂抹的眼影、描画的眼线,更加突出了眼神里边悲凉与凄切之气。她嘟哝了几句话,我没有听清楚。反正无所谓了,我果断地按了电梯开关。她还直直地呆立在那里,像是连呼吸也停住了一般。电梯来了。开门处,我没有回头,径直迈了进去,一层一层地降落到底下。

吕仙妮这么一闹,叫我好几天闷闷不乐。那场面,不知不觉便又浮现在脑际,她那痛苦而不知所措的神情一次又一次回到我的眼前。然而,绝对不应该走回头路。于是,给她母亲写了一封信,找了个不难自圆其说的借口,说自己无法再给她女儿上

课。当然，客气话还是说了不少，无非是感激呀，抱歉什么的。这封信，吕仙妮肯定会看到，她将做何反应，这已无关紧要，我不愿意再费脑子了。

对我来说，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呢。阿尔塔米拉诺从奥贝尔维里叶的印刷厂里打来电话，说加尔曼·阿基莱已经回到巴黎。是他去接的，并且把她安顿在一家简朴但安全方便的公寓里，离雷恩大街不远。加尔曼从巴塞罗那上车，长途旅行，先叫她休息休息。今天晚上就可以同大家见面，她在房间里等我们。我告诉阿尔塔米拉诺，今天下午我到赖伊斯那里，完事之后正好前往。

“嘴巴可要把紧点，对吧？”阿尔塔米拉诺嘱咐我，“加尔曼很快就会跟他通话的。”

今天出门，看门的老太太见了我就说：我的宠物可能躲到什么地方咽气去了。她指的当然是那只猫。我也告诉她：这几天猫不见了，我心里很不是滋味，跟它相处惯了，适应了它的倔脾气，把它当成个好伙伴。老太太叹了口气，对我表示同情，最后承认：人还是独来独往的好，什么也不要依恋，因为任何事情“到头来总是叫人不痛快”。

进入三月，春寒料峭，天气阴沉。塞纳河水浑浊而急促。岸上，过路者形色匆匆。在这灰蒙蒙的天气里，人们难免思念夏天，思念那海上灿烂的阳光，以及沙滩上三五成群的美丽姑娘。再过几个小时，就该会见加尔曼·阿基莱了。透露谜底的时刻临近了，我反而多方猜测起来，每种假设都有其道理，但又有不一定能站得住脚之处。

怀着这样的心绪，我到了奈伊，走进赖伊斯的住所。此公身着便服，唇间叼着雪茄，抿向脑后的头发油光锃亮。说实话，今

天来时，我并没打算涉及贝娅特丽丝。是赖伊斯先提起来的。工作结束了，闲谈起来，不知怎么三拐两拐就把话题引到贝娅特丽丝身上。当然，贝娅特丽丝把她丈夫生病与去世的情况告诉了赖伊斯。赖伊斯想起一位年轻时代的伙伴也得了那种病，全身发黄，痴痴呆呆，额头看上去像块石头，嘴唇油光光的，固执地跟人要一件东西，总是要那同一件东西，说话声音哽哽咽咽，叫人难受。

"卡洛斯，"赖伊斯半开玩笑地说道，"让她忘记过去的不幸，不也是一项善举吗？"

说话时，一边抽烟，一边在毛茸茸的地毯上来回踱步，这已经成了他的一个习惯动作。我则深深地坐在沙发里，不无得意地捉摸着他的一言一语，看什么地方与贝娅特丽丝向我吐露的秘密不相吻合。显然，赖伊斯并没有料到，贝娅特丽丝竟会对我说了那么多心里话。

"我觉得，"赖伊斯明确摆出自己的意见，"现在是时候了，该叫她恢复过性生活了，死人就埋葬好了。"

"那么说，您是自告奋勇，在这方面助她一臂之力，把她从不幸中拯救出来啦？"

赖伊斯停住了脚步，我这一问，显然投其所好，正中他的下怀。紧接着我又找补了一句：

"要知道，那位上校先生，现在够她操心的了。此人住院啦，刚被送到瓦尔德·格拉斯。"

"这我知道。得的是什么病？"

"不治之症。"

"又是一个不治之症？到底是什么病？"

"毛骚森氏症。"

赖伊斯吮吸着他的雪茄烟棒，若有所思。而他所想的一切

我都一清二楚，就像读一本打开的书。他心里肯定在想：贝娅特丽丝在奥堡家的差事干不长了。这样，他本人的机会就来了，可以趁虚而入，要求贝娅特丽丝同他进一步合作，给他干更多的事情。

“如果我理解得不错，”赖伊斯接下来说道，“你认识她已经好几个月，而你在她身旁一直扮演着谦恭、怜悯、温存的角色。不过，很可能她心里期待的，是男人的威猛，是像龙骑兵那样的追逐冲击，只是表面上不能表现出来罢了。你当然有那只母豹子侍候。现在怎么样啦？玛蒂尔德……”

事情到此，我发觉自己在扮演一个不太光彩的角色：两方面的情况都了如指掌，却听任一位朋友一步一步陷入不容置疑的错误中去。这种做法，不够正大光明，不够厚道。然而，赖伊斯也太过分了，总是自以为得计，得意洋洋，让人厌烦。想到这里，我便拿定主意，心安理得地维持这种表里不一的局面。赖伊斯只顾表白自己，哪里能猜透我的心思。他又说道：

“在莱居叶太太身上，有股子含蓄劲，她那稳重乖巧的风度，我觉得特别叫人怜爱，特别刺激人。远远胜过那些伶牙俐齿、竭尽挑逗撩拨之能事的女人。更不用说那些伸出手来，轻轻一拉就往你怀里扑的女人。至于那些主动往你被窝里钻的尤物，就更是等而下之了。不过，话说回来，表面上平静稳重，或者说像莱居叶太太那样，略带腼腆羞涩，可不，是这样，往往在内心深处有岩浆在沸腾。何况，科学家们断言，根本就没有什么死火山，这种火山只是在休眠，蓄势待发而已。”

“你能肯定，贝娅特丽丝一定属于这种情况？你是不是要她当情妇？”

“没有床上的较量，不可能深入了解一个女人。”

“你是否打算同她结婚？”

听了我的问话，他的神情显现出嘲讽的意味，面孔也皱了起来，露出两排白牙，一个挨着一个，完全是食肉动物的牙齿。接下来，他又耸了耸肩，说道：

“你怎么想到这上边来了！再说，可不是吗？我是结了婚的男人呀！”

“不过，在民事法规上，就我所知，无论如何，离婚总是可以的。”

“阿根廷是天主教国家，不行。这个国家尽管腐败到了骨髓，可仍然是天主教国家，是教皇的宠儿。”

“据我所知，那边也不是没办法绕过法律行事的。”

“是这样。不过，要出大价钱。某些律师与委内瑞拉及墨西哥的专门窝点勾结，办理合法的离婚手续，到我国驻那里的领事馆登记注册，完全符合手续。”

“你动摇了？”

我说着便笑了起来，赖伊斯也笑了。这场谈话带着轻佻的调子，似乎颇合他的口味。

“不过，老兄，我和妻子早就分居了。我不知她现今住在何方，从来就不操那个心。我要是决心离婚，到哪里去找她办手续呀？当然，我并不是现在就要离婚。”

说完此话，他忽然又认真起来，说道：

“真不明白，你怎么想到，我会同莱居叶太太结婚！难道同哪个女人睡觉，或者只是打算同她上床，就必须先求婚不可吗？”

赖伊斯又迈开步子，在客厅里走来走去。当他靠近窗户的时候，外面的光线穿过窗帘的缝隙，照在他的眼镜上，镜片顿时白光四射，像是仓鸮鸟的颈环。

“这个小莱居叶，真是块挂头牌的料：身子那么诱人，皮肤那叫细腻……”

他站在那里出神，直到我把杯子里的咖啡喝完，他才又开了口，似乎是在自言自语：

“诺尔玛嘛，是个很有激情的女子，什么事情都喜欢绝对。开始的时候，还是挺迷人的……”

他拿着雪茄的手一挥，意思很明显：时间长了，诺尔玛就变得惹人烦了。赖伊斯说到自己的妻子，动词用得都是现在时，说明他不知道诺尔玛已经离开人世。这种局面使我更加窘迫，心里越发不自在。然而，谈到自己的妻子，就跟刚才谈起贝娅特丽丝一样，既不庄重又无所谓，这种态度引起我的反感，我甚至担心自己憋不住火气，突然一下子爆发出来，给他来个不客气。加尔曼·阿基莱要我保密，这秘密压在我的心头，简直成了一块心病。要是我不顾许诺，用两三个字把真相说出来，此人会有什么反应？这副总是自鸣得意的面孔，那遇到惊讶与不悦时往往是不屑一顾的神态，将会变成什么样子？我要是透露了真相，他那副冷漠的面具会不会跌落下来？他会不会立即又戴上另一副面具，装出苦涩、悲伤与痛苦的表情？当然，我知道，这一切对诺尔玛已经毫无关系；现在，她已经失掉音容笑貌，变成黑乎乎一团，被放置在远方的某处墓地里，赖伊斯即使再一次伤害她，她也不会伤心，反正都无所谓了。想到这一切，我便压制住自己的冲动，一个字也没有透露，何况我信誓旦旦地答应了人家加尔曼呢。至于加尔曼为什么非要亲自向赖伊斯透露诺尔玛之死的噩耗，今天晚上就会知晓，连带前因后果，加尔曼都会讲清楚的。

出了赖伊斯的住所，时间还早，我便先回到家里，过一会儿再去会见加尔曼与阿尔塔米拉诺。这中间短短几个小时，我心里七上八下，一刻也不能平静。下午同赖伊斯的谈话压在心头，浑身不自在。突然，我把此人与一只老鹰的形象联系起来，老鹰

正在吞食仙人掌的心形果实。真可以以此为图案造一枚纹章送给他,那将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其实,这一想法来源于赖伊斯的一篇专栏文章,讲的是阿兹台克人[1] 建立都城墨西哥——特诺克梯特兰的神话传说。直到今天,墨西哥共和国的国徽上还有老鹰的形象。此外,还有一条蛇,是殖民时代传教士们加上去的。老鹰在苍穹飞翔,将爬虫置于死地。这样,就变成了一幅具有天主教象征意味的图案:善战胜了恶。其实,阿兹台克人原来的象征图案完全是另一回事。赖伊斯曾经给我看过牛津大学收藏并出版的一部门多萨药典的复印件,上面根本没有蛇,只有象征太阳的鹰在吞食仙人掌的红色无花果。这一图案倒可与阿兹台克神话中关于以活人祭神的传说相印证。这种祭祀在神庙的顶上进行,以祈求太阳回归延续生命。赖伊斯对女人有那么大胃口,我不由得便把他同那猛禽的形象联系起来。猛禽贪婪地吞噬饱含血色浆汁的果实,那神情不是与赖伊斯的本性暗暗相合吗?

时间快到了,我匆匆忙忙煎了两个鸡蛋当作晚饭吃下,便出门步行到雷恩街赴会。下雨了,我穿上雨衣,戴上皮帽子。街上行人稀少,马路上一片一片的积水,晚间车辆开得很快,溅起道道泥水,十分讨厌。进了公寓的大门,守门人说阿基莱太太已在等我,不过不在房间里,而是改到底层的小会客室。阿尔塔米拉诺已经先我而至。加尔曼今天还是穿着黑色裙子,见我到来,非常高兴,连忙把我迎进室内。会客室陈设十分简单:四周有几个旧沙发,中间摆着一张独脚小圆桌。比起在莫里斯酒馆相会的那个时候,加尔曼的身体好多了,脸色不再那么疲惫,眼睛有了

① 墨西哥原始居民。

神，嘴唇也不像上次那样肿胀了。她告诉我，巴塞罗那那位大夫医术高明，对症下药，非常见效。

巴塞罗那的事情很快就讲完了，该当言归正传了。加尔曼腿上放着一个大信封，这时，她从里边拿出几封信，还有两张照片。信没有给我们看，加尔曼说大多是诺尔玛以前写给她的。照片以前有一套，其他几张现在已经散失。那张大的上面，是个女人的头像。啊，诺尔玛终于露面了！鸭蛋脸，头发浓密蓬松，嘴巴微大，上身穿件单色运动衣，双肩轮廓非常好看。从照片上看，三十多岁，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那双浅色的眼睛，正在调皮地笑着，和镜头后面的某个人开玩笑。另一张是个集体照，上面有八九十来个人，有的人站在玻璃门前，另一些人坐在台阶上，诺尔玛头发剪得短短的，在前排最右边。她双手放在膝盖上，显得年轻而富有激情。时值夏季，她穿着薄连衣裙，赤脚上穿了一双系带的布凉鞋。这一次，这位漂亮的精灵从充满阳光的遥远年代走来，正在对我微笑，仅仅对我一个人微笑。照片上没有赖伊斯。有的人看上去像是化了妆。加尔曼说我有道理，因为这张照片是业余剧团首演一出喜剧后的合影。在戏里，诺尔玛演的是一位少女，少女爱上了敌对家族的一个小伙子，引出一段动人心弦的故事来。

真实生活里，诺尔玛有没有亲人？

“有，”加尔曼明确告诉我，“她有一个同胞姐妹，嫁到利马去了。诺尔玛去过一趟，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之后，就没有能活着出来。”

大信封一直拿在加尔曼手里。比起这两张照片来，里面的信，那几封加尔曼好不容易找出来的信，对我更具诱惑力。可以肯定：读了那些信件，一定能够深入诺尔玛的内心世界，比起光

看照片来，一定会有更多的发现。可不是么，这几个月来，诺尔玛像一个谜团，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经常出现在我的梦中，像条船在水上航行，留下道道尾流，让我用精神的目光探索、追寻。加尔曼显然从我的脸上看出这种愿望，便说道：

“唉，卡洛斯，您要是有兴趣，那就看吧……会知道，这个女人，有多么不寻常！”

阿尔塔米拉诺坐在沙发里，无动于衷地望着我，对我内心的波澜起伏，看来毫无觉察。加尔曼把大信封递过来，信封挺硬，像是用纸板做成，左上角还印着“南方十字架”几个字，可能是旅店的名字，要不就是一家旅行社，这倒无关紧要。寄给加尔曼的信不多，用蓝墨水写成，字迹高挑而有力。趁加尔曼和阿尔塔米拉诺谈话的工夫，我粗粗看了看上面这几封信，下面还有三封信，用回形针单独别在一起，信封上收信人的名字竟然是：罗道尔弗·赖伊斯！我迟疑起来了，尽管加尔曼没说不可以看，我还是抬起头来。加尔曼看在眼里，若无其事地说道：

“看吧，卡洛斯！”

三个信封上都盖着紫颜色的戳子：“查无此人，退回原处”。什么原因？可能赖伊斯拒绝接收，也许是他搬了家，新地址没有告诉诺尔玛，还说不定是出于小心谨慎呢，从邮戳上的日期看，那个时候赖伊斯不是已经受到怀疑了吗？

我心里很乱，七上八下的，那些亵渎教堂的地下墓室或是某处墓穴的人，一定会有类似的心情。信里有哀婉而深沉的抱怨，但出现次数最多的两个词是：沉默与隔绝。记得有这样的话：“亲爱的，我说不上来，还能不能使用一些亲热的字眼，这些字眼涌到我的心上，但到了嗓子里又闷了回去，真难受啊。我甚至弄不清楚，你是否还接受我的爱情。每次给你写信，就像是在没有人迹的大街上受到追赶，我无助地跑去敲谁家的门……谁会相

信：你的沉默伤透了我的心，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我心里，在我周围，不断扩展着茫茫无际的荒原？在我俩中间，几乎在不知不觉之间已经竖立起一道那么高的墙，靠什么力量才能把这堵墙推倒？……今天晚上，我站在这套房子的阳台上眺望河中滚滚波浪。就是我们第一次互示爱意的那套房子。我还记得，那天我心满意足，幸福是那么深沉、那么充盈。我俩在一起，观看长河奔向海洋，一轮明月，又大又圆，把银辉撒入水中。怎能忘记，我俩依偎在一起，你抚我拥，共同向这个世界的漫漫长夜挑战……啊，亲爱的，我俩在一起可以很幸福，我的心完完全全属于你。我从未想过要把你囚禁在我的心里，从来没有打算限制你个人的自由。就在我知道你搂着别的女人的时候，我也没有产生过这样的想法……我做过好几次噩梦，梦见你在呼唤我，你需要我，而我却无法前去援助你，只能伤心而无能为力地呆在那里。我俩之间曾经产生过美好的东西。可是，我的天主，我们后来怎么搞的，怎么就没能使好的势头继续下来？我当然是有罪过的，不是吗？……你无所不在，你在我的体内，就像我怀着一个孩子，等待分娩，而我已经感觉到这个孩子在我腹中的躁动。事情还能够重新开始吗？或者至少让我们试一试……啊，我的亲人，不知多少次，我听到门外有人上楼梯，便竖起耳朵来，孤灯独坐，我多么希望跑去开门，投入你的怀中……我终于明白什么叫疯狂了：那是听到一个声音在召唤，催促我跑过去，却发现只是黑夜里的一声叹息。啊，漫漫长夜，何处寻觅你的踪影……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你。你活在我的心上；你要是离开这个世界，我也就活不成了。”

信中的词句从我的脑际列队穿过，就像一列火车在暮色中掠过远方的地平线。这是一桩叫人撕心裂肺的事件，什么地方一定出了差错，产生了误会，要不就是可怕的断裂，无法弥合，从

而导致了诺尔玛的死亡。加尔曼应当了解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即使发生了坍塌、雪崩，总会有一个人能说出原委来的。我心里十分难受，就像有只铁齿耙子从肋骨中间探进胸膛，乱抓乱挠，简直要把我的心摘下来。

赖伊斯没有看过这几封信，信封是加尔曼拆开的，然而，奇怪，可真奇怪，信怎么像是寄给我的，在呼吁救助，那呼救声像一只受伤的小鸟，再也飞不动了，从空中有气无力地落下来。

这时，我想起赖伊斯带着那不变的笑容对我说过："我喜欢别人爱我，只是不要过分。"他还说过："一个女人激起你的欲望，她投降了，一览无余，令你狂喜。过后，当初引诱得你如醉如痴的那股劲儿就会消失。花还是花，但跟别的花毫无二致，芳香也就不新鲜了。"他还如此袒露过："有个女人，只要一提起她来，我就想到她没完没了地给我打电话，惹人厌烦。她一封接一封地写信，我连拆都不拆了。我还会关照看门人：她再来找我，就说我出门了。"

记得有一次，我问他：阿兹台克人怎么看待爱情？他回答说："阿兹台克人认为，精神方面的爱恋只能使强壮者变得衰弱，使人的头脑不清醒。不过，他们崇敬勇敢的女子。难产而死的女子，在战争中牺牲的女子，都排着队，在太阳落山的时候，投入太阳的怀抱。"

加尔曼可能看出我独自出神，若有所思，猛然间说了一句：

"这个女人不寻常，对吧？"

我抬了抬手，表示同意。加尔曼是否看得出来：信中讲到她的段落，我大都没有细看？我注意到，关于赖伊斯，诺尔玛对她也是三缄其口。拒绝把自己内心最隐秘的痛苦透露给最要好的女友，至少在信里只字不提，不是颇能说明问题吗？只有影影绰绰一句话，能叫人往赖伊斯身上想："至于我的等待，没有任何变

化。”可是，这么几个字，不一定非指这个男人不可呀！

无论如何，加尔曼一定是捉摸到了我的思路，何况我手里还捏着邮局退回来的那三封信，目不转睛地看着发愣。要不，她怎么会带着这般苦涩的语调，又说了一句：

“她把什么都奉献出来了，为了那份深情，她牺牲了一切。”

此语有套话之嫌，意思也不无模棱两可之处，可是那语气一下子就叫我警觉起来，不由得脱口而出：

“你的意思是……”

加尔曼现出犹疑的神色，掏出手绢认认真真地擦起嘴唇来。过了一会，只见她朝阿尔塔米拉诺一扭头，征询他的意见：

“要不就告诉他吧？”

我精神太专注了，听了她的话，像是四面的墙壁都朝我倾斜，说话就要把我压在下面。阿尔塔米拉诺并没有什么显著的反应，像是一尊沉思者的青铜雕像，过了半天才淡淡地表示，还是告诉为好。

于是，加尔玛收敛眼神，讲述起来，那神情，就像是在自言自语。

“我也被抓进去了。被关在一间狭长的牢房里，地上铺了一些干草，散发着牲口圈的气味。囚徒们躺在上面，两眼望着那拱形的屋顶。狱卒们住在邻近的房间里，有那么两三个人经常进来，把最年轻的女囚提出去。

“一天夜里，约摸两点来钟的样子，押进来四名女犯人，是一辆卡车送来的。这之前，院子里发动机声音很大，谁都听得见。又过了不大工夫，楼梯上响起了杂沓的脚步声，门开了，进来好几个人。新来的犯人里有诺尔玛。一束灯光照到她的脸上，我一眼就认出来了。狱卒走后，我凑近她的铺位，把她搂到怀里。

她精疲力竭，身子不住地颤抖，那么冷的天，连件大衣都没穿。她就躺在我旁边，没有脱衣服，只裹着一条薄薄的棉军毡。到了第二天，我们才得空详谈。诺尔玛告诉我，她从利马回来之后，租了一套独居小房子住下，昨天夜里，突然有人闯进来，——强抓滥捕总是在天黑之后动手的——进门之后，什么也不说，当着主人的面，东翻西搜个没完没了。诺尔玛心里明白：那帮人一定是寻找赖伊斯的蛛丝马迹。其实，好几个月了，诺尔玛根本就不知道他在哪里。抓进来后，审问过两次，由一名下级军官主审。诺尔玛实话实说，她的确不知道赖伊斯的下落。后来就上刑了，捆上胳臂，吊了整整三个钟头。放下来后，又把她带回监房，往草垫子上一撂了事，根本不管这个女人经受得住经受不住。实际上，诺尔玛皮肤肿得老高，连同手臂上捆绑的血印子，久久无法消退。过了没几天，那帮人又变本加厉地折磨起她来。她比我遭的罪还要大，受到只有最顽固分子才配遭受的棍刑：用一根带尖的木棍，杵进阴道里去，造成大出血。诺尔玛的身体很快就全垮了，连白天也起不来，发高烧，干渴，迷迷糊糊。

"萨罗奇审问了她一次，之后便停止了折磨。我和难友们尽力看护她。可真惨啊！每时每刻都痛苦不堪。过了六个星期，又有人上楼来把她带走。把人折磨成那个样子，可是从来听不到喊叫声。上刑都是在很深很深的地窖里干的，对诺尔玛也是如此。杀人并不放枪，据说都是施以绞刑。诺尔玛没有被处以绞刑。她死了，是被折磨死的。抓进来才三个月，实在支撑不住了。一天早晨，她没有起来。我打算送点水过去，发现她胳臂僵硬了，脉搏也摸不到了。"

说到这里，加尔曼停了下来，双目低垂，像是倾听自己内心汹涌的喧闹。接下来，她拿起一支香烟，就着阿尔塔米拉诺顺手递过来的打火机，点着了烟，吸了起来。这时，我的脑子里浮现

出一个问题，无法回避，不能不问，于是便张口说了出来。这么说，诺尔玛与赖伊斯坐的是同一个监牢。有没有必要核对一下日期？加尔曼听了我的话，睁大眼睛注视我。我一下子明白了：她的故事还没有讲完，还有一些细节没有描述，要不就是有什么重要情况没有说出来。只见加尔曼脸色一下子尴尬起来，不知所措地伸出一只手整理头上的束发带，另一只手又伸向放在圆凳上的烟缸抖落烟灰，整个上身前倾，用力探过去。她的神经显然紧张起来，表明她在犹豫，内心在斗争。阿尔塔米拉诺赞成我的意见，问她是否把话都说完了。只见加尔曼短促地摇了摇头，表示还有可讲的。

"那么，还等什么？"阿尔塔米拉诺加了一句。

听了这位同胞的话，加尔曼上身猛然后仰，靠在椅背上，显然是拿定了主意。

"一天，诺尔玛站在窗户前，穿过铁条窗栏朝院子里张望。突然，她一下子难受得不得了。当然，这种情况，常有发作。不过，这一次有所不同，她反常地焦躁，穿着那身破衣烂衫在牢房里走来走去，还使劲咬自己的手，看来痛苦得实在难以忍受。当时她什么也没说。一连好几天，她总往窗户前面跑，脸都快粘到铁条上去了，不是往院子里瞅，就是盯着通向男犯人院子的过道。干什么呢？我问了好几次，她就是不说。还是总往窗户前跑，站的时间更长了。一天晚上，她发高烧，都说胡话了，还是守口如瓶。又过了一星期，她才对我吐露真情。原来，那天晚上，就是赖伊斯被释放的当天晚上，诺尔玛无意中看见了他。诺尔玛说，赖伊斯化妆成老人，然而，她十拿九稳，此男子绝非别人。特别是，不知怎么一来，赖伊斯一抬头，正好望到那个安着铁条的窗户。然后，他这才走出监牢的大门，成了自由人。诺尔玛本来可以招呼他，指着那个戴黑眼镜的男人叫赖伊斯的名字；她要

是果真这样做了，登上卡车的就是她而不会是赖伊斯；铁丝网包围着的那两扇大铁门开启之处，放出去的必然是诺尔玛，而不会是她丈夫。她当天没有告诉我，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有道理的，做得很对。当时她要是吐露了实情，我绝对不会有半点犹疑！"

"你真会举报？"

加尔曼气愤难平，两只大眼睛冒着怒火，接着说下去：

"真会，阿尔塔，我真会！我保存着赖伊斯的几封信，是他被捕前写给诺尔玛的。那话说的，残酷无情，可真气人！能写出这种信的男人，根本不会欣赏诺尔玛高贵的心灵！……"

阿尔塔米拉诺和我听了一声不吭，好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恐怕首先是要平息内心的怒气，另外还是因为有弄不明白的地方。问题首先由我提了出来：

"诺尔玛真是个可敬的女子，她把爱情扩展到了极点……您是否要把这一切都告诉赖伊斯？"

"现在还没有拿定主意。这几个月，我一直在犹豫。今天把二位找来，正是为了听听你们的意见。卡洛斯，您是赖伊斯的朋友；阿尔塔米拉诺以前跟他来往密切。"

说到这里，加尔曼停了停，然后又往下讲：

"有时候夜里睡不着觉，便想起了那间带拱顶的女监房。监房里的光线很像戈雅的油画《疯人院的天井》：人影的上面，光线照出了飘动的浮尘；人物的目光无不丢失了人性，一个个都像是倒过来观看这个世界。"

室外下起了冰雹，噼里啪啦，像千千万万只鸟儿疯狂地朝我们冲过来，以其利喙猛啄玻璃，眼看就要破窗而入，扑到我们身上。这狂暴的气势压得大家静默无言。过了好一阵，加尔曼才把烟头上老长的灰磕到烟缸里，就势用大拇指使劲一拧，把烟蒂压扁掐断。阿尔塔米拉诺先开了口。他说话一贯不紧不慢，这

次还是稳稳当当地道出了自己的主张:不必把所有的情况都告诉赖伊斯,只说到那天早晨,发现诺尔玛再也没有起来,就可以了。

"您说呢,卡洛斯?"

加尔曼似乎期待我发表不同看法,不要像她的同胞那么谨小慎微。然而,我还是支持了阿尔塔米拉诺的意见,并且加上了更多的限制:赖伊斯有朝一日是会知晓的,现在他流亡国外,患有眼疾,有失明的危险,还是让他少受点刺激为好。是不是可以这样说:自从他被捕后,诺尔玛就失去了踪影。今天看来,对诺尔玛的命运,他应当做好两手准备,不能排除不好的可能。最好不要提到诺尔玛被囚禁之事,否则赖伊斯必然会问这问那。加尔曼打断了我的话:

"卡洛斯,照您这么说,什么叫知情权啊?"

阿尔塔米拉诺嘴唇上叼着香烟,还是那么不慌不忙,开口给我救驾来了:

"加尔曼,你能不能听我再说上一句。你那报复的冲动,可以理解,但是诺尔玛地下有知是不会赞同的。她被逮捕,与赖伊斯有关,这一点儿也不假,不过,赖伊斯并非此事的直接责任者。他当时仍然以为诺尔玛还在秘鲁呢。我觉得,诺尔玛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为的是寻找赖伊斯,劝他回心转意,这我当然就说不确切了。谁知,诺尔玛回国之前,赖伊斯已经转入地下。由于这一系列情况的出现,事实整体的逻辑产生了混乱,导致诺尔玛死亡的可怕的命运,实际上带有军事独裁的印记。"

雹子不下了。外面人行道上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加尔曼还是坐在那把扶手椅里,腰身挺得直直的,显然是在思考阿尔塔米拉诺的话。我们两人注视着她,从她的眼神里一时还看不出她是否被说服,抑或仍然犹疑不定。

"好吧。按你们说的办也未尝不可。我这就跟他联系,去见他。"加尔曼终于下了决心。

我告辞出来,疾步行走在大街上。自从读了那几封信,我的整个头脑似乎落入陷阱,上当受骗不说,还有成千上万颗牙齿在撕扯你,痛苦不堪。我打消了立即回家的念头,因为我感觉,家里一定挤满了老鼠,乱蹿乱动!我裹在风雨衣里面,帽子压得低低的,沿着雷恩大街,朝着圣日耳曼德普雷方向走去。雨早已停歇。月亮从圣克鲁街区那边露出了容颜,把银辉撒到一团鬼怪般的乌云上面。这团乌云张牙舞爪,几条令人沮丧的亮光斜插着穿过它不断膨胀而向前飘动的躯体,似乎在警告人们:跑没有用,躲避也没有用!不过,在大街上,汽车朝着两个方向飞跑,行人无不步履匆匆。于是,我明白了。此时此刻,还有谁能比我更充分地明白:人们心中的恐慌不是没有来由的,总有不幸跟在每个人身后,毫不宽容,像死亡一样无情!不知不觉到了百宝箱街。一家电影院的入口处,贴着大大的海报,上面是一位眼神迷蒙的女子,一位身材高大、体态丰满的意大利女明星。一阵风吹来,把裙子紧紧地贴到她那曲线起伏分明的躯体上。女演员站在一条大船的舷梯上,遥望远处的地平线,那眼神恐怕与诺尔玛站在女牢房铁条护窗后面时的眼神一模一样。这眼神,朝着我的额头直射过来,简直要把我的脑袋刺穿!在这个地球上,有多少悲惨的事情发生!而所有这些事情,都逃不脱那些被失望与惊恐所扩散的眼睛。诺尔玛不是写过下面这样一句话吗?"我每天都在等待你的消息,那怕是一张便条,几行字句。每次打开信箱,那一片虚空简直要把我压死。那是因为,它似乎明明白白地否定了我俩当年的爱情,那异常美妙的奇遇!"此时此刻,我的内心也是一片虚空,像眼前的夜色一样阴沉漆黑。你看,雨又下

起来了，天像是要裂开，要塌下来，把人“压死”。这个字眼是诺尔玛用过的，它包含着无数熄灭的星辰。前面圣日耳曼大街上华美的咖啡馆里，一片祥和宁静。而我因为诺尔玛的原故，心情错综复杂，感到十分难过。雨越下越大，砸在人行道上噼啪作响，像是不砸到患病心灵的深处，不把它里里外外洗刷干净绝不善罢干休！唉，听天由命吧！想着想着，走到奥德翁地铁站口，便顺着台阶向地下走去。

九

吕仙妮来信，责备我中止给她上课。信的末尾，有这么一句酸溜溜的话："在电梯当着我的面关上了门往下坠落的时候，我突然感觉自己十分可怜，感觉自己变成干巴巴的，欲哭而无泪。"意犹未尽，她又进一步表示遗憾，说我不该放弃给她"极其美妙的时光"，只有在这样的时光里，她"整个心灵才焕发出活力"。下面还有一句话，让我觉得十分好玩："在我俩之间发生了这一切之后（乖乖，我们之间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啊！），我恳求您（"恳求"二字下面划了横线）：保持对我的友情，我需要您的友情，有了它我的生命才会有光彩。"

不能回信，把来信扔到字纸篓里！小小的火星很快就会熄灭的。应该相信自然规律。打定这个主意，我走出家门，到街面上的铺子里购买日用品。

在水果柜台前，我回忆起小时候偷橘子的事，那是因为当时我们家的饭桌上很少有柑橘之类的果品。自从我母亲改嫁以后，我就不时干些小偷小摸的事情。娶她的那个男人，我就是不肯叫他一声"爸爸"。他根本不管我，好像没有我这么个人，有时候看不顺眼，还跟我急，想发脾气。其实，我顺手牵羊，还不是因为我馋，主要是看不上那个男人时不时想跟我耍脾气，一瞧他那双灰灰的眼睛恶狠狠地盯着看我，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

快到中午了。在面包房里我碰见了万达。她没有化妆，头发用一条围巾包得严严实实，完全是一位稳稳当当的家庭妇女。一点儿也没有晚上在小酒馆里，或是小酒馆打烊之后在街头阴

暗角落里，那副"火辣辣"的模样。回来进大门的时候，看门女人说猫不见了，怪叫人想念的。她用善解人意的语气问道：

"您喜欢这只猫，对吧？"

我告诉她：没错。

这几天，我总是惦记着加尔曼·阿基莱与赖伊斯的会面。那天，在她所住公寓的会客室里，她介绍完情况后是那么激动，我和阿尔塔米拉诺的劝告，她很可能置之度外，这令我非常担心，怕她做出过火的举动来。我知道，她内心很痛苦，一肚子怨气，完全能够弄得赖伊斯心神不宁，甚至能够大闹一场。这样一来，无论她多么有理，大家都不会痛快。再说，赖伊斯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贝娅特丽丝最近很忙，上校健康状况不佳。在这个当口上，应当更加卖力气，义不容辞地协助奥堡太太操持家务。我和她也只是相互打打电话，很少见面。

阿尔塔米拉诺从厂子里打来电话，叫我晚上去莫里斯酒馆见面。说加尔曼与赖伊斯约好下午六时去他家晤谈。从他家出来，加尔曼也来酒馆，"趁热打铁"，报告谈话的情况。

总也忘不了诺尔玛。她的亡故深深地进入我的情感世界。就像一个亲人去世，强烈地震撼着我的心灵。其实，诺尔玛长什么样子，我并不十分清楚，只看过几张旧照片，模模糊糊的。给我强烈震撼的，是她写给赖伊斯的那几封信。那赤诚的自白，那出自肺腑的呼喊，那情深意切的报怨，表露了一个女人忠贞的爱情。怀着一颗如此炽烈的爱心，可以为了一丝一毫的希望，而去忍受难以表述的身心痛苦。信里两三个地方，也有涉及性爱的字句，比如："你的双手，在我全身上下抚摸，引得千万朵鲜花，在我躯体上绽放，五颜六色，交织纵横……"每行字都有闪光的亮点，使人激动不已。可以设想：当诺尔玛在女监里看着监牢的大

门为赖伊斯打开，而把自己永远关闭在里面，这时候，她恐怕会满心喜悦，感到幸福与慰藉的。

夜幕降临，我走出家门，前往莫里斯酒馆。春天来了，夜空中下着小雨。人行道上积着薄薄的一层泥水，走在上面我却想起了南半球异国的秋天，在那广阔的河口地带，天该亮了，早晨到了。河岸上不知有多少处堆尸场，堆放着军事独裁受害者的尸骨，上面只撒着一层石灰。那位满怀激情的美丽女子的遗体，就在那里，又难以寻觅！我边走边想，对诺尔玛的思念一直伴随着我，占据着我的头脑，不肯离去。

阿尔塔米拉诺已经到了，每次他都是第一名。我们俩等着加尔曼，便聊起天来。他讲了几条从布宜诺斯艾利斯传来的消息，每讲完一条两人都要评论一番。其中一条，看起来可能性不大，说有迹象表明：当局正在备战，以便夺取马尔维纳斯群岛。这群岛屿，现在由英国人占领着，他们称作福克兰群岛。

"这倒不无可能，"阿尔塔米拉诺说出他的判断。"当局已经腐败透顶，在目前形势下，搞这么一个事件，有助于它苟延残喘。"

加尔曼终于走进大门，收好雨伞，脱下大衣，先同两位下棋的同胞打了个招呼，便径直朝我俩走来。

看来加尔曼内心并不平静！一条手绢团在手里，不时擦擦嘴唇，显得不是那么自然。她当然与赖伊斯谈过了。进了门，后者请她坐在一张单人沙发椅上，而自己却站着，也没有摘下墨镜来。当然先要寒暄几句，不过很快就没话了。在加尔曼看来，对方故作镇静，内心似乎颇为不安，捉摸不透来访者登门的意图。加尔曼遵守了对我俩的承诺，从诺尔玛被劫持讲起，把劫持的时间定在赖伊斯到了法国以后。赖伊斯强作镇定，若无其事地说

道：

“那么说，她是死了。您来就是向我通报这个的吧？”

赖伊斯知道：抓进去几个星期，就不必指望活着出来。不管有事没事，能挺过连续几场审问，而身体不垮的，可以说没有。加尔曼也说了：失踪几个月，就可以认为无望生还了。听了加尔曼这话，赖伊斯停止了吸烟，把雪茄掐灭，丢在烟缸里。整个谈话过程中，这是他流露出内心震惊蛛丝马迹的惟一一个动作。

加尔曼没有隐讳。接下来，两人谈话的气氛一度有些紧张。赖伊斯说，还以为她是从布宜诺斯艾利斯离境的呢。加尔曼觉得话里有话，连忙澄清：诚然，她是从科连特斯上的飞机，这一点儿也不假，不过，她的消息是绝对可靠的。到了巴黎，便向阿尔塔米拉诺打听赖伊斯的下落，从他那里得到了地址。可是，一个当丈夫的，为什么不给诺尔玛写信？可以寄到秘鲁她姐姐那里去嘛！那样的话，说不定诺尔玛就不会回布宜诺斯艾利斯来找他，便可躲过劫难，还死不了呢！赖伊斯听了此言，生硬地甩出这么一句来：

“我已经没有任何理由再给她写信。”

像这样的唇枪舌剑还有几处，加尔曼差点儿失去冷静，把阿尔塔米拉诺和我的劝告置诸脑后，痛痛快快地将事实真相和盘托出。此刻，对我们重提此事，她还激动不已，不住地用手帕擦拭嘴巴。

两人的谈话，没有超过半个小时。正事谈完，赖伊斯问她要不要喝点什么，她什么也不喝，随即站起身来。赖伊斯做出一副彬彬有礼的样子，对加尔曼的善意无限感激，一直把她送出门外。

到了大街上，加尔曼立即穿过马路。走上另一边的人行道时，她就势一回头，朝赖伊斯住房的临街窗户望去，看到窗帘没

有全拉上，在缝隙中间有个人影，一动不动，看来正在朝她这边张望。

第二天上午十点钟，我沿着塞纳河步行去蒙田学校上课。河岸上树更绿了，绿得更加鲜亮、更加欢快。昨天，加尔曼听从了我们的意见，没有跟赖伊斯发作。然而，她怒火并未消退，对立情绪还闷在心底，这我感觉得出来。她断定："无论如何，总有一天，他会知道诺尔玛死亡的真相。到那时候，他就不会像今天这样傲气十足了。"

对这种看法，我并不敢完全苟同。

加尔曼先走了，她就住在附近那所公寓里。剩下我和阿尔塔米拉诺，我俩正好促膝谈谈心。阿尔塔米拉诺也认为加尔曼想错了，她忽略了一个事实：赖伊斯的爱情准则是建立在肉体快乐以及摒弃任何感情承诺这两大基础之上的。对他来说，同一个女人和谐相处，完全取决于肉体的占有，对方的任何人格都不在考虑之列，应当完全弃之不顾。还有一点要指出来：赖伊斯年轻的时候，用佩特罗内的笔名发表过一些淫秽的诗歌。此笔名来源于佩特罗尼乌斯①；这位古罗马作家的智慧、文化素养、细腻的写作手法与纵情享乐的生活，无不使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见我听后感到惊讶，阿尔塔米拉诺带着一丝得意，进一步发挥他的观点：那时候，赖伊斯赞赏好几位古代人物，但最为钦佩的就是这位《萨蒂利孔》② 的作者，说此人审美能力很强，学问渊博，

---

① 佩特罗尼乌斯(？—66)，古罗马作家。据塔西佗《编年史》记载，他曾任总督、执政官等职。此人精于享乐，曾得到尼禄皇帝的赏识，被召为廷臣，主管宫中娱乐。后被疑参与反皇帝的密谋，切断动脉自杀而死。

② 用古代民间拉丁语写成的长篇讽刺小说，描写公元一世纪意大利南部城镇的社会生活。一般认为其作者为佩特罗尼乌斯。

崇尚享乐至上主义,精于判断女子的风韵,是当之无愧的享乐之王。说他身边美妓如云,一个比一个美丽优雅,一个比一个聪明伶俐。而一旦受到尼禄的威胁,便泰然自若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赖伊斯眼中,他死得潇洒、壮烈,与他那圆满、毫无缺憾的一生两相辉映。

今天来了个不速之客。

有人敲门。门开处,是皮维尔警长,站在门外气喘吁吁。那一百公斤重的身子,爬这么多层楼梯,真难为他了。

“对不起。”进了门,警长也不说来访的目的,急急忙忙走到沙发前,一屁股坐了下来,解开风衣的钮扣。接着,他掏出香烟,正要打火,我硬邦邦地声明:我不吸烟,闻到烟味不舒服。他倒是没有坚持。不过,此人身上那股子烧胶皮味儿,虽说还不至于刺鼻,但叫人闻着也够不舒服的了。我不动声色,看他到底要说些什么。

啊,他是路过,到这幢楼来办事,进来看看。小事一桩,例行公事,涉及一位女邻居:玛利·贝卡特。

“您认识此人吗?”

警官眼睛上没有睫毛,边说边睁大眼睛瞪着我,似乎我的回答事关重大。

“不认识。”

“是个在马路上拉客的姑娘。”

“万达?”

“要知道,那是化名。她在家里接客吗?”

“这我不了解。何况,应当指出:这根本与我无关。”

“不要着急。这个问题,我也问过那个看门女人。她恐怕也当过婊子,婊子还不包庇婊子?”

“您爬上楼来，就问这个？警官先生，您看错人了。万达人不错。别的事跟我无关。”

“您说得对。不过，我来找您可不是为了这个。我是路过，进来看看，不是吗？”

原来，不久前在二十区的一所医院里抓住三个小流氓。这三个家伙在圣德尼那边抢了一家储蓄所。手法与我所经历的那次同出一辙：用袜筒蒙脸，两人看住顾客，另外一个去抢钱柜与保险箱。要找几个人，包括莱居叶太太和我，同那三个家伙对质，因为有可能两次作案的是同一伙人。

我当即表示可以出席。“不过，莱居叶太太可能有困难，奥堡上校住院，她忙得不可开交。”

“吓，您这倒是提供了确切的内部情报！”警官嘿嘿一笑，露出满嘴烟熏的灰牙，脏兮兮的。

说完便站了起来，随手拍打风衣，像是上面有灰尘，非掸掉不可。掸完土，警官又开了腔：

“不管忙还是不忙，莱居叶太太，请您通知她，必须按时出席，不得有误。传唤通知挂号寄出，不日即可送达。”

走到楼梯头上，警官又回过头来，说道：

“不要那么敏感嘛！我的职业相当复杂，常常需要麻烦别人，需要打听一些人的私事，东听听西问问。还有，最讨厌的是：必须常爬喜马拉雅山，一层又一层，一遍又一遍……”

按照原订计划，玛蒂尔德举办了她的伦敦写生画展。我应邀出席了开幕仪式，在来宾中见到了罗朗丝。上次见到她时，这位漂亮的女人可能多喝了点儿。还有情爱杂志《希波格利夫》的女赞助人、亲爱的热耳迈娜·芒德里尼埃，以及罗道尔弗·赖伊斯。没想到他会来。不过，想起来了，是我把他的地址提供给了

玛蒂尔德。今天，赖伊斯先生往那儿一站，衣装笔挺，头发油光锃亮，手指间夹着一支香烟。女主人穿一身石榴红套裙，梳着马尾头，容光焕发。我跟她以及其他熟人寒暄的时候，发现赖伊斯在注视我。转了一圈之后，我走到赖伊斯身边，拉着他坐到一条长沙发上。对面就是那座木偶戏的演出台子，几个木偶人正在上面开怀大笑。对，上次不是有只老鼠吗？就是躲在这座木偶台子脚下，等待时机，寻求解脱。赖伊斯先开了口：

"玛蒂尔德·朗科女士很活跃。她的这些作品，估计你已经欣赏过了，对不对？"

"对。"

"我的请柬，应该归功于你啦？"

"你猜对了。"

赖伊斯显得潇洒自在。三天前加尔曼叙述的那幕惨剧，看来丝毫也没有影响他的情绪。悲伤不会没有，但隐藏或者控制得若无其事一般，从他的言谈举止里一点儿也看不出来。

"你的这位女朋友，"赖伊斯把话题移到玛蒂尔德身上，"恐怕她在游乐方面天赋颇高，不过在画画这一艰难的艺术领域，我觉得就不那么出色了。"

"你太严格了。"

"当然，我明白，对你来说，主要是床上功夫要高强。"他这种调笑的口气，我听了很不是滋味。

他伸出手来拍打我的胳臂，似乎是表示祝贺。他当然不知道，我同玛蒂尔德的关系，断了已经有好几个月。犯不上告诉他这一切。对于个人的私生活，我一直是尽可能保守秘密。基于同样原因，对我与贝娅特丽丝的关系，赖伊斯绝对想不到它已超出一般朋友的范围。从贝娅特丽丝那方面讲，我毫不怀疑，她的感情已从当初的地下状态（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在一步一步

地向我靠拢。

展室内的灯光全部射向墙面，赖伊斯不觉得刺眼，便把墨镜摘了下来。在女来宾里面，他注意到了罗朗丝，觉得她丰满细嫩，臀部无懈可击。罗朗丝今天穿了一件淡紫色的紧身长裙，领口开得让人眩晕。只见她一手持杯，穿着高跟皮鞋的纤纤玉足迈开轻盈的步子，在这边说上几句话，又到那边同另一伙人打招呼。她是否还想得起来，圣诞之夜我同她曾翩翩起舞？赖伊斯睁大一只眼盯着她，另一只眼眯缝起来，像个精明的马贩子进入牲口市场，过了一会儿，乃做出评论：这个女人，只要你一招呼，就会跟你上床。跟这种女人干（他当时用的就是这个字眼），太容易了，一切都按部就班，没什么意思。看来，他之所以垂涎于贝娅特丽丝，无疑是出于将人家贞女般平静的面庞搅乱的欲望，人家越抗拒他的纠缠，他越是拿定主意，非要突破这道牢固的防线不可。

这样的男人，我这一辈子真还没有见过第二个。关于他狂放的年轻时代，阿尔塔米拉诺透露的情况又回到我的脑际。其实，他的口胃，与其说是唐璜式的，不如说更接近卡萨诺瓦①。当个诗人，以佩特罗内成名，那仅仅是颗小星星，而他梦寐以求的却是整整一个星座。我早就注意到，他并不倾向于有个明确的主张。环境与地位是否稳定，他似乎考虑不多。再加上其他迹象，我推断出：不论出于什么原因，当精神或者肉体方面的乐趣求之而不得的时候，自杀的念头就会出现在他的脑际，挥之而不去。使我特别感到奇怪的是：在他身上，学问家与享乐家竟会

---

① 卡萨诺瓦（1725—1798），意大利冒险家、作家，一生经历复杂，刻意征服异性，又关注当代社会问题。他的回忆录既有自我忏悔，又有对现实的生动描写，往往有所批判。

结合得如此紧密，正是后者使他毫无障碍地将诺尔玛排除出他的思想。很可能诺尔玛早就被他排除掉了，在他心中，诺尔玛还没死就已经不存在了。

赖伊斯又开了腔：

"有贝娅特丽丝的消息吗？我没跟她联系上。"

他不用"莱居叶太太"，而是直呼其名，我倒没感到多大的不自在。令人不舒服的，是他那略带焦躁的口气。我回答：

"我只知道，奥堡老先生住院了，她要干的事情比平时增加了许多。"

"据我所知，她并不是作为仆人被聘用的。"

"不必担心。在当前情况下，她的处境更像是这家人的朋友。"

赖伊斯不无讥讽之意：

"我也是这么想的。看她胸前挂着的那个小十字架……"

有一次，我是看到她项链下端挂着个十字架，不过并没有特别在意。

又有新的来宾走进来，玛蒂尔德走上前去，一阵巴黎式的拥吻礼仪。这些人中，我识出几位曾经在玛蒂尔德组织的聚餐会上见过面的人物。玛蒂尔德不时在蒙特伊她的住所搞这种活动，不过没什么意思，挺烦人的。

赖伊斯和我稳坐沙发椅，跟谁也没有答腔。多亏我们呆在一个角落，面对着一伙木偶人头，任由它们睁大眼睛嘻嘻哈哈地嘲笑个没完没了。赖伊斯似乎要顺着贝娅特丽丝的思路走下去，把他的看法全面发挥出来：

"那帮假正经的年轻女人，可以高高兴兴地给你劈开大腿，可是，说不准为了什么，又能把裙子塞得紧紧的，生怕有魔鬼从底下钻进去。"

我要保护贝娅特丽丝，但又不能太急切，以免引起赖伊斯的疑心，何况，我又觉得，他的话里有演戏的成份，有一种演给人看的玩世不恭。没等我多考虑，赖伊斯又说下去，一支香烟掐在拇指与食指中间，像是老虎钳夹着个什么东西，看上去怪逗人的。

“你熟读塞万提斯的书，卡洛斯，你不会不知道这句名言：‘在一个女人的行与不行之间，连根针也插不进去。’”

然而，赖伊斯这种毫无顾忌的语气，他那些只有光棍汉们在咖啡馆里说的不正经话，在我心里，怎么也无法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公共尸坑以及对诺尔玛的怀念扯到一块儿去。提到诺尔玛时，他已经毫无顾忌了。我两眼向前面的木偶舞台望去，幕布早已拉开，各色人物已经登场。就是在这座舞台脚下，那只老鼠曾经当着我的面窥测方向……猛然间，我心里产生了一股挑衅的冲动：

“你现在又成光棍一条，是不是看上贝娅特丽丝了？你认为她是游移在行与不行之间吗？”

这回，他可真急了。尽管这个角落灯火不强，我还是清清楚楚看出来：他脸都气白了。一甩手把烟头狠狠地扔到地上，用鞋底踩得粉碎。赖伊斯吼了起来：

“住嘴！”

接着，他慢慢地转过头来，充满敌意的目光直逼我的双眼。我注意到：他上下眼皮都带上了一圈红边。

“是阿尔塔米拉诺说的吧？”

“是他。”

“混蛋，大混蛋一个。”

“拉倒吧！人家一点儿也不混，很聪明，很懂得关心人。”

“小道消息倒不少。”

“这倒也是。”

我就不再提加尔曼·阿基莱的名字了。显然,赖伊斯不愿意提她,看来是出于一股怨气。两人的会面很可能比加尔曼所描述的还要激烈。为了进一步证实阿尔塔米拉诺的确消息灵通,我又把谈话推进了一步:有人告诉阿尔塔米拉诺,阿根廷政府正在准备攻打马尔维纳斯群岛,并打算一鼓作气夺取南大西洋其他英属小群岛。

“又是一派胡言!”赖伊斯语气里又带上了恼怒。

我说:我不敢苟同他这种看法。何况,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及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都有朋友,有不少人给他写信。一般情况下,某人提供的信息,是可以通过别人核对出来的。

“果真如此,我们必败!阿根廷会被打烂,会蒙受耻辱!一场灾难!”

他边说边摇头,就像在斗兽场上,猛兽被残酷地刺中了髻甲。此时此刻,爱国之情使得他痛苦不堪。而他妻子悲惨遇难的消息在他心中并未激起如此剧烈的感情波澜。我与赖伊斯交往以来,还没有见到他像这次一样难受过。不过,他很快便恢复了自持,又抽起了烟,目光直呆呆的,而且转向下方,满大厅的人都视而不见。兴奋不已的玛蒂尔德、正跟《希波格里夫》杂志那伙人中的一名长发男子谈得火热的罗朗丝、以及那几位对自助餐比对画作更感兴趣的客人,这时候都不再能引起他的关注了。

第二天,玛蒂尔德来电话,说有事要我帮忙,请我抽空去一趟。下午三四点钟我正好没什么事,便到米开朗基罗—莫利道尔站坐地铁,上她家去。不远儿就到了。玛蒂尔德身披水绿色纱丽,一肩赤裸,两足露在外面,一见面就询问起昨天同我谈了一晚上的那个莽汉子。说此人其貌不扬,却一副傲骨,谈了没有三两句话就不屑理她了。不过,也有可取之处:衣装笔挺,有一

定风度，讨人喜欢，还有那眼神，像要脱下你的衣裳，从远处拍打你的乳房，你的小肚子，甚至其他地方。三言两语，就给赖伊斯勾勒出一幅肖像，虽是速写，却相当传神，叫人忍俊不禁。我说，不能小看这个人，人家可是研究前哥伦布时期美洲古代文明的专家，著述颇丰，很有建树。玛蒂尔德听了，也就不再多说什么了。要我帮的忙，其实并不难办。原来，热耳迈娜·芒德里尼埃（玛蒂尔德把人家的姓给忘了，是我先想起来的，她连声道谢。）不仅买下她的一幅画（泰晤士河上的航船，薄雾中还有一座桥，隐隐约约横跨河上），还非要在下期杂志上刊登一条消息，把画展介绍出去。热耳迈娜可真大方！她建议由我（夏尔）执笔，由于下期杂志已经付排，必须立即动笔，有二三十行字就可以了。接着，玛蒂尔德又找补了几句：

"我叫她放心，说我同你相识多年，跟你说说，你肯定会接受下来。我没有再往深里说，怕她想到别的地方去。"

说着，玛蒂尔德哈哈大笑起来，接着就摆弄起她身上的纱丽，把皱折一个一个拉展抚平。我向她要了一张纸，就着眼前的桌子写了起来。桌子上摆着一个镜框，就在我对面，里面是张年轻人的照片，我不认识此人，可他似乎对我表示出极大的藐视。稿子完全是赞扬的语气。我模仿某些艺术评论家的夸张笔法，毫不吝惜使用形容词，赖伊斯要是看到，非大声责怪不可。

从玛蒂尔德家出来，还有两小时的空闲时间，我便走进附近的莫利道尔游泳池，租了一条游泳裤，下到池子里游了两个来回，以证明自己的气力并未衰减。池内池外，泳者众多，嘈杂的人声经场馆的拱顶拢集放大，震耳欲聋。我刚从池子里爬上来，就听到有人呼叫我。起先还以为是错觉，再侧耳细听，叫得还真是卡洛斯，而且声音很大，是个女的。原来是吕仙妮，身穿两件

头的泳装,欢欢喜喜地朝我跑过来。说她瘦,那是还没有完全发育开,其实她身材匀称,长得十分苗条。她家离这儿不远,就在凡尔赛大街嘛！与我不期而遇,小姑娘看来觉得很开心。我提出了问题:“一个人来的?”她调皮地回答:“还有一位,您看。”说着抬手一指:那边有个男孩,俯卧在地上,正扬起头来朝我们这边张望。我认出来了:就是生日晚会上被吕仙妮甩开的那个小舞伴。她跟人家跳得好好的,看见我马上就跑到我身边……

我向吕仙妮表示祝贺。吕仙妮想同我聊会儿,便在池子边上坐下来,双腿垂到水面上,任池水浮动的亮光从下面照射到自己身上。她说了一大堆没头没脑的话,什么我不上课她很遗憾啦,等等。我注意观察她的身体,并没有认真地听。纤细的上身,突起一双小小的乳房,两只胳臂还不够圆润……她那自以为是的神情,以及女孩子的娇媚之态,毕竟掩盖不住仍然存留在她身上的天真烂漫的孩子气。想起来怪可笑的:这个小女孩竟然跟我玩了一场危险的游戏,甚至非要跟着我到我家去,幸亏还没有到了执迷不悟的地步,否则定会付出沉重的代价。她还没有长成一个女人。可是,一名年轻处女在肉体上和血液里能体验到的一切,她身上已经全有了。此时此刻,在我眼前,她很可爱,身体几乎赤裸着,那么纤细,那么优雅。她又问起来:什么时候有了空闲,能不能恢复上课?我只回答了一个不字。在游泳池的另一头,那个男孩子双臂蜷曲,松软的脸庞埋在臂弯里,像是在睡觉。我邀请吕仙妮陪我再游一趟,两人一同跃入水中。她游得不太好,我当然也不打算把她甩在后面。上岸之后,我们又挨着坐了下来。我问她喜欢不喜欢躺在那边的男孩。她噘了噘嘴,说道:

“我不知道。”

我又问:

“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才能知道呢?”

她低头不语,我便说下去:

“你知道,有的人为了爱情而自杀。”

听了此言,她抬起头来瞪着眼睛看我,然后目光慢慢地移开,低声说道:

“这我知道。”

我又说了一句:

“为了这样的原因而自杀,可真残酷。你说呢?”

她点了点头表示赞同,而我竟看到她流出了眼泪。一开始,我觉得有可能不是泪水,说不定是游泳后残留的水珠流了下来。然而,定睛细看,那两串水珠的的确确是从她眼睛里流出来的。我心里热乎乎的:能为那些为了爱情而舍去性命的人哭泣,太感动人了。当然,她所哭的人当中,也包括那位死后遗体在夜里被扔出去埋在一层石灰下面的妇女。那一切离我们非常遥远,然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又近在我们身边。

我伸出一只手,放在吕仙妮低垂的后脑勺上。通常,当一个小动物感觉危险临近,而焦躁不安的时候,人们用这种方式安慰小动物。这时,对面那个小伙子伸开胳臂,打起哈欠来,还扭头朝我们这边张望。我赶紧低声对吕仙妮说:

“去吧,该找他去了。”

吕仙妮希望我拥抱她。她的脸蛋儿贴到我的面颊上,我感觉那嫩肉发紧,有点僵硬。随后,姑娘纵身一跳,跃入池中,溅起晶莹闪亮的水花,像无数粒水晶撒向空中,又像大大小小的珍珠参差错落,飘洒下来。这便是吕仙妮留给我的最后形象。

我按日按时去警察局接受传唤。事先同贝娅特丽丝约好,在新桥桥头见面,一同前往。我提前到了一会儿,因为我非常喜

欢这个地方。这里视野开阔,河水从桥下流过,叫人百看不厌,还有那些驳船,从桥墩中间缓缓驶过……当然,真正令我思念的,还是贝娅特丽丝。我一边观景,一边捉摸:要不要请她吃顿饭,调剂调剂生活,给我平淡的日子增添点诗意。我又想到赖伊斯在玛蒂尔德画展上那玩世不恭的言语。他可以神态自若地同任何女性谈话,不论她是搞文学的,搞历史的,还是搞人种志的,一边口若悬河,心里想的却是对方的乳房、小肚子和大腿,一个劲地捉摸怎么尽快抵达那些部位。想到他可能还没有放弃把贝娅特丽丝弄到手的主意,还在虎视眈眈地窥伺她,我心里不禁毛骨悚然。那家伙要是真把那瘦骨嶙峋的脸贴到贝娅特丽丝的脸蛋儿上,简直是不可思议！于是,我自责起来:我爱她,可是又给自己的感情戴上笼头,心里有爱就应当表现出来嘛,要表现得有力量,带着孤注一掷的冲动,绝对不能半途而废。贝娅特丽丝一个责怪的眼神,几句闪闪烁烁的言辞,就叫你踏步不前啦！她说还没有做好准备。我呢,我可等不及了。我心里有一盆火,她却总是可望而不可即。

贝娅特丽丝出现在另一端桥头,沿着护栏朝这边走来,已经到了栖满鸽子的亨利四世像前。天气晴朗。古裁判所的监狱和老造币厂的建筑披上了一层柔和的光线。贝娅特丽丝沐浴在这柔和的光线里,步履更加轻盈优雅。我迎上前去,发现她满脸倦容,可还是强打精神,向我微笑。走到眼前,更看到她十分疲劳,嘴唇没有血色,面颊上有好几圈皱纹,十分明显。我心疼得了不的,一把把她拉到胸前,另一只胳臂结结实实地搂住她的双肩。她道出了实情:夜里折腾得她够呛,上校病情恶化,快不行了。

进了警察局的门,穿过大院子,有人领我们上到二楼的一间办公室。地板磨损,家具也很陈旧。有位又高又壮的警官,皮维

尔也在场。好几盏电灯仍然开着,照得皮维尔油脂溢出的面孔亮晶晶的。房间里还有两个人,其中一个,我认出来了,就是银行里的那个女职员。出事那天,我和贝娅特丽丝正是在她的窗口前面,由她给我们办理的手续。另一个是位老先生,身穿绿色套袖大衣。就是他,那天在我旁边,不住地哼哼。不知什么原因,没有把所有的当事人都招来对质,这不关我的事,不操那个心。在整个过程中,惟一让我操心的是贝娅特丽丝,她那么疲倦,那么沮丧,可是,看得出来,她很要强,尽量忍着。皮维尔来了个开场白,把对我们的要求,说了一遍。接下来,一切进展得都很顺利。宪兵带进来三名男子,头上都套着灰色袜筒,手腕上一律带着手铐。这么个亮相,出人意料之外,就跟在台上演戏似的。大家观察了一会儿。第一个发言的,是那位老先生,他说肯定不下来。银行女职员立即附和,声称无法分辨清楚。警官命令三个小流氓取下面罩,蓬乱的头发下面立刻露出了三副面孔。我注意到最年轻的那个脸上不悦的神情:像个运动员被对手击败,既恼火,又不服气。皮维尔发觉我对这个小伙子感兴趣,马上叫他走出行列站到一边去。小流氓穿着一件毛衣,下身是条牛仔裤,听到警官的命令,在两位同伙的注视下,摇摇晃晃地向前迈着小步。办公室马上静了下来,好像有什么惊人的情况就要透露出来。当他走到我身边的时候,皮维尔一挥手,小年轻便停住了脚步,正好站在我对面。他脸上透着嘲讽的意味,两只灰灰的眼睛不住地打量我,瞳孔闪闪发光,像两只小昆虫蜷起身子,准备猛力弹出,向我的面孔扑来。我端详了片刻,说很难认定就是他。那天用手枪顶住我后脑勺的家伙,我记得肩膀没有这么宽,这个人更像是一名运动员。声音呢?皮维尔叫他出声,说句“我干了你!”。小伙子倒是挺听话,不过声音不太清楚,像个吓怕了的小学生。“大点声儿!”皮维尔又喝叫了一声。场面

要变成闹剧了。听到第二声要干掉我的威胁之后，我赶紧声明：此人嗓子嘶哑，而那天的持枪人声音洪亮，二者差别很大。

"莱居叶太太，您觉得呢？"

显然，莱居叶太太心不在焉，走神儿了。她双手插在大衣口袋里，手提包夹在腋下。皮维尔还是不肯放过：

"怎么样？"

贝娅特丽丝叹息一声，说看来不像。

"是不像，还是不是？"

"肯定不是。"

贝娅特丽丝的举止和神情显示，她对此事毫无兴趣，无所谓的态度还染上了一层不耐烦的情绪，皮维尔当然看得出来。他掏出手帕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没有好气地挥了挥手，小流氓知趣地回到原来的地方。

又向老先生与女职员提了几个问题，然后要求所有的人在记录纸页上签字。我正要往外走，皮维尔走过来，说道：

"佩拉克先生，我毫不怀疑，上次抢银行的，就是这帮小流氓。关于刚才那个年轻的，您能绝对肯定不是？"

"绝对肯定。"

皮维尔于是匆匆地说了一句：

"好吧。再见。"

我知道，他对我的善意有所怀疑。上次他来询问万达的事，我拒绝提供情况，按照逻辑推断，我至少有可能采取同样对抗的态度。他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我实在是无所谓。贝娅特丽丝已经到了楼梯头上，我三步并作两步，走到她身旁。她显得相当厌烦，说了一句：

"这么对质，有用吗？"

"皮维尔警长是老手。他肯定会弄个水落石出的。"

走廊一个接一个,没完没了。我急于出去找地方同贝娅特丽丝单独在一起,便加快了脚步,终于走出了大院。我提议找个咖啡馆坐坐。她说:春天到了,天气这么好,还是在室外为好。而且,中午她必须回去,奥堡夫妇的儿子与儿媳开车从埃穆梯叶来。我于是建议到老风流街心花园去,在新桥下游不远处,树木繁茂,是个赏心悦目的去处。况且,在这个时辰,里面几乎没有人。贝娅特丽丝欣然接受,同时伸出一只胳臂,自自然然地挎住了我的手臂。

街心花园位于西岱岛的顶端。站在那里向前望去,感觉就像立在一条绿色大船的船首,驳船从桥下穿过,发动机的爆裂声猛然放大,更增加了这种感觉。阳光从树叶的间隙倾洒下来,给人以进入水族馆的印象。柳丝织成面面帷幕,徐徐地抖动。一切都是那么平和,那么宁静,像是离开巴黎,到了利姆赞的乡间。

我俩选了一个条椅坐下。她坐在左边,两腿交叉,翘得高高的,说上校病情危急,住在瓦尔德格拉斯医院里。大夫们说,他的生命已经不能以日计算,而是以小时计了。由于我们没有坐在长椅的中间,而是紧靠左头,贝娅特丽丝得以伸开左臂,靠在扶手上。这一姿势显得她越发倦怠、浑身无力。我告诉她:一天晚上我和赖伊斯应邀参观一个画展,他提到委托翻译的德文材料,似乎有些着急,看来快等不及了。贝娅特丽丝说:

"我已经翻完了,明天就可以把最后几盒录音带给他送过去。"

原来,尽管奥堡家近来烦躁忙乱,贝娅特丽丝天天夜里都开夜车。她就搭一只折叠床,睡在上校的书房里,那是奥堡太太要求的。太太心情很不好,到了夜里就更加悲伤,常常哭着喊着把她叫醒。

赖伊斯要求口述录音，其实这比写下来要简单一些。这几天就可以去见他，送上带子，再告个别。奥堡太太希望贝娅特丽丝陪她到外地的别墅住些日子，等机会来了，再为她找个称心如意的工作。我告诉她：她要是愿意，我可以找找蒙田学校的校长，举荐举荐，当老师，教德文或者法文都行。听了我的话，贝娅特丽丝出于信任，甚至可以说是出于温情，身子优雅地扭了一下，把头斜过来，靠在我的肩膀上，静静地一动不动了。过了一会儿，她才又开了腔，声音也有所变化：

“看到死亡给未死者所留下的那些东西，支离破碎、乱七八糟，就觉得死亡是存心要把活人变成心灵的残废。对我这个人，我的内心世界，就受不了，就感到气愤，就产生反感。”

我明白，她这份感慨发自内心多么深的地方，在我心里，一股爱怜之情油然而生。只记得，我向贝娅特丽丝靠过去，上半身轻轻一转，把我的嘴唇放在她的嘴唇上，而她竟不再躲闪，任我把热情表现得淋漓尽致。还记得，我俩相拥相吻得那么笨拙，两人又都十分腼腆，那情形，就像世界初创，男女两位先民，睁开眼睛，合二而一，观看着正在形成中的世界。

十

昨天晚上，我到贝勒维尔体育馆看了一场业余拳击比赛。选手中间有个皮肤黑黑的小伙子，特别引起了我的注意。此人个子不高，但胳膊挺长。前额不宽，但却圆鼓鼓的。眉骨突出，遮挡着一双毛茸茸的眼睛。他来自葡萄牙，刚满十八岁，却已经胸怀大志，决心当个职业拳击手，出大名挣大钱。挣了钱给父母，父母在国内，还有一群年幼的弟弟妹妹，住在贫困的村子里。你看，他浑身肌肉发达而且非常匀称，步伐像金钱豹一样敏捷，出拳又狠又准，而且姿势非常优美。他的对手抵挡不住，很快便败下阵来。比赛结束，我和三个同伴陪同那位拳击手出去消磨时光，很晚才回到家里。第二天早晨起不来，醒来已经九点多钟了。

洗漱停当，我便下楼去面包房买早点，在楼梯上碰见了万达，她买完东西回来，手里提着个筐子，装得满满的。万达说，我那只猫，今天早晨有人看见了，在一处地窖里，已经干巴巴的像个木乃伊。原来这只可怜的畜牲躲起来咽气去了！“身上还有老鼠咬的伤口，您知道吗？老鼠真可恶。”万达叹了口气，又说下去：“死得多仁义！自个儿躲进那么个洞里。”我说，死之将至，总要找个地方，独自呆在那里。无论如何，万达那几句同情话，我听了是非常感动的。万达还告诉我：她给看门女人的丈夫塞了钱，叫他把死猫装进个硬纸盒子里，送给街道清洁工去。我要把钱还给她，可怎么说她也不收。到了大街上，进面包房之前，我先去了一趟花店，定了一束鲜花，请店家立刻送到万达家里，还

附上一张卡片，上面写的是万达的真名实姓：玛利·贝卡特小姐，还画了一个嘻嘻哈哈笑着的猫头，旁边只有一个词："谢谢。"

这几天非常忙。想给贝娅特丽丝打电话，可又没打，觉得她身心疲惫，还是少打扰她为好；可是，又总盼望她能主动给我挂电话。上次在老风流街心花园，她非常动情，可还是保持着娇羞、温柔与优雅的神态，我看在眼里，心中就有数了：贝娅特丽丝正是我从少年时代的早期就梦寐以求的那种姑娘。她使我的生命放射出火花，是我进入"黑暗之林"[①] 前不应当错过的约定。

寄来的邮件里，有一张吕歇莱先生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寄来的明信片。他没有忘记我这个老师，出国前是我帮他补习西班牙语的，一共到他家里上过十来次课。明信片上的照片是圣马丁广场，前面是解放者玻利瓦尔纪念碑，后面一处建筑，吕歇莱先生在上面划了个小叉叉，信文里指明，那是广场宾馆，他就下榻在那里，公司还没有给他另找住的地方，恐怕还要再住几个星期宾馆。

贝娅特丽丝终于打来了电话，告诉我奥堡上校昨天午后不久在医院里与世长辞；今天，上午十一点，灵车就要启动，向埃穆梯叶进发，葬礼将在那里举行。全家人分乘两辆汽车护送灵柩前往。奥堡夫妇的专车留给贝娅特丽丝和罗莎，她们俩明天动身。贝娅特丽丝留下来接电话，还要给老夫人收拾衣服和各种

---

① 原文为意大利文"Selva oscura"，即"黑暗之林"的意思。此语为引自但丁《神曲》的典故。《神曲》作者"在人生旅程的中途"迷失正路，徬徨于"黑暗之林"中，幸有贝雅特里齐相助，才扭转了一生命运。本小说男主人公，前半生岁月蹉跎，已届中年，得遇贝娅特丽丝，故十分珍视这次冥冥之中安排的"约定"。

用品。奥堡太太在悲伤与慌乱中丢三落四,许多必要的东西都没有带走。还有一项任务:开名单,把需要寄送讣告的人士的名字地址一一列出。我立即提问:她离开巴黎前,还有没有工夫见面。听她刚才一通数落,实在忙死了,哪会有时间约会?闹得我心里挺不是滋味的。然而,我想错了。人家下午四点等我,不能晚,因为接下来修汽车的人要来,此外还有这件那件事要办。下午四点,我约好去教科文组织,不过可以重新安排。电话该挂了。我多么希望她再说点儿什么。别看她的声音那么细弱,此时此刻对我来说,却构成了一条强有力的联系线。我问这问那,其实就是为了满足自己保持联系的乐趣。最后,我说了几句亲热的话。她的回答是:我不会想到,这些话给她带来多大的安慰。

开门的是罗莎。这个身材矮小、奶头庞大的女人,见了我把声音压得低低的,似乎死者仍在家里,生怕惊扰了他。贝娅特丽丝走了过来,穿着衬衫、长裤,头发用带子系了起来。她正在帮助罗莎收拾客厅:所有的家具都要蒙上布罩,地毯要卷起来。贝娅特丽丝有些透亮的衬衫底下乳房在轻柔地跳动,显然是没有戴乳罩。不过,现在不是调情的时候。再说,贝娅特丽丝一脸倦色,又有这事那事,哪有这个心思?

她把我带到上校的书房。办公桌上堆着好几摞资料文件。沿着一溜高高的书橱,支着一张轻便床,那是贝娅特丽丝这几天的卧榻。我俩并排坐到沙发上面,贝娅特丽丝表示遗憾,说晚上实在出不去,才在这个时候把我约来见面。我握住她的一只手,把嘴唇放到手心上亲吻。她抽出手来,微笑着抚摸我的面颊,脸上透出梦幻般的神情。说不定,比起那些感情迸发的大动作来,这种细小的姿势也会给人带来幸福的感觉,而且不比前者的征

服力小。

电话铃响了。问的是宗教仪式哪天举行。

接完电话，贝娅特丽丝又走过来坐下。这时，我看到她脸上表情非常严肃。是时候了，该谈谈我们两人的事情了。感情既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既然下定决心把自己的一生和她联系在一起，我既然深深地感到这辈子离不开她，那就不能再等了。分开的时间再短，也有可能耽误大好时光，甚至失之交臂。

我还没来得及张口，贝娅特丽丝便先说起来，语气很平静：

"夏尔，现在有件事情，要叫你知道。必须说说你那个朋友，罗道尔弗·赖伊斯……"

她的语气里带着庄重，我先是吃了一惊，接着又感到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

事情是这样的：那天从警察局回来，贝娅特丽丝决定当天就把最后一批翻译磁带给赖伊斯送过去。见面之后，两人谈话很不愉快。赖伊斯打开录音机，听了最后几篇，对译文表示满意，还夸奖贝娅特丽丝口才很好，念得清清楚楚，富有抑扬顿挫，和前两批一样精彩。他然后在支票上填好钱数，签上自己的名字，贝娅特丽丝要多少给多少，出手非常大方。事情到此，本该结束了。贝娅特丽丝站起身来，准备告辞。赖伊斯却把她留住，说还有要事相商。四月份，他将应邀去法兰克福，约十五天左右，希望贝娅特丽丝陪同前往，担任翻译，报酬仍可由她提出。贝娅特丽丝觉得这一邀请有点不明不白，便告诉他：在当地很容易找到好的翻译。这么一拒绝，再加上语气可能有些冷淡，赖伊斯听了无法接受。只见他后退几步，站到远处，双手插进内衣的口袋里，墨镜推到了额头上面。短短的沉默之后，赖伊斯又走了过来，说话声音很温和，显得具有不小的说服力。他告诉贝娅特丽丝，一有德语的差事，他首先就想到她，毕竟双方有过良好的合

作，互相了解，有所信任。此外，他也知道，上校不久于人世，贝娅特丽丝会失去工作。还有什么理由非要拒绝呢？你贝娅特丽丝不是等待招聘吗？去德国一趟，真的就那么索然无味？赖伊斯的语气又有所变化，从朋友间的执意劝告，逐渐转向轻微的讥讽，似乎打算逗起贝娅特丽丝的好奇心，诱惑她愿意出去冒冒险，痛痛快快地玩一趟。

贝娅特丽丝没有为之所动，她的语气又变得与刚才一般冷淡，两眼不住地瞪着对面这个男人，说道：

“我知道您到底打的是什么主意，可不能跟您去法兰克福。”

赖伊斯的神态一下子全变了。他先是轻轻一笑，那微笑里既有好玩的味道，又显露出嘲讽与轻蔑。不过，他并没有向贝娅特丽丝冲过去，仍然站在原处，背朝窗户，玻璃把阳光折射到他的头顶上，闪光发亮，而面孔则整个儿成了阴影一片。他又开了腔：

“亲爱的贝娅特丽丝，我经常对您表示出敬重，或者可以不可以冒昧地说是友情。然而，今天您太叫我吃惊了。您讲究道德操守，究竟用来做什么？换取头上一顶洁白无瑕的花冠？还是做成巴黎圣母院塔尖上的焰形装饰？您是不是想叫人相信，跪在十字架前，不断地向钉在上面的那个愁眉苦脸的人祈祷，比起给一个活生生的男子汉带来快乐，要好得多？可是，谁又会相信这是出自内心的真情实感呢？您在装扮一个惊世骇俗的角色。然而，您心里明白，您也有肉体，有七情六欲，有性器官。别这样看着我，假装尊严受到了污辱！您是个女人，和那么多别的女人没有什么不同。您也是一个能引起男人的欲望、能叫男人快乐的女人。算了吧，别再把自己当成童贞圣母玛利亚啦！”

贝娅特丽丝意识到，此时此刻自己面对的是个污辱人的强大机器，它全力否认对方也是个人。然而，面对这样一个家伙，

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威严地竖起自己浑身上下的棘刺，给自己披上铠甲，使自己处于无懈可击的境地。

贝娅特丽丝果断地转过身来，迈开步子，向门口走去。在她身后，赖伊斯比划了一个动作，想把她拉住，动作没有做到底，在半途上就闷回去了。维雅尔太太早就在前厅窥伺里边的动静，此时赶紧上前开门，让贝娅特丽丝顺顺当当走出去。

把赖伊斯无礼之举描绘得如此淋漓尽致，我听了神经都快要绷断了。不过也有它积极的一面，那就是叫我确信，贝娅特丽丝讲故事的时候，实实在在，对我没有隐瞒。故事从头至尾，都表现出她对我的依恋之情，我看得清清楚楚，禁不住伸出手来，把她抱在怀里，亲吻她的眼皮、前额与颈项，直到把面孔埋进两个乳房中间。她的脸上泛出笑意，毫无疑问是激动了，她的眼睛闪闪发亮，那是情欲被唤醒后射出的光芒。书房里光线晦暗，我们俩尽情地拥抱、抚摸、亲吻，忘乎所以。突然，远远地传来罗莎的呼叫声。贝娅特丽丝狼狈地扣上衬衣钮扣，重新系好散开的发带，急急忙忙跑出书房。

今天太幸福了，再能最后看上一眼那座祭台屏就圆满无憾了。然而，为了免落尘土，这座珍贵的文物蒙上了一块大白布，就像一出戏刚刚结束，大幕落下，蔽住了舞台。

第二天，玛蒂尔德打来电话，那声音，一听就知道香槟酒没有少喝。她告诉我，《希波格利夫》最近一期已经发行，上面登着我的文章，还配有一张她的画作，不久我就会收到一册。然而，还有另外一个好消息：比尔来信，说他要回巴黎来。据玛蒂尔德说，比尔之所以要离开老家康涅狄格州，是因为想她想得实在受不了。为了欢迎比尔，她准备了一件礼物，一定会给他个惊喜：一头可爱的幼狮。这只她费了好大劲才搞到的小动物，养在卫

生间里，每天由保姆用奶嘴精心喂养。

“这头小狮子，就跟一只小猫咪一样可爱。”

“说不定比尔会更喜欢一只真正的野猫呢?”

“不知你是怎么想的！像他这样的男人，只喜欢能使他回忆起西部风光的动物！”

玛蒂尔德非要我下保证：等她的牛仔回来，我一定到她家去，和朋友们好好庆祝一番。为了尽快摆脱她的纠缠，我痛痛快快地答应下来，保证按时前往，绝不食言。

同一天早晨，贝娅特丽丝在同罗莎一道出发之前，给我打来电话，倾诉内心的柔情蜜意。我向她保证：一直等她回来，因为我已经等了她一千年，再等这几天还是有耐心的。现在，我心灵的一部分已经随着贝娅特丽丝在公路上飞驰。路并不长，没多远，贝娅特丽丝不久就会回来；但是，此时此刻，我却觉得它是那么长，比哪条路都要长。

按照事先定好的日程，我去奈伊会见赖伊斯。进门之后，维雅尔太太说，先生现在有客人，在书房里谈话。她表示歉意，请我先到客厅里等一等。

我深陷在沙发窝里面，独自一人，面对空房间，各种思绪，嘈杂繁乱，一齐涌入脑际。我又回想起拳击队长的忠告：沉住气，注意力高度集中。一只眼始终要盯住对手，——这一点尤其重要——要“提前估算到他的反应”。

赖伊斯终于出现在光线暗淡的客厅里，身上海蓝色的西装笔挺，白衬衣上打着有灰色条纹的领带。是打算出门，还是刚刚从外面进来？他脸上显得忧心忡忡，动作没有平常那么自然。

说了几句话表示欢迎之后，他把话题一转，便提到四月二日

早晨,阿根廷军队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小小的首府斯坦利港登陆,支援登陆的舰队由多艘军舰组成,包括五月二十五日号航空母舰。赖伊斯承认,上次阿尔塔米拉诺说得有道理,事实上,阿根廷海军陆战队的一支别动队,三月底就登上了南乔治岛,而南乔治岛是属于福克兰群岛范围之内的。赖伊斯还断定:再过几个小时,阿根廷和英国就会正式开战。

我想起了他上次的神态,想起我把从阿尔塔米拉诺那里听到的消息告诉他时,他那强烈的反应,便淡淡地说了一句:

"再等等看吧!"

这时赖伊斯猛地把墨镜戴正,似乎这样一来就可以在那些悲剧性事件与他自己内心的痛苦之间摆上一道屏幕,把二者隔开。最坏的结局能否避免?他是不是还抱着一线希望?

赖伊斯又恢复了平静,话题转到他的信件上来。我给他翻译了几封信,还把多篇报刊文章讲述给他听。之后,赖伊斯直接提到了贝娅特丽丝:

"那天,我对贝娅特丽丝很不客气,过分了。"

"她跟我说了。"

此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拳击队长的忠告怎么飞到九霄云外去了?果然,赖伊斯两眼盯着我看了半天。他那两个小黑窟窿,一下子就朝我这边转过来,停住不动了。

"真的?我如果没有搞错的话,你们俩相互之间的联系,比你们让我了解到的情况,要密切的多。"

"难道我有心里话,都要告诉你吗?"

"我一直认为你诚恳正直,认为她是圣母玛利亚的好孩子,头上戴着一顶洁白的小花冠!"

外面的光线透过玻璃和窗帘进入室内后强度减弱了许多。赖伊斯站在大顶灯底下,大顶灯看上去像一轮太阳,此时被云雾

笼罩而暗淡无光了。从大顶灯我联想起眼前这个人，他心比天高，骄傲的很，然而，眼前两件千真万确的事实，使他的自负心理像大顶灯一样变得暗淡无光。第一件是刚刚打起来的战争，其结果实在不妙；第二件是他千方百计追逐的女人，原来跟我相好，在他的想象里，就是跟我"勾搭"上了。

他的嘴角上似乎还挂着一丝笑意，我却看出他是强忍着一肚子火气。

"不错，对她我急躁了点儿。我的估计不对头。你呢，相反，你应该多跟她交交心，这才是好法子。卡洛斯·加代尔唱的探戈曲子，无歌没有心，无歌不动情，叫人听了觉得可笑，甚至肉麻。然而，一下了台，一不哼他的那些情歌，这家伙其实是全美洲最大的色鬼。你啊，你也太把女人理想化了，真是一派罗曼蒂克的恭敬，月光下的诗情画意，整个儿一片甜甜蜜蜜，你落后了一百年。不过，碰上了贝娅特丽丝，你还真撞对了。给我坦白：你向她敞开心扉，吐露过衷情！提起这些字眼，我就想起了蟑螂，就像吃早饭的时候，白白的桌布上爬着个蟑螂！"

我回答说：他把女人局限在性上，以为通过色情与满足性欲就能够拥有整个世界；然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是世界主宰着我们，我们一直到死都无法摆脱孤独与寂寞，而在孤独与寂寞中陪伴与帮助我们的，恰恰就是女性。

听了我的反驳之词，赖伊斯一下子把眼镜推到额头上，似乎是要仔细观察一下眼前我这个怪人，看看我是不是真正相信自己所说的话，真正认为爱情就像某些杂志为部分小市民读者所炮制的那个样子。他没有立即发表意见，只是把头低下来，像是内心里感觉好玩又不想叫我看出来似的。他那两只又干又白的高级教士之手伸得长长的，平搁在椅子扶手上。我也没有再说什么，因为我心里明白：一个人的思想认识，不可能总是铁板一

块，那是幻想，矛盾与混乱难以避免，它们就像深海中的无目鱼，在人心中来回乱窜。

后来，赖伊斯终于扬起了头，讥讽的表情还没有退尽。他告诉我：从开天辟地到当今时代，男人们总是希望身边女人越多越好，因为他们不费什么劲就能懂得：归根结底，只有虚无才是永恒的。如果的确如我所言，女人可以"帮助"男人，那只能是给他们以肉体的快感，而肉体用不了多长时间也会归于虚无。那么，最好的生活方式，就是拥有众多的女人，其他什么也不是，只不过是在捉迷藏。

"听我说，卡洛斯……"

赖伊斯看出我仍然持保留态度，眼睛里闪出一道嘲弄的亮光，接着又说道：

"听我说！阿尔沃诺斯[①] 在其著作《穆斯林统治下的西班牙》里，曾举出过一位名叫本·穆格哈义德的人对婚姻契约的公证文书。公证书明智地写出：妻子承诺：'心甘情愿'地欢迎丈夫纳妾。我本人只结过一次婚，可我的妻子，她……"

赖伊斯突然不说了，只做了个手势，表示出"何必呢"的意思。可能他想起来，我对诺尔玛的情况有所了解(尽管他本人并不了解全部真相，并不知道事情的实质)。无论如何，总是由于我的缘故，他才一脚踢到死去的妻子身上。挖苦的话语到了嘴边，又堵了回去。

绕了半天圈子，终于回到要谈的事情。赖伊斯说：他虽然不像我那样是个运动员，却懂得胜负乃兵家常事，都是一场赌博的结果。这赌博二字说出口，他当然明白会在我心里造成很大回

---

① 阿尔沃诺斯(1310—1367)，西班牙高级教士、政治家。曾反对信仰伊斯兰教的摩尔人对西班牙的统治。

响。无论如何，赖伊斯是把贝娅特丽丝当成赌注，当成游戏，当成渴望消费的一具秀色可餐的肉体。

想到这里，我觉得难以忍受，便站起身来。赖伊斯也跟着站了起来，不过不像我那样气冲冲的。看到我一脸怒色，他倒做出和颜悦色的表情，用准备和解的语气说道：

"算了，卡洛斯！两个朋友，为了一个女人，弄得脸红脖子粗，何必呢！你要是早告诉我：你跟贝娅特丽丝上床睡觉，我连一眼都不会看她的。"

这话说的尽管挺平和，然而多少有点勉强，心里话说到这种份上，他肯定是感到极不舒服的。听他接下来说道：

"何况，她一定告诉你了，我从她身上得到的，只是凌辱，一点儿面子也不给。"

"那是你自找的！"

这么一来，赖伊斯突然显得难以自持。其实，我一直在窥测时机，等他怒火冲天，便趁机出拳重击。然而，他没有给我这么个机会，又是平平淡淡地说下去：

"现在，咱们该分手了。请原谅，有位英国朋友，住得离这儿不远，我跟他约好，他答应来谈谈马尔维纳斯的最新情况。"

看来，此话并非为了回避，他那样子，像是真在等什么人。再说，何必谈下去呢？这样的谈话，能谈出什么结果来呢？何况，打来打去，与贝娅特丽丝关系不大。时至今日，赖伊斯只觉得是追女人没得手，他很快就会忘到九霄云外去的。同这种人纠缠，实在没有必要。

第二天清晨，在厨房里煮咖啡的时候，昨天和赖伊斯的那场对质又浮现在我的脑际。他说：朋友之间不应当为了一个女人而反目。这句话绝不仅仅是玩笑或嘲讽，而是别有含意。我估

计，赖伊斯这个很有主见的人，头脑里不会有任何慈悲与怜悯的概念。他的内心是孤独的，这是他乐于接受或者自愿选择的。他那座堡垒，任何人也不得入内，连他所追逐的女人都无缘窥其堂奥。在女人那里，他所要占有的，仅仅是她们的肉体。此外，当他举出古代西班牙那份公证文书的时候，表露出一种欢快的神情，使我从中猜想到他与诺尔玛的夫妻关系究竟会是个什么样子。他有那么多情妇，可并不回避诺尔玛，还逼着她忍气吞声。诺尔玛内心该有多么痛苦啊！其实，这种情况，阿尔塔米拉诺有一天晚上就曾经暗示过，只是没有挑明罢了。

七点钟的时候，我站在窗户前，向外眺望。白云笼罩下的巴黎，像一条乳白色的长河，由东向西不住地流动。打开半导体收音机，新闻节目里正在报告女王陛下政府向阿根廷共和国宣战的消息。我当然不会大吃一惊，不过还是感到难以接受，因为这几天来，总是怀着一股朦朦胧胧的希望，希望能够避免最坏的结果。

播音员小姐清脆的声音里透着欢快的语气，讲述王家海军的朴次茅斯舰队与直布罗陀舰队准备起航，然后到亚松森岛聚集，一起向福克兰群岛进发。播音员报告说，这一庞大舰队包括两艘航空母舰：赫尔墨斯号与无敌号。我以前是在空军里服的兵役，直到现在对航空方面的消息，不论是空军还是民航，仍然怀着一种业余爱好者的兴趣。我知道，上面两个庞然大物载有隼式歼击机，这种歼击机别看机身不大，却凶猛异常，能够发射带红外线搜索弹头的空对空导弹。

今天下午有课，上午在家里备课。十点多钟，课备完之后，下楼去买报。所有的报纸都在头版头条，用大字标题，报导、评论此事。联合国安理会开会。两千名阿根廷士兵登陆斯坦利港并占领了飞机场。美国是交战双方的盟国，从中进行斡旋。

我当然了解，很久以来，阿根廷人就要求继承他们称之为马尔维纳斯群岛的这份西班牙遗产。而英国人则反驳说：他们从十六世纪起就对这些他们称之为福克兰群岛的岛屿拥有主权。这一群岛位置偏僻，人烟稀少，长年有寒风吹过，也没有什么丰富的物产与矿藏。其真正的价值首先在于它位于去合恩角的必经之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假如巴拿马运河一旦无法通航，这里便成了美洲东西海岸航行的必经之地。此外，有人传言，那一带海域似乎还飘散着淡淡的石油香气……阿根廷政府之所以要在这个时候采取行动，那首先是为了自救。近年来，阿根廷国内经济危机严重，国家处于崩溃的边缘，老百姓大失所望（事件发生前十五天，警察就毫不留情地镇压了一次反政府的示威游行）。当局无计可施，只好利用人民的爱国情感以图自保。我正在看的这份报上，就有该报驻阿根廷记者写的一篇文章，描述战斗打响之后，老百姓兴高采烈，举着旗帜与横幅，走上街头，游行示威。

我买了报纸并没有马上回家，而是进了一家小酒馆，坐下来看报。周围酒客的议论传到我耳朵里，他们大多同情英国人，认为阿根廷当局具有法西斯倾向，不得民心，不堪一击。英国人用不了几天时间就能轻松取胜。

然而，这毕竟是一场战争，不是在舞台上施展花拳绣腿。这些人想的过于简单了，他们没有料到：开战之后双方动用了极具破坏力的最先进武器，冲突异常激烈。阿根廷人英雄主义激情高涨，英国人老谋深算、志在必得，你说还能少死得了人？

近午时分，贝娅特丽丝打来电话。她的声音没有激情，叫人捉摸不出她脸上的表情，分辨不出她脑子里的思维。唉，真叫人不知如何是好！贝娅特丽丝三言两语讲了讲奥堡上校的遗体在

埃穆梯叶公墓下葬的情况。说某个流亡者协会派了几名代表来参加葬礼。而在仪式过程中，应奥堡夫人的要求，她一直站在老太太的身边。贝娅特丽丝这么一描述，再向她提起我与赖伊斯的那场唇枪舌剑，再向她描述一翻赖伊斯如何像演杂技一般耍嘴皮子，显然就很不合适了。再说，贝娅特丽丝身边一定有人，说话也不方便。那么，就推心置腹地谈谈自己吧。我越说越激动，热烈地倾诉我对她的爱恋之情。说这几天等得我心如油煎，说我现在就恨不得一把抓住她，搂进我的怀里，还说了一些见不到她的种种心情，反正是永远也不能同她分开了。贝娅特丽丝回话的语气彬彬有礼，稳稳当当(用赖伊斯的话来说，就叫做很像“圣母玛利亚的好孩子”)。她说：她非常理解我，非常感谢我。挂上电话，我觉得两人合演了一台小戏，非常默契，令人陶醉。

晚上去十一区上家教(教的是法文课，而不是西班牙文课，总得挣钱过日子呀)。课后，我匆匆坐上地铁，赶往莫里斯酒馆。进去一看，大失所望。只有两位棋迷在下棋，看来南大西洋发生的事情引不起他们的兴趣来。然而，我刚才从报上看到，阿根廷军队在斯坦利港登陆之初，向由不多几名王家海军士兵守卫的总督府冲击的时候，率领冲锋队的上尉和他手下多名士兵，都被枪击倒地，成为这场战争的第一批阵亡者。

两位棋迷中年纪大的那位抬起头来，同我搭话。这个大胡子在铁路上工作，是名助理办事员。他告诉我：昨天晚上，——昨天晚上我没来——阿尔塔米拉诺请大家到他家里聚会。

“为什么要到他家去？有什么担心的吗？”

“没有。只是不想麻烦老板，因为伙伴们会高声叫嚷，会激动得控制不住自己。讨论的是马尔维纳斯事件。你要是感兴

趣，可以去找阿尔塔[1]。”

尽管大家把我当朋友对待，我还是感觉不应过分张扬，决定不去阿尔塔米拉诺家。

“告诉你吧，”大胡子说道，“讨论的问题是：准备搞一次公开辩论。”

“什么？公开辩论？”

看到我脸上惊恐的神色，大胡子格格笑了起来。他告诉我：流亡巴黎的阿根廷人产生了分歧。一部分人同意入侵马尔维纳斯；另一部分则谴责这次行动。理由还不一致：一种意见是基于反对一切侵略行为的原则立场；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这一行动会给阿根廷带来一场灾难，使国家的形势变得越发不可收拾，所以必须明确反对。

“啊，这倒是要讨论讨论！”

我离开了酒馆。

大街上，售报亭里陈列的晚报头版头条大标题：“联合国：阿根廷的外交可能陷入孤立。”

---

① 阿尔塔米拉诺的简称或昵称。

十一

星期天早晨起来，想给加尔曼打电话，想到她夜里可能睡得比较晚，便等了等，找了个合适的钟点才挂电话。我问她公开辩论怎么搞，她反而嘲笑起大胡子来，说这人说话稀里糊涂。是的，大家聚到阿尔塔米拉诺家，目的是讨论一下马尔维纳斯事件。后来说起一位阿根廷人士抵达巴黎，话题便转到了此人身上。此人是名老外交官，在巴塞罗那一住五年；加尔曼就是在那里同他相识的。

我邀请加尔曼与我共进午餐，她说中午她只吃酸奶外加一个水果。要想找她，可以在下午三点去她的公寓。

下午三点，我们俩在公寓的小花园里找了个地方坐下。四周是一盆一盆的观赏植物，墙上爬满了生命力极强的常春藤，一束阳光从上面斜射下来，像一把大刀砍在这种攀缘植物上面。

加尔曼和往日一样，身着黑衣，没有任何装饰，头发也和往常一样，梳向脑后，在后脑勺下端打了个紧紧的发髻。这是我第一次在白天阳光下同她见面。她脸色苍白，像个抽大烟的，深陷的脸颊上面两只大大的眼睛常常是直瞪瞪的，看上去叫人感到奇怪。说实话，她浑身上下发散着一种莎士比亚悲剧的气息。加尔曼告诉我：她有个朋友，名叫何塞—玛利亚·佩雷格里诺，是加拉加斯一家大报的记者，从巴塞罗那经巴黎前往伦敦。在巴黎可以停留两天，并且同意和流亡巴黎的同胞见见面，座谈座谈。这时候，马尔维纳斯事件把大家"闹得七上八下"(这是加尔曼的原话)。昨天在阿尔塔米拉诺家里，大家决定下星期四晚六

时与这位佩雷格里诺座谈，地点在二十区的一处小会场。想到我常去的那座健身房离这边不算太远，便问加尔曼会场具体设在哪里。原来，二十区有家大众舞厅，老板是个好人，同意从晚六时到八时免费提供使用，不能再晚了，因为人家舞厅九点钟要开业。那个地方靠近地铁站，交通还算方便。请柬由大家合作分别投送。

我问加尔曼，是否想到邀请赖伊斯前来。听了我的问话，加尔曼脸上立刻出现了厌烦的神情。我不想退缩，接着说道：

“即使赖伊斯是位边缘人物，我觉得他能来总比不来强。”

“照你这么说，那就由你去通知他。不过，我认为他不一定来。”

“他会来的。战事呢，有什么新情况？”

我知道，加尔曼对新闻十分关心。然而，连她也说，从昨天到现在，没有任何新的消息。安理会几乎一致通过了英国提出的决议草案，要求立即从福克兰群岛撤军。里根总统把调解的使命交给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要求他做到使交战双方都不感到受了委屈。至于英国舰队，似乎已经接近亚松森岛，航速有所减缓，据说是为了配合美、英、阿三方正在进行的谈判，其实理由要简单得多：不能把石油补给船甩得太远。

加尔曼每说一句话，都要把手帕放到嘴唇上擦拭擦拭，这已经习惯成自然，差不多成了一个怪癖。她不停地说下去，我们俩每人要了一杯咖啡，她那一杯，这么长时间了，连碰也没有碰一下。她告诉我，两个星期之后英国人就能布好阵势。阿根廷登上这座贫瘠群岛的几千士兵，没有战斗经验，再受到包围与封锁，给养供应就更加困难了。

“真是发疯了！”加尔曼像是自言自语地说道。

谈了这么长时间，加尔曼一次也没有涉及赖伊斯。尽管她

知道我每个星期都要去赖伊斯家，而我又刚刚同他见过面，加尔曼就是不问赖伊斯对当前局势有什么看法。很可能自从两人那回惟一的一次单独会面之后，她便不屑再提起这个人。她无法容忍这家伙对自己妻子的惨死，那么无动于衷，那么冷漠无情。从此，赖伊斯已经从她的记忆里消失，被她扔到了九霄云外。想到这里，我沉默下来，望着园中一只忙忙碌碌的小蜜蜂，从一朵花到另一朵花，先是贪婪地一个猛子扎到花萼当中，过了一会儿，又从花中弹到外面，像一个火星喷出来，射进太阳的光束里面。

一天晚上，已经过了十一点，贝娅特丽丝打来电话，这么晚了，不该打搅别人。这回可憋不住了，在电话线两头，感情的浪花一下子倾泻而出，势不可挡。贝娅特丽丝还是告诉我一条令她为难的消息：奥堡太太有意把她留下，在巴黎陪伴左右（一个女人在此高龄，总希望身边有位女士作伴）。然而，共同遗产继承人，就是说他的两个儿子，倾向于卖掉巴黎的套房，让母亲充分而完全地享用埃姆梯叶的房产。房子特别宽大，他们已经为祭台背饰安排了一处相称的大厅存放。

贝娅特丽丝还问我，关于她的工作，有没有同蒙田学校校长莫班先生谈过。谈倒是谈过了，只是回答并不十分痛快。校长说，此事尚需与校董们商量。另外，现在只有英语及西班牙语课，就是要开德语课，也要等到九月份下学期开学的时候。贝娅特丽丝听了，不知如何是好。我告诉她：无论如何，我俩的前途不会等到九月份再行决定，到不了九月份，就会有新的面貌出现。她静静地听着，没有说什么。时间就像窗外的夜色，似乎停滞住了。夜色中，巴黎像是被大海淹没，而海水又像被万千道光亮的利箭射穿。最后，贝娅特丽丝说，她可能比预定日期提前回

到我身边，我当然表示高兴，说了许多热情洋溢的话。快点回来吧，贝娅特丽丝！我们终于找到了幸福，我们的幸福刚刚开始，每一分钟的分离，对我们来说，都是莫大的损失！贝娅特丽丝听了，反而说她还要再看一看，说还要跟太太好好谈一谈，说她将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向太太讲清楚。

进了赖伊斯家，一眼看见办公桌上摊着一大堆报纸，其中有几份《泰晤士报》及《国家报》。

“报纸看了那么多？”

赖伊斯告诉我，他看报用放大镜，眼科医生答应他每天可以阅读三次，每次十五分钟。他的眼睛下面有些浮肿，看来夜里没有睡好觉。谈些什么呢？只能谈打仗的事了。我于是告诉他：有位何塞—玛利亚·佩雷格里诺先生路过巴黎，大家要跟他见见面，赖伊斯也在邀请之列。邀请是谁发出的？我没敢实话实说，只说是加尔曼·阿基莱叫我转达的。赖伊斯听了，半天一言不发，他双手插在衣袋里，十分平静，眼睛透过墨镜注视着我，从面容上看不出是感到奇怪还是将信将疑。真弄不明白，不知这位赖伊斯先生是如何看待加尔曼的！

赖伊斯终于提出了要求。他要我给他读报：巴黎的几份日报，布鲁塞尔的《晚报》，还有马德里的《国家报》。读完报，他承认大部分评论文章倾向英国，有的人觉得斡旋有可能取得成功。最后，他用一句俗语做了总结，而且是用法文说出来的：“骰子反正已经掷出来了。”

他点上一支烟，马上就传过来臭烘烘的气息。他这个人经常从一个话题转到另一个话题，中间没有任何过渡。今天也是这样：谈着谈着战争，突然问我是否向贝娅特丽丝转达了他的遗憾之情。我又一次撒谎，说贝娅特丽丝已经把那一切置诸脑后。

然后,我故意告诉他:贝娅特丽丝打算提前从埃穆梯叶返回巴黎,永远不再离开我,这一决定是在昨天告诉我的。听了我的话,他又一次沉默不语,脸上带起了无所谓的面具,这本来就是他的拿手好戏。我没有忽略这几个细节:他那臭烟吸得更勤、更用劲。一双眼睛直瞪瞪的,像是冻结在那两块深色镜片后面。过了一会儿,他终于走出沉思,迈开脚步,直奔那一溜大书橱旁边的家具。我以为他打算取一本书,其实不然,他打开抽屉,取出一件东西来。当他转过身来的时候,我看出那是一个白色的木头小盒。他走到我面前,从盒子里拿出一件玉雕人像,向我递过来。一开始,我还以为他是想叫我看看,听听我的评价。然而,他把玉石雕刻放到我手里之后,是这样说的:

"这块玉雕是十一年前在墨西哥城买的。"

"价值连城。"

"送给你们俩。"

"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小人儿,你看,跪在那里,身上缠绕着旋花,头戴羽冠,名叫肖希比利,是阿兹台克万神殿里面的一尊神圣,惟一的一尊不杀人、会微笑的神祇。肖希比利是美之神、春之神、花之神。看上去像是个瞎子,其实当初眼眶里是镶着珍珠的。"

我知道这件玉雕价值很高,便热情地向赖伊斯表示感谢。然而,他为什么要以此为礼物送给贝娅特丽丝和我,我当时并没有认真加以考虑。刚才向他宣布贝娅特丽丝为了和我在一起而决定提前返回巴黎,我的用心是挑起他对女人的怨恨,惹得他做出激烈的反应来。他不就是这么个人吗?现在,我对贝娅特丽丝怀着如此强烈的感情,那怕是跟这位赖伊斯吵上几句嘴,我也是毫不在乎的。

然而,赖伊斯又一次"掉转了船头"。他及时改变了话题,又

回到马尔维纳斯群岛上来。他说:阿根廷最高指挥部发动这场战争,完全违背了常理。把一些十八岁的新兵送上战场,他们没有作战经验,只能纸上谈兵,装备又很差,无法抵御南半球秋天的寒冷。叫他们去面对训练有素的职业军人,那怎么成?

说完这一通话,他便准备出门,到城里去吃饭。一定又是会见英国人!我尝试着同他开玩笑,他也不生气,耸了耸肩膀就算过去了。告辞之前,我再一次表示感谢,感谢他赠送如此精美的玉雕,还提醒他不要忘记星期四的聚会。

走下楼来,到了大街上,把玉雕盒子夹在茄克衫下面,心中很是高兴,觉得赖伊斯挺大方。可是,回头一想,又感到迷糊,似乎无法理解此人内心是如何运转的。过了片刻,我决心解开这一迷团,便走进一家咖啡馆,拿出玉雕,仔细端详起来。玉雕在我手里翻过来滚过去,朝不同方向反射出亮光,产生了一种碧绿水波的幻象。

我收到一封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信。寄信人是吕歇莱先生,这回可不是明信片了,而是一封粘得严严实实的信件。信是用西班牙文写的,看来费了不少力气,向我这个老师表达他的敬意。信里谈到那边人们抱有幻想,认为结局会对阿根廷有利。分析原因,有下面几条:

首先,国际上有不少动武的先例,如伊朗占领霍尔木兹海峡上的两个岛屿,印度尼西亚出兵东帝汶,土耳其分割塞普路斯部分领土。开始时联合国义正词严地提出抗议,后来便无声无息,让那些事件在遗忘的迷雾中销声匿迹。

英国反应如此强烈,举国上下着实吃了一惊。不过,普遍认为:英国人不过是发发脾气,长久不了,美国人会叫他们头脑清醒的。难道美利坚合众国与阿根廷共和国不是同属美洲国家组

织吗？两国同处一个大陆，应该互相支持，患难见真情嘛！另一方面，从马尔维纳斯传来的消息，也造成了一种挥之不去的担心：士兵们抱怨在帐篷里睡觉难以忍受，说后勤供应很差，士气低落，天寒地冻……还有那支英国舰队，正在大西洋的波涛之上破浪前行，似乎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拦阻它的进军……它会不会给阿根廷送来厄运？

我提笔写了回信，信很短，主要是感谢吕歇莱先生及时通报消息，进行提纲挈领的分析。我的心思，更多还在当天晚上的聚会。

那座舞厅实际上就在贝勒维尔街区的边上，地方不大，房子估计建造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有许多过时的装饰，门面顶端的灰墁三角楣上有一对水神的形象。舞厅实际上开在一座商廊的尽头。我按时到达，场子里满满的，有一百来人，烟气熏天。为了躲开那帮烟民，我走上楼梯，到楼上去找个清静地方。二楼楼厅呈马蹄形，两端伸向舞台侧面，下面用多根不是很粗的铁柱支撑。乐队的多种乐器，蒙着布罩，留在舞台上，只有那台三角钢琴没有蒙盖，油黑发亮，引人注目。场子中央铺着白色的光面地砖，恐怕就是舞池了。舞池四周，沿着墙壁，以及楼厅上面，排放着桌椅，入口处有个酒吧，吧台上摆着各式各样的酒瓶，周围有镜子照映。消费者坐在吧台前，屁股朝着舞厅，像是焊在那里，真可以说是在“泡吧”呢。我的目光转向场子中央，居高临下地寻找认识的人：加尔曼在那儿，还有阿尔塔米拉诺，接着又发现了几位莫里斯酒馆的常客，那两个彪形大汉，腰板儿像大猩猩，是和我一道在健身房练举重的。开始，楼厅上只有我一个人。过了不久，舞厅的几位工作人员也爬了上来，跟我一样把双肘支在栏杆上。

赖伊斯到了！

我的目光盯在他身上。只见他进入大厅后溜边走，那步子像一只鹭鸶在池塘边上走动。他像往日一样衣装笔挺，头上没有戴帽子，头发经过整烫。他穿着深色上装，裤子则是浅色的。我从上面往下看，赖伊斯不会想到我也在场，其实场子里谁也不会抬头向黑乎乎的楼厅张望。也许赖伊斯在找我，因为他一会儿朝左看，一会儿又把头扭向右边。他肯定看见了加尔曼与阿尔塔米拉诺，只是目光并没有停留在他们身上。厅里光线昏暗，赖伊斯正好可以摘下墨镜来。东瞧西瞅了一会儿，他显得有些倦怠。我本来想下去看看赖伊斯，又预感辩论中间可能闹出点什么事情，心想不如先等一等，看看动静再说，于是就没有再往下走。看到有些人坐到场子周围的椅子上，赖伊斯也靠边坐了下来。只见他正襟危坐，上身挺得直直的，双腿交叉翘起了二郎腿，不慌不忙地点上了一支那种难闻的小雪茄。这时，我的顾虑打消了：本来以为，我动员人家来，人家来了又不管不顾，叫人家独自一人呆在那么多生人中间，恐怕有点不合适。现在看来，赖伊斯挺自在的。我可以不必操心了。

后面的事情证明，我没有下来是对的。

大厅里人越来越多。说老实话，那么多人里边，我只关心赖伊斯一人，不知辩论开始之后，此公会有何种反应？看来，不放弃我这座观察台还是有道理的。晚点儿再去找他也不迟，要是放弃了这个居高临下的开阔视角，真要发生了什么热闹事，就会看不清楚，得不到这么好的“全景”图像啦。

何塞—玛利亚·佩雷格里诺终于在一片喧闹声中由三四个人陪同，前呼后拥地走进大厅。此人个子和赖伊斯差不多，也是那么瘦，只是表情比较欢快，眼睛长长的，黑眼珠颜色较深，上唇

有道胡须把面孔分成两半。全场鼓掌欢迎，他抬起一只胳臂，在头顶上晃动手掌，表示感谢。在场中站定之后，他热情地以拉丁美洲方式先后拥抱加尔曼、阿尔塔米拉诺以及另外一位什么人物。然后，佩雷格里诺又被簇拥着从一个侧梯走上舞台。侧梯旁边就是经理室的门，门边挂着块铜牌，上面写得很清楚。第一个走上台去的是加尔曼；佩雷格里诺跟在她后面走到台子中央，正好站在那架钢琴前面。灯光照亮了舞台，钢琴像一座黑色花岗岩建造的陵墓，在两人身后发出亮光。再看赖伊斯，他仍然坐在那里，表情依然那么冷漠，不住地吮吸那支小雪茄。手持雪茄的姿势，往嘴边送烟的时候胳臂要划大半个圆圈，这一切还是老样子。

加尔曼致词，介绍新来者的情况：以前担任外交官；政变之后，由于政见不同，立即流亡国外；目前定居巴塞罗那，从事新闻工作。加尔曼一讲完话就走下舞台，在场子里找个地方坐下。佩雷格里诺独自站在台上，告诉聚集在舞池里面的听众：他先简单介绍一下阿根廷的局势，然后请大家提问题，他将尽力回答。

关于国内局势，报告人所描绘的图景，跟大家所了解的没有多大差别，只是在他讲到货币令人眩晕地贬值，现在一万四千比索才能兑换一美元，经济崩溃迫在眉睫的时候，台下才稀稀落落地有些低语。话说到国内的镇压：绑架、劫持、失踪、酷刑，场内一下子鸦雀无声了。这时，讲话者把脸转向站在侧梯旁边的加尔曼，说在这方面，加尔曼·阿基莱比他更有资格提供见证，证明那些骇人听闻的事情决非空穴来风，因为她从某年某月某日起到某年某月某日止，就是说整整三个月时间，被关压在由萨罗奇上尉领导的某集中营里。这位萨罗奇上尉，和阿斯蒂茨上尉一样，都是最为残忍的刽子手。只不过由于欧洲报刊对其罪行的关注，阿斯蒂茨的知名度才高出了一点。

听到点自己的名，加尔曼连忙把手帕团捂在嘴上，像是在竭力不让自己哭出声来。

我立即把目光移到赖伊斯身上，因为他也有过同样的经历。当然，他进了集中营没几天就被放了出来。然而，这几天时间正好包括在加尔曼被囚禁的那个时期之内。那三个月的起止日期，刚才已经讲得非常清楚。此时，赖伊斯一定会回忆起加尔曼对他讲过的那些吞吞吐吐的言词，并且推断出诺尔玛当时就在那座集中营里。他一定是这么想的，而且一定受到很大震动。你看，他的脸红成那个样子，像是有一股火焰射到脸上，一直烧到了后脖颈。台上，佩雷格里诺还在滔滔不绝地往下讲，而我的注意力却完全集中到赖伊斯身上。只见赖伊斯慢慢吞吞地站立起来，双手下垂紧贴体侧，像一尊雕刻立像在那里轻微摇摆。他就这样站了不算很短的时间，面孔朝着舞台，嘴唇微微张开，显然是由于惊慌失措而目瞪口呆了。一股怜悯之情在我心中油然而生，我决定下楼去看看，扶住他的手臂，搀他出去，叫辆出租车，把他送回奈伊的家中。然而，我刚走到铁梯的头上，就看见赖伊斯又坐了下来，上身挺得直直的，双手放在大腿上，这一姿态的突然变化，说明他又没有失去自持，又恢复了自信。对赖伊斯这样一个人来说，我刚才的想法也许过分了！

佩雷格里诺强调：福克兰群岛是欧洲国家在美洲进行殖民统治的遗迹，而消除这些遗迹的努力是正当的行为。此时，人群中一个操巴黎口音的人喊了一嗓子：

“那些‘香蕉共和国’[①] 呢？也是欧洲的殖民地？”

佩雷格里诺受到顶撞，但是只微微一笑，就算过去了，接下

---

① 指美国联合果品公司等大企业在中南美洲国家里，为生产初级产品而建立的“国中之国”。

来继续他的演说。不过，我并没有好好地听，总觉得此人东拉西扯，洋洋自得，有点华而不实。总算谈到了战争，战事的进展未必对阿根廷有利。双方军事实力对比悬殊。英国人有核潜艇，已经在各岛屿周围巡弋，这种潜艇无须添加燃料，可以无限期地潜行，达到的深度足以避开对手的追寻与攻击。这一切，技术性都很强，用了不少时间仔细分析，还将一方的隼式歼击机与另一方已经过时的幻影式战斗机进行对比。有一个人举手，要求发言。这个男子头发花白，身穿司炉工作服。只听他对佩雷格里诺说：

"英国人的军事优势要是果真如您所说，要是阿根廷打了败仗果真能够促使这一恐怖、腐败与耻辱的政权垮台，使自由重新建立起来，那么，我就全力盼望我的国家吃败仗！"

发言者显然是个阿根廷人，他那充满仇恨的声音重重地强调了"全力"二字。很可能，有哪位亲属失踪了，受刑了，要不就是他本人吃过苦头……

话音刚落，人群中就爆发出高高低低的抗议声。赖伊斯又站立起来，脸上没有表情，只见他四处张望，像是搜寻刚才讲话引发了争论的那个人。我自己也不敢苟同他的观点，毕竟不能忘记，许多年轻人会在战争中丧失性命。仗一打起来，血肉横飞是无法避免的。阿尔塔米拉诺大声呼吁，要求大家保持安静；佩雷格里诺一言不发，耐心等待。尽管如此，大厅里到处都是情绪激动的争论声，怎么也平息不下去。佩雷格里诺站在那里，双手交叉在腹部，给人看了，还以为他打算唱一首歌给大家听呢。

舞厅经理穿着短袖衬衣，外套一件马甲，没有系上钮扣，从他的办公室走了出来。他面色和善，但声音却很坚决，要求会议立即结束，再拖下去就会影响今晚舞厅开张。这倒不失为制止这场混乱的一个好办法。看那势头，人们有可能没完没了地争

论下去。加尔曼赶紧上台说了几句感谢的话,便陪着佩雷格里诺走下舞台,台上的灯光立即熄灭。与会者刚刚挪动脚步往外走,舞厅的职工就跟在屁股后面,打扫的打扫,开天窗的开天窗。

这时,我远远望见赖伊斯朝经理办公室走去,加尔曼已经在里边了。我碰上那两位练举重的朋友,他们请我去喝一杯,于是三个人便一起走到吧台前。经理恐怕是同意加尔曼与赖伊斯借用他的办公室单独谈一会儿话,因为身穿短袖衬衫、敞口马甲的这个男子离开自己的办公室,到大厅里忙乎开了。大厅里只开着不多几盏灯,黑魆魆的。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加尔曼和赖伊斯还在没完没了地谈着。我倒无所谓,无非是喝着橘汁等呗!我估计:两人谈不上几句,就会激动起来,争得脸红脖子粗。突然,经理室门开了,在亮光映衬下,加尔曼独自走了出来。我连忙站起身,甩下两个同伴,沿着楼厅底下的通道,朝加尔曼走去。离她不远处,我才看清楚她的面孔,那表情非常不平静。她告诉我,赖伊斯走了,是从通向厅外走廊的那扇门出去的。

我叫她放心:佩雷格里诺已经由阿尔塔米拉诺陪同离开这里,并邀请她同我一起吃晚饭。她没有拒绝,我便带她到林阴大道上,找家馆子去吃饭。

外面,四月的晚上不冷不热,夕阳把最后一束光线照到高层建筑的顶端,像是给它们戴上了一顶辉煌的金冠。

两人找了张桌子刚刚坐下,加尔曼就提起赖伊斯的事来。她的心情还没有完全平静下来,嗓音还带着嘶哑,但还是一吐为快:听了佩雷格里诺的话,赖伊斯马上就明白了。她接着说下去:

“我本来不准备马上同他谈,但是他不干,非要了解真相,非要我立即解释清楚。他就在我对面,那神情,紧张,激动,目光凶

得吓人。我只好求人家经理，让我们俩单独谈谈，多亏人家同意了。”

赖伊斯要求加尔曼说明白：为什么要向他隐瞒事实真相？为什么要如此对待他？她的理由是为了尊重诺尔玛在自己记忆中的美好形象。赖伊斯听了此言，竟然大发雷霆。这话是什么意思？他有权利详细了解所发生的一切。加尔曼只好一五一十地从头说起，又不敢讲出太多细节：被捕、受刑……直到诺尔玛从女囚室的窗户看到他被带去受审。从此，诺尔玛每天都要到窗前呆站，直到有一天又看到了他，他正穿过第一进院子，爬上卡车，跨出大门，成了自由人，完好无损，根本想不到自己的妻子一直在用目光追随着他。

“我意识到他的手在颤抖，”加尔曼说道，“我不能再多说什么，再说一个字都是危险的，对他来说都是一把刀子。可是，他仍然不肯罢休，说这问那，烦死人了。一个男人再没有想象力，要是向他透露：他的妻子被绑在一张桌子上，任狱卒们折磨，那帮人竟拿一根棍子，插进去……他也会受不了。”

“是这样。别说了……”

加尔曼又用手帕拍打起嘴唇。我问了一句：

“这一切，您都对他讲了？”

“哪能呢！我只是说，诺尔玛被送进来后，受到严刑拷问，让她供出赖伊斯藏到哪里去了。他听到这里，冷笑了一声，还重复了一下那个词：‘严刑拷问’……”

加尔曼必定对他描述了女囚们的种种遭遇，要不他怎么会没头没脑地提出这样的问题，语气还挺温和？“她被强奸了，是吧？”看到赖伊斯心里不好受，又竭力控制自己，不让自己的神经崩溃，加尔曼默默地低下了头。

最后，赖伊斯说了一句令人吃惊的话。他说：即使诺尔玛把

他招供出来，他也会接受命运的安排，绝不怨恨诺尔玛。为了补偿他拒绝给予诺尔玛的那一切，他会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的性命。

赖伊斯还说：

“我们每个人只有一条命。我从来没有把我这条命看得太重。我现在就像是一块石头，掉进了无尽的空虚之中，不住地下落，永远到不了底。与其这样，还不如那时候把这条命献给诺尔玛这样的人。”

赖伊斯走了，对自己的反感不亚于甚至超过了对杀害自己的妻子的凶手所怀有的愤恨。

加尔曼讲到这里停住了。又一股激情的波涛打了过来，她连忙伸出手指，去擦抹那双并没有泪水的眼睛。然后，低声说道：

“卡洛斯，您看看，我现在是欲哭无泪啊。”

我盯着她看了好一阵子，因为她是最后一个见到诺尔玛的人，而且她也看到过诺尔玛的遗容。是她拉住诺尔玛的手，却没有说什么安慰的话语；她没有像那些会念经的人，用祈祷来抚慰心灵与肉体的痛苦。

吃完饭，我送加尔曼回家。到了公寓楼前，出租汽车掉头，把自身巨大的阴影抛洒到大楼的正面门脸之上。

回到家里，就给贝娅特丽丝挂电话。那边，只有她与罗莎、奥堡太太三个人，两位少爷以及他们各自的家眷都已离开。我对贝娅特丽丝说，一天里真想有机会同她在一起，哪怕一个小时也好，甚至可以不讲话，只要有一盏温馨的灯照着两人就行了。贝娅特丽丝马上猜到，一定有什么事情叫我不开心，便问我一天里都干了些什么事情。我说，最主要的是参加了一次关于福克

兰群岛的讨论会。现在，我和贝娅特丽丝之间，已经建立起一种夫妻式的默契，用不着多少言词，甚至沉默也能达到思想与情感的契合。夜色浓重，贝娅特丽丝的声音传到我耳中，像是给我送来帮助，像是为我痛苦的心灵打开一扇通向避难所的门。她还对我说：她迫切希望和我在一起，她离不开我，只是老夫人不放。现在，老太太心情仍然十分沮丧。

我没有提起赖伊斯，甚至没有谈到他给我们赠送的礼物。说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反正我感觉，听到这个消息，贝娅特丽丝绝对不会高兴。更不用说再跟她谈赖伊斯的其他事情了。总之，现在不是时候……

我仍然没有睡意。加尔曼的叙述仍然沉重地压在我心头。时间虽然很晚了，但还是想给赖伊斯打个电话。转念一想，他今天在舞厅经理办公室态度那么坏，往外走的时候竟然不愿意见我，真是可气。然而，话说回来，他果真是在躲避我吗？最后，终于拿定主意：还是让他一个人呆着，自己面对自己吧。一抬头，不远处的书架上摆着肖希比利的小神像，眼眶里没有眼珠子，戴着羽饰的头颅向后仰，面容上似乎泛出一股笑意，恐怕是在嘲笑我优柔寡断、顾虑重重。

十二

路透社伦敦讯：在南乔治亚岛阿根廷突击队投降后被俘的134名官兵中，有一位名叫阿尔弗雷多·阿斯蒂茨的海军中校，此人因犯有多种罪行被欧洲多国政府要求引渡。阿斯蒂茨现已被解送到皇家舰队的耐久号上关押。

这条电讯，是我在阅读那场南大西洋战争的消息时发现的。窗外，高远的天空，既平滑又柔软，这里那里散布着几朵白云。我一直等到九点钟才给赖伊斯挂电话。接电话的是维雅尔太太，她说先生还在睡觉，睡前没有吩咐过要叫醒他。不叫就不叫吧。我估计昨天透露得过于突然，给他的打击太大，让他难以承受。这个人的神经竟然那么脆弱？在我跟他的接触中，可没有发现任何迹象让人得出这样的结论呀。我工作不下去，精神无法集中，总是隐隐约约地感觉自己有些失衡，心里有事，不那么自在。近午时分，我又去打电话。维雅尔太太的回答令我大吃一惊：先生很忙，拒绝与人通话，今天也不接待任何人来访。此话说得也太莽撞了，叫人不知如何是好！无论如何，事到如今，总归是赖伊斯受到打击，承受不住，一时半会儿难以解脱出来。

晚上，去莫里斯酒馆，看见阿尔塔米拉诺坐在一群人中间，谈得很是起劲。不久，加尔曼也来了。她也给赖伊斯打过电话，得到了跟我一样的答复，先生的吩咐对她也同样得到严格的执行。

过了一会儿，阿尔塔米拉诺在那边结束了关于昨天会议的

评论，走到我们这张桌子前坐下。对我和加尔曼，他当然不会把刚才说的话复述一遍。听到我们谈论赖伊斯，便说昨天会后赖伊斯一定出了点什么事情，要求我们讲给他听。加尔曼便讲了起来，当然没有那么多细节，也没有像在我一个人面前那么激动。不过，她仍然强调：赖伊斯的反应不正常，一天一夜把自己关在家里，不跟任何人接触，这只能说明他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否则不至于如此反常。

“反正，此人太自负，”阿尔塔米拉诺接过话茬，“不能接受别人为他而死的事实。”

我不假思索地问道：

“你指的是诺尔玛？”

“诺尔玛也好，耶稣基督也好，都一样。赖伊斯把自己的生命紧紧地攥在手里，任何人不得插手。要玩命，也得他独自一人睁大眼睛来干。”

加尔曼插进话来：

“阿尔塔，你也太夸张了。昨天他就坐在我对面，我看得清清楚楚，他的心受到很大震动。”

“什么？说到底，并没有多大矛盾。再说，一个女人表现得如此崇高，给他一个崇高的榜样，这对他一贯的男尊女卑观念，肯定是重重的一击。他从不喜欢别人动摇、拆毁他自己建立起来的脚手架。”

“即使如此，”加尔曼又说道，“诺尔玛跟了他，受了那么大罪，还不够吗？别没完没了地说下去了。诺尔玛有颗水晶的灵魂。她的祖父母是从西西里过去的。所以，诺尔玛身上保存着地中海妇女那种火热的激情：敢恨敢爱，爱就爱得轰轰烈烈，死去活来。”

赖伊斯长，赖伊斯短，赖伊斯并不在场，然而今天晚上还是

赖伊斯主宰着人们的谈话。终于不谈赖伊斯了,人们谈起了战争,说英国舰队已经过了亚松森岛。不知为什么,我内心里不由自主地把英国船只在洋面上航行的景象与赖伊斯的命运拉到一起,仿佛赖伊斯也在朝着烈火熊熊的某个地平线滑行着。

第二天早晨,加尔曼打来电话,说她犹疑再三,还是下了决心,给赖伊斯挂了电话。接电话的仆人显得慌慌张张,说先生昨天独自呆了一天,从昨晚起就没有再露面。仆人不知所措,既不敢告知远在地中海边上芒顿城度假的主人一家,也不知道该不该立即报警。

"那么,"加尔曼向我提出问题,"他是否有过外出夜不归宿的情况?"

我告诉她:赖伊斯的确在一些朋友家里过过夜。有时候去看一位热情洋溢的太太,第二天再回来。不过,每次不归,都是要告诉维雅尔太太的。

"是否可以设想,"加尔曼认真思考,"这一次不归的原因同以前没有两样,只是遇上某种特殊情况,无法通知维雅尔太太?"

会有什么特殊情况?我说:这么长时间无声无息,要是没有特殊原因,那是无法设想的。

下午,去蒙田学校上课。下了课,就在学校往奈伊打电话。还是维雅尔太太接电话,声音里透着焦虑。没有,天啊,什么消息也没有。她和丈夫两人换着班守电话机,此外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询问赖伊斯穿什么衣服,什么时候出的门。维雅尔太太回答:

"跟往常出门一样,穿的并不是晚便服,您问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神情是不是显得紧张?"

"一点儿也不紧张。比起平常来,可能有点沉闷,像是有心事。"

"他没说去哪儿?"

"佩拉克先生,您知道:他出门从不告诉我们到哪里去。"

"也没说大约几点钟回来?"

"没说。"

维雅尔太太似乎要哭。

天黑了。我决定出去做些调查。先到了奈伊街区的花园酒店。上次他就是在那里请我和贝娅特丽丝吃的饭。

我要求见见应侍主管,回话说主管正忙。我还是要见,话传过去,只见一位身穿大礼服的男子从远处扭头朝我这边看了一眼,随后便皱着眉头走了过来,一脸目中无人的神情。我先提了个醒:罗道尔弗·赖伊斯先生是我的朋友。然而应侍主管不管那一套。我又换了换提法:唐·罗道尔弗昨天是否来过这里?这回总算听进去了:唐·罗道尔弗?没有。绝对没有。此人显然摸不着头脑。眯起双眼,猜测我到底有何贵干。肯定没来过?您没有看见他?

"嗐,先生!……"

我转身就走。别跟他瞎耽误工夫了。

想起来了:赖伊斯有一次说过,他不时到香榭丽舍大街附近的一家酒吧去找姑娘。我于是坐上地铁,在星形广场站下车,从朝向香榭丽舍大街的那个出口上来,背对着凯旋门。前面远远近近有好几家高级商店,灯火通明。不知怎么,突然一股思绪涌上心头:这样调查来调查去,真有用处吗?其实,我是在欺骗自己。东跑西问不过是想散散心,减轻一下心头的烦乱。而我的

理智却在引导我相信:发生了最严重的事情。

那家酒吧,还真难找,走到贝里街才打听到。一进门,里边黑黢黢的,令我想起美国的殡仪馆,只是眼前没有枝形烛台与石棺。定睛一看,远处有几对男女 ,近处吧台前的高凳上坐着一溜姑娘。吧哥像个二流子,却身穿滑稽歌剧中海军上将或是什么将军的制服。人类所能干出来的下流勾当,没有他不知道的。此人并不胆怯,只是满腹狐疑地打量我,似乎我偷了他的钱箱,塞到皮茄克底下。姑娘们若无其事,懒得看上我一眼。她们一个比一个年轻漂亮,白白嫩嫩的双臂裸露在外面。离我最近的那一位戴了一副蓝色的假发,挓挓挲挲地蓬起来。我问吧哥:昨天来没来过一位四十来岁的男子,举止像意大利人或伊比利亚人。吧哥一定把我当成检查风化的警官,马上变得和颜悦色,极尽殷勤配合之能事。他说:昨天只接待过一些美国人,白皮肤,黄头发,脸蛋儿红得活像两块牛排。说着说着,吧哥又要给我倒酒,请我尝上一小杯烈性酒。我谢绝了他的好意,他更加深信不疑,来了个不折不扣的便衣,我一进门,他就嗅出来了。

我又回到香榭丽舍大街。电影院门前排着长长的队。我买了一份晚报,一条电讯引起我的注意。

> 法新社、合众国际社布宜诺斯艾利斯讯:
>
> 英国空军今晨轰炸了阿根廷港(现名斯坦利港)。三名阿根廷士兵及十三名平民被炸身亡。据悉,居民中尚有多人被炸伤。

从这条消息可以得出什么结论?英国人的航空母舰已经不远,要不他们的海隼式飞机怎能跑到岛屿上空盘旋?直到目前为止,那里只降落大力神 C—103 式运输机。这种大型飞机是从大陆起飞,定期给阿根廷远征军运送给养的。

一回到家里，我就往奈伊挂电话。十一点了，维雅尔两口子还守在那里，一接电话，马上告诉我：没有任何消息！不安变成了阵阵的刺痛，两人决定告知远在芒顿的主人夫妇。主人说，明天他们就去尼斯乘飞机返回巴黎。

关于去花园酒店与贝里街酒吧的事，我一点儿也没有透露。何必呢？这种使命，我压根儿就没有指望它真正会有什么成功，我强迫自己前往，只不过出于需要：需要做点什么，需要减少或回避自己的焦虑与烦恼。我请求维雅尔两口子：一有什么信息，马上给我打电话，不必考虑时间有多晚。他们答应了我的请求。

我决定睡在长沙发上，离电话机近点儿。窗外，天空黑魆魆的。只有杏黄色的月亮能够看得清楚。我半睡半醒，意识在一团一团的蒸气之间游荡，有时候又从地下涌出股股泉水来，赖伊斯也出现在那里边。那个赖伊斯要坐火车，不知朝哪个方向走，不知到哪个城市去，恐怕是要去那个叫做法兰克福的城市吧！他原来不是就要去法兰克福吗？他不是还要带上贝娅特丽丝去吗？真是一场噩梦。“噩梦”一词，在西班牙语里，来自“重压”的意思。真的，做噩梦，不就是人在睡眠的最深处，感到自己又沉又重，压得喘不上气来？

醒来之后，我想起赖伊斯果然是要去德国，而且恰好是在这一段时间里。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由于失望与痛苦，出现了某种迷乱的状态，导致他突然做出决定，立即登上火车，不带任何行李？拉倒吧！哪能呢？这完全是我在夜静更深的时候，想入非非。

推开窗户，一股黑色的气息扑面而来。我面对着巴黎城，城市四周是一堵黑暗的围墙，或者说有一个浩瀚的大洋在围绕着巴黎，也许说那是一个没有边际的万丈深渊更为贴切。是的，古人就曾经设想，有个深渊从远处向地球的边缘延伸过来。

星期六学校里没有课，我打算呆在家里，看有没有电话打来。我先锻炼锻炼身体，洗了个澡，然后便动手重新布置旁边的那个房间，准备迎接贝娅特丽丝。

午后不久，我正在整理一个橱柜里的资料，电话铃响了起来。是维雅尔先生。他立即把话筒递给刚刚赶回巴黎的房屋主人隆维利埃先生。隆维利埃先生声音显得不平静。甚至可以说，他的心情十分慌乱。你看，他一上来就要说什么事，直来直去，连几句寒暄的话都不会说了。他要说的话，我的神经已经感受到了，不用动脑子，就全明白了。隆维利埃是这么说的：

"赖伊斯先生，是的，找到了。您是他的朋友，对吧？据我了解，又是他的秘书。那么，佩拉克先生，告诉您吧，他死了，昨天夜里自杀的……"

这个犹犹疑疑的声音，"自杀"、"自杀"地讲个没完没了。赖伊斯的一个英国朋友有条快艇，叫"阿贾克斯号"，停舶在塞纳河上一处供游船停舶的码头上，码头的位置在塞弗尔桥与圣克鲁桥之间。赖伊斯跑到那条摩托快艇里去，开枪自杀了。用的是一把 6.35 毫米小口径手枪，子弹打进嘴巴里面……今天清晨，几个钓鱼的人发现他坐在驾驶员的位置上，身体靠在椅背上，头向后仰。

"遗体现在在哪儿？"

"送到太平间去了。"

"需要什么帮助吗？"

"谢谢。目前还不需要。"

"要是需要我……"

警察刚刚离开。结论是自杀，因为尸体上没有任何暴力的痕迹。什么也没有缺失：证件齐全，钱也没有少。快艇的所有

者，那个英国人，一得到通知，便动身赶到现场。此人几个月前认识了赖伊斯。赖伊斯曾经对他说过：如果眼睛真瞎了，就要了此一生。至于赖伊斯怎么能够打开驾驶舱的门，走了进去，那也没有任何神秘之处。他曾多次在星期天乘坐此船在塞纳河上游玩，知道钥匙藏在船尾绞盘上的一处刻槽里。

与隆维利埃先生通完话，我呆坐良久，目光无目的地盯在对面墙壁上，恐怕是在倾听自己耳朵里血液的撞击；这红色液体涌流的声音属于我自己的身体，它来源于悲痛的心情。这情绪尽管酸甜苦辣五味俱全，我却能够把它严严实实地封闭起来，再强烈也不会爆发出来。

接近傍晚的时候，我给加尔曼挂了电话。还没说话，她就发出了轻微的呻吟，像是受伤动物的哼哼声。她虽然不在我眼前，我却想象得到：在那苍白的面孔上，两只眼睛，欲哭无泪。她说：自从上次在舞厅里同赖伊斯谈话之后，她就有这种预感，挥之不去。这种预感压倒了她对赖伊斯的对立情绪，所以她才有所保留，没有把诺尔玛的情况痛痛快快地全都倒出来。她嘱咐我：关于赖伊斯自杀的动机，要听任大家相信警察局已经认可的说法。我表示同意，并保证：一旦有这个必要，我可以出面作证，为赖伊斯宁肯自杀也不做盲人的想法提供旁证。

跟加尔曼谈了这么一通，再也无法呆在家里了，也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我坐上地铁，直达终点塞弗尔桥站。走上地面，身后是雷诺工厂所在地、形似一艘大船的塞甘岛，对面，圣克鲁公园绿意盎然，花木扶疏。我走下堤岸，到了停靠游船的地方，很快便找到了阿贾克斯号。这条快艇船体扁平，长约十米左右。夕阳照射下来，所有的铜件和玻璃窗都闪闪发光。这里是河的

左岸，码头上空无一人。阿贾克斯号很结实，是为了出海巡游而建造的。我跳上甲板，甲板擦拭得锃光瓦亮。到底是英国人，哪里都是整齐干净、井井有条。舱体上面的小舵杆，一直油漆到顶端的圆球，光可鉴人。走近驾驶舱的窗子向里边张望：驾驶员坐椅、大大小小的操纵杆、各式仪表，都是赖伊斯昨天晚上借岸上路灯的光亮审视过的，而他就坐在这个位子上……要是流了血，现在可一点儿也看不出来。把尸体抬走后，恐怕立即就清理干净了。我想象赖伊斯最后时刻的心情与动作：掏出手枪之前，他一定长时间凝视这滔滔江水后浪推着前浪，向大海流去。他一定注意到水面上那不断变幻着的粼粼波光。他曾经说过：要活得带劲，就不应该忘记人的一生其实只是一瞬间，就应该藐视与避免长时间的停顿不前。他最终选择了彼岸这惟一可靠的港湾，原因是不是在诺尔玛身上？是不是出于对自我的一种高度的忠诚？他这种罗马式的死法，是否可以与佩特罗尼乌斯的榜样联系起来？阿尔塔米拉诺不是曾经透露：赖伊斯年轻的时候特别推崇这位古罗马作家？

我使劲一跳，又回到码头上。一股烂泥味从下面的桩基之间飘上来。我问自己：到这里是干什么来啦？要说是悼念，显得可笑。要说是参观，就更不得体了。不过，话说回来，尽管我和赖伊斯有许多不同，总的来说我还是喜欢这个人，对他的死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哀伤。

诚然，赖伊斯脾气暴躁，傲慢，蔑视崇高的感情，看不起甚至有些仇恨他所出身的社会环境，还有他对待妇女的态度（在我看来，不但令人沮丧，有时还引起严重的反感），这些，大家已经说得不少了。然而，要知道，他拒绝让想像主宰自己的思想与行动，他厌恶暴发户和那些惟利是图、发不义之财的家伙，他忠诚于那些赢得他尊敬的人，甚至他固执地认为世界是虚妄的，这一

切，人们却有所忽略，顶多只是轻描淡写，一带而过。“人们固执地要给宇宙寻找一个合乎逻辑的秩序，而宇宙本身却只有混乱与荒谬。结果，白费了一辈子劲，至死不明白怎么回事。”这话难道不是赖伊斯说的吗？

我茫然呆立在这荒凉的岸边，孤独万分却又无力挪动脚步。对面右岸上，耸立着多座豪华的大楼，一律朝向西方，一扇扇玻璃窗闪闪发光，就像是一块死亡永远不得其门而入的保护地。河水静静地流过来，拍打着阿贾克斯号的船壳。我又一次俯下身来，向船舱里望去。赖伊斯坐在那里，在其生命的最后时刻，很可能听到了自己嗓子里、太阳穴上血液的轰鸣与撞击，同时注意感受在生命即将消逝的时候自己身上出现的种种迹象与征兆。而这些迹象与征兆又和一位被抛弃在铁窗后面孤苦无助的妇女的形象交织在一起。于是，对于他所犯下的这个引起纷纷议论的过错，死亡显然就成了他所能做出的惟一回答与惟一的补赎。可能，直到最后一秒钟，直到他举起手枪，瞄准嘴巴的时候，他仍然保持着“战鹰”的神情。我领略过这种神情，它充满了刚毅、忧伤与傲气。

我终于拿定主意朝圣克鲁方向走去。已是傍晚时分，一条挂着比利时旗子的驳船顺流而下，朝我这边开过来。甲板上，站着一位年轻女子，满头金发，衣袖卷了起来，正扬起双臂，收拿晾晒在铁丝上洗过的衣服。轻风徐来，吹散女子一头秀发，把裙子紧紧地贴在她颀长、匀称的下肢上。面对这幅图景，我心中泛起了淡淡的遗憾之情：赖伊斯不应该在夜里结束生命，否则他说不定会看到眼前的这幅优美景色，看到这年轻漂亮的女子站在迎风招展的一溜衣服中间，好像周围环绕着众多鼓起双翼的鸟儿。

我打电话给贝娅特丽丝。她已经给我打过电话，没有找到

我。这回,她高高兴兴地告诉我一个好消息:奥堡太太的儿媳妇,住在巴黎的那一位,给她找了个工作,在法航香榭丽舍大街的中央机构,供职于德语部门,不久就要去上班。我表示祝贺,为她高兴,问哪一天到巴黎。五月三号。那么,请她再来一次电话,告诉我车次与车厢号码,我一定去接。

要不要谈出赖伊斯的事来?我一时拿不定主意,担心人家不理解我的悲伤,听了无动于衷,自己反倒碰一鼻子灰,这样一来对双方都不好。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一棍子打下来,坏镜子碎了,好镜子也可能受损伤。"我拐了个弯,说有个重要消息向她报告。我的语气可能过于严峻,竟吓了贝娅特丽丝一跳。只听她说道:

"今天晚上我心情特别好,求求你,别说叫人难受的事好吗?"

说完此话,她又改了口:

"对不起,亲爱的。有什么事?我想知道。"

我三言两语告诉她:赖伊斯自杀了,昨天夜里,在一艘停泊在塞纳河上的快艇里。

"那为什么呀?"

我坚守众所周知的原因:

"他眼快瞎了,想到生活不能自理,什么都要靠别人,他受不了。"

"你有点悲伤,是吗?"

我的嗓子顿时发干,这反倒给了我自信,促使我痛痛快快地承认是这么回事。

贝娅特丽丝听了,反而满怀激情地向我保证:她爱我,她完完全全和我站在一起。她表示有点对不起我,责怪自己明知我是一个人也没有多关心我。这几句话,我爱听,算是说到我心坎

儿里头了。在这漫漫长夜里，我等待的就是这样的话语，它们像一长串美妙的荧光，划破这浓重的夜色。

警察局经过简单调查，很快就发下来准予火化的证明。赖伊斯的葬礼定在下星期四。日子很快就到了。那天早晨，我们二十来个人陆续来到奈伊那座不大的公墓。隆维利埃夫妇来了，夫人穿着一身黑衣，先生神色凝重。维雅尔老两口也来了。还有几个英国人，阿贾克斯号的船主也在其中。此人五十来岁，身材矮胖，同他的快艇有异曲同工之妙，红彤彤的脸上，圆圆的眼睛炯炯有神，使人想到某些海鸟的双目。最后，加尔曼·阿基莱、阿尔塔米拉诺，还有好几位莫里斯酒馆的常客，也抵达了墓地。交战两国的侨民并肩而立，在场的人谁也没有感到有什么可奇怪的。其实，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就住着不少英国人，开战以来，他们与当地市民照样和睦相处，从未发生任何磨擦。

灵车来到之后，举行了简短的仪式。只有阿尔塔米拉诺一个人致悼词。我记得，那一天是开春以来的第一个艳阳天，大家敬献的花圈摆放在那里，招引了不少蜜蜂，飞过来飞过去。

五月三日，时近中午，我去火车站接贝娅特丽丝。所有的报纸都刊登了同一条重要新闻：昨天，在英国人划定的封锁区域之外，阿根廷巡洋舰贝尔格拉诺将军号被三家核潜艇征服者号发射的鱼雷击中。贝尔格拉诺将军号是一艘重量级的军舰，其射程之远，是此次在福克兰群岛投入战斗的任何英国军舰都难以企及的。征服者号潜伏在暗处，尽管阿根廷巡洋舰周围有好几艘驱逐舰护卫，它还是抓住机会发射了两枚鱼雷，其中一枚击中了巡洋舰的机器舱，另一枚则打掉了艏柱的一部分。贝尔格拉诺将军号被击中后，立即倾斜，不出半小时就沉没了。尽管有护

卫舰奋力抢救，巡洋舰上的官兵仍有数百人死亡或失踪。这里当然还应当考虑到天气和海浪的因素：南半球已经进入冬季，海水极为寒冷；风吹浪涌，波谷深达十来米。

令阿根廷人沮丧的远不止这些。就在同一天，消息传来，又有两艘兵舰一艘沉没一艘严重受损：索勒莱拉海军准将号遭到空袭后沉没；阿尔菲莱兹·萨布拉尔号是在救援坠海的康贝拉号轰炸机机组人员的过程中被击中的，船上多名水兵未能生还。

进入火车站大厅，扩音器报告车次等事项，那种似从腹腔发出的声音更加扩大了刚才的消息在我心中造成的灾难重重的印象。战争之初，有些人说那不过是戏台上的一场武打，这些预测者真可气！现实里哪儿会有演戏的事。真刀真枪一动，准是血肉横飞，死人的眼睛充塞着泥土！

站台上，三人一伙五人一堆，等待下趟车的到来。运送邮包的一列翻斗车开了过来，不断要求接站的人躲闪让路。没过多久，前方铁轨拐弯的地方出现了奔腾的火车头，威猛而庄重。我像是身不由己地被推着往前走，越走越快，直到明白过来：我可能已经走过了贝娅特丽丝那节车厢要停的地方，这才停住了脚步。

列车还没有停稳，就有旅客从车厢的小梯子上跳下来。还有人趴在车窗上向外张望，而站台上好多人又朝车窗招手。真可以说是人声鼎沸。我当然也是急着忙着在找，果然，贝娅特丽丝就在那里，是我先看见她的！她身穿一件蓝色连衣裙，没有戴帽子，多么像十八世纪英国画家甘斯伯罗的《蓝衣仕女》！脸色红了点儿，那是乡间阳光充足的缘故。脸蛋儿没变，还是那张漂亮的鸭蛋脸。目光在寻找我时，脸上的表情变得有些沉重。我来不及仔细端详，便奔了过去。贝娅特丽丝看见是我，把手提箱往地上一放，扑到我张开的双臂当中。我俩一动不动地站在来

来往往的人群中间，就像河流当中的一座岛屿，水流过来，从我们身边分开、绕过。

我把她带到我那里。她到处看了看，特别欣赏我这七层楼窗外的巴黎全景。我把美丽、春天与爱情之神肖希比利的小雕像拿给她看，并告诉她：这是赖伊斯送的，可以说是送给我们俩的结婚礼物，因为我已经把我们俩的关系透露给了赖伊斯。我还告诉她：赖伊斯对自己失礼的言行感到遗憾。贝娅特丽丝听了此言，什么也没说，只是若有所思地把玩那块小小的玉石，欣赏雕刻之精美，特别喜爱那一串从踝部爬到心脏的旋花串饰，说它刻得格外生动，别有情趣。镜框里有张骑士鹰的照片，原件保存在墨西哥城博物馆。此鹰头顶长着猛禽特有的盔突，头颅高昂，眼神忧郁，那张利嘴能吓死人。这张照片就在跟前，可贝娅特丽丝却视而不见。是啊，赖伊斯可能有点儿这鹰的神情，特别是那天在塞纳河上，面对着漫漫长夜，感到永无尽头的时候。"骑士鹰"，我心里默默地用西班牙语念着这个名字，感到它就像一个正在消逝的生命一样令人心碎。

第二天，我睁开眼睛的时候，贝娅特丽丝还没有醒来。只见她柔嫩的双肩露在被单外面，长发铺洒在枕头上。我情不自禁地欣赏起她在昨夜的欢爱之后这无拘无束的姿态与这平和自得的神情。回想起昨夜她那狂热的震颤，以及此前紧紧地贴在我身上时说出的火辣辣的字眼儿，我心里美得乐开了花。从她踏进家门起，每一分钟我都感到离不开她。而在这之前，不知从哪一天开始，我就感到因为有了她，我才得以更好地审视自己。

洗完澡，腰上围着块浴巾，走出卫生间，一眼就看见贝娅特丽丝已经起了床，穿着睡裙，光着脚，顾盼之间完全是一位妙龄

少女。她站在外屋书橱前,没有觉察到我已来到她身边正在悄悄地打量她呢。肖希比利小神像立在她的手心里。从窗外射进来的光线照上去,光彩夺目。贝娅特丽丝神情专注,和昨夜一样若有所思。小神像似乎又把自己身上的光线投到贝娅特丽丝的面孔上,照得她容光焕发。

等我走近的时候,贝娅特丽丝敏捷地把神像放回书架上,感叹道:

"多奇妙啊!"

说着,便走到我身边,慵倦娇柔,喜上心头。

吃早饭的时候,贝娅特丽丝突然发问,但那问题似乎并不是突然来到她的心头:

"赖伊斯埋在哪里?"

"奈伊公墓。不过,那里仅仅埋着他的躯体。"

贝娅特丽丝感到诧异,手中的杯子往上提了提,又追问下去:

"怎么说是'仅仅'呢?"

我的理由是:赖伊斯说过,阿兹台克人的宗教信仰认为,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只要他凛然面对死亡,毫不畏惧,死后就能升天堂,进太阳乐园,享受永远的荣光。

贝娅特丽丝拉住我的手,我上身仍然赤裸着,跟随她走到窗户前。她推开玻璃窗扇,搂住我的腰,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会心地微笑了,笑得那么坦然,那么富有内心体味。这样,我们俩相拥而立,共同迎接这穿越太空而至的太阳。贝娅特丽丝像一朵热烈开放的花朵,粉红色的花瓣又鲜又嫩。跟她站在一起,我生活中所追求的东西显得更加自如,更加连贯,更加统一。啊,一晃三十二年过去了!将来有一天,重温今日年华,绝对抹杀不

掉我们此时此刻正在体味着的幸福时光。我们会记住，这一段幸福时光使我们对生活的感受更加丰富、更加敏锐。此时此刻，透过这耀眼的太阳光，巴黎的圆顶与尖塔，以及其他高大建筑，尽收我俩眼中。而根据古老传说，照亮这一切，直至最远处山峦的千万条光线里，有一条应该是赖伊斯。然而，对我来说，这片炽烈的天空特别使人想到诺尔玛，她慷慨而充满激情的魂灵一定也在这广袤无垠的天空翱翔。我没有对贝娅特丽丝提起这位刚烈女子，她所遭受的种种苦难，她悲惨的结局，她那颗满怀温情的心，这一切都埋藏到了我的心灵深处。很长时间了，这位女子一直是我心怀梦绕的人物！直到如今，她仍然活在我的心中。是失去的爱情，是不轻易示人的痛楚。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第三辑）

间　谍
[英国]康拉德　著

托诺－邦盖
[英国]威尔斯　著

巴比特
[美国]刘易斯　著

在少女们身旁
[法国]普鲁斯特　著

诺尔玛或无尽的流亡
[法国]罗布莱斯　著

老妇还乡
[瑞士]迪伦马特　著

船长与大尉
[苏联]卡维林　著

烟雨霏霏的黎明
[苏联]帕乌斯托夫斯基　著

圣女桑塔
[墨西哥]甘博亚　著

独粒钻石
[乌拉圭]基罗加　著



ISBN 7-5016-0176-3/I·173
定价 20.00元